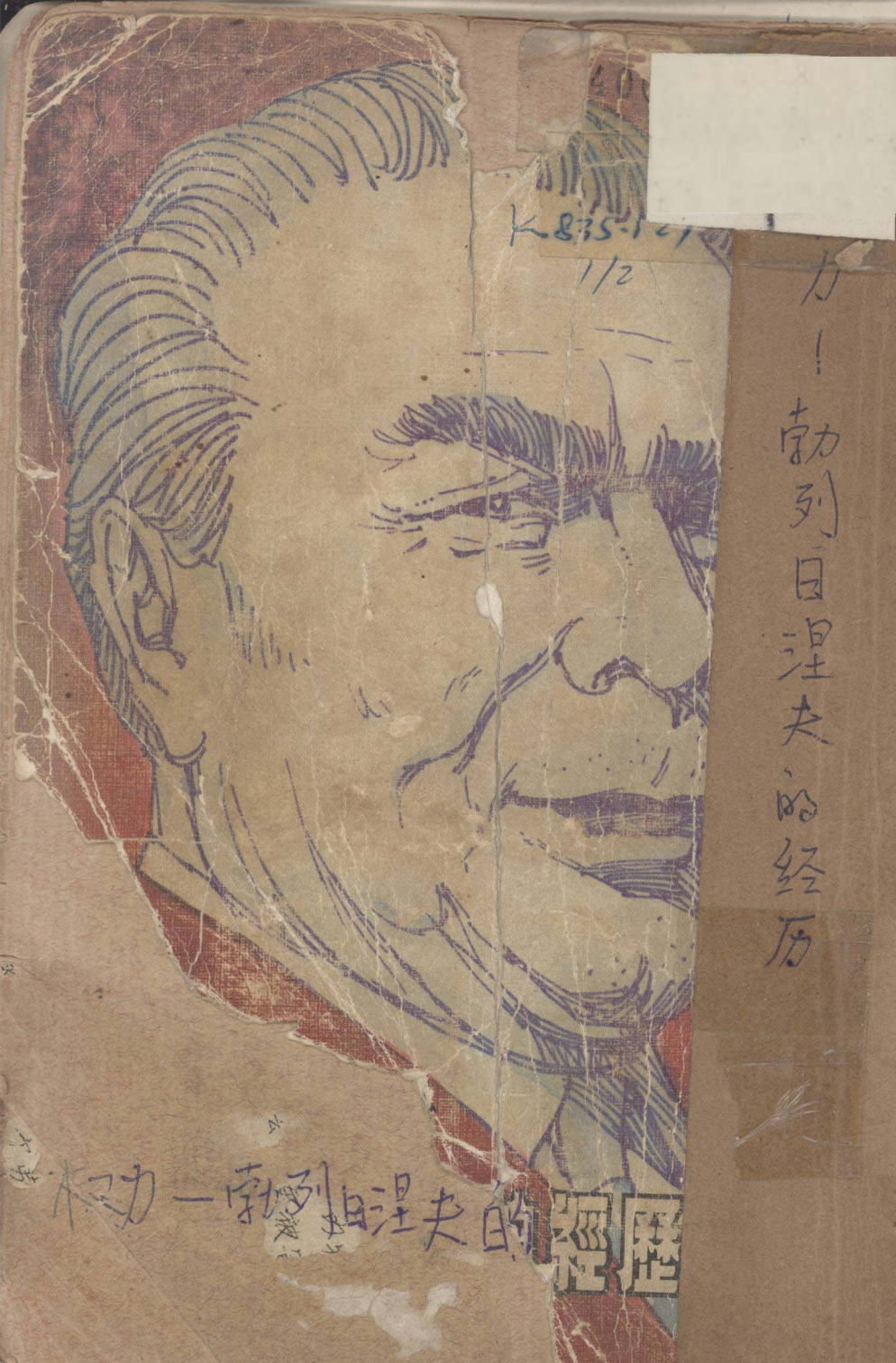


K.835-101

1/2

力！勃列日涅夫的经历

勃列日涅夫的经历



共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列昂尼德·勃
作。

發表的各種回憶錄、人名錄、百科全書以及西方國
蘇聯領導集團的研究材料寫成的，其資料相當豐富而且
兩部分：第一部分《攫取權力之路》，敘述了勃列日
時期，以及在蘇聯農業集體化、工業化、肅反、衛國
魯曉夫當權時期的經歷。第二部分《大權在握》，敘
後如何排斥異己，安插親信，逐步鞏固擴大自己的權
魯夫及其伙伴如何推行並發展赫魯曉夫主義。書後還
逐年表及人名索引。

Michael Morozow

LEONID
BRESCHEW

權力——勃列日涅夫的經歷

(西德) 米夏埃爾·莫羅佐夫著

張玉書 吳秀方 杜美 張崇昌譯

朝陽出版社

1917
V.
32

權力—勃列日涅夫的經歷

(西德)米夏埃爾·莫羅佐夫著

張玉書 吳秀方 杜美 張榮昌譯

出版者：朝 陽 出 版 社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十號十二樓

CHAO YANG PUBLISHING 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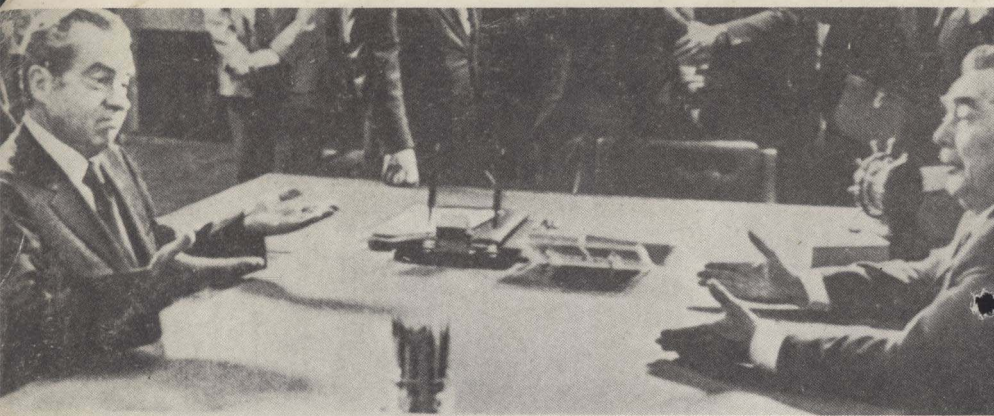
11st Floor, 10 Queen Victoria St., Hong Kong

印刷者：大 千 印 刷 公 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定 價：港 幣 十 五 元

一九七八年九月初版



——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進行會談時的情形（197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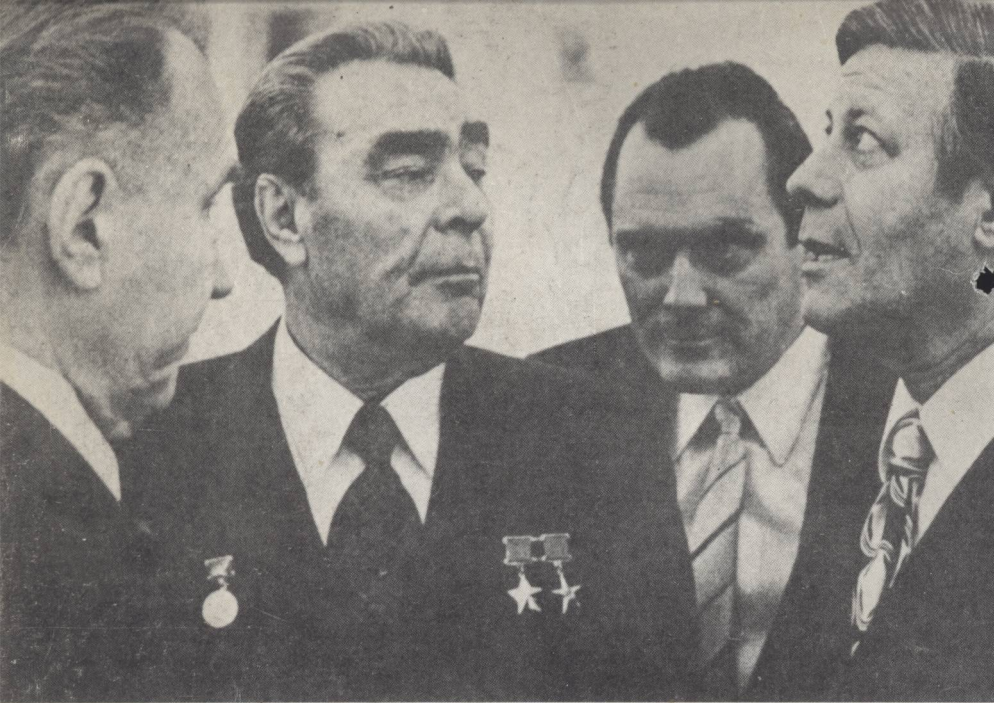


勃列日涅夫與福特（1974年）

勃列日涅夫和基辛格閑談
(1974年)



1974年，勃列日涅夫和西德總理勃蘭特伉儷攝於華沙。



勃列日涅夫和西德總理施密特(1974年)



1975年2月，勃列日涅夫和訪蘇的英國首相威爾遜在一起。



1975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勃列日涅夫檢閱游行隊伍。

勃列日涅夫在1976年2月舉行的蘇共“二十五大”上發表講話的情景





1976年11月，勃列日涅夫訪問羅馬尼亞，蘇聯高層領導齊齊送行。



1977年4月，卡斯特羅訪問莫斯科，勃列日涅夫親往機場迎接。



勃列日涅夫和美國國務卿萬斯在克里
姆林宮進行會談（1977年）



1977年6月，勃列日涅夫訪問
巴黎時被攝得的一副怪模樣。

出版說明

勃列日涅夫是當今蘇聯的頭號人物，目前，他身居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兩個最高的職位。雖然，勃列日涅夫眼下在蘇聯歷史——世界歷史的舞台上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但相信真正了解他底細的人不多，蘇聯官方近年來也沒有公佈過有關他的詳細經歷。事實上，勃列日涅夫過去的生活經歷，除了戰爭年代之外，却顯得相當平淡無奇，沒有聽見他說過什麼豪言壯語，也不知道他有什麼驚天動地的事蹟，那末，爲什麼他竟能繼赫魯曉夫之後當上第四任蘇共首腦呢？又是什麼原因使他今天能攀到如此的權力高峯？……

本書是一部介紹這位世人矚目的人物——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傳記性著作，於一九七三年由西德科爾哈默出版社出版。作者米夏埃爾·莫羅佐夫一九二四年出生於莫斯科，在蘇聯長大，後去西德法蘭克福學習、任教，從一九六九年起爲西德《明鏡》周刊撰稿。作者撰寫本書時是根據蘇聯發表的各種回憶錄、人名錄、百科全書以及西方國家有關勃列日涅夫和蘇聯領導集團的研究材料寫成的，但作者在選材和論述問題時，僅僅是從他自身的角度出發的，尤其是在蘇聯的一些歷史問題上更是如此。

本書內容分兩部份：第一部份《攫取權力之路》，敘述了勃列日涅夫的家世、青少年時期，

以及在蘇聯農業集體化、工業化、肅反、衛國戰爭、戰後建設、赫魯曉夫掌權時期的經歷。這一部份着重描述勃列日涅夫向上爬的過程中，如何結黨營私，形成一個以一定利害關係為基礎的集團，並利用這個集團的支持，一步一步地擴大自己的勢力。書中分析了這個集團，即以勃列日涅夫為代表的「第聶伯幫」的形成、發展及其取得權力的經過。「第聶伯幫」基本上是以烏克蘭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冶金學院的大學生（勃列日涅夫的同學）、勃列日涅夫在衛國戰爭中結識的軍界人士以及勃列日涅夫在摩爾達維亞、哈薩克任第一書記時網羅的親信這三部份人組成。他們把勃列日涅夫推上台，勃又在台上把他們提携上去。目前，這一批人都成了蘇聯領導層執掌黨政軍大權的人物。第二部份《大權在握》，敘述了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如何排斥異己，安插親信，逐步鞏固擴大自己的權力，並描述了勃列日涅夫及其伙伴如何推行並發展赫魯曉夫主義。書後還附有勃列日涅夫的簡歷年表。本書所收集的材料，對了解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了解他們所推行的內外政策，以及他們之間的爾虞我詐，相互傾軋的爭鬥，有一定參考價值。

本書原名《勃列日涅夫傳》，因同名的書不少，所以中譯本改為《權力——勃列日涅夫的經歷》。

香港朝陽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九月

目 錄

攫取權力之路

一個沒有革命歷史的共產黨人	三
來自西部的人	七
勃列日涅夫還是勃列日涅夫？	八
家庭和學校教育	八
到外地學徒——在家鄉出師	二
勃列日涅夫在赫魯曉夫的故鄉	四
在集體化運動中平步青雲	七
再上大學及有益之交	九
勃列日涅夫在大清洗運動的年代裏	六
初次接觸外部世界	六

去布拉格路上的政委·····	四
戰爭中的戰友·····	四
戰爭中的活動·····	五
勃列日涅夫和格列奇科·····	五
喀爾巴阡的總督·····	五
重返家園——第聶伯幫的形成·····	六
「個人勢力」——向上爬的跳板·····	六
青雲直上和第一次受挫：外省年代之一·····	七
摩爾達維亞黨中央第一書記·····	七
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	八
草原上的考驗：外省年代之二·····	八
在魔術師的魔法圈中：赫魯曉夫與勃列日涅夫·····	九
競爭者和第二次受挫·····	九
弗羅爾·科茲洛夫與U—二飛機危機·····	一〇
明升暗降·····	一〇
魔術師的徒弟變成大師·····	一一
無可爭辯的皇儲·····	一一
政變·····	一二

大權在握

不穩定的平衡	二七五
爲什麼恰巧是勃列日涅夫？	二七五
最初的步驟	二七九
對付謝列平、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	二八八
「沉默的黨代表大會」——勃列日涅夫的獨腳戲	三〇一
兩大支柱：軍人和新斯大林主義分子	三二七
布拉格，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支柱獲勝	三三六
暗殺事件：支柱的倒塌	三四三
緩慢的退却與謹慎的改革	三四四
俄國和中國	三四四
不顧一切反對：德國這張牌	三四〇
勝利的黨代表大會	三四九
權力與活動的頂峯	三四九
簡歷年表	三八八
人名索引	三九二

攫取權力之路

莫斯科，早晨九點。庫圖佐夫大街二十四號，聯盟各部門的幹部正在吃早點，他們九點半開始上班。內務部長謝洛科夫，他是一位陸軍上將和黨中央委員，在五樓住一套有五個房間的公寓。住在七樓的是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同他的夫人、母親、一個外孫女和一條狗，就住在警察頭子和秘密警察頭子之間，佔了五個房間。樓前停着一輛黑色小轎車。勃列日涅夫喜歡快速汽車，他到老廣場四號黨中央委員會大廈去上班，總是乘坐一輛莫斯科的名牌貨，六個汽缸的吉爾——一四，而他的車庫裏還有三輛羅爾斯——羅伊斯，一輛梅塞德斯六〇〇和一輛裝有馬塞拉蒂馬達的雪鐵龍SM，此外，尼克松總統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訪蘇時還贈給他一輛卡迪拉克色當牌小轎車。

這位兩億四千五百萬人的統治者有兩類嗜好：小轎車、足球以及到伏爾加河上游薩維多沃森林去狩獵，這是他的「奔放」的嗜好；修理古代鐘錶，飼養異國珍禽，則是他比較「文靜」的嗜好。除此以外，這位經常穿着剪裁入時的西裝的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的工學士就別無其他奢侈享受了，除非把他的琥珀烟嘴算作是一種奢侈。在黨中央委員會大廈裏，他的辦公室的門上釘了一塊窄窄的牌子，上面只寫着他的名字，沒有頭銜：「列·伊·勃列日涅夫」。他每天的工作就是

批閱文件，接見和參加會議。星期二，黨中央書記處開會；星期三，部長會議開會；星期四，政治局開會。

勃列日涅夫在他身邊的一批私人顧問的協助下處理世界大事。從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起，這就是他的職務。他的薪金有多少，不得而知。這個六十六歲的俄國人，中等身材，體格粗壯，已經開始發胖。他脖頸很短，烏黑的頭髮漸趨斑白。臉上有兩條深深的垂直的皺紋，這使他的臉部具有一種嚴酷的表情。他的下顎清晰有力，嘴唇肥厚，洋溢着欲念，眼睛大而有神，有點凸出。臉上最明顯的特徵是兩道漆黑的濃眉，長得幾乎連在一起。

他的手指粗壯結實。他是在烏克蘭長大的，所以他的俄語講得不像列寧格勒人柯西金那樣漂亮。他的演講都是乾巴巴的，幾乎毫無幽默的色彩。他的妻子維克多麗婭·彼得羅夫娜是一位黑髮女人，跟他結婚已快三十五年，長得個兒比他還高，現在也已發胖，這位夫人難得在公開場合露面。他的孩子們使他發愁。兒子尤里伊達無行，現在領導一個對外貿易協會，已經給勃列日涅夫添了兩個孫子；女兒加琳娜也沒有給雙親帶來什麼愉快，她已經離婚多年，外孫女兒娜塔亞現在由外祖母撫養，這在俄國是很常見的。這位除了美國總統以外，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物是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歷程以後才飛黃騰達起來的。在蘇聯歷史上唯一的一次真正的政變之後，他取代赫魯曉夫，當選為黨的首腦，做為代價他允諾不取得其他政治局委員的同意決不罷免任何一個政治局委員，決不謀取政府首腦的職位，集黨政兩職於一身。他和所有的蘇聯領導人一樣，也來自外省。列昂尼德·伊利奇·勃列日涅夫在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於烏克蘭的卡門斯考耶。

一個沒有革命歷史的共產黨人

一九〇六年對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來說，是失敗的一年，也是對革命運動的統一產生新的希望的一年。第一次革命於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這個「流血的星期日」在聖·彼得堡開始，十二月十八日，以莫斯科工人區——紅色勃列斯尼亞區的起義被鎮壓而告終。這次革命已證明是一次失敗；沙皇在十月三十日頒發了宣言，宣佈實行一些君主立憲制的無關痛癢的改革，沙皇的這個宣言遭到人民的嘲笑：

「沙皇大吃驚，

頒佈了宣言；

死者得自由，

活人進牢監。」

這次革命的英雄是彼得堡第一屆蘇維埃主席列夫·達維多維奇·布隆斯台因——後來改名爲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八日他還可以自由自在地慶祝他的二十六歲生日，到十二月三日他就被捕了。拘留了九個月之後，一九〇六年九月十九日，開庭對他進行起訴——這是對革命的審判。十二月二日，審判結束，托洛茨基和十四個同案被告被判處終身流放西伯利亞，並被剝奪一切公民權利。

列寧在國外度過了五年多時間以後，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回到俄國，到十二月又離開俄國，第二年整整一年，他來往奔波於莫斯科、彼得堡和芬蘭之間，有時還到斯德哥爾摩作短期的逗留，到一九〇七年底時，還去過斯圖加特和倫敦。

從一九〇六年四月十日至二十五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第四次黨代表大會，即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統一」黨代表大會。在一九〇三年召開的第二次黨代表大會（當時黨分裂成兩派）以後，列寧只有在這一次黨代表大會上表示願意與他所深惡痛絕的另一派，即馬爾托夫的孟什維克進行合作。在一百一十二名代表當中，孟什維克的代表佔了多數：六十七名孟什維克對四十六名布爾什維克。所以，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上，列寧沒有進入由七名孟什維克、四名布爾什維克組成的黨中央委員會。列寧忍受了失敗，只有在這一次黨代表大會上，列寧——也許因為失敗給他留下了印象——才表現得這樣願意讓步。來自格魯吉亞第比利斯的十一名代表中有一個布爾什維克無條件地支持列寧，這就是托洛茨基的同齡人約瑟夫·朱加施維里，一個被開除的正教中學學生，當時業已被捕過一次。列寧能否以此自慰呢？很可能，因為列寧記住了這個人——他的繼承人斯大林。

一九〇六年，俄國正在醫治創傷（這是革命和對日戰爭的失敗帶來的創傷），並對斯托雷平的改革滿懷新的希望。彼·阿·斯托雷平於五月八日被任命為內務部長，七月二十三日一躍而成為總

①② 據《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應為一百一十一名代表。黨中央委員會組成人數應為六名孟什維克，三

名布爾什維克。見該書第一一〇、一一二頁。——譯者

理。他企圖在戰敗的、落後的俄國實施一系列的改革，就在改革家斯托雷平執政的這一年年底，列昂尼德·伊利奇·勃列日涅夫在十二月十九日出生於烏克蘭葉卡杰琳諾斯拉夫州的卡門斯考耶。

在「工農國家」蘇聯，勃列日涅夫是第一個確實出身於無產階級家庭的領袖人物：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冶金工人。列寧的父親是個具有貴族稱號的縣中學教師，母親是個醫生的女兒。斯大林의祖父雖然還是個農奴，他的父親已經是個鞋匠，誠然，貧窮不堪，自己開不起作坊，所以只好到第比利斯的皮鞋工廠去作工。而想像力豐富的尼基塔·赫魯曉夫在演說中如此不厭其煩地講述他的童年時代——一會兒放綿羊，一會兒放豬，一會兒放山羊，一會兒他又放牛了——結果他的話叫人越聽越難以置信。下述說法看來最接近事實：赫魯曉夫的父親是卡里諾夫卡村的一個鐵匠（這並不排斥尼基塔當過牧童，畢竟，這孩子從小就得參加勞動），這個鐵匠比村裏的農民賺錢多，大概也更體面些。而勃列日涅夫的出身——正如一個來自工業區的人理應出身工人家庭一樣——是純粹無產者的：工人階級。

勃列日涅夫跟赫魯曉夫和列寧一樣，也是一個俄羅斯人，跟赫魯曉夫不同的是，赫魯曉夫出生在靠近烏克蘭邊境的俄國境內，而勃列日涅夫則是一個在烏克蘭出生的俄羅斯人。

勃列日涅夫的家鄉卡門斯考耶從一八〇二年起就屬葉卡杰琳諾斯拉夫州管轄，該州首府是一七八三年波將金親王建立的。

葉卡杰琳諾斯拉夫（一七九六至一八〇二年叫諾伏洛西斯克）是一個面積為三萬一千九百平方公里的州的首府，該州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一百零六人（一九七一年統計），其中俄羅斯人在

烏克蘭人當中佔百分之二十點九（一九七〇年統計），是少數。這是一座具有革命傳統的城市；烏克蘭最著名的布爾什維克之一格里戈里·伊凡諾維奇·彼得羅夫斯基（一八七八—一九五八）是哈爾科夫州的一個鉗工，當過工人代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是列寧手下的內務部長，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八年任烏克蘭的國家主席，早在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九年間他就在葉卡杰琳諾斯拉夫參加了社會民主黨地下小組的活動，這也就是日後俄國社會民主黨葉卡杰琳諾斯拉夫市委的前身。從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六年彼得羅夫斯基從流放地回來以後，又在該城從事黨的工作，在革命之年的一九〇五年十月，他是罷工領導人之一，工人蘇維埃的書記。一九一二年秋，彼得羅夫斯基被選進第四屆杜馬，是布爾什維克黨團的成員，一九一四年五月，甚至成爲布爾什維克黨團的主席，直到同年十一月布爾什維克的杜馬代表被捕爲止。爲了紀念彼得羅夫斯基，一九二六年葉卡杰琳諾斯拉夫改名爲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到一九七一年，這座第聶伯河畔的大城市擁有八十八萬二千居民。

爲了紀念契卡的第一任主席捷爾任斯基，一九三六年，卡門斯考耶更名爲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這個城市也早已是一座有二十二萬七千居民（一九七〇年統計）的城市，而赫魯曉夫的卡里諾夫卡至今還是一個鄉村。

在蘇聯的四個首腦當中，只有勃列日涅夫是真正從城市中來的。列寧實際上是在農村長大的，他的故鄉伏爾加河畔的西姆比爾斯克市（一九二四年起按列寧的真名更名爲烏里揚諾夫斯克），在一八七〇年列寧誕生的時候，是一座毫無生氣的外省城市，今天也依然如此，雖說它是一個州的首府（三十五萬一千居民），居民比勃列日涅夫的家鄉稍多。斯大林是在他的故鄉小山城哥里

(一九七〇年僅有四萬八千人)的狹窄天地裏長大的，那兒離首府第比利斯七十六公里。赫魯曉夫的農民出身決定了他的一生，決定了他對農業有狂熱的興趣，最後，由於他的開荒運動和種植玉米運動的破產，也決定了他的垮台。勃列日涅夫是一個城裏人，他對玉米從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只是爲了討好赫魯曉夫，他才裝出一副有興趣的樣子。不過，由於他也出生在烏克蘭，所以他和赫魯曉夫有一點共同之處，他們都了解大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這兩大斯拉夫民族，並且會說他們的語言。波蘭離烏克蘭不遠，所以，勃列日涅夫也掌握波蘭語，反正能够講話。他是否還會別的外語，就不清楚了。

來自西部的人

在幾個蘇聯首腦當中，勃列日涅夫出生的地方最靠近西部。蘇聯領導人的誕生地，以及與此相關他們早期的活動範圍，越來越向西移動。列寧誕生在舊俄羅斯最邊遠的東方邊境，俄國本土盡頭的伏爾加河畔，並且在俄羅斯人和韃靼人、楚瓦什人中間長大。斯大林則是在離此向西(南)數千公里的地方長大的，他的故鄉到一八〇一年才被俄國佔領。赫魯曉夫的出生地比斯大林的誕生地更加靠西，在緊挨着大「邊區」的邊境綫上。勃列日涅夫是一個來自西部的人，在那兒最近的大城市不是莫斯科，而是蒙古人入侵以前的基輔羅斯國的首都基輔。他是在草原上長大的，是在工廠和高爐的陰影之下，在第聶伯河最後一個渡口邊上長大的。

勃列日尼約夫還是勃列日涅夫？

可以肯定，直到赫魯曉夫時代開始，勃列日涅夫一直叫「勃列日尼約夫」，即使在俄國人的耳裏，他的名字這樣唸法，聽起來也是「正常」的。在勃列日涅夫成爲國內第二號人物的年代裏，他的名字的唸法就改了。「勃列日涅夫」聽起來更優美，更柔和，更悅耳。「約」(ё)這個累贅的字母，經過一九一八年的文字改革，已被取消，不過尚未完全廢除，現在就變得多了，這個字母也出現在「赫魯曉約夫」這個名字裏。此外，在斯大林逝世之後的年代裏，還有更多的蘇聯幹部把他們名字中的「約」(ё)改爲「耶」(е)。

家庭和學校教育

勃列日涅夫家和赫魯曉夫家一樣，祖籍都在庫爾斯克州。勃列日涅夫的祖父在上個世紀末，從庫爾斯克附近遷到卡門斯考耶。一八八七至一八八九年間，這個地方建立了一個大鋼鐵廠，在這裏比在庫爾斯克州的鄉間可以賺到更多的錢。在勃列日涅夫出生那年，卡門斯考耶有三萬五千居民，這個工廠在一九一七年是沙皇俄國最大的鋼鐵廠。

父親伊利亞和兩個兒子都在軋鋼廠工作。全家住在工廠附近，卡門斯考耶工人住宅區的一間土坯茅屋裏。

關於勃列日涅夫已故的父親，至今沒有披露過任何材料。那位八十六歲的母親娜塔婭，今天就住在這位世界大國首腦的家裏，織織毛衣，照料照料外孫女和餵餵狗。這是一幅所有無產者都嚮往的小康之家的動人的畫面。沒有什麼東西表明勃列日涅夫家裏過去受過什麼波折。列寧家裏就完全不同，列寧的父親死於一八八六年，列寧的哥哥亞歷山大在一八八七年被處決。這樣，列寧在十七歲，中學快畢業的時候，就成了六口之家的家長。斯大林家裏的情況也完全不一樣，斯大林是第三個孩子，是他父母親原來不想要的一個孩子（頭兩個孩子出生不久全都死去，他父母不想再要孩子了），一八九〇年斯大林的父親在一場酒店鬥毆中被打死。赫魯曉夫的青年時代過得和諧得多。因此，他的性格也就不像列寧和斯大林那樣陰鷙抑鬱。斯大林永遠忘記不了，他經常受到他那討厭的父親的壓抑，他在正教中學還親眼目睹了一樁殘忍的事情，即一個學生用刀子捅死了校長，後來自己已被絞死。列寧在他的哥哥被處死以後，迫於形勢，去繼承亞歷山大未竟的革命事業，而赫魯曉夫在早先並不是一個革命者。心理學家千錯萬錯，有一點倒並沒說錯：家庭影響造成革命者。沒有亞歷山大·烏里揚諾夫，就不會有弗拉基米爾·列寧，沒有正教中學裏的俄羅斯教員用暴力對俄羅斯帝國最早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格魯吉亞人和亞美尼亞人的同化，也就不會有約瑟夫·斯大林，以及清洗異己分子的運動。

一九一八年前沒有從事過革命活動的赫魯曉夫，後來至少還能挖空心思在他的「故事」（演說）中找出那麼一個參加過革命集會的親戚朋友來。勃列日涅夫則連這樣一個表親也找不出來。

勃列日涅夫年輕得多了，十月革命爆發時，他才十一歲。可是在國內戰爭年代，大約比他大兩歲的柯西金，十五歲參加了紅軍，而勃列日涅夫則既沒有參加過什麼政治活動，也沒有爲保衛祖國而進行過任何鬥爭。

關於勃列日涅夫所受的學校教育，人們知道得很少。在俄國，到一九三〇年才實行普遍義務教育制。勃列日涅夫到了入學年齡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當時在俄國八歲開始上學。勃列日涅夫很可能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間在卡門斯考耶上小學，此後，大概時輟時續地上過一所中學。倘若他一九二一年在中學畢了業，那麼按當時俄國的情況，對一個工人的兒子來說，他受到了良好的學校教育。但是，實際情況肯定不是這樣，因爲，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正是國內戰爭的年代，在俄國西部地區，當時幾乎不存在什麼正常的教學。不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開始就業的年份與他在正常教學的情況下從七年制學校畢業的年份倒是完全吻合的。

一九二一年，在俄國的西部，國內革命戰爭結束了，人們不論上過學沒有，又可以工作了。勃列日涅夫十五歲開始參加工作。一個有着完好無損的家庭（這在當時是極爲難得的），受過不完備的學校教育的年輕人，他盼望有一個美好的未來，比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一年期間美好一些——在那幾年，他還是個孩子，就見識了一個戰爭和革命的世界。在他周圍的這個世界裏，除了參加內戰的「紅軍」、「白軍」和「綠軍」（森林裏的土匪）之外，還有一九一八年佔領了烏克蘭的德國人和一九二〇年直逼基輔城下的波蘭人。

到外地學徒——在家鄉出師

勃列日涅夫就業之後頭幾年在哪裏工作，現在還不知道。不過，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三日在蘇共中央出版的《蘇維埃俄羅斯報》上刊登了一篇勃列日涅夫也簽了名的訃告，公佈了帕維爾·尼基托維奇·阿爾菲羅夫的簡歷。他和勃列日涅夫同年生於卡門斯考耶，比勃列日涅夫早一年入黨，早一年畢業於同一所學院，也比他早一年成爲他家鄉的專職的黨的幹部。訃告說，阿爾菲羅夫一開始參加工作就在冶金廠當輔助工。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在遭到破壞的烏克蘭——礦山被淹沒，首先要排水——不幹這個，又能幹什麼別的工作呢？當冶金工人是勃列日涅夫家裏的傳統。儘管兵荒馬亂，動盪不安，勃列日涅夫的生活到現在爲止始終沒有偏離他父親和他祖父的生活道路。直到兩年以後他才從一個工人城市中工人子弟應走的「正常道路」上朝外邁出了第一步。

一九二三年，勃列日涅夫加入共青團。這在當時是相當大胆的一步。今天，「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有二千八百多萬名團員；自一九六一年起，年齡不超過二十八周歲的年輕人，只有先當共青團員才能成爲黨員。可是在一九二三年，共青團組織尚處在初創階段。其前身「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一九一八年建立時，起先只有二萬二千一百名團員，在國內戰爭時期，到一九二〇年十月，增長到四十八萬二千人，到國內戰爭的最後一年一九二二年，下降到二十四萬七千人，隨後，到一九二四年又猛增至五十萬人。所以說，一九二三年可能是共青團喪失絕大部份團員的

一年。勃列日涅夫是在哪一個月裏參加共青團的，我們不大清楚，也許共青團（它在一九二二年負責支持創建紅海軍的工作）在一九二三年一月開展的「紅海軍周」運動激起了他的熱情；他對海軍的興趣如此濃厚，以致蘇聯是在他的統治下才成爲一個真正的海上強國。反正，恰恰在共青團發展停滯不前的這一年，他決定從事社會政治活動，這無論如何總是一個大胆的行動。那時很少有十六歲的人作出這樣事關一生的決定的。

勃列日涅夫下一個重大的決定就是突然下決心改變職業和住地——他於同年到庫爾斯克去上農業技術學校。什麼理由促使烏克蘭冶金工廠的一名青年工人在二十年代中期，放棄了父輩的職業，決定改行到離開老家五百公里的俄羅斯省城去繼續學習呢？難道僅僅是由於共青團大會上提出的人人都要學習的動議嗎？但是，幹他父輩那一行，他也可以學習嘛。還是說更多是出自一個名利心強的年輕人的正常的投機心理，使他恰好去學習當時最有希望飛黃騰達的職業？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了解今天這位總書記性格的鑰匙之一（說他有利心，這絕不過分，否則他今天也不能爬到這麼高的地位）。

一九二二年以前，參加紅軍是急速升遷的極好機會。但是，現在國內戰爭已經結束，昨天的老兵，越來越不吃香，國防部長托洛茨基在戰鬥結束以後把他乘坐的那輛在各個戰綫往來飛馳的神話般的裝甲車送進了博物館，自己跑去休假，列寧死後不久他就被撤換。新任的國防部長伏龍芝在一九二五年把部隊復員到五十六萬二千人，並且使部隊變成了一支類似德國國防軍的軍隊：執行衛戍勤務，駐守在偏僻的地方，很少有晉升的可能，軍官都經歷過兩次戰爭，看不起年紀較輕的一代。拿一支「工農軍隊」的一般標準來衡量，軍官團——這點也很像德國國防軍——遠沒

有無產階級的味道。國內戰爭年代，紅軍的大多數軍官，實際上來自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軍隊，就是在國內戰爭結束後的許多年內，情況也依然如此。托洛茨基，這位武裝部隊的天才的外行統帥有意識地提拔他們，在列寧和斯大林面前包庇他們（這三個人裏沒有一個是職業軍人。）托洛茨基知道，沒有這些服役日久的軍人作為骨幹，要戰勝白匪、綠匪和十四國干涉軍是不可能的。而這些一九一八年被槍殺的沙皇手下的軍官們，則出於愛國主義的動機，為布爾什維克服務。波蘭人侵入烏克蘭時，一九一六年著名的「布盧西洛夫攻勢」之父、沙皇將軍布盧西洛夫（一八五三—一九二六年），於一九二〇年五月三十日向過去沙皇俄國的軍官們發出了一份號召書：「不共戴天的仇敵已經侵入烏克蘭！我們爲了保衛祖國，必須參加紅軍！」布盧西洛夫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任紅軍騎兵總監，後來擔任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特派員，死時享有極高榮譽。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托洛茨基的總司令是帝俄軍隊的一名上校，拉脫維亞人約阿基姆·瓦切提斯；他的繼任人加米涅夫，是沙皇總參謀部的一名上校。這三個人沒有一個是黨員；今天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牆旁依然可以見到加米涅夫（死於一九三六年）的墓碑。瓦切提斯跟許多人一樣，在清洗運動中被清除掉了——他之所以被清除與托洛茨基之所以使用他正好是出於同樣的理由——，然而，和幾乎所有其他的人一樣，如今也早已恢復了名譽。這樣的軍官有好幾千。具有高級軍官頭銜的無產階級分子真是鳳毛麟角。所以說，儘管是無產階級統治，一個工人子弟當時在部隊裏是沒有什麼迅速飛黃騰達的希望。

那麼工業呢？在工業方面希望也不大。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在工業化問題上的爭論，還沒見分曉。

於是，勃列日涅夫就去學農，但在烏克蘭。因爲那幾年，烏克蘭有民族主義意識強烈的烏克蘭老布爾什維克米柯拉·斯克利普尼克爲精神領袖，一個俄羅斯人在那兒沒有多少發展的機會。烏克蘭人當時在烏克蘭最吃得開。雖說，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高加索合併，宣告成立蘇維埃聯盟，但是，過了十一年，直到一九三三年，斯克利普尼克自殺，中央政權方始在各地貫徹下去。總司令瓦切提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向列寧作的一份報告中描繪了國內戰爭的形勢：「在俄國的西半部，成立了一系列蘇維埃共和國，它們目前在作戰方面都帶有分裂自治的特點。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都建立了他們自己的軍隊，自己的國防部及其機構……結果，在軍事方面，俄國西半部實際上就處於共同的軍事陣營之外。」在此後的和平年代，情況也沒有什麼兩樣，直至三十年代初，還有烏克蘭的外交代表機構駐在國外。斯大林的親信卡岡諾維奇被派到烏克蘭去，就是爲了推進俄羅斯化運動，結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有所成效。在那時的烏克蘭，一個俄羅斯人是不可能飛黃騰達的。勃列日涅夫於是就到他祖父的老家庫爾斯克去了。可能，他在庫爾斯克就住在親戚或熟人的家裏。

勃列日涅夫在赫魯曉夫的故鄉

謝姆河畔的這座城市位於南俄羅斯森林盡頭草原開始的地方。它是爲抵禦從草原來的侵襲而

建立的一座城堡，最早的文字記載在一〇三二年，比莫斯科還早。在波將金征服了一系列地方之後，庫爾斯克就失去了戰略意義；只有在河上的古老城堡被保存下來了。波將金早在一七八〇年就將庫爾斯克變成一座省城，直到今天，它一直是州的首府。通過「庫爾斯克磁力異常現象」（世界上最強的磁力異常現象），這幾個很容易學會的字，每一個俄國小學生都知道這個城市。庫爾斯克的磁力異常現象的產生是由於北起庫爾斯克以北，南至別爾哥羅德方圓十二萬平方公里的地方蘊藏有大量鐵礦，礦石的含鐵量高達百分之六十九。所以，這座公務員和商人的城市，在一九三九年人口（十二萬人）比勃列日涅夫的故鄉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十四萬八千人）還少，而在最近三十年內，人口猛增，已經遠遠超過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一九七〇年，庫爾斯克已有二十八萬四千居民。

勃列日涅夫在庫爾斯克開始學農的時刻，可能有一種被命運拋到外省小地方的感覺；只有它那美麗古老的市容以及那座主宰全城的城堡，與他的家鄉烏克蘭的較新的城市有顯著的區別。但是，烏克蘭離這兒並不太遠——純屬烏克蘭的蘇梅州就和庫爾斯克州接壤——而且，那裏的人也像烏克蘭人，都很滑頭。勃列日涅夫當時還沒有遇見所有的庫爾斯克人當中最滑頭的那個人物：赫魯曉夫。他在勃列日涅夫到他家鄉來學農時，已經先走一步，當上勃列日涅夫家鄉的黨的幹部了。一九二七年，勃列日涅夫離開庫爾斯克的時候，赫魯曉夫已經是頓涅茨盆地的心臟斯大林諾州委組織（幹部）部部長。一九二七年，勃列日涅夫畢業於「農田耕作與土壤改良中等技術學校」，時年二十一歲。他在謝姆河畔這座城市度過的這幾年裏，看來沒有找到什麼朋友，沒有聽說過哪一個勃列日涅夫的黨羽是庫爾斯克人。他那一代蘇聯黨的上層人物，大多數人是在列寧格

勒·莫斯科或者古比雪夫上大學的，唯獨他上的第一個學院是在庫爾斯克。

在庫爾斯克度過的年代使勃列日涅夫對灌溉問題產生了興趣。撇開人的正常理智這一點不談（對農業問題的某些解決辦法簡直着了迷的赫魯曉夫就缺乏這種理智），如果人們在日後的這位總書記身上能够發現他對農業問題頭腦比較清醒的話，就是指在土壤改良方面而言。一九六三年六月，中央水利灌溉局的成立——在勃列日涅夫掌權後，升格為水利部——，應歸功於他的這種興趣。此外，庫爾斯克這所學院的學生準備與農民進行艱苦的鬥爭，因為，這所學校除了土壤改良之外還管「農田耕作」。而農田耕作在當時不僅意味着丈量土地或農田歸併，還包括用一切手段實現集體化。勃列日涅夫正好在這個節骨眼上結束了在庫爾斯克的學習，這就使他能強制集體化運動中大顯身手。

在艱難的戰爭歲月裏，難得流露真情的斯大林有一次對溫斯頓·邱吉爾說，農業集體化運動是他的最強硬的措施。被槍殺的或被迫遷到西伯利亞去的農民共有多少，當然沒有公佈，估計死了一百五十萬人。

從下述事實可以看出其規模：斯大林提出把富農作為階級敵人加以消滅的口號時，每個擁有四頭耕牛以上的農民都被劃為富農，而當時平均每戶擁有耕牛二點八頭左右。

人們第一次因為自己出身的狀況而遭到殺戮。貴族變成了蘇聯將軍，而農民却無法像這些貴族那樣逃出「自己的階級」。被殺戶全家被迫遷，其子女直到一九三七年還不許在高年級學習（即十年制學校的最後三個年級），成了新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現代賤民。米哈伊爾·肖洛霍夫在《被開墾的處女地》一書中非常出色地描寫了這一時代，這本描寫集體化運動的長篇小說的第二

部，直到斯大林逝世之後（而且還只有經過改寫加工）才得以問世。斯大林後來爲了使農民屈服，接連兩個春季不發種籽，農民無法播種，因而毫無收成，便流入城市，沿路乞討，餓死街頭。於是，農民屈服了，加入了集體農莊。

在集體化運動中平步青雲

一九二七年勃列日涅夫大顯身手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白俄羅斯奧爾沙區的科哈諾沃鎮。白俄羅斯地方的土地並不十分肥沃，農民比別處更加貧窮，對集體化的反抗並不那麼激烈。當然，奧爾沙區是在維帖布斯克州南部土質比較肥沃的地方，那裏的農民比較富裕，反抗也比較激烈。當然，這位農學家的工作也就更加艱苦，有些共青团員甚至被農民殺害。當農民爲了不把牲口糧食交給集體農莊，而宰掉牲口，燒掉還沒收割的莊稼時，那麼，折磨他們的那些人的生命，對他們來說也就不再有什麼價值了。在那幾年，已經分不出誰是獵人，誰是狩獵的對象。很久以來，在俄國許多東西都變幻不定。反正，城裏人勃列日涅夫這是生平第一次深入到了農村的腹地，科哈諾沃就是在今天人口也不到一萬。

位於第聶伯河畔的奧爾沙市本身，因爲修了鐵路，今天已經成爲莫斯科—明斯克—基輔綫與列寧格勒—頓涅茨盆地綫的鐵路樞紐點，從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七〇年期間，人口從一萬八千人增長至十萬一千人。但是，奧爾沙還比不上重要的鐵路樞紐點庫爾斯克或工業區第聶伯羅彼得羅夫

斯克。勃列日涅夫在奧爾沙區呆的時間不長。他後來在他熟悉的庫爾斯克州繼續搞集體化運動，當然是在高一級的地位從事這項活動，擔任區農業管理局農田耕作組的組長。這是他擔任的第一個國家職務，因為農業管理局受縣政府（縣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管轄。這個土地丈量員第一次從成千上萬個共青團員中被提拔上來了。這些共青團員被派到農村去，其任務就是在大會上宣傳集體化，然後將個體農民的田地歸併成集體農莊。這第一個職務是日後步步高升的跳板，勃列日涅夫被派到位於比塞特河畔的一座同名的烏拉爾小城市任縣執行委員會農業部部長，一個縣政府的主管農業的最高官員，去進一步推進集體化。勃列日涅夫到遙遠的，然而却是前途似錦的烏拉爾的確切時間，人們不得而知。反正，一九三〇年以前這幾年，他是在烏拉爾最重要的州，即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一九二四年前叫做葉卡杰琳堡）度過的。

同與世隔絕的科哈諾沃相反，比塞特位於一條鐵路綫上。勃列日涅夫肯定一有機會就離開比塞特，到四十六公里以外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去滙報工作。這個今天百萬人口的大城市，也許是蘇聯最重要的工業城市，俄國的「魯爾區」的心臟。它位於遠離一切國境綫的烏拉爾地區，擁有機器製造工業和軍火工業。早在一九三九年，就有四十二萬三千人口，已經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大城市了。這是勃列日涅夫到此時為止所見過的最大的城市。

在這裏，勃列日涅夫也在利用時機。他從縣政府農業部長升為縣政府副主席（比塞特縣執行委員會副主席），此後，他終於又到了大城市，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任烏拉爾州農業部副部長。

一九三〇年，他決心抓住有利時機，為在當時是如此重要的農業領域裏能繼續擢升，便到莫斯科農業大學去學習。一九三一年，他加入了共產黨（一九三〇年六月有一百二十萬黨員，當時

全國人口爲一億五千萬），可是，在同年就中斷學業，回到卡門斯考耶，以便另起爐灶，在工業方面謀一新的前程。爲什麼？

再上大學及有益之交

一九三一年，二十五歲的黨員勃列日涅夫第二次面臨抉擇。他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最重要的這場運動中成績顯著，從土地丈量員一躍而升爲蘇聯最大的工業區一個部的副部長。難道叫他畢業以後就去當一個農學士、一個農學家，並且永遠當下去嗎？

對於一個善觀時代動向的人來說——勃列日涅夫在當時就對此擅長——，答案只有一個：不，無論如何也要跳出這個部門！農業集體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告一段落，運動雖還在繼續，但聲勢却大不如前，再也無法從中取得桂冠。可是從此進行建設呢，也不可能。俄國的農業大喪元氣，直到今天它還沒有從集體化運動帶來的創傷中恢復過來。耕牛被宰掉了，二十二年後斯大林逝世之時，俄國的耕牛還依然少於一九一三年。雖說農民加入了集體農莊，然而，也僅此而已。他們的最富裕的——大概也是最能幹的——伙伴被槍斃了，青年人離家遠行，國家開始鼓勵農村人口流入城市。長期當一個管理缺貨商品——麵包的負責人，尤其是在一個農業不過是佔第二位的地區，這無異於毀了自己的前途。五十五年內，沒有一個主要從事農業的蘇聯幹部獲得榮譽和名望，他們始終是最容易被當做替罪羊的。甚至赫魯曉夫也因此而身敗名裂。如果繼續當個農業

專家，那純粹等於自殺，再說，一場新的運動已經開始。

一九三一年，在蘇聯有一首流行歌曲：「人人想當工程師，誰還願去掃馬路？」一陣狂熱席捲了全國和全國青年，一陣學習的狂熱。經過多年的黨內鬥爭和剝奪農民，現在看到了光明，那是新建的高爐給俄國沉沉的黑夜帶來的光明。那幾年被稱爲「英雄的年代」決不是偶然的，並且是完全有道理的：人們確實相信，一旦這些工廠一一建成，一旦那裏高爐升火，這裏鐵路通車，預示未來的曙光就會在俄羅斯的上空升起，父輩們的犧牲也就絕不會白費。在這被高爐的火燄燒紅，又被烟囪的煤烟熏黑的蒼穹之下，孩子們將生活得更加幸福。人人都天真地相信技術的魔力，莫斯科知識界的孩子們着迷似地反覆不停地搖動第一批俄國造手搖留聲機的手柄，直到把留聲機搖壞爲止，而父親們竟然也不怎麼加以呵責。大伙興高采烈地砍伐森林，造成了二十年後嚴重的水土流失。人們開鑿運河，却淹沒了良田。反正俄國是如此遼闊，富饒，相信未來的俄國人準備爲這些工廠和運河貢獻一切、忍受一切。

一九三〇年，二十九歲的探礦工程師薩文亞京開始在烏拉爾荒原的中央，馬格尼特山麓建設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工廠和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城。成千上萬個共青团員，都是十九歲的青年人，冒着零下六十度的嚴寒工作，睡在地洞裏。他們自願地來到這裏，自願地在亞洲邊界的冰凍的土地上死去——因爲沒有手套，忘記把手套訂入計劃，他們就從腳手架上掉下來摔死。於是又調來了幾千人，也這樣死去。於是，再調來幾千人——城市就建成了。薩文亞京擔任了馬格尼托哥爾斯克第一任廠長，然後他繼續北進，闖入北極圈，於一九三五年着手建設俄國最北的城市，有色金屬城諾里爾斯克。

勃列日涅夫的家鄉也有變化。德俄混血的工程師亞歷山大·溫德和美國工程師庫柏在第聶伯河畔建設的一座發電廠，就在勃列日涅夫家的後門口，截住了被認為無法馴服的滾滾急流。

勃列日涅夫回到家裏，不過，並不是來從事建設。這個二十五歲的人對廣大共青團員遭受的可怕的匱乏無動於衷。爲了成爲一個工程師，他開始第二次學習。因爲他不願意去掃馬路，再說黨本來就鼓勵受過考驗的農業集體化運動專家改行，在學習另一門有利可圖的行業時，可以得到黨的照顧。當然，這決不意味着學習期間可以無憂無慮。

一九三一年，勃列日涅夫回到卡門斯考耶，報名上冶金學院夜校學習，白天在他父親當年曾經工作過的廠裏做工。這四年是艱苦的歲月，因爲除了勞動和考試頻繁的學習之外，勃列日涅夫還有一項社會工作：他是冶金學院黨組織的組織委員。這意味着他要經常參加各種會議——也許，他就是在那時成爲烟鬼的——並且在一門非常重要的學科裏盡可能地獲得優秀的成績。這門學科與冶金學雖然毫不相干，然而，對一名黨的負責幹部來說，却是至關緊要的。這門學科就是馬列主義，後來慢慢發展成爲斯大林主義。這樣，他就無暇顧及私人生活。我們也並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是否在當時就已經認識他的夫人維克多麗婭；他們結婚的時間大概稍稍靠後——根據他的孩子們的年齡來判斷，是在三十年代末（如果尤里是在他們婚後不久就出生的話，這種假設是完全可能的，因爲熱情充沛的勃列日涅夫不能被看做是個寡慾的男人）。

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勃列日涅夫當時結交了一些甚爲有益的朋友，他們的友誼一直延續至今。「第聶伯羅彼德羅夫斯克幫」的形成之初可以說就是勃列日涅夫在學院學習的那幾年。這和學校本身的質量也有部份關係，而學校的質量又取決於那所工廠。

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鋼鐵廠僅次於馬格尼托哥爾斯克，是蘇聯第二大鋼鐵廠，它還附設一個軋鋼廠。冶金學院是根據工廠的規模而辦的——它為二十萬人的城市賴以生存的這所工廠不斷提供新的工程師。

勃列日涅夫在庫爾斯克上的第一所學校，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沒有出過其他蘇聯經濟技術人員，而卡門斯考耶學院却培養了一些今天莫斯科的要人，這些人後來和勃列日涅夫互相提携，步步高升。

已經提到過，帕·瓦·阿爾菲羅夫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一年間是黨中央委員。在對勃列日涅夫來說非常重要的一九四六年，他任黨中央組織部部長，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一年任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在此後具有決定意義的年代裏擔任這個極有影響的黨的機關的副主席。阿爾菲羅夫於一九三四年畢業於冶金學院，比勃列日涅夫早一年，在這以前，他很可能同勃列日涅夫一起在鋼鐵廠當過輔助工人，在畢業之後擔任過帶班長和車間主任，而這時，勃列日涅夫也還在這個工廠工作。

阿爾菲羅夫已經去世，相反，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間擔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第二書記的烏克蘭人康斯坦丁·斯契潘諾維奇·格魯謝沃伊今天却仍然官居要職，他與勃列日涅夫同齡，黨齡比勃列日涅夫長三年，同樣也比勃列日涅夫早一年畢業於卡門斯考耶冶金學院。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格魯謝沃伊任「捷爾任斯基」工廠的帶班工程師，後來又當過好幾個車間的主任。一九三八年任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市的市委第一書記。戰爭期間，格魯謝沃伊和他從前的下級勃列日涅夫經歷相同：擔任外高加索方面軍一個集團軍羣的軍事委員會委員，也跟勃列日涅夫在一起，然後歷任沃耳霍夫方面軍、卡累利方面軍和遠東第一方面軍的一個集團軍羣的軍事委員

會委員，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年，擔任一個軍區的軍事委員會委員，接着，當了一年烏克蘭汽車運輸部長，兩年伊茲梅爾州委第一書記，一九五〇年又任烏克蘭汽車運輸工業部長。不過，格魯謝沃伊最終還是入了軍隊：一九五三年，他畢業於總參謀部軍事學院，後來在部隊作政治工作，步步上升。從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起，他就擔任莫斯科軍區政治部主任，自一九六六年起，現在的這位上將就成了黨中央候補委員。

勃列日涅夫的同齡人伊格納季·特羅菲莫維奇·諾維科夫從一九六二年起就是副總理兼蘇聯國家建設委員會主席。一九二七年，諾維科夫開始在卡門斯考耶冶金學院學習，一九三二年畢業，這就是說，勃列日涅夫剛入學時，諾維科夫還有一年就要畢業了。諾維科夫在伏爾加河畔的高爾基城和烏克蘭的克列門楚格建設過發電廠，自一九六一年以來就一直是在黨中央委員，從一九五八年起一直是蘇聯的部長。

尼基塔·巴甫洛維奇·托盧別耶夫比勃列日涅夫年輕十六歲，是蘇聯的「島國大使」；六十年代，他在斯比茲堡羣島和挪威人談判煤炭開採權，一九六八至一九七〇年任駐塞浦路斯大使，從一九七〇年起任駐古巴大使。托盧別耶夫和勃列日涅夫畢業於同一所冶金學院。早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六年間，托盧別耶夫就已經是黨中央委員，在一九七一年召開的第二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他是重新選入黨中央委員會的唯一的一個從前的黨中央委員。

格奧爾基·埃馬努伊洛維奇·楚卡諾夫比勃列日涅夫年輕十三歲，出身於一個猶太人家庭。他是勃列日涅夫最重要的顧問，「總書記的助手」和黨中央委員。楚卡諾夫於一九四一年畢業於這所冶金學院（和勃列日涅夫一樣，上的是夜校），在這以前，他曾在工廠裏擔任過「工程技术

人員」的工作，那時，勃列日涅夫也在該廠工作。

格奧爾基·謝爾蓋耶維奇·帕夫洛夫，比勃列日涅夫小四歲，是黨中央辦公廳主任。他跟楚卡諾夫一樣，最近十年，陪着勃列日涅夫從一個工作崗位到另一個工作崗位。帕夫洛夫是一九三六年在卡門斯考耶冶金學院畢業的，比勃列日涅夫晚一年。

俄羅斯人移居第聶伯地區的一個半世紀內（自從波將金征服該地區以來），沒有任何跡象表示最有天才的俄國人、或者起碼可以說在政治上最有天才的俄國人恰好來自這個地區。二十世紀俄國革命家當中最有天才的一個，猶太人托洛茨基是烏克蘭更爲古老的希臘文化地區教德薩——赫爾松地方的人，因此，只有一種理論可作解釋：

卡門斯考耶——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的這些大學生組成了勃列日涅夫集團的第一個小組，大概也是因爲彼此談得來而湊在一起的。他們一起外出，一起參加大會，一起喝酒，商定計劃。有利的環境，牢固的團結和對功名的一再孜孜追求，使這個第聶伯集團在三十年以後，在莫斯科執掌了大權。

不過，要達到這一步，還要走一段漫長的、危險的道路。一九三五年，勃列日涅夫在卡門斯考耶冶金學院畢業，獲得了工程師的文憑，那時他二十九歲。在這個當時人口還不到十五萬人的城市裏，他終於躋身於地位比較優越的人之列。他的職業不錯，還有一批朋友。他的父親、祖父都是冶金工人，如今他自己變成了同一個工廠的工程師，這中間走了一段幾乎是多餘的彎路，幹過一陣農業和行政管理工作。一個崇拜技術進步的國家裏的技術人員所能看到的正常的前途展現在他的眼前。過去年代裏所經受的物質匱乏似乎已經克服：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取消了對麵包、麵粉、穀物和其他糧食製品的配給，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取消了對肉類、魚類、白糖、

脂肪和土豆的配給。大清洗運動的滾滾驚雷——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基洛夫被害事件是其第一個徵兆——在烏克蘭，只引起低沉而遙遠的迴響，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烏克蘭民族主義共產黨人、孚有衆望的列寧的朋友米柯拉·斯克利普尼克自殺後，對烏克蘭人的迫害，跟俄羅斯人勃列日涅夫以及他那大部份是俄羅斯人的朋友，幾乎毫無關係。「霍霍爾」（俄羅斯人罵烏克蘭人時用的蔑稱）和「卡查普」（烏克蘭人罵俄羅斯人時用的蔑稱）之間的關係從來就不很好。勃列日涅夫對「托洛茨基分子」遭到囚禁根本無動於衷，他跟這些人沒有什麼思想上的牽連，他是在斯大林時代才步步高升的。所以，他也好，在烏克蘭別的什麼人也好——除了直接當事人之外——，都沒有察覺到斯大林的意圖，而這些意圖將使所有人的生活發生變化，並且使許許多多人的生命結束。

勃列日涅夫留在工廠當工程師，不過，爲時不久，因爲他畢業後還得去服兵役。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他在部隊服役。這是他頭一次直接接觸紅軍，在戰爭年代，他在紅軍部隊裏獲得高級軍銜和勳章。勃列日涅夫究竟是在哪裏服役的，不得而知，可是肯定不在烏克蘭。通常總是被派到離開家鄉盡可能遠的地方去服兵役。與別的高等院校畢業生及黨員相反，勃列日涅夫在部隊的頭一年裏沒有立什麼功。不知道他當時是否就對當兵產生了好感，至少，他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間，對一個對他的未來極爲重要的生活領域獲得了初步的了解。一九三六年復員後，他又在工廠裏當工程師。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爲紀念契卡主席捷爾任斯基逝世十周年，卡門斯考耶更名為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當然這是「根據勞動人民和市政機關的請求」。工廠也取名爲「捷爾任斯基」工廠，出生在白俄羅斯的波蘭革命家費里克斯·捷爾任斯基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

六年其權力達到頂峯的時候，擔任「格別烏」①主席和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在發表了一篇反對「反黨分子」的演說之後，因心臟病發作而逝世。到底這座位於第聶伯河畔的城市跟這位波蘭革命家捷爾任斯基有什麼關係不得而知。也許人們這樣更名只是一種保全自己的需要，而且面臨着即將發生的事情，也需要表示對黨的路綫特別忠心耿耿。因為一個月以後，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公審就把十六名被告全部處死（其中包括列寧的老戰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清洗運動達到了第一次高峯。不管在政治方面，還是在技術方面，知識分子的隊伍都日益稀疏，各種職務一下子出現了空缺。勃列日涅夫剛剛三十歲就當上了一所技術學校的校長，很可能就是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的那所工廠附屬的技術學校的校長。他擔任校長這一職務，是在他自己從學校畢業一年以後，一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隨後，他作出了他一生中極為重要的抉擇。

勃列日涅夫在大清洗運動的年代裏

蘇聯歷史上最恐怖的事件，斯大林的大清洗運動是經常有人描述的，最近羅·康開斯特②在

① 「格別烏」係國家政治保安局俄文縮寫的音譯。——譯者

② 羅伯特·康開斯特是英國現代歷史學家。——譯者

他出色的紀要中也描述了此事。誠然，黨對自己的人民發動一場「和平時期的戰爭」，這並不是第一次。在農業集體化運動時就已經發動過一次，不過，總還有所限制：那是全黨爲反對一個階級而進行的戰爭，而且，還是一場公開進行的戰爭。宣戰書，即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黨中央委員會和政府《關於……反對富農階級的鬥爭》的聯合決議，下得雖然遲了一些，畢竟還是下了，農民知道情況不妙，採取相應的對策。他們燒燬莊稼，宰掉牲口，並且殺害幹部。然而，這次清洗運動却是一場一個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主要是反對他所統治的這個國家的現有的上層人物，反對這個國家的黨、行政機關、武裝部隊和警察的戰爭。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基洛夫恰恰在發動一九一七年革命的那幢大樓，即列寧格勒斯莫爾尼學院裏被害，清洗運動就此開始，一直延續到衛國戰爭後期才結束（一九四四年也還有清洗運動的犧牲者死於非命），而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則達到了高潮。這場運動的性質決定了運動本身會越搞越大，牽連極廣，因爲幾乎每一個蘇聯公民都有一個親戚或朋友是黨員，或者在政府機關、部隊和保安部門工作，或者是一「腦力勞動者」，運動的性質也決定了這種固有的動力，這種無休止的告密和坦白交待到頭來會把最後一小撮所謂的「毫無瑕疵」的斯大林的黨徒，甚至，也許連斯大林本人都統統清洗掉。這場清洗運動在最後一刻，在千鈞一髮之際總算被煞住了。此時，莫洛托夫的夫人和斯大林的最親密的助手卡岡諾維奇的一個兄弟已經被捕，同樣，斯大林自己所有的親戚幾乎也已全部被捕。

儘管如此，人們應該明白，並不是所有的蘇聯公民都被囚禁起來。不管這話聽起來多麼可笑，還是非說不可。即使在莫斯科至少每家有一個人起碼被逮捕過一次，家庭裏其餘的成員還（還！）可以自由行動並盼望能僥倖活命。孩子們照樣上學，愛的愛，恨的恨，結婚的結婚，甚至，有人

照樣壽終正寢。也有幾個人從監獄裏獲釋回來，雖然牙齒少了幾顆。

有些人得到提升。因為清洗運動也給人擢升的機會。主要是給年輕的技術人員，給在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境（一九二九年）之後入黨的黨員、同路人和投機分子提供了擢升的機會。有些人有才能，渴望更快地得到提拔，平時不聲不響，或者對什麼事情都唯唯諾諾，再加上碰巧沒有意外地被捕入獄，對這樣的人，清洗運動也提供了擢升的機會。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十月革命十九周年紀念日，斯大林就是向這些人喊道：「生活已經變得更加美好，更加愉快了！」斯大林居然能夠說到做到，因為他知道：一些人將會獲得好處，他甚至於也希望這一點，因為，這些人一定會對他，而且只對他一個人感激涕零，感謝他賜給他們這一切，包括他們的生命在內。當然也就一定會對他百般忠誠。

尼基塔·赫魯曉夫，就是這些人當中的一個，他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到達烏克蘭，並且永遠主宰着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命運。

一九三八年，赫魯曉夫把烏克蘭的黨政首腦，軍隊中的各軍分區的首腦以及保安部門的幹部統統幹掉。至於赫魯曉夫在這樣幹的時候是否有顧忌或者感到良心不安，這完全是多餘的問題，他毫無選擇的餘地。一九三一年，赫魯曉夫中斷了自己的學業，以便全力以赴從事黨的工作。在他的恩人，斯大林最嚴酷的衛士拉扎爾·卡岡諾維奇的庇護下，他在三年內扶搖直上，成爲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難道叫他現在走到斯大林面前去對斯大林說：「斯大林同志，我幹不下去了，你不如槍斃我吧！」在全國，只有一個人講過一次這樣的話，這個人就是斯大林青年時代的朋友阿韋爾·葉努基澤，斯大林接着也就這樣回答他：「阿韋爾，如果你不贊成我，那麼你就是反對

我」——然後，下令把他槍斃了。

中途輟學的牧童赫魯曉夫只有一個選擇的餘地：要麼跨過他的前任、波蘭老共產黨員、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奧爾的屍體，自己担任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並接替科西奧爾在政治局裏的位置；要麼自己去死。科西奧爾當時已被斯大林列入槍決者的名單，他的兩個兄弟已被處決。赫魯曉夫這個專職的黨的幹部沒有別的選擇，而勃列日涅夫這位工程師以及短期的校長却有選擇的餘地。勃列日涅夫本來可以繼續當他的工程師。然而，他沒有這樣做，一九三七年，他成了一名地方行政人員。跟前兩次一樣，他受到黨的鼓勵，決定再次改行。只要不跌跤並且運氣好，這次改行希望也就更大。

二十年代中，勃列日涅夫本來可以留在卡門斯考耶的工廠裏。但是，他決定去學農業，他選擇了在當時說來是正確的道路：當一名推動農業集體化運動的幹部。一九三一年，勃列日涅夫本來可以留在農業部門裏，可是他到希望更大的工業部門去工作。

現在，一九三七年，到處都缺幹部，在黨內就能更快地步步高升。這個投機分子當機立斷，放棄原來的職業。一九三七年五月，三十歲的勃列日涅夫就當上了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副主席，成了家鄉的副市長。這次決定是小心謹慎的：地方行政工作比黨務工作危險性要小。勃列日涅夫對市蘇維埃的職務並不感到陌生，一九三〇年左右，他在比塞特已經担任過縣一級的類似的職務。現在是在自己家鄉，情況熟悉，問題清楚。

勃列日涅夫在他出生的這座城市還呆了整整一年，然後，他就永遠離開了這座城市。

那一年在烏克蘭和在整個蘇聯發生的事情，就是人們今天所說的清洗運動的「高潮」（康開

斯特語)。可以列舉一些事實來說明這個「高潮」：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烏克蘭最顯要的軍人、基輔軍區司令亞基爾大將，被調往列寧格勒擔任同樣的職務，不過月底以前，他還可以呆在基輔。五月三十日，他被召往莫斯科去參加一次會議，第二天拂曉，在布良斯克，他從火車上被抓走。六月十二日，他和圖哈切夫斯基元帥以及另外六名將軍，經過僅僅一天的審訊就被判處死刑，被貶職並槍斃。

一九三七年三月，烏克蘭黨中央書記和一九三七年一月以前的基輔州委第一書記、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波斯蒂謝夫被撤職——就是他，為兒童們創立了少先隊文化宮，並用「新年樹」的名義重新恢復聖誕樹。三月底，他被調往伏爾加河畔的古比雪夫去擔任州委第一書記，一九三八年一月被逐出黨中央政治局並被逮捕，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被槍斃。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烏克蘭總理帕納斯·柳勃欽科開槍打死了他的妻子，然後自殺，他當時大概還把他在基輔大學上學的一個女兒也打死了。

同年秋天，烏克蘭黨中央第三書記N·N·波波夫，十一月三日，烏克蘭教育部長W·P·薩東斯基，八月十三日，副總理W·I·波萊科，十二月，波斯蒂謝夫的繼任哈塔耶維奇都相繼被捕。

然而，這一切還只不過是個前奏。一九三八年一月，尼基塔·赫魯曉夫來到基輔。所有烏克蘭的高級政治家都被逮捕，只有「國家主席」彼得羅夫斯基例外——他「只」失去了一個兒子，二月，他被調到莫斯科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加里寧的副手，一九四〇年六月被貶到革命博物館去當副館長。到一九三八年六月為止，所有擔任領導工作的烏克蘭人都被逮捕（基輔最重

要的兩個政治家科西奧爾和符拉斯·楚巴爾也眼看就要被捕。楚巴爾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三四年任烏克蘭總理並且作爲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次公審之後被處死的烏克蘭人G·F·格林柯的繼任，在莫斯科當過財政部長，後來被廢黜到外地。科西奧爾甚至在莫斯科當過副總理和國家監察委員會主席；兩人都是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烏克蘭黨中央一百零二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當中，除了彼得羅夫斯基之外，只有兩個人幸免於難，基輔政府全體十七名閣員和烏克蘭十七個州的州委第一書記連同他們的書記們統統被捕並且永遠消失了。

早在一九三七年四月，清洗運動就已席捲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了；就在這個月，州委第一書記E·K·普拉姆涅克被捕；他是一九一七年五月入黨的黨中央候補委員；不知道他是在哪一天被處決的。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初，在第聶伯河畔的這座城市裏出現了兩個人，這兩個人在此後的二十五年内始終屬於統治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之三駕馬車。這兩個人就是科羅特欽科和科爾尼耶茨。他們決定了勃列日涅夫的前途。在他們的推薦下，勃列日涅夫於一九三八年五月，當上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的一個部長。

不久表明，在清洗運動期間主宰勃列日涅夫命運的這兩個烏克蘭人當中，比勃列日涅夫年長十二歲的科羅特欽科是一個更爲重要的人物。科羅特欽科是赫魯曉夫在莫斯科時的一個親密助手。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就已經來到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科爾尼耶茨在第二年才到）。

這個科羅特欽科在烏克蘭蘇維埃創建的頭一年曾當過游擊隊員和黨的組織者，他比他的許多同胞更早就領悟到，斯克利普尼克的民族共產主義在斯大林的國家裏不僅吃不開，而且，從長遠來看，甚至還有生命危險。他於是採取相應的行動：一九二八年，他被派往莫斯科去參加一個黨的

學習班，從此，就留在首都，在赫魯曉夫的庇護下平步青雲。當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赫魯曉夫最終放棄他的學業，擔任了莫斯科鮑曼區的區委書記時，科羅特欽科就是該區的區蘇維埃主席。

鮑曼區是莫斯科的一個重要區，許多知識分子都住在這裏，科羅特欽科在這個區一直呆到一九三四年，最後兩年擔任這個區的區委書記。在培爾沃馬伊斯基區當了一年區委第一書記之後，科羅特欽科於一九三七年任莫斯科州委書記（在這期間，赫魯曉夫在「莫斯科的威丁區」○紅色勃列斯尼亞區當了一陣區委第一書記之後，就任莫斯科市委第二書記，後來又接替卡岡諾維奇，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同年被調往斯摩棱斯克，對這個西部州黨組織進行清洗，後來又作為赫魯曉夫的先行官前往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期間，他甚至給他的名字加上了一個俄羅斯的詞尾：科羅特欽科夫。他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短暫逗留期間想必已經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一九三八年五月，勃列日涅夫擔任州委部長時，科羅特欽科已經在基輔任烏克蘭總理，這真是官運亨通，而在那個時代，這也是正常的發展，因為，他的三個前任在一年之內統統都被逮捕。

科羅特欽科，在十月革命前是個長工和鐵路工人，他沒有上過什麼學校。他的全部學歷就是在哈爾科夫的一個黨課學習班（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聽過一年課，還在莫斯科一個類似的學習班學過兩年（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對於他那一代人來說，這點學歷足以讓他擔任蘇聯第二個最重要的加盟共和國的政府首腦並使他僥倖活命；自一九一八年以來擔任這項職務的他的六

名前任全都被槍斃。科羅特欽科代表了斯大林統治的頂峯時期蘇聯領導集團裏的一個中間階層：老一輩的職業革命家，受過高等教育並在國外僑居多年——這兩樣東西，斯大林一樣也不具備，因此，他覺得這兩樣東西不僅可疑，甚至可恨——這些老一輩的職業革命家都已被處死，新的科班出身的專家在黨內還剛剛初露頭角。科羅特欽科這類人在擔任蘇維埃國家的最高職務時，身上只有兩件東西：他們無疑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在當時黨的路線方面具有的高度警覺性。這兩樣東西確保他們得以幸存。從根本上來說，科羅特欽科的同齡人赫魯曉夫也是這一階層的人物——只是由於他那不受束縛的熱情，他不是那麼警覺——，因此，他在莫斯科的統治，雖說是個重要的插曲，但畢竟不過是一個插曲而已。

這個階層由於清洗運動被拋了上來，置身於不久即將消失的老一輩革命家和未來的專家之間，一九三八年初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第二書記的科爾尼耶茨也是這個階層的人物。科爾尼耶茨比勃列日涅夫大五歲，出生在基洛夫州的一個農村。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五年，他在紅軍服役，後來在國民教育部門工作了五年——一九二六年入黨，比勃列日涅夫早五年——，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七年，在基洛夫州和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擔任黨和政府職務。一九三七年，他在鄰近的扎波羅熱州的美利托波爾市擔任一個區（市區）的區委第一書記，在那裏進行了清洗運動，看來和科羅特欽科在斯摩棱斯克更重要的職位上同時進行的清洗運動一樣，取得了同樣卓越的成績。科爾尼耶茨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也只呆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不過，這已足以保證他步步高升。當科羅特欽科任烏克蘭總理的時候，科爾尼耶茨接替老布爾什維克彼得羅夫斯基擔任烏克蘭的國家主席。在此後的一段時間內，這兩個人常常互換職位：一九三九年，當赫

魯曉夫提拔他的左右手科羅特欽科直接在他身邊當烏克蘭黨中央第三書記時，科爾尼耶茨就接替科羅特欽科擔任烏克蘭總理。一九四七年，科羅特欽科重新擔任烏克蘭總理（接替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在這之前擔任了科爾尼耶茨這個職務達九個月之久），科爾尼耶茨便是他的第一副手。

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擔任書記職務的伊薩·格魯謝茨基，也是被清洗運動的浪潮冲刷上來的這個階層中的一分子。蘇聯的官方材料關於他在一九三八年以前的活動，只有這樣的記載：「一九二二至一九三八年擔任各項國家行政職務」。這本身就是一個壞的徵兆。

一九三八年五月，當科羅特欽科和科爾尼耶茨已經在基輔走馬上任的時候，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成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的一個部長。這座擁有十四萬八千人口的城市的一千三百一十二歲的副市長，作爲黨的幹部遷入了第聶伯河畔的大都會，而在那一年，大多數黨的幹部只有一個地方可供遷居——監獄。

勃列日涅夫自己與這次升遷當然毫無關係。赫魯曉夫一手提拔了一千六百名黨員擔任州委和市委書記的職務，由於缺乏幹部，肯定沒有多少挑選的餘地。只要沒有什麼牽連，沒有親友被捕就行。新任的州委市委部長一級的幹部數目一定還超過一千六百名。

勃列日涅夫純粹是一個清洗運動的受害者，除了他因所處地位不得不講的「把敵人殺死！」之類的話之外，沒有什麼別的材料表明他是一個清洗運動的積極分子，或者檢舉過什麼人。他這一代人的不幸——今天的大多數黨中央委員都屬於這一代人——恰恰在於，他們作爲清洗運動的

受惠者，這一輩子，決不會認真推行非斯大林化。在那個時代裏，他們不僅僥倖活了過來，而且還飛黃騰達，單單這一事實本身就使他們蒙上罪名，因為，要想活命並且升官，就必須在口頭上擁護這些恐怖的事情。勃列日涅夫有罪嗎？有罪，因為他是當事人，不過，比起他當時的上司赫魯曉夫、科羅特欽科、科爾尼耶茨和格魯謝茨基來，他的罪責要輕得多。

勃列日涅夫在第聶伯河畔的這座大城市裏度過了三年多的時光，後來，由於德軍侵入，他的黨務工作中斷了五年之久。不知道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間他領導州委的哪個部門。根據他以前的經歷，既可能負責農業部，也可能負責工業部，甚至還可能負責教育部——別忘記他曾經當過校長。他當然發現，州委的某些人對他來說，畢竟比他們的已經被捕的前任要接近得多。被捕的州委第一書記普拉姆涅克，在一九一七年就已入黨，他的繼任科羅特欽科，也在一九一八年（反正不是在爆發革命的那年）入黨，他也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但不是黨中央委員，所以說在黨內，向上爬得比一九三四年的黨中央候補委員普拉姆涅克要慢得多。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間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擔任州委書記的烏克蘭人格魯謝茨基，雖說也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不過，比已經被捕的老一輩革命家年輕多了；他只比勃列日涅夫大兩歲，多三年黨齡。勃列日涅夫周圍幾乎所有的幹部都是這般年紀，大多數人甚至比他年齡更小，黨齡更短，貢獻更少。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間的州委第二書記就是當時已經知名的康·斯·格魯謝沃伊，勃列日涅夫大學裏的老同學和工廠裏的老同事，一九三八年，他在阿爾菲羅夫之前擔任過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市委第一書記。

科羅特欽科從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到基輔去的時候，把他在莫斯科鮑曼區工作時最親密的

助手烏克蘭人謝苗·鮑里索維奇·薩迪翁欽科（一八九八—一九七二年）帶到了這座第聶伯城市並讓他接替自己的職務，而後者當時已經爬到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副總理的職位。

很可能是格魯謝沃伊和阿爾菲羅夫這兩個人將勃列日涅夫推薦到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去的。而對他的前途來說最爲重要的人物却是赫魯曉夫的助手科羅特欽科，此人去基輔之前，對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幹部的配備作出了決定，沒有科羅特欽科的首肯，勃列日涅夫是當不了州委的部長的。科羅特欽科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工作的短短的時間內，可能發現負責蘇聯最重要工業城市之一的市政管理工作的勃列日涅夫，是個精力充沛、馴服聽話的助手，而且還是個俄羅斯人，熟悉當地情況，已有七年黨齡，持有一所聲望很高的學院的畢業文憑，並且熟諳烏拉爾工業區的管理經驗。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科羅特欽科、薩迪翁欽科和科爾尼耶茨進入肅清了一切「反黨分子」的黨中央委員會，當上黨中央委員，勃列日涅夫明白，從此，他在黨的最高當局裏也有了自己的庇護人了。

勃列日涅夫在州黨委只當了七個月的部長。這時，清洗運動達到了最高峯：連莫斯科的兩名政治局委員，兩名前烏克蘭幹部S·W·科西奧爾和W·J·楚巴爾也於一九三八年四月在莫斯科被捕，經過預審官羅多斯的長期審訊，於一九三九年二月被槍斃。現在再也沒有什麼人可抓的了，除非是斯大林最親密的助手，或者甚至於他本人。清洗運動這台運轉得發熱的機器現在停了下來。一九三九年三月召開的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承認這一運動正式結束——而老百姓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內務部部長葉若夫下台，貝利亞在莫斯科捷爾任斯基廣場旁的盧卜揚卡大廈掌權之日，就預感到這一點。

一九三九年二月，清洗運動達到高峯同時也到了尾聲，這時，勃列日涅夫成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一位主管宣傳工作的州委書記，和年齡較大、經驗較多的格魯謝茨基同級。他保持這個職務直到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四日，可是在一九四〇年改換了工作部門：宣傳鼓動家變成了軍備專家。

一九四〇年，黨中央的一項指令（「緊急」）規定，將工業區的一部份工廠轉為生產軍火，並從各州委中抽調一名書記負責執行此項任務。州委第一書記薩迪翁欽科建議由勃列日涅夫擔任負責國防事宜的書記，其理由是，勃列日涅夫熟悉技術，有管理工業的經驗而且精力充沛。抵禦德軍進攻的準備工作悄悄地開始了。在經過戰爭依然存在的前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大廈的檔案袋裏，保存了一封加急電報的抄本，電報上印有「機密」字樣，這是國防書記勃列日涅夫發給飛機工業部長A·I·沙胡林的。在電報中，勃列日涅夫指責該部工作人員遲遲不把技術資料和專門車床運往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一家軍火工廠。電報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

在這短短的三十個月裏，被斯大林消滅掉並按他的設想重建起來的共產黨得到了鞏固和恢復，這時勃列日涅夫結交了一些朋友，這些朋友，加上他的那些來自卡門斯考耶的朋友和同黨，今天在黨中央委員會裏構成了他那些黨羽的核心。

當時似乎和勃列日涅夫合作得最為密切的人物就是現在蘇聯的內務部長，黨中央委員尼古拉·安尼西莫維奇·謝洛科夫上將。烏克蘭人謝洛科夫比勃列日涅夫小四歲，却與勃列日涅夫同在一九三一年入黨，他一九三三年畢業於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冶金學院，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間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市蘇維埃主席，也就是市長。

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冶金學院的另外一名畢業生（一九三〇年畢業）是今天的蘇聯副總

理，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吉洪諾夫，他比勃列日涅夫大一歲，晚九年入黨。他在蘇聯部長會議中兼管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經濟聯系。吉洪諾夫也是黨中央委員。

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大學一九三八年畢業生、烏克蘭人阿列克謝·費多謝耶維奇·瓦特欽科，今天是勃列日涅夫家鄉那個州的州委第一書記。在清洗運動中，瓦特欽科到一九四一年由教員一直提拔成下第聶伯羅夫斯克的校長，他也是黨中央委員。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大學生謝洛科夫、吉洪諾夫和瓦特欽科同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的大學生伊·特·諾維科夫、尼·帕·托盧別耶夫、格·謝·巴甫洛夫以及格·埃·楚卡諾夫互相提携，並且共同幫助勃列日涅夫爬向頂峯。自一九五三年起，格奧爾基·卡爾波維奇·齊涅夫上將終於佔據了國家安全事務方面的一個關鍵位置，齊涅夫比勃列日涅夫小一歲，也是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冶金學院一九三四年的畢業生。這樣，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內務部的領導職務就全部掌握在勃列日涅夫的老同學的手裏。

甚至於像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謝爾比茨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說不定還是勃列日涅夫的皇位繼承人），或者像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席、黨中央候補委員切勃里科夫少將這樣的新生力量，也是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人，或者是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人。

初次接觸外部世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前，現在的總書記幾乎沒有與蘇聯以外的世界打交道的可能，大概

也沒有這樣的時間和興致。除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一年以外，他的生活圈子實際上只限於兩個迅速發展中的城市卡門斯考耶和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大學時代忙於學習，清洗運動中爲苟全性命而操心。此外，他似乎在戰爭爆發前的最後幾年已經結婚；他的兒子尤里，是一九三八年生的。戰前最後幾年，在勃列日涅夫當黨委書記的時候，單單農村人口大量流入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這個問題，就使官員們大傷腦筋；這座第聶伯河畔的城市，一八九七年有人口十萬零八千四百人，到一九二六年，人口翻了一番，達到二十三萬二千九百人，而到了一九三九年，人口又翻了一番，達到五十二萬八千人。因此，市政機關的官員，尤其是市長謝洛科夫忙得不可開交，同樣，黨的幹部也十分繁忙，這也就不足爲奇了。

但是，一九三九年九月，外交政策闖入了烏克蘭的這條大河邊上烟囪林立的世界。德國人在九月一日開進波蘭以後，紅軍部隊在九月十七日開始佔領了波蘭境內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部份。白俄羅斯特別軍區被宣佈爲前綫——管轄烏克蘭絕大部份地區的基輔特別軍區也同樣如此。

與幾乎所有的蘇聯公民一樣，黨委書記勃列日涅夫也覺得這次進軍是名正言順的。反正加里西亞^①住着烏克蘭人，在加里西亞以北地區住着白俄羅斯人。這樣做，完全合乎情理；在蘇聯，根本就沒有人對皮爾蘇茨基^②的繼承人統治的法西斯波蘭表示同情。人們對一九二〇年的波蘭戰爭還記憶猶新，那時波蘭人乘着電車開進了基輔。

① 波蘭省名。——譯者

② 皮爾蘇茨基係波蘭反動政治家。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年任波蘭國家元首，一九二〇年入侵蘇聯。一九二六年建立獨裁統治；後與德國法西斯相勾結。——譯者

勃列日涅夫當時根本用不着參加這些戰役，更有經驗的格魯謝茨基被派到新的地區去，在從蘭波蘭的斯坦尼斯拉夫州當了州委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被紅軍佔領的倫貝格[⊖]露面了，這個城市現在終於又叫標準烏克蘭語的利沃夫了。勃列日涅夫一直到大戰爆發始終呆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三年之後，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他才能首次與一個鄰國交往，在此之前，他跟每一個俄國歐洲部份的公民一樣，得見識一下戰爭的地獄——並且認識一下敵人，也就是和他將來的外交政策的成功以及與他個人的前程休戚相關的德國人。

⊖ 烏克蘭利沃夫曾經為東普魯士城市，德文名為倫貝格。——譯者

去布拉格路上的政委

戰爭中的戰友

在今天的十五名政治局委員中只有勃列日涅夫一人在前綫經歷了整個戰爭（指在集團軍和方面軍司令部裏）。就是政治局裏白俄羅斯游擊隊員的代表，第一副總理基·特·馬祖羅夫，因為在一九四二年負傷曾經中途離隊一段時間，後來才又潛入他家鄉的森林；但是，對他來說，一九四三年戰爭也就結束了。柯西金總理，從一九四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三年，在他那被圍困的家鄉列寧格勒擔任疏散委員會副主席，負責疏散該城居民。雖然備嘗封鎖之苦，但並沒有在城裏一直呆到圍困解除、戰爭結束。

勃列日涅夫也是唯一的一名擁有兩枚紅旗勳章的政治局委員，一九一八年，爲了表彰個人的勇敢，制定了第一種蘇聯勳章。勃列日涅夫的胆量是勿容置疑的。看來，他在士兵當中並不是一個不得人心的人：一九四三年，他乘坐一艘小船去巡視諾沃羅斯克附近米斯克哈克半島上的橋頭陣地「小地」，中途小船觸雷沉沒，政委勃列日涅夫被士兵救起，要是他不得人心的話，他們就讓他淹死了。在戰爭中，見死不救是很難查明和定罪的，在世界各國的軍隊裏都有一些辦法用來

在打仗的時候幹掉那些不討人喜歡的長官，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了。

勃列日涅夫是一個勇敢的人，但並不是不得人心的。他自始至終參加了這場戰爭，一九四六年，他離開軍隊時是一個擁有四枚戰鬥勳章的少將，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在莫斯科參加了勝利閱兵式。

戰爭爆發時，勃列日涅夫是州委書記。跟前綫地區所有的黨的幹部一樣，他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四日應徵入伍。兩天以後，勃列日涅夫就被分到一個軍事單位去當「政治工作者」，相當於他原來的文職職務，在南方方面軍擔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當時，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二日取消的部隊政委制已重新恢復。

南方方面軍的前身是敖德薩軍區——這就是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所屬的那個軍區。勃列日涅夫獲得了旅政委的軍銜；州委第一書記們，或者甚至於烏克蘭政府的閣員們都成爲方面軍或集團軍的軍事委員；每個方面軍和每個集團軍都有幾個這樣的軍事委員，爲首的是一名級別最高的前黨的幹部，擔任「第一軍事委員」。爲解決司令員和政委之間在職權範圍上經常出現的糾葛（給部隊的命令要有兩個人的簽字才有效），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重新恢復了統一指揮權，這對部隊的士氣立即收到了效果——人們常常感到，這些政委是些窺察人們思想的密探，對軍事一竅不通，這種感覺完全有道理——，嗣後，勃列日涅夫獲得了上校的頭銜，雖然在戰爭爆發以前他只當過一年兵，戰爭結束時，他已是少將了。當然，他依然是政治監督員，因爲政治領導人的地位依然存在。

所以說，勃列日涅夫是一個政治工作者。不過，「政治工作者」並沒有爲俄國贏得這場戰

爭。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是人民和將軍。在歡慶勝利的日子和舉行勝利閱兵式的時候，人民有這種感覺。將軍們也有這種感覺：戰無不勝的元帥們，莫斯科、列寧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拯救者，柏林、維也納和布拉格的征服者，他們充分意識到他們輝煌的勝利，也讓那些政治工作者感覺到這些，尤其是讓那些在拯救危城、征服敵國時都沒有親臨其境的政治工作者感覺到這點。

無論是打這種大勝仗時，還是進行這種大保衛戰時，勃列日涅夫沒有一次身歷其境。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勝利的輝落在赫魯曉夫中將頭上，莫斯科保衛戰勝利的輝落在布爾加寧大將頭上，可是沒有什麼戰役勝利的輝落在勃列日涅夫頭上。勃列日涅夫所在的烏克蘭第四方面軍比科涅夫元帥的烏克蘭第一方面軍甚至遲十四個小時才進入布拉格。

誠然，在戰爭中，勃列日涅夫在他的部隊裏，跟在他先前工作過的單位一樣，是會有前途的（這次因為情況特殊，並不是毫無風險），但是，他也不會獲得什麼顯赫的光輝的前程，因為他的部隊的作戰地點，特別是他周圍的人都對他不利的。

德國人的進攻目標是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基輔，這就決定了這場在俄國土地上進行的戰爭在三個方向上進行：北方、中央和南方。為此，斯大林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十日建立了三個總指揮部：「西北方向」總指揮部，由克·葉·伏羅希洛夫元帥領導，他是一九二五至一九四〇年的國防部長；「西方方向」總指揮部，由S·K·鐵木辛哥元帥領導，他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間，接替伏羅希洛夫擔任國防部長（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九日，斯大林接替他，親自擔任國防部長）；「南方方向」總指揮部，由謝·米·布瓊尼元帥領導，他是國內戰爭時期騎兵第一軍團的傳奇式的總指揮，幾乎所有蘇聯將領都來之於這個軍團。建立這三個方向總指揮部並未奏效，它們

的四個司令員當中有三個並不稱職。「西北方向」總指揮部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被撤銷，布瓊尼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就為鐵木辛哥接替，後來就負責指揮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建立的「北高加索方向」總指揮部，可是，它在一個月以後也被撤銷了。「西方方向」部隊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一日被消滅，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在格·康·朱可夫大將領導下重新組建，可是到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最終被撤銷了。「南方方向」總算一直存在到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可是，戰鬥的主要方向和德軍的進攻目標仍然是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基輔。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堅持住了，基輔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日就已陷落。三個國內戰爭時期的老軍人當中（一九四五年勃列日涅夫說伏羅希洛夫、布瓊尼和鐵木辛哥是「國內戰爭中的功勳戰士」）要數（一九四一年）四十六歲的鐵木辛哥表現得最爲出色，然而，即便是他，戰後也不過是在明斯克担任白俄羅斯軍區的司令員而已。六十歲的伏羅希洛夫在列寧格勒已經失利，一九四三年調去當「游擊運動總司令」，從而受到冷落。游擊隊員幾乎完全是各自爲戰，對莫斯科的命令不怎麼理睬。五十八歲的布瓊尼最後完全不中用了，他作爲預備隊方面軍的司令，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差點兒被俘，在指揮「北高加索方向」部隊這個不幸的插曲之後，接着又指揮北高加索方面軍直到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從此，完全不再起用，一九四三年一月起，才給他掛了個騎兵總司令的名義。

勃列日涅夫就在南方服役，而且還是在高加索，偏偏在敗將布瓊尼手下。

戰鬥方向有「好」，有「壞」，也就是說，有的戰鬥方向重要，人們可以贏得榮譽，有的則並不如此。列寧格勒和莫斯科是重要的戰鬥方向，列寧格勒因爲從未被敵人佔領，因此比莫斯科

還要重要。

南方只有一次具有性命攸關的重要意義，那就是在一九四二年春夏，德軍迅速向前推進，石油城巴庫受到威脅的時候。德軍的挺進被擋住以後，一直到一九四三年秋高加索的戰事結束為止，南方一直是一個次要的戰場。甚至在此後向捷克斯洛伐克進軍時，第一個到達布拉格的也是從柏林出發的科涅夫。

只有赫魯曉夫才在一九五五年把伊·赫·巴格拉米揚、S·S·比留佐夫、安·安·格列奇科、基·謝·莫斯卡連科和安·伊·葉廖緬科，此外還有斯大林格勒傳奇式的第六十二集團軍軍長亞·伊·崔可夫這些南方的將領提升為元帥，並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戰爭結束以後十六年！）制定「基輔保衛戰」獎章，追授給六萬二千人以資褒獎。勃列日涅夫和格列奇科、莫斯卡連科和葉廖緬科一起共同度過了好多個月戰火紛飛的時光，他跟他們一起開進了布拉格；這種友誼對大家直至對在勃列日涅夫上台時已經七十二歲高齡的葉廖緬科（他死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九日）都很有用；格列奇科成為勃列日涅夫的國防部長，莫斯卡連科兩次受到赫魯曉夫的屈辱，如今又當上了副部長。勃列日涅夫在戰爭期間結識過許多這樣的人物，比如，莫斯卡連科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阿·阿·葉皮謝夫，他今天是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主任和格列奇科的副手，大將；再如，謝·格·戈爾什科夫，他當時是在南方作戰的亞速海分艦隊的司令員，後來又任多瑙河分艦隊司令員，今天他同樣是格列奇科的副手兼海軍總司令，是唯一的蘇聯海軍元帥。後來，他們這些人擴大了勃列日涅夫在黨中央委員會裏的勢力。

但是，要達到這一步，還有一段遙遠的路程。勃列日涅夫曾在南方方面軍、北高加索方面

軍、烏克蘭第四方面軍裏作戰，在第十八集團軍裏幾乎度過了整個戰爭時期。而這些方面軍和第十八集團軍的將領，有的不討斯大林喜歡，有的已經陣亡，所以，在戰後論功行賞時也就沒有他們的份了。

例如，方面軍司令，皮鞋匠的兒子伊凡·葉菲莫維奇·彼得羅夫（一八九六—一九五八年）——勃列日涅夫在他手下作戰的時間最長——，他禿頂，鼻梁上架着一副夾鼻眼鏡，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間是沙皇軍官，國內戰爭結束時是一個騎兵團的政委，他就是一個極不討斯大林喜歡的倒霉鬼。一九四四年，斯大林把彼得羅夫大將降為上將，他認為彼得羅夫在克里木行動不力，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斯大林免除了這時又被提升為大將的彼得羅夫烏克蘭第四方面軍司令的職務，命令安·伊·葉廖緬科大將接替他，而彼得羅夫一直到戰爭結束始終不過是科涅夫元帥烏克蘭第一方面軍的參謀長而已。

彼得羅夫的繼任葉廖緬科也是一個不走運的人。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他担任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司令，完成了對被困的德軍的包圍圈——正在這時候，斯大林個人決定，讓頓河方面軍司令員、斯大林的寵兒羅科索夫斯基接替葉廖緬科。葉廖緬科向最高統帥部全權代表朱可夫提出申辯也無濟於事。葉廖緬科不得不將三個集團軍，其中包括堅守斯大林格勒的崔可夫的第六十二集團軍撥歸羅科索夫斯基指揮，葉廖緬科自己的方面軍更名為南方方面軍，從此就在頓河畔的羅斯托夫地區作戰，而羅科索夫斯基和他的更名為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的頓河方面軍却坐享勝利的果實，並且當了元帥。葉廖緬科後來到布拉格也為時太晚，一直到十一年以後，在和平環境中才得到了元帥頭銜。

勃列日涅夫所在的方面軍的首長們很不走運，更爲糟糕的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八日，隨着斯大林被任命爲最高統帥成立起來的最高統帥部（起初叫總司令部，後來又叫最高司令部），即派出令人畏懼的全權代表來到高加索，其中有三個人是斯大林時代最令人反感的人物，他們是：G·J·庫利克、拉·莫·卡岡諾維奇和拉·巴·貝利亞，一個是斯大林的最無能的將軍，另一個是斯大林的「鐵腕人民委員」，還有一個是斯大林的警察頭子。

戰爭爆發時四十一歲的庫利克是國內戰爭時期布瓊尼的騎兵第一軍團裏的光頭炮兵司令（當時流行剃光頭，因爲國防部長鐵木辛哥是個光頭），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間任國防部副部長兼炮兵總監。一九四〇年五月七日庫利克和鐵木辛哥以及總參謀長B·M·沙波什尼科夫一起被提升爲蘇聯元帥。當時需要填補元帥中的空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被擢升爲元帥的五名將領當中，圖哈切夫斯基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勃柳赫爾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已分別被槍斃，而沙波什尼科夫的前任，國防部第一副部長A·J·葉戈羅夫從一九三八年二月底起被捕在押，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死於獄中。蘇聯歷史上第一批元帥的繼承人（老帥們按授銜的先後次序是伏羅希洛夫、圖哈切夫斯基、葉戈羅夫、布瓊尼和勃柳赫爾）已不再是第一流人物。鐵木辛哥打的敗仗多於勝仗，沙波什尼科夫在戰爭爆發時五十九歲，他是沙皇軍隊中的一名上校，個兒很高，留着一個中間分開的分頭，恭順而又體弱多病。一九四二年，莫洛托夫的寵兒華西列夫斯基接替他，擔任總參謀長，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年撰寫軍事史的文章，這時他已幾乎完全雙目失明。

庫利克（此外還有沙波什尼科夫）在戰爭的第一天就立刻被派往比亞威斯托克，第二天他就

失蹤。當他到達該城的時候，第十集團軍已瀕臨覆滅的邊緣。庫利克找到了替罪羊：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西方方面軍司令、黨中央候補委員D·G·帕夫洛夫夫大將，連同他司令部的將領在莫斯科被槍斃了。庫利克得以幸存，但被免除了職務，起先只當一個集團軍的軍長。德軍對列寧格勒的包圍圈在姆加合攏，庫利克作爲第五十四集團軍的軍長，對此是有罪責的，接着，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就被撤換。儘管如此，斯大林仍然繼續讓庫利克當最高統帥部的全權代表。一九四二年春天，庫利克出現在北高加索前綫的克拉斯諾達爾，他那令人反感的裝腔作勢的樣子使士兵，甚至使克拉斯諾達爾的居民都爲之愕然。他被降爲少將，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間指揮一個炮兵軍團，後來又被提升爲中將，一九四三年夏指揮第八集團軍，後來又被降爲少將，最後消失得無影無蹤，永遠沒有再露過面，看來他沒有活過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間勃列日涅夫在斯大林的最冷酷無情的助手拉扎爾·莫依謝耶維奇·卡岡諾維奇手下工作過，這也不是光彩的一頁——正因爲如此，勃列日涅夫從事軍事活動這段履歷中有很多東西被描述得含糊籠統。卡岡諾維奇一九四二年（八月至十月，和已經知名的L·R·科爾尼耶茨一起）任北高加索方面軍軍事委員會第一委員，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被任命爲國防委員會駐外高加索全權代表。一九四三年，卡岡諾維奇第二次被派往高加索，這在時間上和北高加索方面軍的北方軍團改組成爲獨立的北高加索方面軍是一致的；與此同時，原軍區司令、警察中將I·I·馬斯連尼科夫被任命爲方面軍司令並提升爲上將。

拉扎爾·卡岡諾維奇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權力達到頂峯，同時也是大清洗運動達到最高峯時被稱爲「鐵腕人民委員」。他在一八九三年出生於烏克蘭的基輔省，一九一一年入黨，當頓

涅茨盆地心臟地區尤索夫卡（一九二四至一九六一年叫斯大林諾，今天叫頓涅茨克）工人代表蘇維埃副主席，以此起家。這個製革工人升得很快，因為他跟斯大林的另外兩名最親密的助手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一樣，也很早就投靠這位格魯吉亞人了；一九二二年六月，卡岡諾維奇就已經擔任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部長。一年以後他已是黨中央候補委員，又過了一年，便是黨中央委員，再過兩年，他已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到一九三〇年，他便是政治局委員了。早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間，他就擔任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五年間，擔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間和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九年間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赫魯曉夫和科羅特欽科之所以能得到提拔都要歸功於他——卡岡諾維奇善於發現「年輕的天才」。這個不講情面的天才的組織工作者被斯大林（在幹部問題上，只有斯大林比卡岡諾維奇懂得還多）當作消防隊員：哪裏出了事，就把卡岡諾維奇派到那裏去，卡岡諾維奇就進行清洗、逮捕、罷官、任用新人，而這些人比他們的前任更肆無忌憚——於是，事情就「妥」了。恰恰在清洗運動高潮中，他的權力達到了頂峯（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他任黨中央黨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他作爲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參與準備並發動了這場清洗運動）。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卡岡諾維奇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副總理兼重工業部部長和交通部部長，而且還是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和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成立的十一人最高軍事委員會委員。此後，這顆明星開始隕落，一方面是由於當時反猶太人的傾向日益強烈（卡岡諾維奇是政治局裏唯一的一個猶太人），另一方面由於他任人唯親（他的哥哥米哈依爾擔任軍火工業部部長，後來擔任飛機製造工業部部長，他的弟弟尤里在貿易部門擔任領導職務，他的妹妹蘿莎和斯大林是朋友），再一方面是由於

斯大林身邊有一批新的人物逐漸得勢，他們對這個獨裁者影響更大，不久就把他甩到後頭去了，這些新人就是：日丹諾夫、馬林科夫和貝利亞。日丹諾夫的和第三帝國合作的計劃一實現，卡岡諾維奇的影響也就完了。誠然，他仍然擔任副總理，也仍然是政治局委員和組織局委員，但是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他却沒有「當選」為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他的兩個部長職務也由年輕的專家接任。他還當了十個月的燃料工業部部長，後來又當了五個月的石油工業部部長，而在戰爭爆發時，他是一個「多餘的人」，沒有什麼真正的任務。一九四〇年，他的哥哥米哈依爾就被削去部長的官銜，一九四一年被逐出黨中央委員會，而弟弟則早已被捕。卡岡諾維奇最初也沒有進入蘇聯戰爭年代的這個最高權力機構，即國防委員會。國防委員會是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成立的，斯大林任主席。莫洛托夫被任命為斯大林的副手，其他的國防委員會委員有：伏羅希洛夫、貝利亞和馬林科夫。戰時的權力就集中在這五個人的手裏（馬林科夫和貝利亞只不過是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他們受國防委員會的委托，到處都可以發號施令，而對這些命令必須無條件服從，不管是在哪個領域全都一樣（例如，有一個時期，莫洛托夫曾監督過坦克的生產），他們比黨中央政治局，黨中央書記處，甚至比最高統帥部權力還大。

以後幾年之內，國防委員會委員的圈子有所擴大。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外貿部長阿·伊·米高揚和軍工負責人、規劃專家N·A·沃茲涅先斯基（跟米高揚一樣，他也是副總理，不過只是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這兩個經濟專家被吸收進這個最高領導機構，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伏羅希洛夫離開國防委員會而由戰功赫赫的尼·亞·布爾加寧所替代。

卡岡諾維奇是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一躍進入國防委員會的——斯大林還是需要這個「鐵

腕人物」。雖然如此，在戰爭期間，只派他去過一個地方，那就是（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高加索——單單這一點就足以說明蘇聯南部的形勢。在卡岡諾維奇和庫利克手下工作過，這在斯大林逝世以後的蘇聯無論如何不是一件特別光榮的事。

然而，最使人痛苦的是，甚至貝利亞（他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九日也被擢升為蘇聯元帥）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和一九四三年十月也兩次出現在高加索並在那裏大施淫威。大多數集團軍首長、集團軍參謀長和集團軍軍事委員都是在貝利亞兩次巡視期間被撤掉的。這位內務部長，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防委員會委員，擁有國家安全總監這樣一個最高警察頭銜，是斯大林的另一個我，他在戰爭中第一次到達格魯吉亞的首都第比利斯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爲了保證絕對安全，他讓飛機繞道中亞細亞。他直接從總參謀部帶來了新任的方面軍參謀長P·I·波金中將；總參謀部軍官謝·馬·什捷緬科陪同前往，陪同前往的還有他在內務部的最親密的同事B·S·科布洛夫和S·S·馬姆洛夫以及他的駐白俄羅斯的警察頭目察那瓦，他們跟他一樣都是格魯吉亞人並且都是黨的最高機構的成員——科布洛夫是黨中央候補委員，察那瓦是黨中央檢查委員——，他們同他一起走出座機。八月二十三日，他帶着這批隨從人員呆在蘇呼米這個受到威脅的阿布哈茲自治共和國的首都（貝利亞便是阿布哈茲人），八月二十四日，他宣佈外高加索實行戰時法令，並在八月二十八日將第四十六集團軍交給勃列日涅夫後來的上司，格魯吉亞人謝利澤少將指揮。勃列日涅夫的尊敬的上司也是全靠貝利亞才獲得自己的前程的。

不只是列謝利澤一人，還有勃列日涅夫後來的方面軍司令、當時的中將I·Je·彼得羅夫，也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由貝利亞一手提拔，當上了北高加索方面軍參謀長的——兩個月以

後，彼得羅夫就任方面軍司令。

蘇聯在高加索部署了十一個集團軍；一九四二年，貝利亞撤換了六個集團軍司令，一九四三年撤換了四個集團軍司令。

假如人們連不得已聽命於庫利克，或者甚至於不得已聽命於「反黨分子」卡岡諾維奇這一點都不樂意承認，那怎麼還會承認也不得不聽從「人民公敵」貝利亞的命令呢？更何況外高加索的兩個貝利亞的黨羽阿塞拜疆黨中央第一書記麥·德·巴吉羅夫和亞美尼亞黨中央第一書記G·A·阿魯提諾夫——一個是黨中央委員，另一個是黨中央候補委員——也是外高加索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呢。

貝利亞和科布洛夫於一九五三年在斯大林逝世後被槍斃，一九五六年，巴吉羅夫在巴庫遭到了同樣的命運。阿魯提諾夫在一九五三年被罷官，馬姆洛夫、察那瓦和庫利克消失了。這就使勃列日涅夫的傳記作者在撰寫他的軍事活動時不得不留下很大的空白點，以便繞過危險的暗礁。

這些暗礁當中最大的一個便是下述已經掩飾了的事實：勃列日涅夫在戰爭後期擢升為少將並擔任烏克蘭第四方面軍的政治部主任，這完全仰仗他最後一個頂頭上司列夫·扎哈羅維奇·麥赫利斯上將。戰爭期間，將軍們對他又恨又怕。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麥赫利斯擔任烏克蘭第四方面軍第一軍事委員，他是斯大林多年的秘書。

戰爭開始時，五十二歲的麥赫利斯出身在白俄羅斯一位拉脫維亞——猶太血統的職員家庭。一九一八年入黨，國內戰爭結束時擔任軍團政委。曾在戰爭中負過傷，立過功，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間，在斯大林的監察部，即工農監察署工作。

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年，麥赫利斯當斯大林的秘書，一九三〇年，從紅色教授學院畢業，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七年，任《真理報》主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並獲得一級集團軍政委這一最高的政委頭銜；一九三九年當選為黨中央委員和黨中央組織局委員，一九四〇年兼任國家監察部部長，就是這個麥赫利斯在勃柳赫爾被撤職之後，於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間在遠東進行「清洗」，而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間的芬蘭戰爭中下令逮捕第九集團軍裏的許多指揮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高統帥部派麥赫利斯做全權代表到克里木前綫去，一九四二一年五月，他一事無成，一籌莫展，却圖謀向斯大林告密，檢舉方面軍司令。麥赫利斯的軍銜相當於大將，而方面軍司令D·T·科茲洛夫只是一個中將，這個麥赫利斯在克里木前綫呆了兩個月，前綫的局勢不斷惡化，於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他就給斯大林拍了一份電報，指控科茲洛夫無能，要求把他撤職。這下斯大林也冒火了。斯大林回答道：「看來您還不明白，派您到克里木前綫，不是作為國家監察員，而是作為統帥部的一名負責人。您要求我們用興登堡式[⊙]的人物來替換科茲洛夫。然而，您不會不知道，我們手頭沒有興登堡。」麥赫利斯也是國防部副部長，後來被「解除」了這個職務。等到軍官的指揮權得到恢復，政委和指揮官的軍銜相互平衡以後，麥赫利斯只獲得一個上將的軍銜。從此他再也没有當過最高統帥部的全權代表，總政治部主任的職位也不得不交給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A·S·謝爾巴科夫。

⊙ 興登堡（一八四七——一九三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東綫的德軍統帥。——譯者

這個受了屈辱、滿腹牢騷的人依然是個危險人物。因為他並沒有完全失去影響。戰爭結束時，他擔任 J. J. 彼得羅夫將軍和葉廖緬科將軍指揮的烏克蘭第四方面軍的第一軍事委員，第十八集團軍也屬於這個方面軍，勃列日涅夫就是這個第十八集團軍的政治部主任。這就揭開了關於勃列日涅夫戰時履歷裏若干謎當中的一個謎。《蘇聯大百科全書》（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付印的第三版，第四卷）裏，官方的勃列日涅夫傳記把他擢升為少將的時間放在一九四三年，而格列奇科元帥在他的一九七〇年出版的回憶錄《越過喀爾巴阡山》裏，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十月，還頑固地稱勃列日涅夫為上校。

如果相信格列奇科的話，他大概沒有什麼理由要撒謊——他畢竟是由勃列日涅夫提拔為國防部長的——，那麼，勃列日涅夫是一直到一九四四年秋才在軍事委員會委員列·扎·麥赫利斯手下成為少將，而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才擔任烏克蘭第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的。但是，勃列日涅夫今天却竭力想要消釋任何這種嫌疑；他的提升和晉級恰恰要歸功於麥赫利斯。

在戰爭年代裏，勃列日涅夫曾經跟四個人有過接觸，這四個人對他的一生和對他的前途曾經起過，或者要起決定性的作用。其中三個人，在戰爭開始時，曾跟他在一起：薩迪翁欽科以及後來當上中將的 L. B. 科爾尼耶茨都是南方方面軍的軍事委員會委員，因此也是勃列日涅夫的頂頭上司。負責給養、供給、運輸和裝備，即在戰爭爆發後混亂動盪的最初日子裏負責和各地方機構聯絡的各個小組，由杰·謝·科羅特欽科通盤領導——這三個人都是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老相識；此外，還有那個後來（一九四五—一九五四年）擔任烏克蘭國家主席的 M. S. 格列楚哈。戰爭結束時，勃列日涅夫結識了從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日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六日站在俄國這一

邊作戰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軍團司令員盧德維克·斯沃博達將軍。

勃列日涅夫主要在高加索作戰。那裏，有許多格魯吉亞將軍在前綫任職。但是，勃列日涅夫在高加索認識的最重要的人物却是一名俄羅斯的黨的幹部：北高加索伏羅希洛夫斯克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一九四二年五月起任邊疆區游擊隊指揮部首腦的米哈依爾·安得烈耶維奇·蘇斯洛夫。

這個身材瘦削、表情抑鬱的人，是日後的「國王擁立者」，「廉潔奉公的人」，「聖杯保衛者」（這是西方報界賜予他的一部份稱號），他具有典型的伏爾加俄羅斯人的外貌（像馬克辛姆·高爾基，而且，他也跟高爾基一樣很容易得肺病），戰爭開始時，他屬於清洗運動中湧現出的那個中間階層裏崛起的黨內明星，除了日丹諾夫以外，蘇斯洛夫是來自這個階層的唯一知識分子（他能有今天的地位，也多虧日丹諾夫）。這位受過高等教育、馬克思主義者只比勃列日涅夫大四歲，黨齡却長十年，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間，蘇斯洛夫在黨和國家的監察部門工作。一九三七年，在清洗運動的高潮中，他被派往俄國南部最重要的一座城市頓河畔的羅斯托夫，這是頓河哥薩克的中心，他在那裏兩年，就從州黨委一個部長升為州委第二書記並且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代表。從一九三九年起，他任伏羅希洛夫斯克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一九三九年被選為黨中央檢查委員，一九四一年，跳過黨中央候補委員這一級，直接當選為黨中央正式委員。蘇斯洛夫的任務是在兩個方面軍政治部和在北高加索及外高加索作戰的十一個集團軍政治部（兩個空軍集團軍和黑海艦隊獨立作戰，海軍反正本來就隸屬於海軍部長N·G·庫茲涅佐夫海軍上將）的配合下，控制住老百姓，此外，還要在這個對俄羅斯人統治的仇恨難以掩飾的地區開展游擊戰爭。

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一九三五—一九四三年叫伏羅希洛夫斯克）位於北高加索，它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包括西伯利亞和遠東在內的俄國本土，烏克蘭，白俄羅斯，波羅的海沿岸各共和國，外高加索，摩爾達維亞的羅馬尼亞邊境地區以及土耳其斯坦——中亞細亞不包括在內）境內的一個行政單位，因為境內有一個較大的少數民族，住在一個「自治州」裏，所以稱它為邊疆區，以示區別於「州」。今天有六個這樣的邊疆區，全都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境內。格魯吉亞共和國、阿塞拜疆共和國以及塔吉克共和國境內的自治州，和住有更少的少數民族的各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如在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阿塞拜疆共和國、格魯吉亞共和國和烏茲別克共和國境內那樣），在行政上均直接屬共和國當局管轄。

在斯塔夫羅波爾有卡拉恰伊族人和切爾克斯族人的自治州；在毗鄰的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有阿迪格族人自治州。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北接卡爾梅克族自治共和國，南鄰卡巴爾達族和巴爾卡爾族自治共和國以及車臣族和印古什族自治共和國，東邊和達吉斯坦各自治共和國接壤——也就是說，在這個地區，俄羅斯人混居在十幾個少數民族之中，其中主要是穆斯林，但也有佛教徒（卡爾梅克人）。

一九四二年，德國人向前挺進時佔領了伏羅希洛夫斯克和克拉斯諾達爾這兩個邊疆區以及卡爾梅克、卡巴爾達和巴爾卡爾自治共和國，佔領了克里木自治共和國（那裏居住着克里木韃靼人）以及車臣族和印古什族自治共和國的北部。德軍企圖突入有三十二個山區部族的達吉斯坦和北奧謝蒂亞自治共和國（位於高加索山另一邊的南奧謝蒂亞是格魯吉亞的一個自治州）未能成功。

戰爭結束時，領土爲德國人所佔領的九個少數民族中，只剩下了阿迪格、卡巴爾達和切爾克斯三個，其餘的均被蘇聯人以「與德國人合作」的罪名流放到西伯利亞，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就曾對生活在他們自己的自治共和國裏的伏爾加德意志人採取過同樣的措施。斯大林的報復是針對全民族的，不分老少，也不管黨派。只有少數已在軍隊裏服役的人可以逃過這種迫遷，例如一九三九年起就在空軍服役的阿盧普卡的克里木韃靼人，二次蘇聯英雄稱號獲得者、著名的飛行員蘇爾坦·阿梅特—羌（一九七一年，因飛機失事身死，死時是中校軍銜）就是一例。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被取消，一九四三年年底，克里木自治共和國，一九四四年三月七日，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也同樣被取消。巴爾卡爾族人和卡拉恰伊族人也於一九四四年初從高加索消失了，它們的地區併入了格魯吉亞。一直遲到一九五七年一月九日，赫魯曉夫才採取了彌補措施：重新恢復了這些共和國和自治州。唯獨克里木韃靼人，和伏爾加德意志人一樣，沒有受到赦免，只不過取消了剝奪這兩個民族公民權的規定。一九五四年，爲紀念烏克蘭併入俄羅斯帝國三百周年，克里木韃靼人的共和國作爲克里木州併入了烏克蘭。

當然，不幸的高加索各族人民，並非人人皆是內奸。格列奇科元帥在他的回憶錄《高加索會戰》裏，甚至援引西方見證人亞歷山大·威爾斯的話，來證明德國人的宣傳在穆斯林當中（格列奇科避而不談信佛教的卡爾梅克人）並沒有引起什麼反響——由於德國人自己的行爲，這一點也是完全可信的。儘管如此，這個地區跟純粹由俄羅斯人居住的地區（居住在頓河、捷列克河和庫班河畔的哥薩克人同樣也是可疑的異族人）相反，就是跟游擊運動的堡壘白俄羅斯也不一樣，黨感到，這裏的居民在戰爭時期和在和平時期，都很難對付。斯大林兩次派貝利亞和卡岡諾維奇到

高加索去，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此，蘇斯洛夫在那裏並不輕鬆，不過，他在老百姓中開展工作時有軍人協助——部署在高加索的各集團軍政治部；第十八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勃列日涅夫上校也和他緊密合作。勃列日涅夫本身與這種迫遷還沒有什麼牽連；這種迫遷是由內務部的部隊，在武裝部隊中同樣隸屬於內務部的特別部門的協助下進行的。此外，勃列日涅夫不在卡爾梅克人的草原上工作，迫遷克里木韃靼人的時候，他也不在克里木；當卡拉恰伊人、巴爾卡爾人、車臣人和印古什人被放逐的時候，他正隨第十八集團軍在第聶伯河畔作戰。那裏也有反蘇分子，即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方面軍司令瓦杜丁就被其中一人擊傷身死。勃列日涅夫在高加索戰鬥的前後工作過的烏克蘭，對於開展游擊戰爭，不像俄羅斯中西部地區那樣有利。

勃列日涅夫就是這樣在地位軟弱，得不到莫斯科歡心或者在過早陣亡的上司手下經歷了這場戰爭，他親眼目睹統帥部最肆無忌憚的代表進行殘酷無情的活動，他所在的戰綫不是最重要的戰綫，在那裏沒有進行過什麼決定性的戰役，周圍的居民並不是非常友好，他們說的是別的语言，信的是別的神。唯一的補償就是秀麗的風景（在烏克蘭作戰時，還有一種身在故鄉的親切之感，以及眼看法鄉橫遭蹂躪而感覺到的痛苦），可是，哪個當兵的有心思觀賞風景呢。

話說回來，如果看到他周圍的人員不斷更迭——他在第十八集團軍服役期間，該集團軍在三年時間內換了七個司令員，那麼，他就是一支很普通的軍隊裏的不倒翁了。第十八集團軍並沒有成爲近衛軍，雖然它曾經在一個短時期內被稱爲「登陸軍」。所以它也就沒有一倍半的軍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制定近衛軍稱號時開始實行），沒有特別的徽章（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實行），也沒有光榮的紅色軍旗（一九四三年六月實行）。一九四六年，勃列日涅夫復員的時候，只發了一年的軍餉——倘若他所在的第十八集團軍是近衛軍，那他就能多拿一半軍餉。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提升得也相當緩慢，其原因或許也在於他的上司更迭頻繁。儘管如此，他還是獲得了兩枚紅旗勳章，一枚紅星勳章（第二種最重要的戰鬥勳章），由於他參加了在烏克蘭進行的戰鬥，還撈到了一枚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專門為表彰參加這些戰鬥而頒發的二級波格丹·赫米爾尼茨基勳章（波格丹·赫米爾尼茨基就是那個在一六五四年將烏克蘭併入俄羅斯的哥薩克統帥）。

戰爭中的活動

伊凡·沙緬爾采夫少將和他那新建的步兵第二二五師參加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保衛戰，後來又被迫放棄該城。根據沙緬爾采夫少將的報告，戰爭爆發的那一夜，勃列日涅夫是在他的辦公室裏度過的。他正在草擬一份關於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工廠裏生產軍火和修建一個新的軍用機場的緊急報告；第二天清晨，他就出城前往飛機場工地。

在此後的六個星期內，前綫日益逼近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勃列日涅夫忙於把工廠轉為軍火生產，疏散工廠並為組建沙緬爾采夫的師徵集黨員、共青团員以及工程師。機車廠轉而為軍用車輛製造發動機，「阿爾喬姆」工廠為飛機裝配工廠製造配件，「共產國際」工廠製造迫擊炮，

冶金工廠製造工兵用的鐵鍬和炊具，修理機關槍和迫擊炮，在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的冶金廠裏——乘市郊電氣火車一個小時就可到達那裏——，一個該廠自造的澆鑄炮彈彈殼的成套設備已經投入生產，甚至紡織工廠現在也裁製起軍裝和軍大衣來了。這一切均需有人監管。在燈火管制的情況下也進行生產，轉爐和高爐的火光招來了德國空軍。後來，這樣下去實在不行了，於是，在夜間用火車把工廠疏散到了伏爾加河邊和烏拉爾地區，隨同疏散的還有工人、老師傅、工程師及其家屬。年紀較輕的，工廠不太需要的男子就被徵集入伍，好歹用步槍和輕炮裝備起來。坦克和重炮，沙緬爾采夫是沒有的。就是步槍、榴彈，甚至「莫洛托夫雞尾酒會」燃燒瓶也很缺乏。黨委領導將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伏特加釀造廠的一個倉庫分給了沙緬爾采夫——他聲稱，瓶裏的酒都倒進下水道裏了，這當然並不可信。反正燃燒瓶這下够用了。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助手們睡在辦公室裏的行軍床上，軍用物資橫七豎八放了一地，還有鋼盔和防毒面具（德國人已經使用毒瓦斯的說法，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就已經傳開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在一個月內組建了五個師，總共有五萬人，除此以外，還有十萬民兵。當城市已經守不住的時候，工廠被炸毀，居民大部份被疏散。到八月份，勃列日涅夫還負責在市郊構築反坦克壕——這些反坦克壕都是由婦女們挖掘的。勃列日涅夫跟他的上司薩迪翁欽科一樣，這時已經在部隊裏了。兩個人都在一九四一年七月應徵入伍，成了有軍銜的政工人員。

方面軍政治部和集團軍政治部是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爲了加強武裝部隊中的政治宣傳工作而建立的（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日起，也在海軍中實行）。與此同時恢復的政委和政治指導員（連隊指導員），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又被取消，而方面軍和集團軍的政治部則保留下來了。

勃列日涅夫的任务就是进行政治教育，在前线与士兵谈话，在老百姓当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审查军人的入党申请，发放新党证以及向上级汇报工作，总结成绩。在战争中，由于爱国主义的原因，入党的人很多，鉴于面临死亡的危险，入党的条件是很宽的。在战争岁月里，有一百五十万党员应征入伍，或者志愿参军，总共有五百万苏联公民在战争中火线入党。大约有三百万共產黨員陣亡。戰爭結束時，還有六百萬黨員，其中百分之五十三是在部隊裏面。這就使勃列日涅夫工作繁忙，負擔沉重，單單審查新黨員——即使相當馬虎的審查——也需要花費時間。自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起，一個在戰鬥中表現傑出的軍人，只要有三名黨員的推薦，就可以被吸收入黨，介紹人自己只要有一年黨齡就可以，即使「老」黨員認識這個新戰士還不到一年也無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把在最前綫作戰的戰士的入黨預備期，即成爲正式黨員前的準備階段，縮短到三個月。一九四二年夏，對政治機關的宣傳鼓動系統進行了改組：集團軍政治部和方面軍政治部設立鼓動員小組，派往前綫，團和師裏的「宣傳指導員」這一累贅遲鈍的職務，變爲「鼓動員」這一更爲機動靈活的職務。這一切都在勃列日涅夫管轄的範圍之內。格列奇科元帥這樣描述一九四三年九月第十八集團軍一次登陸行動開始前，勃列日涅夫的一個典型的工作日的情況：

「集團軍和黑海艦隊的政治工作者跟指揮員和參謀人員一起，深入到登陸部隊中間。第十八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列·伊·勃列日涅夫上校呆在登陸部隊中的時候，檢查了作戰的準備工作，很關切部隊需要什麼東西。列·伊·勃列日涅夫和士兵們談心，召開指揮員和政工人員會議，參加黨和共青團的集會並給新黨員頒發黨證。」

格列奇科的書裏對勃列日涅夫參與解除一次嚴重局勢的情景——一九四二年十月，德國人兵

臨黑海之濱的土阿普謝城下，第十八集團軍有被包圍的危險——（在十月二十日這一天，格列奇科受命指揮該集團軍），作了如下的描述：

「由於形勢極端複雜，黑海集團軍羣的司令和軍事委員、第十八集團軍司令及其參謀人員都下到部隊中去了。集團軍羣政治部和第十八集團軍政治部的特別有經驗的政工人員被派到部隊的基層黨組織裏去工作。列·伊·勃列日涅夫直接參加了部隊裏黨的政治工作的領導。土阿普謝市的全體黨員、共青團員全都動員起來。」這當然也是勃列日涅夫的任務：在受敵人威脅的城市裏的地方機構中，搜羅「由於偶然的原因留在該地」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此外，跟蘇斯洛夫夫合作組建游擊隊，在那裏監督思想，這大概也是他的任務之一。

然而，勃列日涅夫不止是「搜羅炮灰的能手」和監督思想的密探，不止是一個宣傳鼓動家和黨證頒發者。他個人的勇敢和積極肯幹都是不容懷疑的——在危及俄國的這場大戰期間，幾乎所有的俄國人都充分具備這種品質。朱可夫元帥在他的回憶錄中甚至這樣記述：當他這位莫斯科的拯救者和斯大林格勒的勝利者，作爲最高統帥部的代表，於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八日同海軍部長庫茲涅佐夫，空軍總司令，空軍元帥 A·A·諾維科夫和總參謀部的謝·馬·什捷緬科一齊到達第十八集團軍司令列謝利澤那裏時，勃列日涅夫根本就不在那兒。

「當時，敵人日日夜夜對這個方圓三十平方公里的地方進行空襲和炮擊。我們大家不放心的——一個問題就是，蘇聯軍人不能在這場實力懸殊的決定命運的戰鬥中經受住考驗。所以，我們希望就這個問題同第十八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列·伊·勃列日涅夫討論一下，而他恰巧到橋頭陣地『小地』去了，那裏正進行着最艱苦的戰鬥。」

真是最好不過的證明！這是多妙的一着棋——冒着生命危險，顯示一下英雄本色，爲此放棄與已經預先通知要來訪問的要人談話的榮幸，而且同時還得抑制一下想見一見這位著名人物的正常的好奇心理。

謝·馬·什捷緬科大將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三天以後他終於會見了勃列日涅夫：「在這裏我初次認識了列·伊·勃列日涅夫，當時他是這個集團軍的政治部主任。」自一九六五年起，將軍們的回憶錄和老戰士的文章裏就一再出現這樣的回憶：這裏寫他一句，那裏提他一筆，全是讚揚之辭，但決不過分阿諛奉承。這就組成了一幅勃列日涅夫在戰爭中工作情況的畫面，雖不完整，但也肯定不是完全歪曲了的畫面——這幅圖畫最精彩的場面總是那個視察「小地」的「落水記」。

勃列日涅夫是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被分配到南方方面軍去擔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的。他的上司就是科爾尼耶茨，方面軍司令是伊凡·丘列涅夫大將，此人跟「南方方向」總指揮布瓊尼元帥一樣，是國內戰爭中的元老（一八九二年生），而且是從布瓊尼的第一騎兵軍團裏培養出來的。一九三七年，丘列涅夫接替布瓊尼任紅軍騎兵總監，一九三八年任外高加索軍區司令，一九四〇年任莫斯科軍區司令。一九四〇年五月八日設立大將這一級軍銜時，第一批獲得這個軍銜的三個上將是：麥列茨科夫（一九四〇年八月至一九四一年一月任總參謀長）、在蒙古的哈勒欣河大敗日本人的朱可夫和丘列涅夫。丘列涅夫一九一八年入黨，父親是一個農民，一九〇五年在他

家鄉的農村裏曾經領導過一次起義。但是，在和德國人作戰的時候，國內戰爭中的功勳就不足爲憑了，這在戰爭的頭幾天就表明了：南方方向各個戰綫在三個星期內被擊退了三百至三百五十公里，伏羅希洛夫的北方方向戰綫被擊退了五百公里，鐵木辛哥的西方方向戰綫被擊退了五百五十公里。南方方向——在頭幾個星期內——之所以能够堅守得好一些，也只是因爲它的兩個軍區，敖德薩軍區和基輔軍區擁有四十五個步兵師，二十個坦克師，十個摩托化師和五個騎兵師，兵力比另外兩個方向雄厚。由F·I·庫茲涅佐夫上將指揮的波羅的海沿岸特別軍區改成的北方方向，共有二十五個師（外加四個坦克師和二個摩托化師）和一個步兵旅，此外還有M·M·波波夫中將的列寧格勒軍區二十一個師和一個步兵旅，其防禦正面達一千二百七十五公里（平均每師需要防守六十一公里長的戰綫）；其它由此以南的部隊，其防禦正面爲二千一百公里，每師防守的戰綫只相當於十四公里。由D·G·帕夫洛夫大將指揮的西部（白俄羅斯）特別軍區變成的西方方向，擁有二十四個步兵師，十二個坦克師，六個摩托化師和二個騎兵師。

所以說，南方方面軍的日子要好過一些，這大概也是因爲敖德薩從一九四一年八月五日至十月十六日堅守了六十九天，並且在這段時間裏牽制了十七個德國和羅馬尼亞的軍團。儘管如此，俄國人還是節節敗退。斯大林在戰爭頭兩周內所採取的措施不見得怎麼英明。六月二十二日規定，只徵募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八年出生的人入伍（所以勃列日涅夫的同齡人當然也包括在內），只有蘇聯西部一些州宣佈處於緊急狀態。

帕夫洛夫將軍的西綫，在戰爭的第一周就崩潰了（明斯克在六月二十八日陷落）。帕夫洛夫本人於六月三十日被召回莫斯科，第二天一到莫斯科，他就被逮捕，送交軍事法庭審判，同他的

參謀長 W. Je. 克利莫夫斯基少將、通訊兵司令格利哥爾耶夫將軍、炮兵司令克利契將軍以及他的司令部的其他將軍一齊被槍斃。鐵木辛哥部長親自擔任西方方面軍司令，葉廖緬科中將派去當他的副手。布瓊尼和馬林科夫在和平時期的最後幾天裏好不容易拼湊起來的預備隊方面軍的各個集團軍都交給鐵木辛哥指揮。

北方，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很快陷落；愛沙尼亞的首都塔林（雷維爾）於七月二十八日被放棄。列寧格勒面臨的局勢如此之壞，以致伏羅希洛夫在九月五日親自指揮北方方面軍。可是，這個久經沙場的老將完全不能勝任，九月十三日就為朱可夫所接替。自八月三十日，即莫斯科—列寧格勒鐵路線由於姆加失陷而被切斷之日起，列寧格勒就危在旦夕；九月八日，隨着什利謝爾堡要塞的陷落，這座城市就完全處於圍困之中。

南方的情況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兩樣。由 Z. Je. 契比索夫中將指揮的預備隊集團軍所防守的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在八月二十五日陷落；德國人在扎波羅熱的前方建立了一個第聶伯河登陸場。不知道勃列日涅夫一家是否留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如果留在那兒，那他對故鄉的陷落會更加感到痛心疾首。也可能勃列日涅夫迅速將他全家（他的兒子當時三歲）轉移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了，那時，很多幹部和有各種社會關係的人都是這樣做的，恰巧這些人在戰爭年代裏有親戚朋友住在蘇聯最安全的地方：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勃列日涅夫就有朋友住在比塞特和斯維爾德洛夫斯克。

九月十九日，基輔被迫放棄，於是形勢急轉直下；西南方面軍被圍，全軍覆沒。方面軍司令基爾波諾斯陣亡。十月十六日，敖德薩失守，並被併入羅馬尼亞，作為「特朗斯尼斯特利亞」的

首府。十月十九日，一九三四年以前的烏克蘭首府哈爾科夫陷落，德國人向頓河河畔的羅斯托夫推進。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俄國的形勢最爲危急。在維亞茲馬——布良斯克包圍戰中，俄國有八個集團軍被殲滅，其中包括七月六日在莫斯科和其它城市匆忙組織起來、未經訓練的民兵；六十五萬五千名紅軍戰士被俘。鐵木辛哥在九月十三日接替布瓊尼擔任南方方向總指揮，此後，布瓊尼再次擔任「預備隊方面軍」司令員。他的預備隊方面軍幾乎全軍覆沒，布瓊尼本人也險些被俘，只有他的副官陪他逃出重圍。斯大林的兒子、炮兵上尉雅可夫·朱加施維里於七月十六日就在維帖布斯克附近落入德國人手中。在那些日子裏，斯大林當然也並沒有延誤在十月十日下令把一年前逮捕的兩名將軍，即G·M·斯特惠恩（最後職務是任遠東集團軍司令）和Ja·W·斯姆施凱維奇（空軍總司令、二次蘇聯英雄稱號獲得者）槍斃。

十月十二日，首都遷到伏爾加河畔的古比雪夫，能逃的全都逃跑。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莫斯科的驚恐情緒達到了頂點：人們時刻擔心德國傘兵會降落。但是，斯大林留在城裏，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謝爾巴科夫，在十月十七日通過電台，把這一消息告訴了居民。十月十九日宣佈莫斯科處於圍城狀態。到月底，就疏散了二百多萬人。貝利亞、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廢寢忘食地組織工業的內遷，柯西金從七月份起負責列寧格勒的疏散工作。

十月十二日，朱可夫又一次接手指揮中路，即西方方面軍；布爾加寧擔任方面軍軍事委員，科涅夫，當時還是中將，擔任方面軍副司令員，後來擔任加里寧方面軍司令員。

十月十日夜裏下了第一場雪——比往年早兩個星期。俄國士兵的勇敢，朱可夫和科涅夫的軍事藝術，斯大林的堅韌不拔和紛飛的大雪拯救了莫斯科。十月二十五日，德國人的攻勢被阻在莫

斯科以西十八公里，以南九十九公里的伊斯特拉和謝爾普霍夫一綫，在北方，被阻在莫斯科—伏爾加運河上的德米特羅夫。

五天以後，德國人兵臨塞瓦斯托波爾城下——直到二百五十天以後，他們才得以進入變成廢墟的城市。十一月七日，為紀念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紀念日，斯大林不顧人們的勸阻，在紅場舉行了閱兵式，斯大林在演說中談到了「嚴冬將軍」和神聖的俄羅斯。布瓊尼雖是敗將，但仍然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指揮着從前綫召來，參加完閱兵式之後又重返前綫的部隊。兩天以後，提赫文陷落，從此，列寧格勒完全被封鎖，圍城長達八百七十一天，六十萬人死於飢饉。

十一月十五日德軍開始向莫斯科發動第二次攻勢。這時候，烏克蘭幾乎全部放棄，南方方向指揮部在十一月中旬設在南俄羅斯中部的沃羅涅什，南方方面軍司令部設在頓河河畔羅斯托夫州的卡門斯克—沙赫廷斯基，也在烏克蘭境外。

十一月七日，勃列日涅夫在前綫度過了這個革命節日：他在戰鬥部隊中舉行飛行集會和簡短大會。他還得在戰爭中度過三個冬天，然後才能回家。

十一月六日，鐵木辛哥元帥在卡門斯克—沙赫廷斯基視察了南方方面軍司令部。在這裏，勃列日涅夫大概頭一次認識了一位元帥和前國防部長。這位身材魁梧、腦袋剃得精光的元帥有些生氣：在他看來，契列維欽科，戰爭開始以來這個方面軍的第三任司令員，行動不够果斷——最高統帥部指責老帥們的也正是這一點——，儘管他的參謀長是人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個。從八月底起，A·I·安東諾夫中將（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担任大戰期間最後一任總參謀長）便担任南方方面軍參謀長。鐵木辛哥已經為舉棋不定的契列維欽科物色好了一名繼任，此人定能和安東

諾夫很好地配合。這就是第六集團軍司令馬利諾夫斯基少將，他跟安東諾夫一樣，也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恰好在前一天被提升爲中將。羅斯托夫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被敵人佔領，同月二十八日，包括格列奇科和莫斯科連科指揮的各個師在內的紅軍收復了羅斯托夫（俄國人堅守這座城市，直到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當時，馬利諾夫斯基的集團軍從西南戰綫方面掩護這場進攻，出色地完成了這一吃力不討好的任務，此後不久，馬利諾夫斯基就提升上來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馬利諾夫斯基接手指揮南方方面軍——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底該方面軍撤銷以前，一直和安東諾夫一道指揮這個方面軍。

羅斯托夫反擊戰贏得了喘息的時間，俄國人頭一次感覺到，連那可怕的封·克萊斯特^①也是可以被打退的。兩個星期以後，這個不幸的國家——它的西部只是一些化爲焦土的村落——經歷了第二個奇蹟，這個奇蹟却產生了決定性的效果。

十二月五至六日，朱可夫在莫斯科近郊轉入反攻（他的軍事委員是國家銀行行長和前莫斯科市市長尼·亞·布爾加寧，他在戰爭期間提升爲大將和國防部長斯大林的副手^②）。在「斯大林管風琴」——「卡秋莎」火箭炮——它們均屬於近衛軍——的支援下，朱可夫突破了德軍戰綫；連古德里安^③也是可以摧毀的！第二天，美國參戰，第三天，收復提赫文，列寧格勒得救。到十二

① 德國侵略軍的統帥之一。——譯者

② 當時斯大林擔任蘇聯國防人民委員。——譯者

③ 德軍坦克兵團司令。——譯者

月十一日，莫斯科面臨的最嚴重的危險局面被控制住了。自從俄國人知道德國人並不是不可戰勝的以後，俄國人便堅信能在這場「偉大、神聖的衛國戰爭」中獲勝，再說，現在又有了美國這個同盟者，而背後的日本人又採取了奇怪的中立態度，這樣，就可以把遠東部隊投入前綫作戰。敵人對平民和戰俘的殘酷虐待則起了別人起不到的作用；德國人的信用喪失殆盡。斯大林沒有做到的事，阿道爾夫·希特勒在戰爭爆發後的六個月內替他辦到了；舉國上下實際上已經團結在最高統帥部的這位鐵面無情的最高統帥的周圍。遭到了打擊，但是懷着新的希望，俄國，其中也有勃列日涅夫，迎來了新的一年——一九四二年。勃列日涅夫經歷了一生中最艱苦的半個年頭，那是充滿恐怖、害怕和懷疑的日日夜夜。人人都得學會度過這場戰爭的難關，而政工人員尤其要學會。

一九四二年初，南方的戰綫還經過烏克蘭境內；東南部還有一塊烏克蘭的土地未被德軍佔領；在頓涅茨盆地，德國人也只控制了一半地方，包括斯大林諾在內，而包括伏羅希洛夫格勒在內的另外一半尚在俄國人手裏。戰綫沿着米烏斯河一直延伸到亞速海濱的塔甘羅格附近。塞瓦斯托波爾仍在堅守，刻赤半島也同樣在堅守。為了解放克里木，在一月份建立了克里木方面軍，F·I·托爾布欣少將擔任該方面軍參謀長，D·T·科茲洛夫中將任司令員。

麥赫利斯在三月份被派往該方面軍，他一到就撤換了托爾布欣。此後，克里木方面軍就一蹶不振，它所佔領的地盤比刻赤半島大不了多少，因為從一九四一年十月底起除了塞瓦斯托波爾以外，克里木就完全控制在德國人手中了。從二月至四月，曾經三次試圖在黑海艦隊的支援下衝擊德國人的戰綫，均未獲得成功。南綫其他各地戰局一直穩定到四月初。在此期間，勃列日涅夫被

派到第十八集團軍去接替他後來的親信阿·普·基里連科。基里連科是飛機設計師，他作為國防委員會的專員到莫斯科去監督那裏的飛機生產。而冶金工程師勃列日涅夫則仍然留在軍隊裏——現在，呆在集團軍司令部，比起設在克拉斯諾達爾的方面軍司令部來，離敵人更近了。

自六月二十四日起，斯米爾諾夫中將指揮的第十八集團軍和契列維欽科的第九集團軍一同組成丘列涅夫的南方方面軍，在這以前，第十八集團軍已經進行了一個季度極端艱苦的戰鬥。八月初，該集團軍步步退却，一直退到東南腹地基輔和敖德薩之間的烏曼，八月八日，在烏曼包圍戰中部份被殲。其友鄰部隊第六和第十二集團軍幾乎全軍覆沒，司令員被俘，一同被俘的還有十萬零三千名紅軍戰士。斯米爾諾夫將軍率領第十八集團軍殘部，突破敵人重圍，向東南方向一直撤退到扎波羅熱西南約一百公里的尼科波爾，八月二十二日，尼科波爾被迫放棄。三天以後，在北方遠處的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陷落。第十八集團軍退至扎波羅熱州的最南端直到亞速海濱。十月五日，該集團軍在這裏受到阻擊，經過五天「亞速海濱大會戰」，在契爾尼哥夫卡附近幾乎全軍覆沒。該集團軍司令員斯米爾諾夫中將於十月六日陣亡，一位名叫 W. Je. 科爾帕克契的少將師長接手指揮該軍。十萬多名紅軍戰士當了俘虜。在這三個月內，第十八集團軍只成功地實施了一次反擊：九月二十日，在美利托波爾地區，與哈利托諾夫少將的第九集團軍協同作戰，向羅馬尼亞人和德國人實行反擊。第十八集團軍被殲後，補充了兵員，同整個南方方面軍一齊撤退到高加索。

整個戰爭期間，勃列日涅夫幾乎都在第十八集團軍，他到該集團軍來之初，德國人正好要開始發動一場新的攻勢，這次在南方，目標是佔領高加索，尤其要佔領巴庫，並且一直向伊朗推

進，把俄國人趕過伏爾加河。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德國人開始向刻赤發動進攻，就在這一天，麥赫利斯向斯大林寫了上面摘引過的那封信。到五月十五日爲止，俄國人完全撤出了這個半島，第四十七、五十一和第四十四這三個集團軍惶惶退至鄰近的塔曼半島上。接着克里木方面軍被取消，不僅麥赫利斯降了級，他所指控的方面軍司令員科茲洛夫也降了級。同時，在五月十二日，鐵木辛哥在哈爾科夫發起反攻，遭到徹底失敗。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日，由克里木方面軍的殘部改建的北高加索方面軍，由布瓊尼指揮。不久之後，卡岡諾維奇和庫利克也到布瓊尼這裏來。這支方面軍只能坐等德國人進攻，別無良策。

六月二十八日，德國人開始向高加索和伏爾加地區發起進攻。經過二百五十天的激戰，塞瓦斯托波爾在七月三日陷落，十九日，伏羅希洛夫格勒以及頓涅茨盆地尚未被佔領的部份地區，七月二十四日，頓河畔的羅斯托夫，均相繼陷落。俄國的第四十五集團軍被箝制在土耳其邊境（伊朗牢固地控制在俄國人和英國人的手中），總參謀部極爲不安：土耳其人在邊境集中了二十六個師。巴庫在危險之中。沒有新的部隊。當時形勢的嚴重性絲毫不亞於一九四一年秋天，面臨這種形勢，斯大林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發佈了著名的第二百二十七號命令：《不得後退一步！》這個命令是必要的：南方方面軍、西南方面軍和布良斯克方面軍的部隊，到七月二十五日爲止，共後退了一百五十至四百公里，整個烏克蘭及頓河右岸地區都落在德國人手裏。八月九日，巴庫—邁科普輸油管的一端被切斷了——德國人已經佔領了邁科普。麥赫利斯用逮捕來威脅馬利諾夫斯基。

從高加索各地方機關徵集了六千名黨員到前綫，同樣有一千四百名黨員從兵站調往前綫，還

把二百名政工人員派到戰鬥部隊中去。爲了加強前綫特別受到威脅的方向，由四名政工人員，各自組織一支五百人的突擊隊——四名政工人員當中的一個就是勃列日涅夫。南方方面軍在七月底被消滅，它的四個集團軍一共只剩下十萬多人，被併入北高加索方面軍。第十八集團軍奉命和另外兩個集團軍一起保衛原先的方面軍司令部所在地。克拉斯諾達爾；但是没有成功。第十八集團軍潰不成軍。八月十一日克拉斯諾達爾陷落。而且，當地的居民還不那麼友好。布瓊尼在一九四二年四、五月間担任「高加索方向」總司令時，就已經不能勝任，這次，在九月三日，最後連北高加索方面軍司令員的職務也被撤銷了。庫利克不見了，麥赫利斯也和他一起不見了。方面軍被撤銷，十月二十日，卡岡諾維奇被召回。這幾個方面軍的殘部被分給黑海集團軍羣和地方集團軍羣，這兩個集團軍羣隸屬於丘列涅夫的外高加索方面軍。勃列日涅夫所在的第十八集團軍屬於契列維欽科指揮的黑海集團軍羣；北方集團軍羣由伊·伊·馬斯連尼科夫中將指揮。儘管採取了這些措施，德國人在九月九日還是推進到了捷列克河邊並且幾乎控制了通向外高加索的所有渡口。斯大林的故鄉格魯吉亞受到威脅。九月二十四日，斯大林格勒的市中心已落在德國人手裏。只是由於出現了這一嚴重形勢，斯大林才不得不於十月九日取消了部隊中的政委制，恢復了統一的指揮系統。從此，勃列日涅夫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宣傳鼓動員罷了，跟每個士兵一樣，他在進行工作時，也嚴格受到指揮員命令的約束。這個指揮員就是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上任的安德列·安東諾維奇·格列奇科。他從一九四二年秋戰鬥最激烈的時候起担任這個職務，一直至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爲止，這時，德國人在斯大林格勒的敗局已定，並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開始從高加索撤退。

勃列日涅夫和格列奇科

在蘇聯元帥中，沒有一個元帥像現任國防部長那樣目標明確並且通過最短的捷徑——始終担任最重要的職務——直奔國防部長的寶座。

這個身材高大的烏克蘭農民的兒子，一九〇三年生於亞速海濱塔甘羅格附近。他十六歲入伍，照例是在布瓊尼的部隊裏當兵。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任團長，然後任一個騎兵師的參謀長。後來被派往總參謀部軍事學院（一九三六年成立）深造，一九四一年畢業後，本應留在總參謀部工作。戰爭一爆發，他跟總參謀部幾乎所有的老軍官一樣，希望到前綫去——起先誰也沒有獲准，就他是個例外。

格列奇科在總參謀部大約工作了兩個星期以後，就親自去找總參謀長朱可夫並向後者申述，他的崗位在前綫。格列奇科受權親自組建他的第三十四騎兵師，並率領該師上了前綫。格列奇科一九二〇年加入共青團，一九二八年入黨，一九三六年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很快就當了少將，任高加索南方方面軍第五騎兵軍團司令，第十二、第四十七和第十八集團軍司令，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已經升為中將的格列奇科任第五十六集團軍司令。在解放基輔時，他担任烏克蘭第一方面軍第一副司令員，上將軍銜；戰爭結束時，他任近衛軍上將、第一近衛集團軍司令。格列奇科戰後的履歷表明，他目標極端明確，在軍人中獨一無二；基輔軍區司令（一九四五至一九五

三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駐軍司令，大將銜（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鎮壓了六月十七日起義），馬利諾夫斯基的第一副手（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七年），兼陸軍總司令（一九五七至一九六〇年），華沙條約武裝部隊總司令（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七年），從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起繼馬利諾夫斯基任國防部長；一九五二至一九六一年任黨中央候補委員，此後就一直任黨中央委員。格列奇科真是步步高升，青雲直上；只有一點美中不足之處：直到一九五八年，他才成爲蘇聯英雄。

勃列日涅夫就是跟這個人在第十八集團軍裏緊密合作了三個月。一九四三年十月中旬，格列奇科穩住了局勢，此時勃列日涅夫作爲土阿普謝城「搜羅炮灰的能手」大顯身手。德國人向莫斯科—索契鐵路綫的樞紐、通向外高加索的大門土阿普謝的突擊遭到挫敗，至十二月初，德國人的攻勢終於完全被阻。與此同時，羅科索夫斯基在斯大林格勒周圍形成了包圍圈，終於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轉入反攻。由於德國人在斯大林格勒遭到了失敗，高加索得救了。一九四三年一、二月間，丘列涅夫和馬斯連尼科夫的部隊在高加索也轉入反攻並把德國人擊退了六百公里。甚至第十八集團軍的官兵也獲得一大批勳章——被授勳的當然首先是黨員：單單從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就授予第十八集團軍的三百五十六名黨員和候補黨員各種勳章和獎章，以資嘉獎。

解放克拉斯諾達爾的準備工作開始了。一九四三年二月五日，黑海集團軍羣從丘列涅夫的外高加索方面軍中抽出來，撥給新成立的馬斯連尼科夫的北高加索方面軍。誠然，由N. Ie. 巴西蒂海軍少將（他在一九四九年才被提升爲海軍上將，一九七〇年十月逝世）指揮的登陸作戰沒有完全成功；然而，米斯哈克半島上的「小地」登陸場（一九四三年秋，勃列日涅夫差點兒在

這裏過早送命)却堅守了二百二十五天，在這期間，勃列日涅夫的副手A·I·雷曉夫比他的上司表現得還要勇敢，他獲得了蘇聯英雄稱號。儘管如此，部隊還是停滯不前，直至三月初，部隊最多只前進了七十公里。黑海集團軍羣最後完全被消滅，已被提升為中將的前第四十四集團軍司令員I·Je·彼得羅夫，在三月中旬担任馬斯連尼科夫的第一副手兼方面軍參謀長，兩個月以後，接替馬斯連尼科夫担任方面軍司令員。二月十一日，第十八集團軍升格為「登陸集團軍」，得到了一個近衛坦克旅，一個反坦克炮團，一個炮兵團和一個卡秋莎——斯大林管風琴團的加強；該集團軍和黑海艦隊緊密協同作戰。

就這樣，勃列日涅夫後來成為蘇聯第一個熟悉海軍情況並且懂得重視海軍的黨的首腦。他的前任中沒有一個人跟海軍有過什麼聯系。就是斯大林也幾乎從來不預他在海軍將領中的寵兒、青雲直上的N·G·庫茲涅佐夫的海軍領導事務，此人在所有艦隊司令和海軍指揮員被處死以後，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五〇年間，以及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間主管蘇聯海軍。在這時間，即一九四三年三月中旬，列謝利澤任勃列日涅夫的上司，幾乎已有一年之久。

四月裏，因為停滯不前的攻勢必須加強，斯大林格勒的勝利者朱可夫、空軍司令諾維科夫、海軍部長庫茲涅佐夫等貴客來訪。不過，這時候勃列日涅夫還沒有認識朱可夫——勃列日涅夫乘船到「小地」去了。莫斯科來的「客人」在這裏，一直呆到五月初。

一九四三年夏季，為突破德國人的「蔚藍色的防綫」——塔曼登陸場的防禦綫，戰鬥極為激烈，在這一年夏天瓦杜丁、朱可夫和羅科索夫斯基在庫爾斯克突出部進行了大會戰。至九月中旬，俄國人又重新回到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城下——形勢正在好轉。在勃列日涅夫的家鄉被解

放的那年秋天，他的第十八集團軍完成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自己建樹的一項業績，由於這一業績，該集團軍和格列奇科的第五十六集團軍在斯大林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的命令中受到了嘉獎（列謝利澤的名字甚至排在格列奇科的前面）；這就是解放諾沃羅西斯克。這座城市擁有蘇聯最重要的水泥工廠，是通向塔曼登陸場的最後一個屏障。一九四三年八月三十日，方面軍司令彼得羅夫（鐵木辛哥元帥為最高統帥部代表）下令發動進攻，第十八集團軍於九月九日由三支登陸部隊和兩支陸戰隊開始實施攻擊，彼得羅夫親自指揮整個戰役。

在發動攻擊的前夜，勃列日涅夫來到海軍戰士們中間（在他的領導下，海軍後來才成爲一支獨立的部隊），他們都是保衛敖德薩和塞瓦斯托波爾的戰士，他給登陸部隊印發傳單，讓有經驗的水兵給步兵講話。經過激烈的戰鬥，諾沃羅西斯克（不如說是一堆廢墟）在九月十六日早晨十點攻克。德國人尚能較有秩序地撤出該城。彼得羅夫和L·A·符拉迪米爾斯基海軍中將的部隊以及列謝利澤和格列奇科的集團軍摧毀了「蔚藍色的防綫」（勃列日涅夫當時與之緊密合作的符拉迪米爾斯基也是在一九五四年才被提升爲海軍上將的）。彼得羅夫——其實，真正的勝利者是他，並不是格列奇科或者列謝利澤——嚴格領導的第十八集團軍，這次打得很漂亮。

然後，繼續向塔曼進軍。第十八集團軍自南海岸向這個半島挺進。隨着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塔曼半島的解放，高加索會戰也就宣告結束。在莫斯科，斯大林下令於當天二十二時，用二百二十四門大炮鳴禮炮二十響。所有會戰的參加者——五十八萬三千零四十五人——被授予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制定的《高加索保衛戰》獎章。儘管如此，這個戰役並沒有完全取得成功——部份德國人逃到克里木島上去了。丘列涅夫和契列維欽科沒有得到提升，丘列涅夫至今仍然是大將，

契列維欽科是退伍的上將。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馬利諾夫斯基發動一次突然襲擊，攻佔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經過二十五個月以後，勃列日涅夫的家鄉解放了，而他本人則成了高加索會戰的勝利者和幸存者之一。

三個星期以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彼得羅夫按照最高統帥部的指示，率領格列奇科的繼任麥利尼克指揮的第五十六集團軍的部份部隊和第十八集團軍的部份部隊到達位於克里木半島西部的刻赤半島，敵軍的第十七軍還盤踞在克里木半島上。在戈爾什科夫海軍少將的亞速海分艦隊的支持下，列謝利澤的集團軍的部份部隊從刻赤南面的艾爾提根附近登陸，與此同時，麥利尼克的部隊從北面的耶尼卡勒附近登陸。刻赤——艾爾提根登陸戰延續到十一月十一日。戰役結束和在克里木東部的錫瓦什湖建立了一個登陸場之後，北高加索方面軍於十一月二十日撤銷。彼得羅夫和他的新編獨立瀕海集團軍留在刻赤半島上，第五十六集團軍也在這個獨立瀕海集團軍的編制之內。第十八集團軍歸併到烏克蘭第一方面軍。勃列日涅夫為解放克里木半島作的貢獻也就到此為止。

在各種回憶錄裏，刊印了勃列日涅夫在高加索這段時期內的照片——三十七歲的勃列日涅夫上校，已經佩戴了兩枚紅旗勳章和一枚紅星勳章，一張剛強的圓臉，眉毛在他臉上還不像在今天照片上那樣顯得如此突出，烏黑的頭髮十分濃密；一個結實粗壯的男子，有一幅照片上，他還顯得很瘦，似乎比人們今天印象中的個兒還要高些。

勃列日涅夫在高加索會戰結束以後，是否回過他那解放了的故鄉，不得而知；不過，他肯定沒有得到假期，因為他所在的集團軍和格列奇科的近衛第一集團軍以及今天駐紮在莫斯科，在紅

場舉行閱兵式時領先的「塔曼」近衛第三步兵師，最遲在十一月下旬都一齊轉到烏克蘭第一方面軍作戰去了。

這個方面軍於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日成立，其前身是沃羅涅日方面軍，而方面軍司令員是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蘇聯將領裏面最有特點的將軍之一；因保衛斯大林格勒有功在一九四三年二月被提升為大將的尼克拉·費多羅維奇·瓦杜丁，他是庫爾斯克州一個農民的兒子。庫爾斯克會戰的勝利者之一瓦杜丁，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解放基輔。他的第一軍事委員，那時已被提升為中將的赫魯曉夫，跟他一起開進了遭到四次——兩次被德國人，兩次被俄國人自己——破壞的「俄羅斯各城市之母」。赫魯曉夫是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乘飛機惶惶離開這座城市的。一直還希望重新佔領基輔的德國人曾試圖在十二月發動反擊，在戰鬥中，勃列日涅夫顯示出自己是一名很好的機槍射手。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在離基輔約四十公里的科隆希那村抗擊敵軍的進攻，一名陣亡的機槍射手的鮮血濺滿了他的軍裝，德國人已經前進到離機槍只有三十米的地方了，但是，卡秋莎和重炮的轟擊阻止住了敵人的進攻。今天，勃列日涅夫就是這樣被介紹給讀者的——一位鎮定自若的上校，穿着淺色的、血跡斑斑的羊皮上衣，在擊退了敵人的進攻之後，讓他的個下級伊凡·克拉夫楚克大尉捲一根烟卷。

兩周以後，瓦杜丁部下的各集團軍又繼續向前推進，第十八集團軍解放了兩座烏克蘭城市：日托米爾和別爾季切夫。戰前，蘇聯絕大多數猶太人居民就居住在這兩座城市裏。參加這些戰鬥的有格列奇科、列謝利澤、莫斯卡連科，以及三十八歲的I·D·切爾尼亞霍夫斯基上將的集團軍。至於勃列日涅夫是否領悟紅軍的偉大戰略意圖（切爾尼亞霍夫斯基作為大將和方面軍司令，

於一九四五年在東普魯士陣亡；因斯特堡①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這是值得懷疑的。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那幾個月裏，他曾又一次遇見過他從前的上司、同時也是他未來的上司赫魯曉夫。朱可夫在這些戰役中——像在庫爾斯克突出部一樣——是最高統帥部代表。日托米爾在一九四三年的最後一天為列謝利澤和格列奇科的集團軍所解放；別爾季切夫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三日被攻佔。這是戰爭期間勃列日涅夫在前綫度過的第三個冬天，而且，十分明顯的是一個勝利的冬天。他手裏拿着機關槍向德國人的一所兵營衝鋒，臥倒隱蔽時躺在第一一七師師長沃爾科維奇上校身旁，後者問他，幹嗎到這裏來，這裏沒有他（作為上校政工人員）的事，勃列日涅夫回答說：「我的崗位在這裏」。勃列日涅夫的政治部出版的部隊報紙《祖國旗幟》不斷報道有關這些戰鬥的消息。在此期間，他還得想辦法給他的士兵供應靴、當時肉類、脂肪以及麵包都很缺乏，甚至連彈藥也不够，而當十二月二十五日冰雪突然融化時，又缺少皮靴。雖說，日托米爾和別爾季切夫幾乎成了空城——猶太人都死光了——，但城裏僅有的少數人迫切需要供應。跟部隊一起回來的縣委第一書記D·古巴累茨從勃列日涅夫那裏領到二十輛載重卡車和八輛小汽車，全是從德國人手中繳獲的戰利品。勃列日涅夫組織了將脫皮大麥分配給平民的工作，甚至還設法搞到了一些坦克零件，改裝成十台拖拉機，他還從他的政治部裏派出一些「教師」（報紙宣講員）到別爾季切夫各市區去——在德國人統治下的這兩年半內，人們沒有見到過一張蘇聯報紙。第十八集團軍隨後就開拔走了。由於參加了這些戰鬥，勃列日涅夫獲得波格丹·赫米爾尼茨基勳章。

① 因斯特堡，原為東普魯士的一個城市，今改名為切爾尼亞霍夫斯克。——譯者

儘管如此，斯大林對「日托米爾——別爾季切夫戰役」（官方給予的正式名稱）幾乎毫不讚賞。日托米爾解放時，莫斯科總算還在一九四四年新年鳴放禮炮，以示慶祝（反正元旦之夜本身也是要慶祝一番的），而攻佔別爾季切夫所費的時間，這位對勝利已習以為常的最高統帥認為拖得太長。卡圖科夫的近衛坦克第一集團軍儘管蒙受了巨大的損失，仍然不能前進。直到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方面軍司令瓦杜丁親自干預之後，別爾季切夫才終於回到蘇聯人手中。遠在東南方向作戰的科涅夫的烏克蘭第二方面軍所進行的「科爾松——謝甫琴柯夫斯基戰役」，更為最高統帥所賞識；二月十八日，莫斯科為科涅夫的勝利鳴放了禮炮，二月二十六日他被擢升為蘇聯元帥。最高統帥部的每日命令裏，連一句讚揚瓦杜丁的方面軍的話都沒有，他自己也始終只是個大將。二月二十九日，瓦杜丁受到致命的重傷，三月一日，朱可夫接手指揮這個方面軍。第十八集團軍也蒙受了損失：剛剛被授予一級波格丹·赫米爾尼茨基勳章的列謝利澤上將於二月二十一日陣亡。

一九四四年三月初，朱可夫發動了春季攻勢，德國人頑強抵抗了一個星期，正如朱可夫回憶所說，這是庫爾斯克突出部大會戰以來從未有過的苦戰。三月十三日，突破敵軍防綫，月底，第十八集團軍已經進到德涅斯特河邊。在紅軍向前推進了三百五十公里以後，四月中旬攻勢停止（科涅夫的烏克蘭第二方面軍於四月十日跨過色累特河，當時已經到達喀爾巴阡山脊）。朱可夫獲得了第一枚勝利勳章並前往克里木半島。德國人的第十七軍被包圍在那裏。

接替他的是科涅夫。五月中，戰鬥沉寂下來；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三日，科涅夫發動了夏季攻勢，即「倫貝格——山多米爾戰役」，激戰這才重新開始。第十八集團軍的友鄰部隊又是格列奇科的近衛第一集團軍；七月二十七日，近衛第一集團軍解放了斯坦尼斯拉夫。同一天，莫斯卡連科

的第三十八集團軍進入倫貝格。烏克蘭，甚至西烏克蘭，幾乎都已全部解放；只有倫貝格西南的石油中心德羅戈貝奇尚在敵軍手中。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方面軍第一軍事委員赫魯曉夫回到基輔，重新掌管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的事務——對他來說，戰爭已經結束。

倫貝格解放後三天，統帥部第二次建立烏克蘭第四方面軍，下屬第十八集團軍、近衛第一集團軍以及第三十八集團軍，此外，還有戈爾什科夫的多瑙河分艦隊。方面軍司令是勃列日涅夫的老相識И·Ге·彼得羅夫，軍事委員是麥赫利斯。這是勃列日涅夫呆過的最後一個方面軍——人事上，全都是格列奇科、莫斯卡連科和葉皮謝夫這樣的老相識；地理上，因為到過高加索，所以對喀爾巴阡山區並不感到陌生。一九四四年八月六日，第十八集團軍和格列奇科的近衛第一集團軍攻佔了德羅戈貝奇——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邊境綫已經在望。在喀爾巴阡山進軍開始時，第十八集團軍下屬有兩個步兵軍團：那位在一九四一年保衛過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沙緬爾采夫少將的第十一軍團和И·Ге·麥利尼科夫少將指揮的第九十五軍團。正在向匈牙利進軍的沙緬爾采夫，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為M·И·扎波羅欽科少將（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提升為中將）所替換。

在他這最後一次進軍中，勃列日涅夫跨過了喀爾巴阡山，見到了匈牙利的一角土地，隨同部隊開進了喀爾巴阡——烏克蘭、斯洛伐克、摩拉維亞和波希米亞。不久，他就開始扮演起解放者的角色來了，他向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發表演說，大談人民的政權和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尤其是因為現在他不必再花費那麼多時間去發黨證了：一九四四年九月入黨條件嚴格了：這是戰後時期開始的第一個徵兆）。

勃列日涅夫又在動員部隊作好在地作戰的思想準備——就跟在高加索一樣。九月十六日，勃列日涅夫跟彼得羅夫和麥赫利斯討論之後，認識到這次進軍，單單從自然條件的角度來看，也決不會是一次輕鬆的散步。勃列日涅夫在他的助手巴霍莫夫的協助下，舉辦了十期訓練班，每期訓練幾天，總共有四百三十名戰士參加。他培訓了連隊的黨組織員及其副職，像在高加索一樣，還建立了一個由二十人組成的宣傳鼓動隊。他叫戰士們想一想曾經在類似條件下作戰的蘇沃洛夫。經過苦戰，第十八集團軍於十月底到達匈牙利平原。十月二十七日，喀爾巴阡——烏克蘭的中心烏日哥羅德被解放。在盧德維克·斯沃博達的捷克第一軍團的協同下，在斯洛伐克人自己的強有力的支援下，開始向布拉迪斯拉發進軍。跨過喀爾巴阡山以後，方面軍司令彼得羅夫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再次被提升為大將。十一月底，第十八集團軍的六個步兵師得到了兩個星期的戰鬥間歇。在烏克蘭作戰期間，茹拉夫廖夫中將接替列謝利澤，任第十八集團軍司令，嗣後，加斯蒂洛維奇少將（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被提升為中將）繼任該集團軍的最後一任司令員。勃列日涅夫同他一起在冬天越過了西喀爾巴阡山脈。當格列奇科和莫斯卡連科的部隊在波蘭作戰的時候，第十八集團軍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德國人負隅頑抗——一九四五年二月，該集團軍幾乎毫無進展，拿格列奇科在他的回憶錄中所使用的外交詞令來說，該集團軍只是「牽制」了敵人的部隊。進攻停滯不前。直到三月中旬，俄國人仍然沒有前進，於是改組了方面軍領導。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斯大林下令撤換了方面軍司令彼得羅夫及其參謀長科爾謝涅維

奇。彼得羅夫的前程就此結束。此後担任科涅夫元帥的參謀長，在這一比較次要的職務上，度過了戰爭的後期。他的繼任是安·伊·葉廖緬科大將，這個斯大林格勒的倒霉鬼已經接替過一次那個受到部隊和同事的愛戴，但是不被最高統帥部賞識的彼得羅夫的職務；一九四四年一月，在克里木半島上，彼得羅夫當時任黑海獨立瀕海集團軍司令，大將軍銜，他跟艦隊司令部鬧翻了，認為符拉迪米爾斯基海軍中將的黑海艦隊對他支持不力，而他在刻赤前面一帶海岸沿綫是非常需要艦隊協同作戰的。就連最高統帥部代表伏羅希洛夫元帥和令人畏懼的海軍政治部主任伊凡·羅戈夫中將（外號伊凡雷帝）——此人是一位黨中央委員——也無法使他們意見一致。伏羅希洛夫持反對彼得羅夫的態度。彼得羅夫為葉廖緬科所接替並且降了級，他的副手K·S·麥利尼克中將從此再也沒有被提升過——一九七一年死時仍是中將。如今，一九四五年三月，斯大林又起用葉廖緬科，以便擺脫彼得羅夫。可以肯定，麥赫利斯這次又插了一手。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葉廖緬科發動了攻勢，打開了通向摩拉維亞——俄斯特拉發和布拉格的道路（布拉迪斯拉發終於在四月四日陷落）。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在前一年秋天已被提升為少將的勃列日涅夫同葉廖緬科一起開進了摩拉維亞的首都——那時他是烏克蘭第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任命的日期無法確定，反正不會早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在第十八集團軍中度過的三年——他一生中最艱苦的歲月——就此結束。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此時，戰爭結束才只一天——勃列日涅夫到了布拉格。他熬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不過，部隊還不讓他走。解放了的布拉格人的歡呼聲也使人難忘。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莫斯科整天下着毛毛細雨，儘管如此，在這一天，傾城出動。羅科索夫斯基指揮的勝利閱兵式在十點鐘開始。朱可夫騎着一匹白馬，檢閱了閱兵式，一支一千四

百人的軍樂隊奏起了樂曲。各個方面軍分別派出一個混成團，各由一名將軍率領，從斯大林面前列隊走過，緊接着，二三百面挑選出來的德軍軍旗擦着地面拖過廣場。

莫斯科在歡慶勝利——勃列日涅夫也在場。十二個混成團（波蘭混成團和海軍混成團殿後），按由北向南各方面軍位置的次序排列，先後步入紅場。走在每一個混成團指揮員前面的是方面軍司令員或者他的副手，而混成團政委則是方面軍政工人員首腦，照例是方面軍第一軍事委員。

代表烏克蘭第四方面軍的混成團排在第九位，在科涅夫的烏克蘭第一方面軍的後面和馬利諾夫斯基的烏克蘭第二方面軍的前面。率領這個混成團的是第一〇一步兵軍團司令A·L·邦達爾約夫中將。走在他前面的是方面軍司令葉廖緬科，在他後面的是混成團政委勃列日涅夫少將（麥赫利斯此時以國家監察人民委員的身份又站在主席台上了，一九四六年，他還當上了副總理），走在勃列日涅夫右邊的是第十八集團軍最後一任參謀長勃利列夫少將（顯然，他比最後一任方面軍參謀長L·M·桑達洛夫上將更得到青睞），在勃利列夫後面的是混成團副團長，第十一步兵軍團司令扎波羅欽科中將，個個手執出鞘的戰刀，身穿閱兵禮服。

在這前一天作出了復員年齡較大的軍人的決定，當天晚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了一次招待會。戰爭這下確實結束了，勃列日涅夫活過了這場戰爭。四年內，他跋涉幾千公里，轉戰四條戰綫。沒有負過傷，但有好幾次生命危險。他獲得了四枚勳章——第五枚勳章，即偉大衛國戰爭勳章，他以後才得到。他接觸了幾個鄰近蘇聯的敵國人民：德國人、羅馬尼亞人以及匈牙利人；他所接觸到的波蘭人則是盟友，但是他也知道，並不是所有的波蘭人都歡迎現在成立的這個波蘭——他很清楚波蘭反抗運動和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依然存在。他所見到的捷克人，尤其是斯

洛伐克人，是真正得到解放的民族，他們對紅軍給他們帶來的解放感到了由衷的高興。跟一切參加這場戰爭的人一樣，他永遠忘不了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這幾年——這幾年形成了他對世界的認識，這種認識的一部份就是：確保蘇聯的安全是至高無上的目標。

喀爾巴阡的總督

勃列日涅夫繼續在軍隊裏呆了一年之久，幾乎是留在軍隊裏的唯一的一名黨委書記。戰前的黨委書記們早已紛紛恢復他們在地方上的職務。赫魯曉夫又坐鎮基輔，跟他在一起的還有科羅特欽科和科爾尼耶茨。薩迪翁欽科在伏爾加河畔的烏巴，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跟勃列日涅夫同級的同事格魯謝茨基，從一九四四年起就在倫貝格當州委第一書記，他在第十八集團軍的前任基里連科，從一九四三年起就担任扎波羅熱的州委第二書記，他的（初次建立的）烏克蘭第四方面軍的前任之一（是當軍事委員），即那位也已升為少將的阿·伊·基里欽科，從一九四四年起任烏克蘭中央書記，主管人事工作。勃列日涅夫却仍然在政治部工作。一九四五年七月成立了一個新的喀爾巴阡軍區，司令部設在倫貝格，兩個解放了喀爾巴阡地區的人物負責領導這個軍區：葉廖緬科大將任軍區司令，勃列日涅夫少將任軍區政治部主任。這個軍區管轄的範圍包括以前屬於波蘭的烏克蘭西部和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和烏克蘭「重新合併」的喀爾巴阡—烏克蘭。蘇聯解放了捷克，並且把一九三九年割讓給匈牙利的喀爾巴阡—烏克蘭歸還給捷克，爲了酬謝這位

恩人，當時捷克人覺得把喀爾巴阡——烏克蘭「轉讓」給蘇聯這個代價並不算太高，更何況，蘇聯軍隊不久就離開捷克斯洛伐克了。直到一九六八年，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才明白，直接和蘇聯接壤，那怕只有很狹窄的一段地方，對蘇聯的鄰國意味着什麼。

這個軍區的任務不單單是「綏靖」不安定的西烏克蘭地區，它還是駐匈牙利及波蘭、還有部份駐羅馬尼亞蘇軍的後盾，主要還是監督捷克斯洛伐克。這是蘇聯西部最不安寧的一個軍區（在遠東，直到八月中旬，華西列夫斯基和馬利諾夫斯基還在和日本人作戰）。四年之後，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烏克蘭作家雅羅斯拉夫·加蘭在加入了共產黨之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倫貝格的大街上被人用手槍暗殺。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間，森林裏盤踞着武裝的波蘭和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而且，城市裏也有。

如同在柏林的朱可夫，在維也納的科涅夫，在布達佩斯的伏羅希洛夫以及在里加的波羅的海沿岸軍區司令巴格拉米揚大將一樣，戰後第一年駐在倫貝格的葉廖緬科和勃列日涅夫實際上是這個被佔領區裏軍銜最高的軍官（倫貝格州的州委第一書記格魯謝茨基是佔領區當局的最髙行政官員）。這也就說明了勃列日涅夫這樣一個黨的幹部爲什麼還在軍隊裏呆了一年：戰後第一年，軍隊仍然是斯大林的寵兒，最受人民的愛戴，朱可夫的強有力的地位就雄辯地證明了這點，人們到處都傳誦着朱可夫的名字，不僅限於俄國境內。斯大林從一九四三年三月七日（由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後）起就是蘇聯元帥，如今，他一直還身穿軍服並於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賜予自己「蘇聯英雄」和大元帥的稱號——在俄國歷史上只有三個人擁有這個稱號。他同時下令規定，這個稱號只許授與一個活着的人。並且讓伏羅希洛夫和鐵木辛哥坐在他的兩邊，和他的將領們一起合

影，軍隊仍然意味着名利雙收，尤其意味着前程無量。復員進行得很緩慢，國防委員會到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才解散。一九四六年，幹部們方始漸漸明白，軍隊的偉大時代已經成爲過去了。

朱可夫的失寵便是這方面最明顯的徵兆：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朱可夫被召回莫斯科，從國防部長斯大林的第一（唯一的）第一副部長降爲一名普通的副部長，並被任命爲陸軍總司令，六月，連這個職務也丟給了科涅夫，而且還被踢出了黨中央委員會。勃列日涅夫看出了這一徵兆。一九四六年八月，他就脫下軍裝，領了一年的軍餉，離開了軍隊。因爲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職位已經有人佔了，他就到扎波羅熱去當州委第一書記，離開家鄉雖有一百公里左右，不過也是在親切的第聶伯河畔。儘管他的官方正式履歷對他在倫貝格的這一年頗想隱而不提，這一年對他來說却決不是毫無裨益的一年。恰恰相反：一九五三年，當他在莫斯科處境十分狼狽時，當過一年軍區政治部主任這一點幫了他很大的忙。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間，勃列日涅夫和F·F·庫茲涅佐夫上將密切合作。此人在斯大林逝世後，有一段時期是勃列日涅夫的頂頭上司。此外，他還和斯大林全盛時期蘇維埃等級制度中最強有力的集團之一拉上了關係，這就是：安德烈·日丹諾夫的高爾基城—列寧格勒集團，這個集團在一九四八年以前一直控制着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

麥赫利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下台以後，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一九一八年秋入黨的伏爾加河上游的雷賓斯克人亞歷山大·謝爾巴科夫（一九〇一—一九四五年）就担任武裝部隊總政治部主任，上將軍銜。謝爾巴科夫出之於斯大林時代最有勢力的蘇聯幹部，當過多年高爾基州委第一書記的安德烈·亞歷山大羅維奇·日丹諾夫（一八九六—一九四八年）的手下。一九三二年，謝

爾巴科夫在高爾基市升爲日丹諾夫的第二書記。兩年以後，謝爾蓋·基洛夫在列寧格勒遇刺，日丹諾夫接替基洛夫在黨中央書記處、政治局中的職位以及「皇儲」的位置，謝爾巴科夫也跟隨日丹諾夫進入了蘇聯最強有力的黨組織之一。同時，這位很有口才的謝爾巴科夫還兼任作家協會第一書記，負責對俄國作家進行控制。一九三六年，他在日丹諾夫手下担任列寧格勒州委第二書記，接着，他先後担任東西伯利亞州委第一書記和頓涅茨盆地的心臟、烏克蘭的斯大林諾州委第一書記，在斯大林和日丹諾夫的委托下，大力開展清洗運動。一九三八年，赫魯曉夫被派往基輔，謝爾巴科夫就接替赫魯曉夫任莫斯科州委第一書記，成爲日丹諾夫在莫斯科的總督。一九三九年，謝爾巴科夫當選爲黨中央委員和組織局委員，一九四一年五月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政治局候補委員。戰爭爆發後，他兼任蘇聯情報局局長，一九四二年兼任陸海軍總政治部主任。這個和日丹諾夫一樣肥胖的人（當然他比日丹諾夫要高出一頭），身兼許多要職，跟戰爭時期一切幹部一樣，他每天在辦公桌旁工作十六個小時——斯大林從不知道愛惜他的部屬——，在莫斯科一直爲被圍在列寧格勒的日丹諾夫保持着這個職位，直到戰爭的最後一天。然後，他作爲俄國不折不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犧牲者之一，死於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所以，黨的領導，一方面滿懷着勝利的喜悅，另一方面還要對已故的總政治部主任表示哀悼，至少表面上要有所表示；謝爾巴科夫的敞開的靈柩停放在工會大廈圓柱大廳裏，斯大林按照慣例也在靈柩旁邊默哀幾分鐘，這個大廳就是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間舉行公審的那個大廳。

列寧格勒解圍之後，日丹諾夫又成了斯大林的皇儲，他又任用了他的親信之一接替謝爾巴科夫；遠東司令部軍事委員會委員約瑟夫·希金中將被從遠東調到莫斯科，晉升爲上將，並被任命

爲陸海軍總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一年，希金在列寧格勒當過日丹諾夫的助手。一九四八年這位極端聰明、但是人所厭惡的「皇儲」逝世以後，希金跟差不多所有日丹諾夫的助手一樣，也被逮捕，但是僥倖活命，一九五六年獲釋以後又担任要職。希金是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間勃列日涅夫的高級首長。希金的副手，戰時軍事情報局（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的最後一任局長費奧多爾·庫茲涅佐夫，在希金被捕後接替希金的職務，在斯大林死後成爲勃列日涅夫的軍政首長。

沒有跡象表明勃列日涅夫對列寧格勒集團有什麼好感，恰恰相反——他大概是決不會同意日丹諾夫對東歐集團所採取的極端強硬的方針的——「南方人」是主張採取比較謹慎的態度的，赫魯曉夫就是這方面的一例。不過，勃列日涅夫學會了如何估價列寧格勒集團，還有高爾基市黨組織的分量。

重返家園——第聶伯幫的形成

從一九四六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勃列日涅夫在扎波羅熱總共度過了十五個月。除了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以外，這是他唯一的一次担任州一級黨的幹部。這座城市位於第聶伯河畔，和神話般的哥薩克的大本營霍爾蒂茨島隔水相望，在工業化的初創年代裏發展神速：一八八〇年，亞歷山德羅夫斯克（一九二二年以前的舊名）有居民五千七百三十四人；一九三九年，扎波羅熱就有二十八萬九千人。甚至連一八〇二年起就一直是省會的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發展速度也比不上它；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居民從三萬三千九百七十三人（一八八二年）增長到五十二萬八千人。戰爭結束後，這兩座城市只剩下一片廢墟，烏克蘭另外的七百一十二座城市和居民點以及兩萬八千個村莊也都如此。據估計，一九四五年烏克蘭有一千萬人無家可歸。馴服第聶伯河瀑布的四分之三公里長的大壩是蘇聯的驕傲，一九四一年，紅軍撤退的時候，將這座大壩連同發電廠一起炸毀。

勃列日涅夫在扎波羅熱有兩項任務：重建家園和實行集體化。自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起，始終和日丹諾夫競爭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國防委員會委員格奧爾基·馬林科夫就負責監督蘇聯的恢復工作。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九日黨中央和政府聯合作出決定，重建戰時在被佔領區遭到

破壞的集體農莊，從此，黨對農民又勒緊了繮繩——勝利和團結的時代已經過去。勃列日涅夫投入第聶伯發電廠的建設工程。戰時增長的即席發表演說的才幹，證明在工作中很有用處。這樣，他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就宣告了初步成果：第聶伯發電廠的第一套機組已在這一天恢復運轉。接着又新建了一座煉鋁廠，還重建了「扎波羅熱攔河壩」，這項工程到一九四九年才完成。

勃列日涅夫對農業集體化運動似乎並不很關切；今天，他的正式履歷中總是只讚揚他建設扎波羅熱工業時的熱情。

其實，在農業方面，他不過是跟在他的上司赫魯曉夫的後面，亦步亦趨。跟所有烏克蘭的幹部一樣，赫魯曉夫每天一睜眼就看見昔日歐洲最富庶的農業區的農民的災難；甚至連馬都沒有，農民得自己拉犁耕田。

儘管在工業建設方面取得了成績，莫斯科還是不滿意：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卡岡諾維奇親臨基輔並且接替赫魯曉夫担任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這時期，赫魯曉夫只不過是在卡岡諾維奇領導下任烏克蘭部長會議主席。這位「鐵腕人民委員」在烏克蘭一直呆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在此期間，他又是罷官，又搞清洗，又是逮捕，又強制推行集體化運動。這是卡岡諾維奇在烏克蘭的最後一次登場，但是，這一次造成的恐怖氣氛並不亞於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的那一次。烏克蘭的幹部永遠忘不了這幾個月，不過，一直到一九五七年，他們才有機會對卡岡諾維奇進行報復。

勃列日涅夫這次也度過了難關，不僅如此，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還在卡岡諾維奇時代，他就調到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這樣一來，他就和他在扎波羅熱的第二書記安德烈·帕甫洛維奇·

基里連科分手了，此人在過去的八年內，對擴大現任總書記的勢力所作的貢獻比任何人都大。

基里連科跟勃列日涅夫同齡，而且同一年入黨，儘管取了一個烏克蘭名字，他跟勃列日涅夫一樣，也是出生在烏克蘭的俄羅斯人，他的職業是飛機設計師。從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一年，他就曾在扎波羅熱工作過，起先在飛機工廠當了兩年設計師，後來當黨的幹部。早在一九三九年，他就已經是州委第二書記。人們還記得，戰爭時期他先擔任南方方面軍第十八集團軍的軍事委員會委員，後來，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間任國防委員會派駐莫斯科飛機工廠的全權代表。一九四三年，他重新回到解放了的扎波羅熱，建設方面的成就，其中有他很大一部份功勞。當勃列日涅夫回到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去的時候，基里連科也提升了；他被調到黑海邊上的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任州委第一書記。三年以後，勃列日涅夫被任命為一個加盟共和國的黨中央第一書記，基里連科就接替勃列日涅夫的職位，這兩人當時是否策劃過什麼計謀，當然無從知曉，稍稍用些想像力就可以作這樣的假設。因為他們兩個人在基輔的上司尼基塔·赫魯曉夫為他們作出了如何培植個人勢力的榜樣：從一九三八年一月起，赫魯曉夫就坐鎮在烏克蘭——戰爭時期，有一段時間他也是在那兒度過的，他有自己的左膀右臂，這就是科羅特欽科和格列基哈（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四年任烏克蘭國家主席，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一年任烏克蘭第一副總理）。赫魯曉夫的勢力不斷增長，影響日益擴大，就連卡岡諾維奇也奈何他不得，一九四九年，赫魯曉夫又得以回到莫斯科担任首都州委第一書記，甚至於升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日丹諾夫突然去世，從此，赫魯曉夫和馬林科夫以及貝利亞並駕齊驅，成為蘇聯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

赫魯曉夫到莫斯科走馬上任，他的黨羽隨即填補了他留下的空缺。

他的烏克蘭黨中央第二書記，俄羅斯人列昂尼德·格奧爾基耶維奇·麥利尼科夫繼任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麥利尼科夫原來的職務由動亂不安的敖德薩州委第一書記接替，此人就是，比勃列日涅夫小兩歲，早一年入黨的那個像牛一樣壯實的阿列克謝·伊拉里昂諾維奇·基里欽科。

麥利尼科夫的情況很特殊。他原來在監察機構工作，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四年任國家監察部副部長，是當時正在前綫疲於奔命的麥赫利斯的副手。基里欽科則和勃列日涅夫有着同樣的經歷；他也在農業機械化方面工作過，大學畢業後從事過教育工作，不過，他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在基輔任烏克蘭黨中央的一名部長，一九四一年二月甚至當上烏克蘭主管宣傳的黨中央書記——所以說，他升得很快。現在他成了勃列日涅夫兩個上司中的一個。戰爭結束時，基里欽科也是帶着少將軍銜復員的，一九四九年以前，他在工作極難開展的敖德薩担任和勃列日涅夫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相同的職務。約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間，基里欽科在担任烏克蘭組織部長的時，就已多次表明，他是解決困難任務的能手（這時勃列日涅夫還在為他的士兵的氈靴發愁呢）。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上面才優先把他派往敖德薩這個更為重要的地方。在倫貝格的那一年艱難歲月早已過去了，上司也換了好幾個（希金在此期間反正已經被捕），扎波羅熱也好，或者甚至於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也罷，都是熟悉的環境，那兒的工作都要比在和羅馬尼亞毗鄰的人烟稠密熙來攘往的「敖德薩媽媽」容易開展。這座城市是掩護地下活動的好場所，所以有「敖德薩媽媽」之稱。要升官，就要先領到一項困難任務，而要領到這樣的任務，就先要加倍地努力工作。你還得認識有地位的人，他們對你會有用的，你還要廣交朋友，將來，他們會給你撐腰的。

勃列日涅夫在家鄉度過的最後三年內，第聶伯幫的成員又聚在一起，這個第聶伯幫的形成可

以追溯到現任總書記的大學時代。他們是：格·謝·帕夫洛夫，他是勃列日涅夫三十年代在卡門斯考耶冶金學院的同學，戰後，一直到一九四七年以前擔任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市委第一書記。帕夫洛夫現在黨中央機關工作，帕·尼·阿爾菲羅夫從戰爭快結束一直到一九四六年間，任黨中央組織部部長，幫助勃列日涅夫獲得扎波羅熱的職務的可能就是他；康·斯·格魯謝沃伊，也是勃列日涅夫的同學和同事，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間以及一九五〇年，任烏克蘭汽車運輸部長；尼·安·謝洛科夫，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擔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市市長，此人也是勃列日涅夫的朋友，戰後，他先是在基輔地方工業部任副部長，一九四七年任烏克蘭黨中央的部長，我們將會看到，勃列日涅夫和他的聯系從此再也沒有中斷過。

帕夫洛夫、謝洛科夫、格魯謝沃伊和阿爾菲羅夫都是促使勃列日涅夫飛黃騰達的人。在他周圍，這樣的人還多的是，他天天跟這些人接觸，將來，這些人對他——以及對他們自己——都是很有用處的，他們是：

弗·瓦·謝爾比茨基，出生在上第聶伯羅夫斯克，是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化工學院的畢業生，戰爭結束後復員回來，一九四六年先是在勃列日涅夫的故鄉任修配局局長，而在一九四八年就已經任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市委第二書記了；阿·費·瓦特欽科，在戰爭爆發時，是一所中學的校長，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八年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市教育局長；尼·帕·托盧別耶夫，在戰後，任家鄉冶金工廠的車間主任；尼·費·瓦西里耶夫，在一九五三年以前，一直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經濟部門工作。

從此，這個幫順利發展：

基里連科直到一九五五年，一直是勃列日涅夫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繼任。謝爾比茨基接替基里連科，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托盧別耶夫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三年間也任該州州委第一書記，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間，謝爾比茨基又接替托盧別耶夫，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間，瓦特欽科主管農業部門的工作，此後，他担任州委第一書記，而瓦西里耶夫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間任該州蘇維埃主席。

今天，謝爾比茨基是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和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托盧別耶夫任駐古巴大使，瓦西里耶夫任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第一副總理。

這個幫並沒有忘記培養接班人：一九五〇年，維·費·多勃里克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鐵路交通工程學院畢業，担任過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水電站建築工地黨委書記，一九六一年任勃列日涅夫家鄉的市委第二書記，後來歷任市長，市委第一書記，一九六六年便當選為黨中央候補委員——這個年輕人一九五四年才入黨——，一九七〇年他在伊凡諾—弗蘭科夫斯克任州委第一書記，一九七一年便成為黨中央委員了。

就連接替多勃里克担任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市委第一書記的伊·列·弗爾斯也在一九七一年就當選為黨中央候補委員。弗爾斯跟勃列日涅夫一樣，也是那所農技學校和冶金學院夜校的畢業生，他曾在勃列日涅夫工作過的那所工廠工作了五年，還當過三年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市工廠區的區委第一書記——就是勃列日涅夫出生的那個區。

多勃里克的同學、前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共青团州委第一書記瓦·伊·德羅茲堅科，今天駐布加勒斯特大使，黨中央委員。

這就表明，自從勃列日涅夫幫形成以來，在烏克蘭南部這座省城擔任黨委第一書記是特別有前途的。今天的十五名政治局委員中至少有三人擔任過這座第聶伯城市的黨委第一書記。因為職務關係，一九四七至一九五〇年間，勃列日涅夫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天天與一些部門的同志打交道，這些同志加入了這個幫的行列，後來跟他一起扶搖直上。

比如伊·特·諾維科夫，此人是勃列日涅夫在卡門斯考耶學習的那所學院的一九三二年畢業生。今天，他擔任蘇聯副總理兼國家建設委員會主席，是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最重要的經濟技術大員之一。

比如列·瓦·斯米爾諾夫，此人在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一年間任第聶伯河畔一所軍工研究所的所長，今天，他是蘇聯副總理、監督軍火工業的最高負責人。

再比如格·埃·楚卡諾夫，此人當時是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冶金工業部門的工程師，後來成爲總書記的最貼心的親信。

還有勃列日涅夫安插在秘密警察部門中的人，如：N·R·米羅諾夫少將，格·卡·齊涅夫上將和維·米·切勃里科夫少將。

「個人勢力」——向上爬的跳板

「第聶伯幫」這個詞，當然是西方記者杜撰出來的。意思是指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這個既得

利益集團裏的人都來自某一個地區，都想向上爬，爲實現這個正常的目標，他們抱成團並扶持他們之中的某一個人，使這個人步步高升。他們知道，對政客或者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來搞政治的人來說，別無其他向上爬的途徑——因爲，來自別的地區的另外一些人，也在使用這同一個簡單的手法。不同的政黨和其它影響巨大的不同利益的團體都不存在。所以，只有培植個人勢力一途。

這些人不言而喻都是優秀的共產黨人，不過，這並不妨礙他們互相火拼，拔刀相向，並不妨礙他們利用意識形態，即濫用並闡割一種思想。究竟他們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這種思想，這純粹是個典型的德國式的問題，這個問題常常提出，其實完全多餘。因爲，既然我們無從知道他們心裏在想些什麼，那麼，我們知道，他們至少在表面上是相信他們自己所說的話的，我們當然也只能滿足於此了。有時候，他們是真的相信——請看列寧、托洛茨基或者赫魯曉夫就是這樣——至於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就難說了。在這個國家裏，四十八年來一直有一個正確無誤塗了防腐香料的大聖人，留下了五十二卷經典，必然也會一再出現一些正確無誤的爲時短暫的闡述者來對這部經典作這樣或那樣的解釋——視上面的人而定。必要時還可以杜撰一些，說是大聖人曾經說過的。早已有了現成的萬應妙方。持不同政見者都是瘋子，單單由於這些人想要破壞和改變他們這個集團的舒適和幸福，就足見他們準是些瘋子。將持不同政見者說成瘋子，這在世界上到處都是一樣，所不同的是：在別的地方，持不同政見者往往還可以自由行動。

儘管如此，蘇聯各既得利益集團或者由於其成員來自不同的地區，或者由於其成員具有不同的特點，這些集團有一定的政治觀念，倘若他們掌權，他們就推行一定的對內對外政策。對蘇聯

的鄰國來說，了解這種觀念和知道這些集團是頗有好處的——鄰國可以更好地相機行事。比如，芬蘭人十分明白，列寧格勒集團一旦得勢，對芬蘭的壓力往往也就隨之加強。列寧格勒市委第一書記日丹諾夫就是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間芬蘭戰爭的策劃者和發動者，後來的列寧格勒市委第一書記斯皮里多諾夫，和日丹諾夫一樣擔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這一要職，則是一九六一年芬蘭危機的挑起者。

另外比如，毫無疑問，代表白俄羅斯游擊隊員利益的集團，在和德國人對話這個問題上，肯定比別的集團更持敵對態度：游擊隊員比前綫士兵的遭遇更加痛苦，事隔二十年，有些戰時的經歷在前綫戰士看來顯得異常的光彩。「我當時多麼英雄！」這種自我陶醉的心情，再加上官銜勳章，這種心理比比皆是。勃列日涅夫很明顯的就是這類人。

這種集團很早就形成了，革命是從三個角落發源的：一個是列寧求學的彼得堡，一個是斯大林求學的高加索，還有一個是托洛茨基求學的南烏克蘭。聖彼得堡大學法律系，格魯吉亞第比利斯的正教中學，很多猶太人，希臘人和羅馬尼亞人居住的騷亂不寧的港口城市教德薩和尼古拉耶夫的高級中學——托洛茨基就是在這裏開始他早期活動的——，這就是革命的搖籃。工人再參加進來——並不是到處都有工人參加，第比利斯就沒有工人，而且發動革命的從來也不是工人（除了一九七〇年的波蘭暴動之外）。

莫斯科集團從來也沒有獲得過列寧格勒集團那樣大的勢力。莫斯科總是被人佔領，在這點上，它也是一個真正的首都——誰佔領它，它就臣服誰。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央官僚集團使莫斯科的地位越來越強大。然而，佔領首都並在那裏進行統治的主人却全都來自外省：列寧來自伏爾

加，斯大林來自高加索，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來自烏克蘭。像馬林科夫或者布爾加寧這些立足中央，而在地方上没有牢固的個人勢力的人，全都紛紛垮台。強大的列寧格勒黨組織，手段特別不高明，簡直是命中注定不能成其大業；所有列寧格勒的黨魁都未達目的便已垮台，他們不是橫死就是病死。只有那位從不謀求最高權力，從不謀求黨的絕對統治權的柯西金是他們之中的唯一幸存者。

在工業化運動過程中形成了三個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它們都有堅強的黨組織作後盾：烏拉爾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車里雅賓斯克集團，伏爾加河畔的高爾基城集團和古比雪夫集團（一九三五年以前叫薩馬拉）。此外，還有軍人和列寧格勒軍火專家這樣的純職業的既得利益集團。斯大林執政的時間越長，培植地方勢力和各部門勢力的情況就越嚴重，意識形態的因素就越來越退居次要地位；因為，從意識形態角度看，究竟什麼是正確的，這完全由他一個人說了算，天天如此，有時還拐彎抹角引用一下大聖人列寧，有時就由他自己直接決定。

要研究斯大林時代後期蘇聯領導的情況，有一點必須明白：只有一個人具有真正的、能置人於死地的影響。在他面前，所有的人都是一樣。在他面前，州委第一書記勃列日涅夫只不過是隻虱子，隨時都能掐死——就這個意義上來說，危險程度幾乎和戰爭時期相等。日丹諾夫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去世之後（開除鐵托之後兩個月——日丹諾夫是共產國際情報局對衛星國採取強硬方針的倡導者——），斯大林十分清楚地顯示了他的威力：一九五〇年九月，他下令把屬於列寧格勒集團的國家計委主任、政治局委員沃茲涅先斯基，幾乎連同全部其他列寧格勒的幹部，其中包括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庫茲涅佐夫和列寧格勒市委第一書記波普科夫全都槍斃，沒有人敢對

這事吭一聲。而那些向斯大林散佈對列寧格勒人懷疑的人，比如像馬林科夫和他在黨中央機關裏的黨羽則撈到了好處。

日丹諾夫的勢力被剔除和肅清之後，一九四九年，又是在馬林科夫的影響下，也是在貝利亞的部份影響下，斯大林的最老、最親密的助手也受到了排擠。斯大林的高級外交家莫洛托夫當了十年外交部長之後，把外交部交給了前公審法庭上的首席檢察官波蘭人安·揚·維辛斯基，此人在領導集團裏十分孤立並且在歷史上和孟什維克有牽連，米高揚也丟掉了外貿部長的職務。這兩個人現在只是副總理——跟斯大林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另外兩名親信卡岡諾維奇和伏羅希洛夫一樣。那時一共有十五名副總理，而莫洛托夫作為政府首腦斯大林的第一副手，至少在名義上是同樣的人當中的第一號人物；然而，就連莫洛托夫也完全受到真正的實權人物、負責黨務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馬林科夫以及警察頭目、負責監督對衛星國關係和原子能工業的貝利亞元帥的排擠。一九四六年，貝利亞和馬林科夫在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後，也參加政治局會議，這個政治局難得舉行會議——日常事務（根據斯維特蘭娜和德熱拉斯^①的描述）都是在斯大林的別墅裏進晚餐時討論的。真正的決定都是那些夜裏，在孔徹沃斯大林的別墅裏作出來的。

一九五一年，貝利亞開始失勢。斯大林對這位曲意奉承的同鄉感到膩煩了。馬林科夫抓住了

① 斯維特蘭娜是斯大林的女兒，現在美國，曾寫回憶錄攻擊斯大林。密洛凡·德熱拉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先後擔任南斯拉夫聯邦執行委員會副主席，黨中央書記等職，一九五三年後因反對鐵托被開除出黨。著有《同斯大林的談話》等書攻擊斯大林。——譯者

這個機會：一九五一年九月，貝利亞手下最重要的人物，保安部隊大將、國家安全部長W·S·阿巴庫莫夫被趕下台。這個阿巴庫莫夫就是索爾仁尼琴在他的小說《地獄的第一圈》裏提到過的那個阿巴庫莫夫。在這本書裏，索爾仁尼琴對他和斯大林「商量工作」的情景作了入木三分的刻劃，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這是任何一位歷史學家都無法與之比擬的。接替阿巴庫莫夫的是白俄羅斯人斯·德·伊格納捷夫，原是黨的幹部，根本「不諳本職」，他是馬林科夫的一名無足輕重的走卒。

在恐怖的斯大林年代的最後幾年，這個日益邁的獨裁者變得越來越孤獨，對人越來越懷疑——甚至連他多年的私人衛隊長伏拉克將軍，一個「由於神氣活現並且狂飲法國白蘭地而臉部腫脹、混身發胖的人」（斯維特蘭娜·斯大林語）也和斯大林其它地位很高的衛士一起坐牢——最後，在斯大林身邊只剩下三個有影響的人物：

斯大林的私人秘書阿·恩·波斯克列比舍夫上將，他是黨中央委員和最高蘇維埃兩院中一院的立法委員會主席，黨中央特別部部長，這個特別部是蘇聯真正的權力中心（權力的第五根支柱），它監督着其它一切機關，包括秘密警察在內。此外，還有斯大林從前的秘書，日丹諾夫死後唯一的「皇儲」格·馬·馬林科夫，以及尼基塔·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自一九四九年起就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和莫斯科州委第一書記。誰也沒有像他那樣善於結黨營私，毫無疑問，他獨特的人格在這方面是起了作用的——即使在斯大林身邊，也只能使他的特性有所收斂，而不能使之消失。他和他三十年代的戰友，前（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莫斯科市市長尼·亞·布爾加寧一起，共同控制了莫斯科的黨組織並與軍隊保持着聯繫。布爾加

寧是當時最多才多藝的政治家，在戰前和在戰爭期間他都擔任國家銀行行長，從一九四四年起任國防部長斯大林的副手，在朱可夫去職後任過武裝力量部第一副部長，之後，在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間任武裝力量部部长，一九四七年九月被提升為蘇聯元帥——這是在斯大林生前提升為蘇聯元帥的最後一名將軍，他還是主管冶金和化學工業的副總理。

除了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原有的和新培植起來的個人勢力以及和南方將領的聯系外，烏克蘭黨組織及其附庸，摩爾達維亞加盟共和國黨組織，也是赫魯曉夫控制的勢力。赫魯曉夫想挑選他的老助手基里欽科接替他在基輔的職務，但是沒有成功——來自監察機構的列·格·麥利尼科夫是一個受到貝利亞所器重的人物——，儘管如此，基里欽科總算還是當上了烏克蘭黨中央第二書記。

烏克蘭二十六個州的二十六名州委第一書記全都是由赫魯曉夫一手提拔上來的。這二十六個赫魯曉夫的黨羽之中有一個便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他因為忠於主人正希望得到一筆賞錢——不久，他真的得到了這筆賞錢——，並從此同他的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地方勢力一起，在斯大林時代的最後幾年裏同樣飛黃騰達起來。

青雲直上和第一次受挫：外省年代之一

摩爾達維亞黨中央第一書記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赫魯曉夫轉到黨中央書記處工作。一個月以後，他就得到了進一步提拔他的烏克蘭黨羽的機會：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宣佈選舉蘇聯第三屆最高蘇維埃，並規定了選區；選舉定在三月十二日進行。開始提名制定「共產黨和無黨派人士聯合陣綫」候選人名單。

最高蘇維埃的任期為四年。戰時沒有舉行過選舉。（第一屆）最高蘇維埃的任期從一九三七年延長到一九四六年。這個「議會」每年在莫斯科開會兩次，事後批准一下主席團早已決定並已經執行的決議，不過，現在它已不再是一個裝裝門面的機構了。今天（一九七一至一九七四年）一千五百一十七名議員（「代表」）每三人中就有一人參加委員會的工作——兩院中每院都有三個委員會經常開會，委員裏專家也多於黨內監督者。而在斯大林時代，每院只有四個委員會，其它代表事實上只是每年到莫斯科來兩趟舉手而已。儘管如此，有資格的黨的幹部却都是最高蘇維埃代表；州委第一書記更是當然代表。

勃列日涅夫被提名為他的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選區的候選人（現在調查不出究竟是當聯盟

院和民族院這兩個院的候選人），這樣，他的「當選」就毫無疑問了；議員名單是由黨中央擬定的，挑選出來的候選人從來沒有落選的。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勃列日涅夫「當選」了，六月十二日，他在莫斯科參加了第一次會議。從此他就在那裏，在聯共（布）（一九五二年以前舊稱，全名是：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留了下來；赫魯曉夫給他物色了一個更好的差事：斯大林想認識認識這位被挑選出來將要擔任一個加盟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這一較高職務的人物。

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呆了一個月——超出最高蘇維埃會議時間三個星期。他是否被介紹給斯大林，這一點沒有得到證實，不過，有一點大概是可以肯定的：這個黨內的暴君，二十八年來一直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共產黨的至高無上的領袖，是喜歡親眼見一見他的部屬的。斯大林的影子馬林科夫和波斯克列比舍夫肯定見過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似乎通過了在黨中央機關進行的考試：一九五〇年七月，他在基什尼奧夫「當選」為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按照慣例，是在摩爾達維亞首都召開的一次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當選」的。在這次會議上，他接替一九四九年二月底才上任的第一書記尼可拉·格里戈里耶維奇·科瓦爾（烏克蘭人，從這以後就再也沒有聽說過他的任何消息）。

家鄉的年代結束了。一九五〇年夏，四十三歲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離開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在家鄉地區總共呆了三十年以後，他終於遷進了另外一個加盟共和國，不過，這兒離家也不算太遠，摩爾達維亞是在一九四〇年八月二日從烏克蘭分離出來的（在這以前是一個自治共和國），後來，蘇聯軍隊佔領了比薩拉比亞和北布柯維納，這才產生了摩爾達維亞共和國。雖

然如此，摩爾達維亞仍是烏克蘭的衛星共和國，由烏克蘭的黨幹部統治。

其實這個新的職務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從根本上來說，甚至比他在家鄉擔任的職務還不如。摩爾達維亞不僅面積比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大不了多少（大五千八百平方公里——這按俄國標準來看簡直不算什麼），那兒的居民，也並不比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多（一九五〇年約有三百萬人）。尤其是基什尼奧夫只有十一萬人，幾乎只有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人口的四分之一——是一座很迷人的小城市，一九四〇年起才成爲「首都」（在這以前，首都是蒂拉斯波）。摩爾達維亞在升爲加盟共和國時並不是沒有受到損失的，摩爾達維亞的八個縣同北布柯維納的阿克曼州以及比薩拉比亞的伊茲梅爾州和霍廷州的絕大部份併入了烏克蘭；摩爾達維亞自治共和國剩下的六個縣加上比薩拉比亞剩下的六個縣（其中包括基什尼奧夫）共同組成了摩爾達維亞共和國。這個共和國是個人爲的機體，這裏居住的羅馬尼亞人（佔居民的百分之六十五），只是因爲使用基利爾式的文字^①，才和普魯特河彼岸的同胞有所區別，這也是他們之所以被稱爲「摩爾達維亞」人，而不稱爲羅馬尼亞人的唯一的原因。這裏還有烏克蘭人（佔百分之十五）、俄羅斯人（百分之十）、加高斯人和猶太人（各佔百分之三）、亞美尼亞人、吉卜賽人、希臘人、波蘭人、捷克人和保加利亞人等，真是一個五光十色語言紛雜的社會，每個人都能南腔北調地操三五種甚至更

① 最早的兩種斯拉夫字母表中的一種，係由其創造者拜占庭傳教師基利爾的名字而得名。這種文字在東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中很流行，在西斯拉夫人中也使用。一七〇八年根據彼得一世的命令，把基利爾文字改革成現行的俄羅斯文字。——譯者

多種語言，人人都善於做買賣，並且不管什麼形勢，也不管是在哪個制度之下都能苟全性命。

再者，這個小共和國跟工業高度發達的第聶伯盆地在經濟上也是無法比擬的：一九六七年，工業的百分之六十三還都是食品工業，即葡萄和水果加工製造工業。勃列日涅夫突然發現自己又回到了青年時代，因為，他在基什尼奧夫面臨着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年間在科哈諾沃和比塞特所面臨的同樣的任務：集體化。生活在德涅斯特河和普魯特河之間的羅馬尼亞人，跟普魯特河對岸的鄰居一樣，都是種植葡萄、水果和玉米的農民（當時玉米還不像在六十年代那樣出名和重要），他們比三十年代烏克蘭或白俄羅斯的農民更不願意加入集體農莊。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間，在鄰近的，也已經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羅馬尼亞，已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那年冬天，黨的首腦喬治烏·德治把二萬名黨員開除出黨。勃列日涅夫的前任沒有完全實現全盤集體化，主要是在中農和富農中間沒有完全實現。雖然蘇維埃政權全面建立已達五年之久（重新建立，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間搞集體化運動時間太短，羅馬尼亞王國的軍隊不久又開了進來），到一九四九年，還有百分之二十的農民一直沒有集體化。勃列日涅夫完成了全盤集體化：官方撰寫的傳記中特別突出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二年間共和國黨組織在「農業的社會主義基本改造」方面所進行的「大量工作」。

半年之後，摩爾達維亞百分之九十五點六的農民加入了集體農莊。此外，勃列日涅夫於一九五〇年在摩爾達維亞還對破壞財產和怠工行為加強了懲罰。跟往常一樣，他身邊有一名助手協助他開展工作，這名助手從此就跟他一起步步高升，此人就是他的烏克蘭同齡人謝苗·庫茲米奇·茨維貢，在一九三九年以前他一直在敖德薩工作，後來在「契卡機關」工作，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三年在基什尼奧夫擔任摩爾達維亞國家安全全部副部長。

不過勃列日涅夫首先把烏克蘭黨中央部長尼·安·謝洛科夫調到基什尼奧夫，此後，他只是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和謝洛科夫分開。謝洛科夫擔任過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市長（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一九五一年，他在基什尼奧夫任摩爾達維亞副總理。謝洛科夫作為勃列日涅夫的人，在摩爾達維亞度過了十四個年頭，一直到後來經過黨的領導集團內部激烈的搏鬥，才升為上將和蘇聯內務部長。

除此以外，在摩爾達維亞時期還有兩個人加入了第聶伯幫。一個是烏克蘭人康·烏·契爾年科，他比勃列日涅夫小三歲，也是在一九三一年入黨，自一九四八年起在基什尼奧夫黨中央機關工作。契爾年科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在蘇共中央高級黨校畢業的黨的幹部之一；一九四五年，他在黨校畢業，一九五三年又畢業於基什尼奧夫師範學院。契爾年科今天是黨中央總務部長，即最重要的一個部的部長，並且是黨中央委員，在基什尼奧夫工作以後的那些年，與楚卡諾夫、格·謝·帕夫洛夫和謝洛科夫一起成為今天的總書記的最重要的助手。另一個不可缺少的助手就是謝·帕·特拉佩茲尼科夫，他今天是勃列日涅夫的首席理論家和勃列日涅夫時代文化政策的制定者。

勃列日涅夫在摩爾達維亞推行集體化的年代最積極的助手之一，今天終於成了勃列日涅夫在基什尼奧夫的代理人（自一九六一年起，同年也當選為黨中央委員），這就是現任摩爾達維亞黨中央第一書記伊·伊·鮑久爾。此人是摩爾達維亞人，也就是說是羅馬尼亞人，生於一九一八年，一九四〇年俄國人進駐後加入共產黨，他是在俄國長大，並且是在那裏的一所農技學院和一所軍事獸醫學院畢業的。戰爭期間服役期滿（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六年）之後，鮑久爾在基什尼奧夫的

部長會議機構內工作，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一年勃列日涅夫任摩爾達維亞黨中央第一書記時代，鮑久爾在蘇聯政府所設的摩爾達維亞共和國集體農莊事務委員會辦事機構內工作。這個集體農莊委員會是專門負責農業集體化工作的。在那幾年內，鮑久爾和勃列日涅夫曾緊密合作過。

此外，基什尼奧夫時代是一個比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生活更爲富庶一些的時代——戰後在家鄉的那幾年，生活是比較貧困的。誠然，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勃列日涅夫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就已親身經歷了第二次貨幣改革（一個新盧布換十個舊盧布），對糧食和紡織品的配給制也已經取消，所以，後來在基什尼奧夫，生活更爲舒適，雖然有點死氣沉沉。很可能這個五口之家（這時，女兒加琳娜已經生了）在摩爾達維亞才過着較爲富裕的生活，這種生活與人民的生活相比雖然已有天壤之別，但是與莫斯科的同志們的生活水平相比，却非常有限。這個共和國處於政治活動的邊緣，因此，又得耐心等待，直到赫魯曉夫想起了他的在外省的得力助手。一九五二年秋天，這個時候到來了。

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

勃列日涅夫在基什尼奧夫工作了二十七個月。一九五二年十月初他前往莫斯科參加黨代表大會，在那兒一直呆到一九五四年二月。這可是動亂不安的年月。

斯大林在大清洗的過程中親手毀掉了蘇聯共產黨，清黨之後他又親自把它重建。十三年來，

斯大林統治着蘇聯共產黨，權力無限。按照黨章每三年要召開一次黨代表大會，制定新的路線，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可是斯大林哪裏管這一套？列寧逝世後，斯大林把每次黨代表大會之間的間隔時間逐次增加一年：一九二四，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三〇，一九三四，一九三九。此後乾脆十幾年也沒召開過一次黨代表大會。何必召開呢？國家的版圖越來越大，國家的實力越來越強，越來越爲人所畏懼。由於久經考驗的幹部們的努力，當然，也多虧他的領導，國內一切都進行得井井有條。如果證明有一個幹部無能，可以關押起來，在一九五〇年恢復死刑之後，也可以予以槍斃。人民大眾也都俯首貼耳。在斯大林面前人人平等，幾百年來人類夢寐以求的那種絕對平等終於爲斯大林所實現。

黨也變得更加壯大。一九三九年，斯大林在清黨之後召開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時，黨員人數爲一百五十萬，一九五二年已經達到六百萬以上。從列寧的幹部黨一躍而變爲一個羣衆黨。但是這不僅是斯大林的黨，這是一個由參加二次大戰的軍人組成的黨，由清洗之後蘇聯社會內最終站穩腳跟的那些階層組成的黨：專職的黨的幹部，各工廠企業、各政府部門、各城鄉蘇維埃行政管理部門的專職的經濟幹部，行政幹部和國家幹部，職業軍人，職業警察，作家協會，藝術家協會，和作曲家協會的職業文化幹部，科學院的職業學者所組成的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任務，自己的工作範圍和自己的責任，每個人都可以隨時受到控告——這就是領袖所希望的。

可是每個人都要求得到讚賞，每個人和每個利益集團都要求表示出他們得到了讚賞，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地位得到了肯定，這樣他自己就感到踏實。

斯大林懂得他們的心理，他也照顧到他們的要求。他一再制定新的動章，新的稱號，新的制服和新的差別。官員之間的等級制度早已施行，就跟在沙皇帝國一樣：鐵路職工、司法人員、外交官，都有等級。一級法律顧問官又有了，二等參贊又有了，交通部長就是交通幹綫的總經理。設立了一些空軍主帥和總設計師。還有人民功勳藝術家 and 蘇聯人民演員。

一切又一如既往，甚至比過去更加等級森嚴，只是有一點區別：所有這些人都來自社會的最底層，就像在暴發戶身上所常見的，他們對表揚、榮譽、褒獎和讚賞的渴望比那些幾百年來世世代代享有特權的階層更為巨大並且更加難以餓足。這些人年輕，期待着分得一份權力，許多人名為黨員，實則徒有虛名，他們處於「冬眠狀態」，待時而動，只等到那不能想像的事情，人們確實不敢想，也簡直不敢相信的那件事情一旦發生，他們才打算復活：這就是，那位不朽的人的死亡。

那位不朽的人已經七十多歲，並且和一切風燭殘年的老人一樣，經常想到死之將至，想到他死後這個國家和他的「事業」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他掌權已經三十年，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善於行使權力，他始終對大權在握具有極大的樂趣，可是有時他也略略感到有些疲倦。

他七十歲以後，甚至對他一向如此心愛的遊戲——把幹部任意調來遣去——也不怎麼感興趣了：一九五一年只有一個部被解散，改成另外一個部。幹部政策靜止不動，人人縮着脖子靜等。一片冰冷陰森，使人毛骨悚然的寧靜籠罩着全國。只有斯大林身邊最親近的人在積極活動：這些侍從武士們在為他百年後作着準備。

究竟是誰在一九五二年想到，隔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之後，又重新召開一次黨代表大會，通

過選舉新的、人數激增的領導機關，使黨的幹部和經濟技術大員、元帥和警察所組成的「新階級」，至少在名義上參加政權，這點只要蘇聯共產黨的檔案一天不公開，當然也就一天難於確定。

可能斯大林希望確定他的接班人，整頓一下他的家務，爲此而安排的，他對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和貝利亞這幾個老戰士已經厭惡。這正中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的下懷。他們爲他提供現成的幹部名單，爲他作好準備。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兩人擁有最大的機會，可以在斯大林死後把絕大部份的權力攫爲己有。也可能是他們兩個自己在斯大林身邊提出了這個建議，而爲斯大林所採納。更可能的情况是，他們兩人中的一個——可能是馬林科夫——首先在斯大林的僕人、秘書兼執刑人，那個具有至高無上權力的波斯克列比舍夫那裏進行了試探。這位黨中央特別部部長在一九五一年秋國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庫莫夫倒台之後權力大增。

就這樣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死水一潭的黨突然波動起來（這種波動一直到赫魯曉夫下台以後，直到一九六五年秋才停止）。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公佈了新黨章的草案。斯大林甚至抖擻精神提筆著書；他在黨代會開幕前三天發表了一篇混亂不堪的「理論」著作，這篇著作被人多方解釋，並且和以往一樣，解釋的方法極不相同。這是他自己創立的庸俗馬克思主義的最後貢獻。

這篇著作具有一個典型斯大林式的謙虛謹慎的標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在這篇文章裏，斯大林寫到資本主義的沒落和在這種情況下戰爭的不可避免性。他規勸蘇聯的後代，一切都按照原樣。這是典型斯大林式的偽裝，因爲很快就證實，他正打算進行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動，在這方面他受到這次黨代表大會的兩個導線的熱烈支持。這是在莫斯科舉行的最後一次斯大

林的黨代表大會——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這是第一個主要報告人不是斯大林的黨代表大會。

儘管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這兩個和他一起走過了漫長道路的老戰士還可以主持黨代會的開幕和閉幕。可是主角和導演顯然是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一個作一九三九至一九五二年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從而明確地在斯大林同意下，以總書記最終接班人的身份出現（當然斯大林從一九三四年以來只稱自己為「書記」——這也是斯大林故作謙虛之處）。另一個作修改黨章的報告。斯大林自己只在十月十四日伏羅希洛夫宣佈大會閉幕之前，作了一個簡短的講話，他顯然老態龍鍾，白髮蒼蒼。他的第三個老侍從武士拉·莫·卡岡諾維奇只輪到扮演一個比較重要的配角；他建議向按照新黨章在四年後舉行的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提出一個新黨綱，舊黨綱是一九一九年制定的。為此組成的委員會有十一名委員，馬林科夫是其中之一，赫魯曉夫却不是。這件事情又一次表明，真正的繼承人是誰。

勃列日涅夫作為具有表決權的一千一百九十二名代表之一坐在克里姆林宮的大會議廳裏開了十天會，聽聽報告，表決時舉舉手。這是他參加的第一次黨代表大會。

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九年，他曾兩次參加烏克蘭的黨代表大會，還參加過兩次在基什尼奧夫舉行的黨代會，其中一次他由摩爾達維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建議「當選」為摩爾達維亞黨中央第一書記，另一次，在莫斯科黨代表大會開幕前兩個星期，他又一次「連選連任」。他和他的第二書記D·S·格拉德基和他的共和國總理G·S·盧治為正副團長，率領着摩爾達維亞代表團。這是一個很小的代表團；黨代表大會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納·麥·別哥夫在他的報告裏提也沒有提這個來自基什尼奧夫的代表團，他只報了十五個加盟共和國裏九個比較大的共和國黨組織和最

大的州黨組織出席黨代表大會代表團的代表人數，其中包括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代表團十二名代表。大會規定每五千名黨員選派一名代表，而摩爾達維亞當時共產黨員的人數還不到六萬人（一九七一年黨員人數為十一萬零一百三十一人）。

別哥夫宣佈了大會代表的年齡和黨齡，從而也說明，爲什麼要召開這次黨代表大會：老布爾什維克們已經去世，年輕一些的黨員要求在領導機構中有他們的代表地位。只有百分之一點二的大會代表是一九一七年以前入黨的，相反，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〇年之間，和勃列日涅夫一起在清黨期間入黨的黨員佔大會代表的百分之三十六，人數僅次於佔大會代表百分之三十六點四的那些一九二一至一九三〇年間入黨的黨員代表。和勃列日涅夫年齡相當的大會代表，即四十一歲至五十歲的那批人，佔代表總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一點一，在這次新生力量大會的黨代會上佔主宰地位。

別哥夫特別表揚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共和國黨的發展壯大，對於摩爾達維亞共和國他却隻字未提。儘管如此，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得以在蘇聯共產黨的一次黨代表大會上講話，這是他作爲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的權利。他的講話依照慣例是向斯大林表示忠誠，同時簡單敘述一下摩爾達維亞的工農大眾取得的成就。勃列日涅夫的名字第一次在東方集團的報紙上出現，西方世界對他則毫不注意——此人還太微不足道，他所代表的共和國，也太無足輕重。

所以黨代表大會結束後發生的事情便使人完全感到意外：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代表大會全體代表「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然後在中央委員會秘密會議上選舉了代替舊的政治局的黨中央主席團和黨中央書記處（中央組織局已經取消）。在這三個機構裏全都有勃列日涅夫，他當選爲

黨中央委員，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和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蘇聯最小的加盟共和國之一的黨中央第一書記平步青雲，一躍而成爲國內最高領導機關的一員。這一下子他可是向上爬了好大一截。

爲什麼偏偏選上這個現在來自基什尼奧夫，從前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勃列日涅夫呢？

勃列日涅夫這次被選入新的黨中央委員會，是十分自然的。大戰結束後士兵復員轉入地方，地方黨組織內人數增加，黨中央委員會之所以擴大規模，就是爲了吸收像勃列日涅夫這樣的地方黨組織書記。而他在這期間甚至當上了加盟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的黨中央第一書記這次全都當選爲黨中央委員，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還有勢力極大的赫魯曉夫這個靠山的支持和提拔，所以他也當選爲黨中央委員，那就更加合情合理了。再說一九三九年的黨中央委員會也早已殘破不全：七十七個黨中央委員裏面，在這期間去世了十四人（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員日丹諾夫和加里寧），兩人陣亡，四人被處死刑（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員N·A·沃茲涅先斯基），由於斯大林的兒子華西里耶的告密，航空部長沙胡林被捕入獄，結果只剩下五十二名黨中央委員（其中四十名也被選入新的中央委員會）。黨中央委員會剩餘的名額到一九五二年翻了一番還不止，勃列日涅夫作爲正式委員參加的這個黨的第一號領導機構擁有一百二十六名委員。這一百二十六名黨中央委員當中，有六十二人（佔百分之四十九）是各加盟共和國、邊疆區、州的黨委第一書記。這個新階層終於站穩了脚跟：地方上的黨委書記至今還是蘇聯上層人物當中最有權勢最爲保守的一羣人，沒有一個黨的首腦可以不重視這批人。勃列日涅夫便是在蘇聯建立蘇維埃政權三十五年的過程中強大起來的這一羣人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因此，即使他那位於第聶伯河和普魯特河之間的加盟共和國小得微不足道，可他進入黨中央委員會，還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他作

爲赫魯曉夫的寵兒，也肯定進身有階。

因此他也進入了黨中央主席團和書記處。因爲：如果說那另一個實權人物馬林科夫還全面同意所有加盟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選入黨中央委員會，可是對於黨中央主席團和黨中央書記處的席位，則必須進行激烈的爭奪，對每一個日後——那人百年之後——在奪權鬥爭中可能有用的人進行激烈的爭奪。

黨中央主席團和黨中央書記處也擴大了，這點既稱了斯大林的心，也合了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兩人的意。對於斯大林來說，這是把那些老人淹沒在一大羣新人之中的大好時機。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也求之不得，他們可以安插各自的心腹黨羽（當然先決條件是首腦的同意）。於是由黨代表大會前的十一名政治局委員增至黨代表大會後的二十五名，原來一名政治局候補委員變成十一名，書記處書記由六名增至十名。

因此，勃列日涅夫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中踏入權力的前廳時（候補委員只有發言權），發現周圍的這批人相當混雜，關係並不友好。

勃列日涅夫精明強幹，對黨忠誠，並且是赫魯曉夫的一個追隨者，因此爬上了領導機關的最上層。另外十名主席團候補委員也精明強幹，對黨忠誠，可是沒有一個有這樣的名聲，說是全靠赫魯曉夫的恩寵才青雲直上的。而勃列日涅夫的這種名聲却早已在外。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的黨中央第一書記只有三人進了主席團：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列·格·麥利尼科夫是正式委員，白俄羅斯黨中央第一書記尼·謝·帕托利切夫和勃列日涅夫是候補委員。其他各加盟共和國的黨中央第一書記全都被忽略了：高加索、波羅的海沿岸各國、中亞細亞各國。

勃列日涅夫這個最後一個加盟共和國的黨中央第一書記甚至當上了黨中央書記處書記。這顯然是背後有靠山，簡直明顯得無法遮掩。看來馬林科夫之所以同意「選」勃列日涅夫，完全是因為在他看來，在赫魯曉夫的黨羽裏面，相對來說，勃列日涅夫是最最無害的一個，馬林科夫爲了他自己的人也能够通過，反正總要吸收幾個赫魯曉夫的黨羽進去的。甚至於赫魯曉夫本人看來也寧可要更有棱角的基里欽科。而現在赫魯曉夫在黨中央主席團裏，尤其是在黨中央書記處裏，只好滿足於讓勃列日涅夫來做他的主要工具，勃列日涅夫也恰好是通得過的一個人選，沒有特殊功勳，溫馴安詳，穩重老實，毫不飛揚跋扈。

想必是從這時開始，勃列日涅夫明白了他的長處何在：就和斯大林在步步高升的時候一樣，勃列日涅夫也總是被人低估的。他仔細地研究自己所處的環境，確定只要不冒尖就不會出紕漏。這是他從阿列克賽·尼古拉耶維奇·柯西金的先例上斷定的，日後他將把他的政治命運和這個人聯結在一起。

勃列日涅夫是個黨的幹部，而柯西金則是經濟技術大員的化身。勃列日涅夫出生在南方烏克蘭的外省，而柯西金則出生在北方的大都市裏。儘管勃列日涅夫年紀只小兩歲半，黨齡只短三年，直到農業集體化的時期才積極參加活動，而柯西金這個彼得格勒工人的兒子內戰時期十五歲就作爲志願兵參加了紅軍。勃列日涅夫一直在外省，最後甚至在國境綫上「最後一個加盟共和國」工作，而柯西金除了在西伯利亞的集體農莊幹了四年之外，其餘時間一直定居在兩個首都裏。秉性樂天的勃列日涅夫，精力充沛，樂享人生，憂鬱成性的柯西金乾癟乏味，埋頭工作，就是從氣質上來講，兩人也是猶如水火，大相逕庭。

一九五二年勃列日涅夫當上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時，柯西金在蘇聯的最高機關已經工作了十二年之久。柯西金從一九三九年起接連不斷地擔任政府閣員和黨中央委員，從一九四〇年起在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手下任副總理。一九三八年柯西金在他故鄉列寧格勒任市長時，勃列日涅夫在莫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才剛當了不到半年的州委部長。一九四八年柯西金已經當上了政治局委員，勃列日涅夫還一直蹲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從一九四〇年起，柯西金和斯大林時代其他四個重要的企業負責人——全能專家布爾加寧，計劃專家沃茲涅先斯基，機器、坦克、輪船製造專家馬利歇夫和電氣專家別爾烏辛——一起組成蘇聯政府裏地位特殊的經濟委員會，柯西金擔任該委員會的消費品委員會主任。他擔任這個職務有十三年之久，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之間，柯西金還附帶地負責列寧格勒的疏散，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六年之間還同時擔任俄羅斯聯邦的總理，一九四八年任臨時的財政部長監督貨幣改革運動的執行——斯大林不願意把這項任務托付給任職最久的蘇聯部長阿·格·茲維列夫（一九三八—四八年以及一九四八—六〇年任財政部長）。

柯西金三十三歲當工廠廠長，三十四歲當列寧格勒市長，三十五歲當部長，三十六歲還差一個月就當上了副總理，直到五十年代初他才第一次摔跤，但這也不是由於他自己的過錯，而是因為被人算作是某一集團的成員，像這樣的事，在斯大林時代是屢見不鮮的。柯西金很明顯的是個列寧格勒人，在戰爭期間曾經和日丹諾夫及其第二把手A·A·庫茲涅佐夫密切合作過。一九四八年日丹諾夫去世，庫茲涅佐夫和沃茲涅先斯基一起在一九五〇年被槍決，這時柯西金也幾乎送了命。大概是他的親戚幫了他的忙，柯西金的女兒劉德米拉和「契卡組織」的一名高級官員的兒子結了婚。劉德米拉·柯西金的公公是M·M·格維希阿尼，此人是保安部隊的上將，黨中央候補

委員，戰爭期間和戰後都是古比雪夫州國家安全機關的頭子。和貝利亞的一個手下人有着良好的關係在當時可是金不換的好事。柯西金活下來了，可是一九五二年在貝利亞的勢力逐漸衰弱的時候，格維希阿尼被逐出黨中央委員會，柯西金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但仍然是副總理和輕工業部部長。現在柯西金也坐在權力的前廳裏等着東山再起。

在主席團候補委員裏面，只有柯西金一個人曾經一度在最高權力機構裏呆過。其他九個和勃列日涅夫一樣，都是新手。

在世界毀滅的前夕，在克里姆林宮權力的前廳裏湊合在一起的這幫人，就像前面所說的，是極其龐雜混亂的。但是這羣人，就像蘇聯領導機關裏所有的人一樣，並非偶然湊成的。他們相當確切地反映了各派勢力相互的關係以及一個更高機構裏的意圖。捷沃西安、茲維列夫、卡巴諾夫，貶職的柯西金和由總檢察官搖身一變成爲外交官的維辛斯基，甚至於還有那個從監察機關來的普扎諾夫，這就是說，十名主席團候補委員裏有六名是政府幹部，這裏面只有普扎諾夫一人做過六年黨的工作，可是後來又調到政府工作崗位上去了。經濟技術大員在蘇聯的領導機構之一所佔的優勢表明了直到斯大林去世後的第一屆黨中央主席團裏才如此清晰地顯示出來的情況；被斯大林毀掉和重建的這個黨已經喪失了它作爲領導機關的意義。即使沒有黨的幹部，經濟技術大員也可以把這個國家管理起來。

勃列日涅夫和伊格納托夫、帕托利切夫以及黨內哲學家尤金屬於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中的少數派。而且在少數派裏面勃列日涅夫也只認識帕托利切夫一個人。帕托利切夫在戰後擔任集體農莊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一九四七年和卡岡諾維奇一起時，在基輔擔任過烏克蘭黨中央負責農業

的書記，其直接任務是推動農業集體化運動。勃列日涅夫顯然和他很合得來；我們還記得，勃列日涅夫在一九四七年居然得以從扎波羅熱州調到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去工作，如果帕托利切夫對勃列日涅夫在扎波羅熱州進行的農業合作化的成績未作好評，勃列日涅夫是不可能調到故鄉的肥缺上去的。他們兩人彼此了解的最好證明是帕托利切夫目前的外貿部長的職位。從一九五八年起帕托利切夫便一直担任外貿部長。

其他九名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勃列日涅夫和他們根本素昧平生。

勃列日涅夫得在斯大林和馬林科夫警惕的目光監視之下在黨中央書記處工作，這與在其它地方沒有什麼不同。在一九五二年十月至一九五三年三月之間，是否還舉行過一次黨中央政治局的全體會議，這是大可懷疑的，簡直可說是極不可能的。在斯大林最後一屆黨中央書記處裏等級的排列是更爲複雜的：儘管所有的書記名義上都一律平等，實際上却存在着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和五等書記之分。

斯大林是一等。

老政治局委員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是二等。

已經當過黨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普·克·波諾馬連科和米·安·蘇斯洛夫是三等。

波諾馬連科從一九四八年起，蘇斯洛夫從一九四七年起便當上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兩個人都參加過早已消逝的組織局，兩人在戰爭期間都領導過游擊隊司令部。波諾馬連科甚至是職位最高的游擊隊員：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在無足輕重的伏羅希洛夫徒有虛名的指揮下），在最高統帥部設立游擊隊中央司令部之後，波諾馬連科一直領導着這個司令部，被授予中將軍銜，獲得很少

授給黨的幹部的蘇沃洛夫勳章，從一九三七年起他便是最高蘇維埃代表，從一九三九年起是黨中央委員，他在明斯克擔任白俄羅斯黨中央第一書記有十年之久（一九三八—一九四八年），在黨政大權集於一身之後，也當了四年的總理。沒有必要派遣一個像卡岡諾維奇這樣的人到波諾馬連科那裏去，因為波諾馬連科本人便被公認為一個強硬人物，善於採取雷厲風行的手段。一九五〇—五二年波諾馬連科兼任（穀物）採購部長，這個職務需要一個善於把農民身上最後一點油水榨取出來的強硬人物。

第四等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是那些新任命的，但同時又被提升為黨中央主席團委員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尼·亞·米哈伊洛夫，此人是個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的莫斯科工人，但是在文學上頗有抱負，是個男中音，嗓子很好，迄今為止一直擔任共青团的頭頭。還有阿·鮑·阿里斯托夫，他出生於阿斯特拉罕州一個漁民之家，是個非常精通業務的黨的幹部，他是技術科學博士、講師和黨務工作者。在戰爭年代阿里斯托夫負責烏拉爾的軍火工業，使之順利地進行生產，他最後當上了車里雅賓斯克的州委第一書記。此人變成斯大林時代最後一任黨中央人事部長，赫魯曉夫把賭注押在他的身上，提拔他做黨中央主席團委員。

第五等的三個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只是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其中老奸巨滑的契卡工作人員伊格納托夫從一九三九年起便是黨中央候補委員，從一九三七年起便是最高蘇維埃代表，他比另外兩人又高上半等。尼古拉·格里哥耶維奇·伊格納托夫參加過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起先作為赤衛隊員，後來在布瓊尼的騎兵第一軍團裏作戰。接着在中亞細亞的契卡裏工作了兩年，參與了鎮壓「巴斯馬欽」起義，這是一個受土耳其支持的民族主義運動，在一九二二年春，控制着烏茲

別克斯坦的一大部份地方，在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前，這個地方是「獨立」的布哈拉人民共和國。記者海因茨·謝維在幾十年後訪問伊格納托夫時，在他的辦公室裏看見一塊布哈拉壁毯，便用這壁飾的斑斕色彩來比擬伊格納托夫的生涯。

在清洗時，身材魁梧面部粗獷的伊格納托夫——當時是列寧格勒列寧區的區委第一書記——得到了一個極端棘手的任務：監視帕·彼·波斯蒂謝夫。波斯蒂謝夫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烏克蘭黨中央書記兼基輔州委第一書記，一九三七年二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要求把列寧的最後兩個重要助手布哈林和李科夫處死時，波斯蒂謝夫便是那個敢於反駁斯大林的人。此後不久他便在基輔免職，被調到伏爾加河邊的古比雪夫去當州委第一書記；伊格納托夫派去當他的第二書記。一九三八年一月波斯蒂謝夫被捕，繼他之後在古比雪夫當黨委第一書記的就是尼·格·伊格納托夫。波斯蒂謝夫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被槍斃；伊格納托夫却保住了，接着在奧廖爾工作，戰爭期間領導當地的游擊隊司令部，嗣後，在工作艱苦的克拉斯諾達爾任邊疆區委第一書記。此刻他也當了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同時從波諾馬連科那裏接手頗担風險的採購部部長的職務。伊格納托夫屬於那個未受任何教育（他所受的全部教育便是在莫斯科參加了兩年馬列主義學習班），在清洗中被沖刷上來的中間階層，他無論在工作經驗方面還是社會關係方面都遠遠勝過勃列日涅夫。而別哥夫從一九三九年起便是黨中央委員，從一九三七年起便是最高蘇維埃代表。

所以說，在黨中央書記處的十名書記當中，勃列日涅夫是最末一名。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之交，勃列日涅夫在書記處裏面究竟負責哪個工作部門，不得而知。既然他在工業方面和農業方面都有經驗，戰爭爆發前不久又主管過軍事工業，戰爭期間又負責政宣工作，因此負責任何工

作部門都有可能。他很可能在黨中央軍事部工作，這個部同時也就是蘇聯軍隊的總政治部。有人設想，勃列日涅夫當時在蘇斯洛夫領導的中央宣傳鼓動部工作，這種估計是最有可能的。

並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勃列日涅夫和蘇斯洛夫兩人特別要好，可是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兩人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反過來講，可以肯定的是，勃列日涅夫和蘇斯洛夫在當時已經相識有十年之久，兩人是在對他們來說都是最爲困難的時候結識的，大概也在那時便互相敬重了，在以後幾年內，職位較高的蘇斯洛夫一直暗中庇護着勃列日涅夫，並且最終幫他奪得最高的權力。蘇斯洛夫這樣做當然不是出於利他主義的動機。蘇斯洛夫相當早就已經明白，赫魯曉夫是準要出漏子的，可是蘇斯洛夫自己又和米高揚相似，並沒有當第一把手的野心，於是便及時地把賭注押在勃列日涅夫身上。

所以說勃列日涅夫在黨中央主席團除了赫魯曉夫之外還有第二個强有力的保護人蘇斯洛夫。他在黨中央主席團委員裏面的第三個熟人便是科羅特欽科。就是這個烏克蘭的總理，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發現」了勃列日涅夫。還有一個便是勃列日涅夫在基輔的最後一個上司，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列·格·麥利尼科夫。

由十名委員突然擴大爲二十五名委員的黨中央政治局，是由比十一名候補委員更爲五花八門的人物拼湊而成的。一個排除外人自成天地的俱樂部一下子變成了一個人員混雜的集合體。

這裏面首先有四位老政治局委員：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和米高揚。他們四人是斯大林幾十年來最親密的助手，經過了歷次清洗運動，而「幾乎」絲毫未受損害（卡岡諾維奇失去了兩個兄弟，莫洛托夫的妻子，一度短時期——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擔任漁業部長

的P·S·謝姆楚希娜曾經兩次被捕)。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做政治局委員已經二十六年，卡岡諾維奇二十二年，米高揚十七年，他們已經習慣於這種權力的排外性；戰爭期間他們都是國防委員會的成員。現在他們發現自己突然淹沒在人羣之中，四周盡是一些比較年輕的新人的面孔。他們只還保留着副總理的職務，可是沒有明確的工作部門，這一事實已經開始叫人嘗到被新人完全奪去權力的滋味。即使在比較年輕的「老」政治局委員當中（除了降為候補委員的柯西金和完全逐出政治局的前黨中央書記處書記A·A·安德烈耶夫以外，其餘的老政治局委員全都吸收進新的黨中央主席團），當時至少有一個人感到，他的勢力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此人便是拉·巴·貝利亞元帥，此刻他也僅僅只是一個副總理而已。自從他的黨羽阿庫莫夫被撤銷國家安全部長的職務以後，貝利亞便知道，他的大勢已去。貝利亞大概在另外一件事上也看出了一些苗頭，這便是：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清洗時最爲臭名昭著的劊子手之一，馬特維·希基里亞托夫取代平庸無能的安德烈耶夫被「選」爲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希基里亞托夫到那時爲止一直是安德烈耶夫的副手，老百姓管他叫「馬爾尤塔·斯庫拉托夫」，取的是伊凡雷帝的御林軍首領的名字，這支御林軍奉沙皇的旨意消滅了老一代的顯赫人物——世家貴族。希基里亞托夫（和新的國家安全部長伊格納捷夫一樣）現在也是新的黨中央主席團委員。莫非斯大林也有當年沙皇那樣的企圖？

這次擴大接班人基礎的真正獲利者便是這批新人——斯大林的真正的用意肯定也就在這裏（免得接班人馬林科夫日後不得不進行長期的鬥爭）。國家主席什維爾尼克和芬蘭老共產黨員奧托·庫西寧這兩個老布爾什維克當然一無所獲，前者由政治局（唯一的）候補委員升爲黨中央主

席團委員，後者是卡累利阿—芬蘭的「國家主席」，這個加盟共和國是在芬蘭戰爭以後由卡累利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被佔領的那部份芬蘭土地組成的。

在斯大林生前組成最後一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時，也就是在奪權鬥爭的總演習時，真正的獲利者是這次黨代表大會的兩個真正的幕後牽綫人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的心腹：W·M·安德里阿諾夫，馬林科夫安插在列寧格勒的心腹，此人曾把日丹諾夫的黨羽從這第二首都的黨組織中清洗出去；阿·鮑·阿里斯托夫，赫魯曉夫把他提拔上來當幹部部長，以及烏克蘭來的兩個人，赫魯曉夫的老幫手科羅特欽科和繼赫魯曉夫在基輔當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的麥利尼科夫。還有一個，當然要低上一等，這就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赫魯曉夫集團勢力比較強大，因為尼亞·布爾加寧元帥也在他們這邊。布爾加寧雖然也是一個沒有職務的副總理，但是因為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因而各方面也都用得上他，他和赫魯曉夫早在莫斯科共事的日子裏就已經極為熟悉了。馬林科夫當政治局委員已經六年，赫魯曉夫十三年，布爾加寧四年（赫魯曉夫在一九三九年和日丹諾夫一起當政治局委員，馬林科夫在一九四六年和貝利亞一起，布爾加寧在一九四八年和柯西金一起當上政治局委員——斯大林喜歡身邊的人互為對手，通過互相競爭達到互相制約）。

介乎這兩個集團之間的是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蘇斯洛夫，波諾馬連科和尼亞·亞·米哈伊洛夫，其中波諾馬連科是馬林科夫的人，而蘇斯洛夫曾經和日丹諾夫密切合作過，則又更傾向於赫魯曉夫。多年（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五二年）擔任共青团首腦的米哈伊洛夫是赫魯曉夫担任市委第一書記的時候在莫斯科長大成人。

總的說來赫魯曉夫集團在黨中央主席團佔多數——但這並不說明太多的問題。馬林科夫的黨

羽暗中穩穩當當地坐在盤根錯節的黨中央機關裏，馬林科夫從斯大林那兒學會從根本上控制黨中央機關。

可是同時在黨中央主席團終於又出現了一個嶄新的集團，這個集團現在開始第一次——並且以後永遠——分享大權。這便是經濟界巨頭集團。這個集團在權力中心出現才真正是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的新鮮事情。在黨中央主席團有四名委員（四名候補委員），盡是經濟部門最高職位的負責人，幾乎從來沒有擔任過黨務工作，現在終於也上台了：維·阿·馬利歇夫，一九五〇年晉升為上將，戰爭期間是坦克製造家，戰後是潛艇、輪船製造家，他是俄國最大的經濟巨頭，十二年來一直在政府的經濟委員會裏擔任機器製造委員會主席，蘇聯大國地位的主要支柱——重工業的總監察員。

米·格·別爾烏辛，中將，在經濟委員會裏擔任燃料和電氣經濟委員會的主席達十年之久，從一九五〇年起擔任化學委員會主任（作為布爾加寧的後繼者之一，一九四〇至一九五〇年布爾加寧領導過冶金化學委員會）。

計劃專家馬·薩·薩布羅夫是個韃靼人，在沃茲涅先斯基被清洗之後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他與馬利歇夫和別爾烏辛一樣，也是個工學士。

最後是鋼鐵專家W·W·庫茲涅佐夫，技術科學博士，黨中央主席團裏面就他一個人在美國留過學（學習鋼鐵工業兩年），並且在底特律的福特汽車公司工作過，戰爭期間是國防委員會的副委員，擔任全蘇工會理事會主席已經八年，是多年擔任工會主席後來升為國家主席的什維爾尼克的後繼者。從這兩個人身上可以看出差別：什維爾尼克，一八八八年生，是個車工，庫茲涅佐

夫，一九〇一年生，是個上過大學、得過文憑、被授予學位的工業界巨頭，這樣的人，就像日後所證明的那樣，是到處都可以安排的。

這個階層到那時為止，在黨中央政治局裏只有那個因其在列寧格勒的社會關係而遭到貶職的柯西金做爲代表，現在這個階層改變了蘇聯領導機關的面目。事情終於開始明朗起來：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那個階層的時代已經告終，像卡岡諾維奇那樣，今天領導一個工廠，明天領導一條鐵路的那批「全能的」黨的幹部的時代也結束了。開始了專家的時代。現在他們大家都還一起坐在黨中央主席團裏，並且都是政府首腦斯大林的副手，但是有一點差別：新生的專家都有職權範圍明確的工作部門，而老的那一批革命家却没有。除此之外還有一點：這批老人都積極參加了清黨工作，比如像卡岡諾維奇，當時曾經提出過清黨的動議並且推波助瀾。而新人則只是從中獲得好處——通過清黨他們向上爬得更快。

這個擴大的黨中央政治局的成份表明，從作爲清黨運動終結點的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到日丹諾夫在其對東歐集團和德國的政策遭到失敗後的突然去世，即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八年之間的這個穩定時期終於結束了。我們今天看到，又經歷了整整十二年，一直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那天，宣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蘇斯洛夫和一九五二年當選爲中央檢查委員的尼·維·波德戈爾內（當時是哈爾科夫州委第一書記）奪權成功。

風平浪靜的時代以及因爲戰爭被迫團結的時代到一九五二年十月告終。不過幾年之後，現在坐在黨中央各領導機關的這幫人便開始爭先恐後地把斯大林時代建立起來的重疊複雜的結構拆得一乾二淨。不僅是赫魯曉夫一個人，在黨中央候補委員當中還有一度無聲無息此刻重新露面的朱

可夫元帥（他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六年便是黨中央候補委員了），此人不久也提出自己的要求，並且開始對槍斃很多將軍的行爲大加譴責。對於朱可夫元帥來說，在自己的院子裏栽種玫瑰花的時代已經成爲過去了。在黨中央機關的那個三等候車室——中央檢查委員會的委員名單上可以看到三次（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斯大林文學獎金獲得者亞歷山大·特里弗諾維奇·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名字。就是這個特瓦爾多夫斯基在六年之後擔任《新世界》雜誌的主編，使這個雜誌獲得世界聲譽，他發現了索爾仁尼琴，鼓勵了帕斯捷爾納克，在他的長詩《山外青山天外天》裏他清算了斯大林及其一伙。

僵化狀態已經終結的第二個明確的標誌乃是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和卡岡諾維奇這些老政治局委員被多數所壓倒（他們當中最弱的一名安德烈耶夫已經當了二十年政治局委員，這次只當選爲黨中央委員，決非偶然）。斯大林如果沒有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和卡岡諾維奇三人，是不可能建立他的統治的。在舊俄羅斯的職業革命家當中，沒有一個人是在斯大林建立獨裁統治的過程中像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和伏羅希洛夫那樣支持過他。莫洛托夫是斯大林一九一六年在彼得格勒編輯《真理報》時候最老的助手，也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二年組成的第一個書記處的成員（莫洛托夫甚至比斯大林還早一年，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便當上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他眼看自己的老婆兩次被捕，沒敢說半個不字；卡岡諾維奇這位「鐵腕人民委員」是清洗運動的發起者，他聽任他的弟弟失蹤，哥哥自殺；伏羅希洛夫這位「第一元帥」，在戰場上作戰英勇無畏，在斯大林面前怯懦如鼠，他同意人家把他最好的將軍們處死，他沒有和他的將軍們同上刑場，而是出賣了他們——他寧可長命百歲，不願英雄一世，事實上最後也活了近八十九歲。斯大林心中有數，所以在戰爭

期間沒有讓伏羅希洛夫當「蘇聯英雄」——只有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才如此仁慈地讓他當上了「蘇聯英雄」。

可是不出四年，這些老人全都被攆了出去——剝奪職務，備受奚落，放逐外省，然而却保住了一條性命。只有八面玲瓏的米高揚順利地度過了一切難關，一九六五年光榮退休，只有年邁蒼蒼的伏羅希洛夫，這位內戰時期的英雄得以在一九六九年光榮地安葬在克里姆林宮的宮牆邊。

直到今天還留在政治局裏的只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蘇斯洛夫。當時的十三名政治局委員已經去世，貝利亞被處死，五個人降級。

前面已經說過，沒有最起碼的材料可以告訴我們，這位新當選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勃列日涅夫在一九五二年十月至一九五三年三月究竟從事哪些事務。他生涯中的這五個月似乎是個禁區；儘管今天描繪起他的戰爭年代來洋洋洒洒，滔滔不絕，可是對於這個時期的報道却是異常簡短：「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列·伊·勃列日涅夫當選為黨中央委員，在一九五二年十月的黨中央全會上當選為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和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僅此而已。這裏我們只好全憑推測了。

勃列日涅夫肯定把他在基什尼奧夫的事務交給他的第二書記格拉德基了，而後者雖然並不是中央任何委員會的委員，却繼勃列日涅夫當了摩爾達維亞的第一書記。在黨中央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只有一個人是從摩爾達維亞加盟共和國來的，這就是總理盧治，他是黨中央檢查委員會的委員。

勃列日涅夫肯定把家搬到莫斯科，在這個冷酷無情的城市裏定居下來，並且設法適應這個新的環境。莫斯科的市民曾經定下了「莫斯科不相信眼淚」這句毫無憐憫之心的格言。勃列日涅夫

想必不久就發現，他今後從事的這個職業比爲士兵張羅靴要複雜得多，而且，儘管是在和平時期，也說不定比戰爭時期還要危險得多。

恰好在三個月之後，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使人担驚受怕的事就來了。在這一天由德·特·謝皮洛夫（在蘇斯洛夫之前的黨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长）和黨內理論家彼·恩·波斯別洛夫領導的《真理報》宣佈，一個新的陰謀被發現了。這個「陰謀集團」的那九名倒霉的成員究竟是誰，說到頭來完全是無關緊要的。但是有一點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一次新的清洗正在醞釀。

舉國上下人人顫抖，尤其是領導人，個個不寒而慄。

勃列日涅夫熬過了大清洗運動，他和他身邊絕大多數人一樣，是在清洗運動中，並且通過這個運動爬上來的。列寧格勒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的清洗沒有觸到他一根毫毛，因爲他不是列寧格勒人。至於說眼前的這次運動，那這個新「陰謀」是可能使很多人掉腦袋的。

被捕的人全是醫生，這麼說整的是知識分子，其中六人是猶太人，這麼說整的是非俄羅斯人。倘若《時代》雜誌傳出的謠言屬實：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維克多麗婭·彼得羅夫娜是個猶太人（母系方面？），那麼勃列日涅夫可能已經嚇得手腳冰涼了。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卡岡諾維奇是黨中央主席團裏唯一的猶太人，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卡爾普是個猶太人。究竟這次就這兩個大人物倒霉，還是所有的非俄羅斯人都要倒霉呢？

當然不會一下子就立刻向大人物開刀，首先倒霉的總是一些「小魚小蝦」。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二日一批有名望的猶太人被槍斃了，主要是詩人和演員，其中有名演員維尼亞明·蘇斯金和詩人達維德·貝爾格爾森，可是也有一個老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S·A·洛索夫斯基（一九三

九至一九四六年任副外長)。

被捕的醫生被戴上腳鐐手銬，受到嚴刑拷打。他們都「招供」了，兩個人受刑不過死於非命。指定的告密者、女醫生利迪婭·提瑪舒克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獲得列寧勳章。各報連續發表文章，號召人們提高警惕。二月十三日麥赫利斯去世。

馬林科夫從前在斯大林私人秘書處裏的這個對手早已一蹶不振：早在一九五〇年麥赫利斯便被撤銷了副總理和監察部長的職務。可是他還依然是黨中央委員——他是黨的領導機關裏少數僅存的猶太人中的一個。蘇聯和以色列斷絕外交關係後兩天，蘇聯軍隊裏這位軍階最高的猶太將領去世了。

這次反對知識分子和非俄羅斯人的運動一直持續到二月二十日。接着便突然中止，真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就在這陣關於陰謀活動的鼓噪聲嘎然中止後的第十五天，斯大林逝世了。

斯大林自然是壽終正寢——他畢竟已經活到第七十四個年頭了。三月四日（斯大林是在三月二日至三日這個夜裏發病的），清晨六點半，各電台停止了半小時播音之後播送了第一份醫生簽署的病情公報。這個公報的謎至今未解。

公報說，斯大林失去了知覺和說話的能力，可是如果失去了知覺是沒法檢查他能否說話的。第二份公報（一共有三份病情公報）才把這二者的先後順序顛倒了過來。

既然二十年來關於斯大林的死也沒有什麼新的看法出現，另一方面他的死肯定阻止了這場計劃中的清洗運動，並且使原來很可能被撤的貝利亞、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以及其他人不致被撤換——當然是由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及其黨羽）來替換他們，那麼需要回答的問

題只是：從這位總書記的死獲得好處的人除了那受盡折磨的老百姓之外（可是老百姓並不能使現狀發生絲毫改變），究竟是誰？

這個問題只可能有一個毫不含糊的回答：斯大林的老助手們和比較年輕的一伙，雙方都獲得了好處。他們在斯大林死後立即達成一項妥協，條件是各自放棄自己的黨羽——勃列日涅夫也在被放棄之列。老人和更加顯要的新人留下來合作共事，其餘的人都退出領導機關。

這樣一來什麼事都擺平了，要不然又怎麼解釋，斯大林的影子波斯克列比舍夫（一九五三年二月被斯大林自己撵走）從此之後再也不曾露面，斯大林的特別部立即被解散了呢？據說波斯克列比舍夫在身患重病之後於一九六六年秋天去世，終年七十五歲（這條消息是亨利·夏皮羅從莫斯科帶來的）。

要不然又怎麼能解釋，他們居然能够立即控制住斯大林的檔案室，並且責成如今又當工會主席的前國家主席什維爾尼克去整理和審查這些檔案材料呢？這些堆積如山的檔案材料對於許多人都是很危險的。按照官方的說法，什維爾尼克是到一九五六年二月才開始整理檔案材料的，這種說法是絕對不可信的，因為在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爲了給有些人套上絞索，就已經公佈了這些檔案裏的某些細節材料。因此什維爾尼克很可能立即開始整理檔案，而監察部門的頭子希基里亞托夫，作爲主要的有牽連的人之一，則不得染指這些材料。希基里亞托夫比斯大林總共只多活了十個月，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他就死了。又過了十個月，另一個主要的有牽連的人，那個被推到聯合國去工作的當時的總檢查官維辛斯基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突然中風，死於紐約。所以說在那些日子裏一切都有條不紊地在莫斯科順利地進行。

三月五日二十一時五十分斯大林逝世。三月六日清晨四時宣佈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一小時以後治喪委員會組成；治喪委員會主席是尼基塔·赫魯曉夫。從此他就對下列事件的進程負有主要責任。治喪委員會委員是卡岡諾維奇，國家主席什維爾尼克，國防部長華西列夫斯基元帥，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別哥夫，莫斯科軍區司令，黨中央候補委員和內務部人員P·A·阿爾杰姆耶夫上將和莫斯科市市長米·阿·雅斯諾夫，赫魯曉夫的老助手，今天是俄羅斯聯邦的國家主席。其長無比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蘇聯部長會議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決議」在同一天，也就是三月六日，草就、簽署並且付印。這個決議使蘇聯歷史上領導機構最激烈的改組付諸實施。那些意見針鋒相對，各有幾十個黨羽的同志們想必很快就達成了協議。還是說，這一切他們已經早有準備？只要看他們對幾十個，甚至幾百個職務、職位如此迅速地達成協議，這種可能性也並不排除。

一九五二年當選的十一名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其中包括蘇斯洛夫，被逐出主席團；什維爾尼克、波諾馬連科和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麥利尼科夫這三個主席團委員降為主席團候補委員，和他們為伍的第四名候補委員是阿塞拜疆黨中央第一書記巴吉羅夫，他是貝利亞的人。什維爾尼克又變成工會主席；給波諾馬連科許下諾言，要他「在蘇聯部長會議裏擔任領導職務」；十天之後，他被任命為新成立的文化部部長。一九五二年當選的十一名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全部下台，勃列日涅夫身處權力頂峯的這段插曲就此告終。他作為最沒權勢的書記之一當然也從黨中央書記處裏被攆了出來，和他一同被攆的有阿里斯托夫、米哈伊洛夫、波諾馬連科、伊格納托夫和別哥夫。只有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和蘇斯洛夫留在書記處；蘇斯洛夫既未得到肯定，又未遭到貶職，直到三月十四日才肯定他是黨中央書記處書記。

新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是前國家安全部長伊格納捷夫，《真理報》主編波斯別洛夫和馬林科夫最親密的助手納·納·夏塔林，後者是黨中央總監察員，一九三九至一九五二年任黨中央檢查委員，此後一直是黨中央候補委員。

大搬家開始了。最慘的是阿里斯托夫，他發現自己一夜之間從中央權力的樞紐位置——黨中央人事部——調到遠東的哈巴羅夫斯克，而且是安置在升遷無望的邊疆區蘇維埃主席的職位上。從莫斯科的幹部部長一下子降為中國邊境上的地方官，這一跤跌得最慘。

勃列日涅夫運氣好——他可以繼續留在莫斯科。他甚至於被晉升為中將。他這一生中第三次穿上軍裝。由於赫魯曉夫的庇護，和部裏高級政工人員舊日的交情，再加上戰後在倫貝格服務過，在海軍裏面又有多年的經驗，反正使勃列日涅夫得以留在莫斯科，不是仰仗蘇斯洛夫的保護，蘇斯洛夫那時候自己也自顧不暇。留在莫斯科總比在外省對今後的飛黃騰達要有利得多。不過在——比較——低的位置上經受考驗的時期又來了，這次是三年。而在哈薩克斯坦要經受的最艱苦的考驗還等待着勃列日涅夫呢。

勃列日涅夫前往海軍部去當政治部主任。而這個海軍部一共只存在十天，三月十五日便和國防部合併。勃列日涅夫擔任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顯然是主管海軍。新上任的國防部長是布爾加寧，他的前任華西列夫斯基和一度無聲無息此時重新露面的朱可夫元帥當他的第一副部長。布爾加寧依然是黨中央主席團委員，並且成爲第一副總理之一（從此之後有四名第一副總理）。勃列日涅夫的頂頭上司陸海軍總政治部主任起先是個老相識：費·費·庫茲涅佐夫上將，勃列日涅夫在倫貝格的時候他是現在不知囚禁在何處的希金的副手，現在是希金的繼任（要想釋放在押的

人員，先得查遍檔案，因為根本不知道他們關在哪裏。

只過了四個月，今天的這位總書記進入高級政界的初次之行即告結束。這是勃列日涅夫第一次摔跤，還不算是最後一次摔跤呢。降低了身份，他可以從遠距離觀察政治局舞台上異常活躍的變動；這可真是一場革命的變動。

「一」個人死後四天被安葬在陵墓里，十個人取而代之，掌握了大權。

馬林科夫、貝利亞和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追悼會上致悼詞，赫魯曉夫則主持葬禮。這個葬禮是由新的黨中央主席團裏唯一的一名「單純的」黨的幹部主持的，隨着這個葬禮，共產黨在蘇聯的領導地位顯然也從此送進了墳墓；在「黨」的領導機構裏現在僅僅只有一個人是代表黨的。除了排擠到國家主席的位子上去的伏羅希洛夫以及這個赫魯曉夫之外，其餘的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同時也都是政府負責人。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的決議也宣佈，總理及其第一副總理組成部長會議主席團；這就是說，馬林科夫、貝利亞、莫洛托夫、布爾加寧和卡岡諾維奇同時身兼黨和政府的最高領導人。受到排擠的米高揚只是一個普通的副總理（當時僅有的一個普通副總理），他於是和赫魯曉夫聯合起來進行報復。

赫魯曉夫作為唯一的黨的代表在這個機構裏面是毫無希望的。也許他唯一的一綫希望就在於，他這個「小平亞」——後來他這樣稱他自己——在這些經濟技術大員面前顯得幾乎毫無希望。

○ 赫魯曉夫喜歡把自己比作烏克蘭反動作家文尼琴柯作品中的人物平亞。平亞是個矮小的猶太人，一批十分兇頑的在押犯看不起他，故意推他當頭頭。在一次監獄暴動時他像一個富於犧牲精神的領袖那樣挺身而出，使大家十分慚

愧。——譯者

因為他們大家都是專家。卡岡諾維奇和布爾加寧這兩個多方面的經濟技術大員，十五年來幾乎從不間斷地担任部長會議的閣員，並且領導各種各樣的政府部門，有時一下子領導幾個部，或者担任副總理；莫洛托夫當過十一年總理十年外長，甚至於貝利亞也是一個專家，警察專家嘛。馬林科夫七年來一直担任副總理。可是赫魯曉夫從來也沒有在莫斯科主管過一個政府部門。

薩布羅夫和別爾烏辛這兩個經濟技術大員從此變成兩個巨型部的部長——薩布羅夫的部吞併了四個原有的部，別爾烏辛的部吞併了三個部——他們兩人依然留在黨中央主席團裏，而八個黨的幹部則被攆出了主席團，這一事實明確地表明，斯大林死後形勢有何變化，形勢對誰有利。

黨的領導地位的下降，在名義上由這個黨領導的國家裏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明顯。其他的一些經濟技術大員也都把若干工業部門掌握到手。其中最重要的一員馬利歇夫因為過去和莫洛托夫有聯系沒有進入黨中央主席團，他負責的運輸和重型機器製造工業部合併了四個原有的部，消費品專家柯西金負責的輕工業和食品工業部也合併了四個部，冶金專家捷沃西安和軍火專家德·費·烏斯季諾夫各自合併了兩個部。赫魯曉夫唯一得以貫徹下去的事是任命他的黨羽A·I·科茲洛夫為農業部長，而把農業方面老是和他們作對的伊·亞·別涅季克托夫排擠到印度去當大使。但是十五年來長期担任農業方面領導工作的別涅季克托夫在一九五三年八月三十日便從新德里回來，兩個星期之後擠走了赫魯曉夫的被保護人科茲洛夫。赫魯曉夫也設法使薩布羅夫最初沒有獲得計劃委員會主席這一重要的樞紐位置，而讓來自故鄉烏克蘭的格·普·科西雅欽科担任此職，科西雅欽科是黨中央計劃、財政和貿易部長，並且僅僅是黨中央檢查委員。但是這件事也持續不久：六月二十九日薩布羅夫又重新主持國家計劃委員會。

斯大林逝世後黨的幹部居於次要地位，這點最明顯地表現在馬林科夫放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此事發生在斯大林逝世後的第九天，而斯大林生前却是身兼黨和政府雙重領袖的。三月十四日舉行的黨中央會議討論馬林科夫提出的免除他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的動議。《真理報》直到一周之後，三月二十一日才發表關於這次會議的《通告》。同時黨中央書記處按照以下順序排列：赫魯曉夫、蘇斯洛夫、波斯別洛夫、夏塔林（馬林科夫安插在赫魯曉夫身邊的人）和伊格納捷夫，夏塔林升格為黨中央委員。

所有這些劫後餘生的幹部都希望暫時不要使黨政大權集於一身的的事情重演，一想到這事，大家還都心有餘悸。但是也完全可能是馬林科夫自己提出只當總理的動議的，至少他並不十分反對放棄他在書記處的職位，再說赫魯曉夫有榜樣在先，已經放棄了最重要的莫斯科黨組織領導的職位。可是原因當然也並不僅僅是這些：當時的形勢是，政府首腦的職位要有利得多並且更加前程無量，大權是集中在部長會議主席團裏面而不是集中在黨中央主席團裏。

馬林科夫此舉清楚地表明，書記的職位現在沒有多大意思。赫魯曉夫也沒有變成什麼黨的領袖：再也沒有什麼第一書記了，總書記就更不用說了。赫魯曉夫只是 *primus inter pares* 而已，有爭議需要表決的時候，也可能被其他四個書記壓倒。

赫魯曉夫要想再有所作為，並且使他的職位影響更大，必須尋找强有力的同盟者並且順迎總的發展趨勢。

這個趨勢是向着改革的方向發展的。不久，在八月份，將由馬林科夫宣佈的「新方針」，當時已有山雨欲來之勢。

斯大林遺留給他的繼承人的這個國家，強大而孤立，為所有的國家所畏懼，然而在許多方面都很落後。一九五三年耕牛的數目依然低於一九一三年——這是農業集體化的後果之一。一九四五年因為勝利忘乎所以，宣佈汽車的產量已經提高為世界第二位，其實十幾年來，這始終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幻影。

除了老斯大林主義者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和伏羅希洛夫之外——儘管伏羅希洛夫在文學上頗有抱負，可是很少有他自己的見解——，黨中央主席團所有的委員全都一致認為必須進行改革。最清楚地看到改革勢在必行的人就是那位對國內外的情緒了解得最為透徹的內務部長貝利亞元帥。貝利亞當然是條嗜血成性的惡狗，但是嗜血成性的惡狗也有聰明的。這個消息靈通的警察，既監管着原子工業，又把主管德國蘇佔區，可以說把主管德國問題的權力也攫為己有，他在斯大林逝世後的頭三個月裏抓了好幾個問題。

貝利亞在三月九日悼念斯大林的講話裏宣佈進行「集體領導」，從而宣告了獨夫統治的結束。他這樣做出之於私心並有着個人的目的，因為這樣一來，斯大林的繼承者們便互相約束住了；對於老百姓來說，這可是第一個改革的信號。

貝利亞準備了斯大林逝世後的第一次大赦，三月二十七日頒佈了大赦令。

最後，貝利亞的內務部在四月四日公佈，「醫生陰謀集體」成員的被捕是冤枉的。追回了告密者提瑪舒克所獲得的列寧勳章，六名幸存的醫生無罪開釋，三天之後，貝利亞的前任，現在由

貝利亞兼管的國家保安部的前部長斯·德·伊格納捷夫被逐出黨中央書記處。赫魯曉夫現在和蘇斯洛夫、波斯別洛夫一起在書記處裏對馬林科夫的奸細夏塔林形成明顯的優勢。

一周之後，四月十四日，貝利亞調換了他和斯大林共同的故鄉格魯吉亞黨的領導班子，這個班子是違反貝利亞的意志根據斯大林的命令在一九五二年末安排的。在調換的過程中，斯大林的一個堂兄弟埃格納塔施維里也丟掉了他在第比利斯担任的最高蘇維埃秘書的職務。貝利亞的同鄉，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担任副外長，最後担任國外蘇聯財產總管理局局長的W·G·德卡諾佐夫變成格魯吉亞的內務部長——這樣一來，準備一種新的對德政策便移到貝利亞思考的中心點上來了。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和四月九日，斯大林向西方烈強發出兩份著名的照會之後一年，以及斯大林向西方烈強發出他最後一份關於德國問題的照會之後七個月，在蘇聯認為最重要的歐洲問題即德國問題上的一次較量開始了。

四月二十一日教條主義的黨內哲學家帕·費·尤金接替那位得到貝利亞支持的外交官弗·謝·謝苗諾夫，担任蘇聯佔領區管制委員會的政治顧問職務，此時，這次較量達到了第一個高潮。貝利亞相應的一着棋便是在五周之後，五月二十九日，解散了管制委員會，成立了一個高級專員公署，並且任命謝苗諾夫為高級專員。四月底謝苗諾夫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就已開始進行接觸，旨在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自由化並且順利無阻地撤換烏布利希，此時這種接觸又重新進行。貝利亞為此付出的代價是讓安·安·格列奇科接替瓦·伊·崔可夫担任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蘇軍總司令。一位南方的將軍調到蘇聯外交政策和軍事政策的一個關鍵位置上，這是第一次。

貝利亞同時對邊境上的各加盟共和國表現出一種新的政策：各少數民族應該得到更多的照顧。最重要的加盟共和國烏克蘭被挑選出來當樣板。

六月十三日，一個烏克蘭本地人阿·伊·基里欽科當上了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這在蘇維埃烏克蘭成立以來是第一次，麥利尼科夫被擠到布加勒斯特去當大使。爲此貝利亞也付給赫魯曉夫一筆代價：基里欽科是赫魯曉夫的人（尼·維·波德戈爾內，也是個烏克蘭人，在基輔任烏克蘭黨中央第二書記）。

伊格納捷夫和麥利尼科夫的被撤，使這個任職不滿一個月的領導班子減少了兩個人。但是這個過程裏面也有新鮮之處，儘管不言而喻，麥利尼科夫無論是在布加勒斯特的任上，或是接着在莫斯科當煤炭工業企業建設部長時都沒有參加黨中央主席團的會議，但他依然是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一直到一九五六年下一次黨代表大會上，麥利尼科夫才按照制度正式離開黨中央。伊格納捷夫也一直到一九六一年還是黨中央委員；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在他戰前任職的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任黨的第一書記，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〇年担任鄰近的韃靼自治共和國的黨的第一書記。所以說斯大林死後這一時期，幹部下台摔得比較慢，也比較輕；對於下台幹部最常用的轉換站則是在東歐集團的大使任所。

誰也沒有被殺——只有一幫人除外。貝利亞在繼續他那內外政策時所插手的最後一樁公務剛結束四天，柏林工人在六月十七日上街鬧事，前一天晚上，柏林的建築工人抗議烏布利希違反莫斯科高級專員謝苗諾夫的指示，親自下令突然提高定額，謝苗諾夫是命令普遍降低定額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爆發的起義開始了。十天之後，黨中央主席團全體成員出席莫斯科大劇院觀看歌劇

《十二月黨人》的初次公演，貝利亞缺席。人們開始進行種種猜測；一位英國記者說了句俏皮話：「也許貝利亞先生不愛看歌劇。」

兩周之後，七月十日，《真理報》發佈了把貝利亞撤職並且提交最高法院的公告。這份公告標的是前一天的日期，是由國家主席伏羅希洛夫和秘書別哥夫簽署的。同時貝利亞被開除出黨中央委員會。

在今日蘇聯，人們不論提到誰的名字，都不會像提到拉甫連季·巴甫洛維奇·貝利亞的名字那樣懷着刻骨仇恨和無比憎惡，無論什麼人也不會像對貝利亞那樣深惡痛絕，故意避而不提他的名字。這個中等身材的人，一八九九年生於黑海邊上的阿布哈茲，鷹鉤鼻上戴着一副無邊的夾鼻眼鏡，使他的相貌酷似他那德國「同僚」亨利希·希姆萊[○]。此人被描繪成陰險惡毒殘酷無恥的化身，只有他那可怕的前任葉若夫可以和他匹敵；人們很喜歡把斯大林的這兩個警察視爲一丘之貉。但是貝利亞比起葉若夫來還有過之無不及——而且風格殊異。今天在莫斯科的人過於健忘，忘記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至九日，貝利亞被任命爲葉若夫的繼任，盧卜揚卡大廈上換了照片的時候，人人舒了口氣，心情爲之一暢。貝利亞也確實釋放過囚犯，是釋放了幾百個還是幾千個，我們不得而知。莫斯科的人當時把貝利亞看成是一個維護「秩序」的人，和任意肆虐半似瘋狂的葉若夫恰好形成對照。但是貝利亞並沒有減輕恐怖，他只是把恐怖變成一種制度規定下來，他把這個國家當時所處的四年特殊狀況變成持續狀況。要想苟全性命，對什麼都會習以爲常的。貝利

亞把斯大林的政權變得完美無缺，從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他便是蘇聯少數幾個真正的主人之一，比莫洛托夫或者卡岡諾維奇曾經有過的權力還大。恐怖機器的完善運轉使斯大林得以把全部精力傾注在軍事政策和外交政策上。大戰以後始終是這樣：黨的機器一直由兩個人管理，起先是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後是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貝利亞留心其餘的一切：衛星國，軍備，安全；斯大林則搞點外交，此外便致力於他心愛的勾當：把政府各部和各國家委員會不斷地合併、解散和重建——這便是給本世紀最完美的官僚帶來最大樂趣的事。與此同時，貝利亞的權力越來越大，並且開始獨斷獨行，這些情況通過波斯克列比舍夫（他的特別部是斯大林自己的機構，監督貝利亞的機構）傳到斯大林的耳裏，使斯大林越來越不自在，這也是情理中的事。很可能斯大林到末了也想把貝利亞除掉。

但是斯大林死在貝利亞之前，貝利亞突然發現自己正好扮演大戰快結束時亨利希·希姆萊也努力想要扮演，並且也因此失敗的那個角色：革新者的角色。前面已經說過，他們大家——幾乎所有的人——都想革新。

從一九五三年三月中至六月中，無疑是由貝利亞在執行蘇聯的政策，日後由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付諸實現的各項改革無疑也是在這三個月裏便開了頭的。甚至於貝利亞關於德國問題的初步設想，日後也一再得到繼續，一直到今天勃列日涅夫手裏還在繼續。貝利亞這條聰明的嗜血成性的惡狗當時開始的事情，本身是正確的，只可惜他是執行一項正確政策的一個錯誤人選，所以他垮台了。

當然貝利亞的同伙之所以垮台，首先並不是簡單地因為貝利亞這個錯誤的人選在推行一條正

確的政策。當時開始着手進行的工作，幾乎事先全都進行過共同討論——已經是「集體領導」了嘛，個人意志形成決議的時代已經永遠終止。他們之所以逮捕貝利亞並把他幹掉，是因為他們大家都和這個備受折磨的巨大國家一樣，想要更加自由自在的呼吸，不願意再感到那種可怕的使人渾身癱瘓的恐懼，幾十年來他們一直為這種恐懼所苦。斯大林死了，他們這下熬出頭了，他們用不着再整夜整夜地坐在辦公室裏，像莫斯科所有的官僚一樣，等着斯大林的電話。他們廢除了（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斯大林制定的顛三倒四的工作時刻表，他們都希望這下夜裏能在床上睡覺。他們的衣着開始變樣，雖說並不見得趣味更加高雅，可是花梢了一些。斯大林是死了，現在他們必須得把那深惡痛絕的機器砸爛，然後安插上自己的人，為的是獲得安寧。

於是他們砸爛了斯大林的工具，殺死了他的幫兇。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期間公開宣佈處以死刑的政治犯有二十一名，全都是警察部門的官員。內務部中、下級官員究竟被幹掉了多少，不得而知，這二十一人看來只是冰山之頂而已。

貝利亞大概在六月二十六日便已被捕——六月十七日是關鍵的一天。人們害怕由貝利亞肇因的德國政策會使東歐集團其餘各國發生動盪，便利用這一藉口，逮捕了貝利亞和想像中的貝利亞政府的閣員，因為貝利亞追求建立獨裁統治，這點就像在其他一切場合一樣，是用不着懷疑的。

在貝利亞最親密的助手當中，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擔任最後一任駐柏林大使的外交官W·G·德卡諾佐夫肯定被預定為貝利亞內閣中的外交部長，監察部長W·N·麥爾庫洛夫，貝利亞身邊少數幾個非格魯吉亞人之一，被預定為內務部長。麥爾庫洛夫一直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才被撤換，同月二十三日便開庭審訊。這時候貝利亞很可能已經不在人間。儘管有其他種種

報道，要說貝利亞經歷了這次審訊，是不甚可信的。直到現在，大家一直不明這個案件的真相，這是很說明問題的。赫魯曉夫說，莫斯卡連科將軍把貝利亞槍斃了，也許赫魯曉夫並沒有撒謊。莫斯卡連科開槍打他，說不定也只是爲了使他便於就擒。反正貝利亞的被捕是進行得異常迅速的，否則這個警衛衆多的人大概難於制服。麥爾庫洛夫和德卡諾佐夫是審訊之後被槍斃的。阿巴庫莫夫則恰好在一年之後被槍斃。

斯大林的繼承者在貝利亞事件上學到了兩點：

一方面，在東歐集團人們也注意到，斯大林已經死了。這些衛星黨內的輕鬆之感比蘇聯共產黨內還大，因爲它們的依賴性更大。事實表明，無論是布加勒斯特執行的死刑，布達佩斯、索非亞、地拉那和布拉格按照莫斯科的樣式舉行公審接着執行的死刑，還是華沙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進行的逮捕，都沒有什麼用處：從波羅的海到亞得里亞海這一前沿地區，介乎於蘇聯和西方之間的保護地帶，依然還是我行我素。要不然烏布利希怎麼可能違反一位莫斯科密使的指示而擅自行動？「中部歐洲」的廣袤地區，過去經歷過那麼多征服者並且熬出了頭，是不可能再在七年之間徹底轉變的，再說蘇聯也不可能給予這塊被奧地利和德國所放棄的地區以新的精神上的刺激。莫斯科拿不出什麼東西：思想、物質財富和生活方式都拿不出；美國人在西歐至少還能够拿出後兩種東西：物質幸福和美國生活方式。南斯拉夫被開除出東歐集團之後——事實證明，開除南斯拉夫是個失着，鐵托還是繼續在掌權——，反正有一點是清楚了：斯大林夢想建立一個從易北河到北京這樣一個統一的帝國，從莫斯科按電鈕來進行統治，這個迷夢是破滅了。任何一種權力，那怕是

最大的權力，從中心到邊緣總是依次減弱的。在這帝國的邊緣地帶，在貝爾格萊德和北京，有些人奪得了政權並沒有借助於斯大林的幫助，甚至可能違背了斯大林的意志，至少在北京是這樣。電鈕的壓力和其他別的什麼壓力達不到那麼遠。這點已經由朝鮮戰爭所表明。儘管有許多其他的徵候（斯大林在一九四九年讓職業軍人華西列夫斯基取代黨的元帥布爾加寧任武裝力量部部長，一九四八年任命百依百順的謝·馬·什捷緬科上將為總參謀長，一九五〇年把武裝力量部更名為軍事部），也許斯大林和毛澤東一樣都不想打這場戰爭。遠東的共產黨人走自己的路，也許比東歐的同志走得還要厲害。蘇聯駐北朝鮮首都平壤的大使，黨中央候補委員T·F·斯蒂科夫上將的影響是有限的。莫斯科的一名黨中央候補委員，在遙遠的金日成的朝鮮又算得了什麼？另一位亞洲共產黨人胡志明——對於此人簡直弄不明白，到底他是否真是共產黨人——，在更加遙遠的越南所做的事情，更加使人吃驚；他在一九四六年差點成了戴高樂的忠實追隨者。為此斯大林雖說在一九五〇年跟河內的這個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可是却寧可卡着不派大使；大使是四年之後，由斯大林的繼承人派出的。他們比斯大林年輕，發現世界變化得更加迅速。有跡象表明，即使沒有莫斯科光榮的老大哥的幫助，殖民時代也已告結束，有跡象表明，「一邊是剝削者，另一邊是被剝削者」的這種樸素的理論已經越來越殘破不堪。消息靈通的《真理報》主編謝皮洛夫是蘇聯政治家當中唯一的一個中亞細亞內地人，他出生在土庫曼的沙漠都城阿什哈巴德，因而比別人耳聰目明，他懷着極大的興趣，專心致志地觀察着有色人種的覺醒。三年之久，他作為最短命的莫斯科外長，給蘇聯領導集團的外交政策的思考和行動帶來了一種嶄新的因素。

其次，蘇聯領導集團現在終於明白，德國問題是個「炙手可熱」的問題；單靠派一個靈活的

外交官到烏布利希那兒去是無濟於事的。格列奇科的坦克由於失誤駛入柏林的法國佔領區，然後手足無措地靜等他們的首腦布爾加寧從莫斯科發來指示，是繼續往前開，去打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還是迫使美國人退縮（誰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經過長期的孤立，人們彼此簡直毫無所知）。這個時刻莫斯科的首腦們大概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斯大林對柏林的封鎖反正是失敗了，這是試圖通過使一個城市糧食斷絕陷於飢饉來解決德國問題的最簡單的方法。他那步兵的思維不可能理解空中橋梁。柏林始終是長在東歐集團身上的一個綻開的傷口，就是在莫斯科也沒人知道，究竟該怎樣下手。但是有一點大家是清楚的：這個分裂的戰敗國還有一個分裂的但是開放的首都，這個問題對一位莫斯科的政治家來說，是最棘手的問題，誰要是試圖解決這個問題而遭到失敗，就得斷送他的前程，喪失他的威望。

所以斯大林的這些繼承人在一九五三年四月二日忙着宣佈，準備為朝鮮停戰而出力，莫洛托夫轉達了這一意圖。他們把德國問題暫時先擱在一邊，現在他們知道，解決這個問題得考慮東歐集團的政治家——無論是烏布利希還是剛剛釋放的哥穆爾卡，也得考慮分裂為兩部份的德國人的感情。

草原上的考驗：外省年代之二

勃列日涅夫穿中將的制服達十一個月之久，從一九五三年三月直到一九五四年二月，然後他就永遠脫下軍裝了。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上司費·費·庫茲涅佐夫大概相處得很好。庫茲涅佐夫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為黨中央候補委員，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一年為黨中央檢查委員，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任「列寧」軍政學院院長，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〇年任蘇軍北部集羣駐波政治部主任，退伍以後，擔任蘇聯退伍軍人委員會的副主任——這對一位退休的特務工作專家來說，是個滿不錯的職位。一九七二年，庫茲涅佐夫就是以這個身份和戰後第一批訪問蘇聯的德國陣亡將士陵墓救濟委員會的代表進行商談。

勃列日涅夫和一切赫魯曉夫的黨羽一樣，正靜待時機。他在莫斯科怎麼說也比遠在哈巴羅夫斯克的阿·鮑·阿里斯托夫的日子要好過一些。最初的跡象已經出現：基里欽科當上了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格列奇科成了駐民主德國的蘇軍總司令。九月份，赫魯曉夫被正式任命為黨中央第一書記。倘若赫魯曉夫想在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也就是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組成一個效忠於他的黨中央委員會，他就必須想到他從前在烏克蘭和莫斯科時候的老助手。

赫魯曉夫不久就想到了他們，因為他也知道：通向獨裁統治的道路還很遙遠，必須做出成績

來。在斯大林死後的時代，必須使老百姓也心悅誠服才行。人們的生活應該有所改善。可是眼前有兩個障礙：惡劣的物質供應和臃腫的官僚機構——盤踞在莫斯科的這隻官吏——九頭水怪。這可是一隻真的九頭水怪：你剛把它腦袋砍下來，這隻水怪又長出新的腦袋來了。斯大林逝世後政府裏擁有幾千名官吏的五十五個部，壓縮成二十五個部，可是貝利亞剛被抓起來槍斃掉，各部又開始紛紛恢復。黨中央裏面的那些官僚們因為出了力要求酬報。其實警察失勢，他們大家都應該領手稱慶。馬林科夫、布爾加寧、別爾烏辛和薩布羅夫這樣的高級官僚，尤其是像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這樣的老官僚，他們建立了和原始森林一樣的政府機構，以便在這密不透風的叢莽之中更加可以作威作福，他們都要求按照舊日的模樣重建政府，並且促進了這項工作。於是不久便又從頭開始：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貝利亞被捕的那天，原來把貝利亞主管的原子工業也包括在內的中型機器製造部又重新獨立出去。老經濟技術大員維·阿·馬利歇夫接管該部——這下子可就無法遏止了：八月二十四日柯西金接管新建的消費資料工業部，米高揚接管新建的國內貿易部；與此並列的還有一個食品工業生產部和一個外貿部，前者由斯大林時期已經任職十年的瓦·波·佐托夫負責，後者由一度短時間擔任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的伊·格·卡巴諾夫主管。越往後越熱鬧：八月二十四日這同一天，建立一個飛機工業部，兩天之後建立一個汽車工業和公路部，又過五天建立一個地質和礦藏保護部，一天以後建立一個國營農場部，十一月二十一日成立一個農產品採購部——一切照舊！部長們也幾乎全是原班人馬。赫魯曉夫好不容易讓他的老助手科爾尼耶茨當上農產品採購部長，以便從他深惡痛絕的別涅季克托夫那裏奪去一塊肥肉。可是別涅季克托夫在農業和農產品採購部一分爲三之後依然是農業部長，這就是說，主管農業方面最大一部份工

作——集體農莊；赫魯曉夫的人阿·伊·科茲洛夫被排擠到國營農場部裏去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馬林科夫總理除了米高揚之外又有了另外五名副總理以及莫洛托夫、布爾加寧和卡岡諾維奇這三名第一副總理。過去經濟方面的巨頭都一個不剩地上任了；薩布羅夫和別爾烏辛、馬利歇夫、柯西金和捷沃西安。這些經濟技術大員繼續擴充他們的地盤，政府領導人數目大增，赫魯曉夫爲了被任命爲黨中央第一書記不得不以更大的讓步來作爲代價。他的黨羽還都在外省或者在莫斯科地位比較低下的職位上。

儘管如此，他在馬林科夫的一個領域裏成功地實現了一個重要的突破：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黨內理論家、黨中央書記處書記波斯別洛夫撤換埃里溫的亞美尼亞黨的領導班子的同時，赫魯曉夫把列寧格勒的州委第一書記安德里阿諾夫撤掉了，此人是馬林科夫的人，是一九四九年清洗日丹諾夫分子時由馬林科夫安插到那裏去的。

赫魯曉夫這時重用兩名幹部，以後幾年兩人全都竄到黨的最高領導，成爲勃列日涅夫的對手，尤其是其中的一個：已經頗有名望的納·格·伊格納托夫是個有奶便是娘的傢伙，他接替了安德里阿諾夫的一項職務，成爲列寧格勒市的市委第一書記，列寧格勒州的州委第二書記。另外一個是弗·羅·科茲洛夫，過去一直担任列寧格勒州的州委第二書記，此時當上了列寧格勒州的州委第一書記。科茲洛夫這個人，勃列日涅夫得好好注意。勃列日涅夫當時還沒有料想到，此人會成爲他最危險的對手。

赫魯曉夫特別集中力量把他的一名心腹安插在最重要的崗位上：警察頭子的崗位上，其代價是向那些貪圖職位的經濟技術大員繼續作出一系列讓步。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無線電工業部

重建，二月八日冶金工業部和有色金屬工業部重建，三月九日高教部重建，在這之後，赫魯曉夫的一個絕招得逞：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斯大林逝世後不復存在的國家安全機關重新建立，雖說不再作為政府的一個獨立的部，而是作為隸屬於政府的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叫做「部長會議所屬」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而不叫部長會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這種稱呼要高一級），秘密警察不得再成為獨立王國，這層也是赫魯曉夫的心意。可是他讓自己的一個心腹，伊凡·阿歷山大洛維奇·謝洛夫大將去掌管秘密警察。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赫魯曉夫在烏克蘭清黨的時候，謝洛夫在基輔任烏克蘭國家內務委員會的頭子。

這個金髮「癩鬼」曾經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科夫，圖哈切夫斯基和亞基爾帶去進行審訊。謝洛夫是「契卡機構」的「老班子」裏面唯一的幸存者，是赫魯曉夫自以為唯一信得過的人。話說回來，謝洛夫也並沒有使赫魯曉夫失望：赫魯曉夫是在謝洛夫不得不辭職的時候才開始垮台的。

任命這位「蘇聯英雄」担任克格勃頭頭又得以一系列讓步為代價：一九五四年四月六日至四月二十三日又成立了其他十六個部；部長會議又包括了五十三個全聯盟部。

到一九五四年年底已經達到五十九個部，第六十個部是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建立的，內閣比斯大林生前任何時候都要龐大。赫魯曉夫所能够貫徹執行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擴大加盟共和國和國的權限，這是貝利亞路線的繼續。

不，在這方面赫魯曉夫的意志未能貫徹下去。於是赫魯曉夫便以他特有的火爆脾氣，一頭栽到他最熟稔的部門農業裏去，他自以為對此比其他部門更為了解。工業管理機構的改革，毫無

希望，推遲到下次黨代表大會成立了一個更加忠於他的黨中央領導機構以後再說。

赫魯曉夫出奇制勝的絕招就是在哈薩克斯坦開荒。草原上得開出四千一百萬公頃處女地來，從而可一勞永逸地克服穀物供應方面多年來的落後狀況，以及與之相關的肉類供應的落後狀況。「我們肉不够吃，因為我們牛不够多，牛不够多，因為我們飼料不够，飼料不够，因為我們開墾的荒地太少」——這就是赫魯曉夫的信條。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五日，赫魯曉夫和農業積極分子開了三次「全聯盟大會」之後，便開始實現他那去年就為黨中央批准的計劃。

草原上開荒的工作到下一次黨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就應顯示出成績——赫魯曉夫，他的黨羽和全體人民應收穫豐收的果實（毫無疑問赫魯曉夫也相信這一點）。

勃列日涅夫被物色來貫徹執行這項計劃。二月初，勃列日涅夫前往阿拉木圖，可是並非單身前往；他是陪同他的新上司普·克·波諾馬連科到那兒去的。當然，赫魯曉夫也寧可讓這個對他更加依賴的勃列日涅夫當阿拉木圖的真正的首腦。可是把這樣重要的一項任務托付給一個不大出名的第二流的幹部，這個建議是通不過的。再說把波諾馬連科調到外省對赫魯曉夫來說也正中下懷；繼巴吉羅夫被捕，麥利尼科夫被排擠到羅馬尼亞去之後，又有一名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消失在外省；工會主席什維爾尼克又成了剩下來唯一的主席團候補委員，他從來也不給任何人製造麻煩；反正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黨的監察員希基里亞托夫死後，死者的職務便交給了什維爾尼克，雖說是非正式的。什維爾尼克着手研究大清洗時期的檔案，赫魯曉夫這時便能夠把麥利尼科夫在基輔的繼任，赫魯曉夫「自己的人」基里欽科提拔來取代麥利尼科夫當黨中央主席團候補

委員，當然也是非正式的，只是暗示他身居要職。

赫魯曉夫事先確信會得到重要的莫斯科黨組織的贊同，而且採取的是一種相當有效的方法：原來的州委第一書記尼·亞·米哈伊洛夫給調到華沙去當大使，赫魯曉夫的黨羽伊·瓦·卡皮托諾夫和葉·阿·福爾采娃，一位多才多藝能說會道的女同志，都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擔任了首都黨組織的領導，第三書記，福爾采娃的丈夫尼·帕·費留賓不久擢升為駐布拉格大使。波諾馬連科離開首都，對於莫斯科的這些黨的幹部來說，正是求之不得：一九四一年十月危急的日子裏，波諾馬連科在首都的暴戾行爲大家都還記憶猶新。普安特萊蒙·克昂德拉切維奇·波諾馬連科比勃列日涅夫大四歲，黨齡長六年，和比他年輕的勃列日涅夫同級，也是中將。波諾馬連科到阿拉木圖去時，已經在走下坡路了。這個職位弄得不好是要掉腦袋的。原來擔任這項職務的人在這幅員遼闊無人跡的地方都未能贏得任何桂冠。當然，三十年代哈薩克斯坦的黨中央第一書記L·I·米爾佐揚是個亞美尼亞人，大清洗時被幹掉了，這在當時是習以爲常的。可是所有繼任米爾佐揚職務的人在莫斯科眼裏看來也都是不頂事的。赫魯曉夫在「建議」撤換波諾馬連科的前任，一位當地的幹部沙夏赫梅托夫的時候說了這樣一句話：「沙夏赫梅托夫同志是個大好人，可是作爲領導人他過於軟弱。」

所以說沙夏赫梅托夫和其他一切在阿拉木圖當領導的人一樣，是不稱職的；現在這個老游擊隊首領波諾馬連科得在這個艱難的位子上經受考驗。赫魯曉夫和波諾馬連科兩人心裏都十分有數，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如果結局良好，那麼赫魯曉夫將獲得桂冠，而波諾馬連科則要到新的領導崗位上去經受考驗；萬一出了紕漏，那麼當替罪羊的將是波諾馬連科，而不是赫魯曉夫。兩人

都知道，旁邊還有一個監視人以及必要時可以接替波諾馬連科的人：勃列日涅夫。此外赫魯曉夫還準備了另外兩個備用人員：在遙遠的哈巴羅夫斯克，阿里斯托夫已經擢升為邊疆區區委第一書記，在巴爾瑙爾，擔任阿爾泰邊疆區區委第一書記已經十一年之久的尼·伊·別利亞耶夫使勁地抄襲赫魯曉夫的農業方法，企圖以此打開通向莫斯科的道路。這兩個人和勃列日涅夫，列寧格勒的科茲洛夫以及莫斯科的福爾采娃，在兩年之後形成赫魯曉夫班子的核心。

波諾馬連科和勃列日涅夫這兩位負責政治工作的將軍在二月初到達阿拉木圖，一九五四年二月七日在哈薩克斯坦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把他們的前任沙夏赫梅托夫和阿福寧撤職，讓人家「選」他倆為前兩人的繼任者。沙夏赫梅托夫後來的命運我們不知道——他此後擔任的職位大概過於微不足道。哈薩克斯坦黨中央第二書記 I·I·阿福寧受到的處理比較起來是非常輕的：他還在哈薩克斯坦的外省擔任了七年帕夫洛達的州委第一書記。加盟共和國總理泰別科夫受到了猛烈的批評（就像一九五二年四月，他剛上任時已經受到的那次批評一樣），但是還能保住他的地位一年以上，直到勃列日涅夫找到了一個稱心的當地幹部來接替他。兩個月之後，莫斯科來的客人換掉了對於他倆的前程舉足輕重的農業部長職位上的哈薩克人 F·K·卡里布夏諾夫，任用哈薩克斯坦定居的烏克蘭人 G·A·麥利尼克為農業部長。卡里布夏諾夫在阿拉木圖任加盟共和國黨中央書記，但是不再擔負農業這樣棘手的任務（他死於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六日，當時他任哈薩克斯坦的「國家主席」僅七個月）。然後波諾馬連科和勃列日涅夫便開始進行艱巨的開荒工作，他們兩人今後的政治前途全在此一舉。哈薩克斯坦當時的總面積為二百七十五萬六千平方公里，在當時十六個加盟共和國裏面居第二位（後來把一部份土地讓給鄰近的烏茲別克之後，「只還有」

二百七十一萬五千一百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在一九五九年爲每平方公里三人，就是到今天也多不了多少：一九五九年有九百一十五萬二千七百七十四人住在哈薩克斯坦，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日只多了三百五十萬人，除了沙漠共和國土庫曼之外(不過土庫曼的面積要小得多)，哈薩克斯坦是加盟共和國中人口最爲稀少的一個。

勃列日涅夫在人口最爲稠密的加盟共和國摩爾達維亞工作了兩年，那裏每平方公里有七十九點五人，又在人口第二稠密的烏克蘭生活了幾十年，哈薩克斯坦這裏的狀況簡直使他感到極爲不舒服，比他的上司波諾馬連科要感到不舒服得多，因爲波諾馬連科來自比較空曠的白俄羅斯。我們下面還會看到，他們想用一種不大尋常的方法來提高人口的密度，這個決定，從上述的這個理由來看，也可能主要是勃列日涅夫的主意。哈薩克斯坦北部的阿克莫林斯克州(阿克莫拉)被挑選來作爲開荒地區的中心(這個城市到一九六一年也就更名爲切利諾格勒：開荒之城)，在一九五九年時，每平方公里一直只有四個人。

這些城市絕大部份取的俄羅斯名字，這完全是合乎情理的：當時在哈薩克斯坦住的俄羅斯人已經多於哈薩克人(一九二六年：百分之五十七是哈薩克人，百分之十九點八是俄羅斯人，百分之十三點二是烏克蘭人；一九三九年哈薩克人的人數已降低到百分之五十這條綫以下；今天住在哈薩克斯坦的人，百分之四十二點八是俄羅斯人，百分之七點二是烏克蘭人，百分之三十二點四是哈薩克人)。儘管如此，遷徙來的人還是太少，誰願意遷居到這荒無人烟的不毛之地來呢？有的地方氣候還冷得出奇！大戰期間運送到那兒去的猶太人又逐漸遷走，伏爾加地區的德意志人還得呆在那兒，在東哈薩克斯坦約有五十萬。

雖說那些在卡拉干達的煤礦和孔拉德的銅礦（國內最大的銅礦山）當勞改犯的「內奸」，通過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的部份大赦獲釋。當局建議他們作為自由公民留在哈薩克斯坦居住，但這是以後的事了（也許這也是勃列日涅夫的主張）。這個地方就是從戰略上看，人口也得更密一些。雖說和鄰近的中國的關係還過得去，但是，東哈薩克斯坦的居民，根本不顧國界，在邊境地區游牧，隨隨便便地去訪問國境對面的親戚和同鄉（像他們這樣的哈薩克人，還有維吾爾人，東干人，絕大部份都住在中國），這一事實是嚴重的。必須弄更多的歐洲人到這兒來。可是從哪兒去弄呢？赫魯曉夫這個樂觀主義者便想用志願人員，主要是年輕的共青團員來解決這一問題。他本來就對幾十年來惡性發展的，過去一直為國家所鼓勵的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十分擔心。三十年代的時候，不是用這種方法建設了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建成了共青城了嗎？於是他發號召做演講。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在一項決議裏規定，通過開荒來提高穀物生產，之後，於同年七月十四日也頒發了一道大赦令：凡服刑期滿三分之二，表現良好的犯人，一律釋放——這對哈薩克斯坦也是有利的。

前去開荒的共青團員總數竟達五十萬人，有的是自願，有的是想去冒險，有的是迫於程度不等的壓力，可是這五十萬人，絕大多數不久又都回去了。時代不同了：他們不願像他們的父輩那樣，住在地洞裏，在零下六十度嚴寒的情況下，戴不上手套活活凍死。他們要求理髮館、跳舞廳，他們要求業已建成的城市，他們可以像遷入新居那樣地搬進去住。一九五九年，他們的要求得不到滿足的時候，他們還放火燒掉了卡拉干達州的工棚城特米爾陶，抗擊警察甚至軍隊達一周之久。老人們開始發現，「英雄時代」對於這一代年輕人來說，只是一個有趣的傳說，而且也僅

此而已；孩子們不想當英雄，他們要求生活，美好的生活。

赫魯曉夫一個勁地催促，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他又發表了一個關於開荒的聲明。勃列日涅夫是一個人還是和波諾馬連科一起採取下一個措施，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這個遷徙人口的活動從一九五五年三月起趨向高潮，那時波諾馬連科已經不在哈薩克斯坦任職。這些人從何處遷來，這點也是可以肯定的。

這些「有計劃地」遷徙到北哈薩克斯坦的巴甫洛達州的人們來自摩爾達維亞共和國。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期間，至少有一萬羅馬尼亞人，主要從北比薩拉比亞和中比薩拉比亞移居到哈薩克斯坦。他們得到經濟上的補助和建房補助費，允許攜帶二噸重的財物，他們領到生活口糧貸款，兩年之內免交一切賦稅。但是他們得到哈薩克斯坦去，去填補開荒地區人口稀少的空白。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日最後一次統計人口的那一天，在哈薩克斯坦住有二萬五千七百一十一「摩爾達維亞人」，其中七千五百九十九人住在北部的巴甫洛達和阿克糾賓斯克二州；其餘的羅馬尼亞人分散在各州市，通過人口統計都表示不出來。一九五九年，也就是勃列日涅夫離開哈薩克斯坦三年之後，在這個加盟共和國裏住有一萬四千八百四十四名羅馬尼亞人，其中四千三百零一人住在北部各州，不久他們又都搬到比較暖和比較舒適的地區去住。德意志人僅次於俄羅斯人、哈薩克人和烏克蘭人，佔第四位，大多數居住在北部的科克切塔夫、巴甫洛達和切利諾格勒三州，一九七〇年三州各有七萬五千四百八十五，七萬三千六百一十四和十一萬二百零七名德意志人，各佔人口的百分之十二點八，百分之十點五和百分之十二點五。德語報紙《友誼報》在切利諾格勒出版。想必是在這裏，勃列日涅夫了解到德意志人開荒的勤奮，並且予以高度評價。這

些德意志人甚至獲得了成功，哈薩克斯坦的糧食部長姓的便是德國人的姓謝菲爾。

在基什尼奧夫工作的兩年，對勃列日涅夫來說，是值得的——舊日的關係發揮了作用。

波諾馬連科在阿拉木圖和勃列日涅夫共事了整整一年，之後，便開始徹底地摔下去了：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波諾馬連科自己便是文化部長，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却去接替被任命為文化部長的尼·亞·米哈伊洛夫，自己去擔任駐華沙大使。他想留在黨中央主席團裏的希望就此化為泡影，儘管他名義上還依然是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這個昔日清黨的兇手和老游擊隊員此後摔得更慘：一九五六年被攆出黨中央，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被任命為駐印度大使，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任駐荷蘭大使。波諾馬連科在荷蘭的希福爾機場上被捲入一場鬥毆，一個勇敢的警察把他鼻子打得鮮血直流，因為波諾馬連科想用武力把一名不願回國的蘇聯公民塞進飛機，這個逃亡者後來自願地回國去了，波諾馬連科白白地打了一架，出了一次醜，鼻子也白白地給打得鮮血直流。事後他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半年沒有工作。一九六二年八月底，赫魯曉夫把他派到維也納去當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代表。

波諾馬連科備受屈辱，而勃列日涅夫却留任和被擢升。在勃列日涅夫的生涯裏，他把一個勢力更強、年紀更大、資格更老、功勞更多的上司排擠掉，這還是第一次。但這並不是最後一次：一九六四年他也能和真正的同盟者一起，作為第二號人物把第一號人物趕下台去。

波諾馬連科不言而喻是在赫魯曉夫贊同的情況下，被勃列日涅夫排擠掉的，這對於在斯大林逝世之後，處於公開進行非斯大林化運動前夕的蘇聯形勢，是個帶有徵兆性的事件：白俄羅斯的這個罪行纍纍的大清洗運動中的兇手，儘管在游擊運動中建立了無可爭辯的功勳，可是非去職不

可，而未受任何牽連的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大清洗運動中的受益者則留任和被擢升。話說回來，波諾馬連科當然是在六周之前他的保護人馬林科夫倒台之後才可能垮台的。他們兩人在大清洗運動中都捲得最深：馬林科夫從一九三四年起擔任黨中央幹部部長，他和他的前任葉若夫一起領導了大清洗運動，波諾馬連科在一九三八年去明斯克之前，在黨中央人事部擔任馬林科夫的副手，就像馬林科夫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間在同一個部裏擔任葉若夫的副手一樣。

勃列日涅夫和波諾馬連科在開荒地帶當地最親密的兩個助手，尼·伊·茹林和A. Je·克利曉夫的命運表明，勃列日涅夫和波諾馬連科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期間所進行的這場鬥爭的確是政治上你死我活的一場鬥爭，勃列日涅夫在當地找到了他的心腹茹林，而波諾馬連科則是把他的心腹克利曉夫隨身帶來。克利曉夫和波諾馬連科一樣，年紀較大，資格較老，功勞較多。他出身白俄羅斯，三十年代便在當地擔任黨的幹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任黨中央駐白俄羅斯共產黨的全權代表和品斯克地下州委書記。他被擢升為少將，甚至獲得「蘇聯英雄」的光榮稱號，游擊隊員裏面除了他以外，只有三名黨的幹部榮獲過這種稱號。一九四八年波諾馬連科在莫斯科當上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就讓克利曉夫在明斯克繼他的職位任白俄羅斯總理。波諾馬連科被派到哈薩克斯坦，就把克利曉夫帶了去。克利曉夫在開荒地地區擔任庫斯坦奈州建立新國營農場的專員，成爲阿拉木圖的這位州委第一書記的真正左右手。然而波諾馬連科倒台了。從此失去靠山的克利曉夫一直到死都陷在哈薩克斯坦了：起先擔任科克切諾夫州的州委第一書記，有時只當州委書記，然後又擔任該州的州委第一書記，一九六〇年才五十五歲就退休了。一九六八年死於當地，報上發表了一篇訃告，以示表彰。他的上司波諾馬連科退休之前，還可以去見識見識華沙、新德

里、阿姆斯特丹和維也納。前面說過，勃列日涅夫相反，是在當地找到他的心腹尼·伊·茹林的。茹林這個人毫無功勳可談，但是熟悉草原上的情況，他在開荒地區的心臟阿克莫林斯克州，也就是後來的切利諾格勒州担任州委第一書記。一九五六年當選為莫斯科黨中央候補委員之後，茹林被擢升為阿拉木圖的哈薩克黨中央第二書記。赫魯曉夫後來自己也感覺到別人早已知道的那件事情，即開荒運動是個其大無比的失着，簡直是個虛張聲勢的騙局，在這以後，茹林就和在勃列日涅夫離開之後所有的哈薩克斯坦的黨的幹部一樣垮台了。一九六一年茹林被逐出黨中央委員會。赫魯曉夫下台之後，勃列日涅夫在一九六六年又讓茹林重新當上黨中央候補委員——這是重新吸收到黨中央領導機關去的罕見事例之一。茹林作為阿克糾賓斯克州的州委第一書記，直到今天還加強着黨中央裏面勃列日涅夫集團的力量。

勃列日涅夫留在阿拉木圖。一九五五年八月被選為哈薩克斯坦黨中央第一書記。草原上的考驗時期不久即將結束，萬事順利，連天公也作美。

因為幾乎一切全靠天氣。赫魯曉夫後來自己也說過：「在咱們這兒……有時候你什麼也不用幹，然而風調雨順，糧食豐收，你就得到一枚勳章。過一年，你幹活累得死去活來，可是刮來一陣旱風，你就進了監牢。」勃列日涅夫在哈薩克斯坦的時候風調雨順，因而糧食豐收。所以他這一輩子第二次交好運，人生本來也就有好運。

話說回來，勃列日涅夫在阿拉木圖這幾年，儘管這城市位置偏僻（這是勃列日涅夫住過的最靠東邊的一個城市），也算是美好的年月。阿拉木圖地勢理想，海拔六五〇至九五〇米，每年一月份平均溫度為攝氏零下八度，七月份平均溫度為攝氏二十二度三。有足够的機會游泳。俄羅斯

滑冰速滑運動員在城郊訓練。城裏人需要的一切，這個城市應有盡有；阿拉木圖座落在一九三一年竣工的土庫曼西伯利亞鐵路線上（該綫從新西伯利亞到塔什干），離市中心十五公里有一個飛機場，一九三四年建立了一所大學（學生七千二百人），有十一所高等學校，十六所專科學校，一所音樂學院，一個畫廊，六座劇院，一座電視台，九十六所電影院，一個植物園，一座「莫爾尼雅」電視衛星的地面接納站。全城二十公里長二十公里寬，不太大也不太小，而且還是一座俄羅斯城市，城裏住的俄羅斯人多於本地人。此外阿拉木圖還擁有一所科學院，這是一九四六年由莫斯科科學院的一所分院發展而成的。勃列日涅夫讓這所科學院的院長丁·阿·庫納耶夫擔任哈薩克斯坦的總理。

勃列日涅夫在哈薩克斯坦那段時間是黨中央委員——現在黨中央委員會定期每六個月舉行一次——，當然和莫斯科保持經常的聯系。他在摩爾達維亞的時候只有去參加最高蘇維埃會議才在首都露面。一九五四年勃列日涅夫自然又作爲哈薩克斯坦的一名代表被「選」入最高蘇維埃，可是還不僅於此：他還是聯盟院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因此經常到莫斯科去參加委員會的會議。

經常在首都露面是非常有益的，因爲在莫斯科有些事情正在進行：赫魯曉夫正在向前推進。他借助總理幹掉了內務部長之後，又借助國防部長推翻了總理，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最高蘇維埃張口結舌地經歷了一齣政府首腦按照憲法的規定宣佈辭職的戲劇，這是史無前例的。有位女代表在表決的時候甚至都忘記舉手表示贊同。馬林科夫擔任八天黨的領袖，二十三個月政府首腦的臨時執政時期就此告終。

格奧爾基·馬克西米利阿諾維奇·馬林科夫和他的知心朋友波諾馬連科一樣生於一九〇二

年，他出生在南烏拉爾地區奧倫堡市一個職員家裏，因此也是蘇聯誕生在最東邊的一位政府首腦。他和貝利亞都是遇到同樣的障礙而失敗的：一個錯誤的人選在執行正確的政策。貝利亞被處死，希基里亞托夫和維辛斯基去世之後，馬林科夫便成了黨的領導機關裏面雙手鮮血沾得最多的一個。他是斯大林的私人秘書，在卡岡諾維奇手下擔任莫斯科黨組織的人事部長，在黨中央幹部部裏先當葉若夫的副手，後來繼葉若夫任幹部部長。擔任上述這些職務，馬林科夫便是把那些要逮捕、要幹掉的人的檔案卡片找出來並把那些人送去槍斃的那個人。

馬林科夫開始幹的一切，或者貝利亞遺留下來而由馬林科夫繼續下去的一切，都是對的，但為時過早：一九五三年八月八日馬林科夫提出「新方針」時，向最高蘇維埃宣佈，把「A」，「B」工業，也就是把生產大炮和生產黃油放在同等地位，同時要求對農民的自留地予以更多的照顧。我們今天知道，這兩個計劃只有在十八年之後——十八年來為這些根本性的決定進行了殊為激烈的鬥爭——才可能由一個在黨和政府機關裏面擁有更加廣泛基礎的更加穩定的領導來實現，而且即使這樣，也只能縮手縮腳小心翼翼地進行。

這份——根本不是由馬林科夫本人，而是由聯盟院主席宣讀的——辭職請求書毫不掩飾地說明，他在地方組織和莫斯科的官僚當中無人支持：「……我沒有機會在部裏或者任何經濟機關中直接管理過國民經濟的某些部門」。這下子機會來了，讓和其他六名副總理一起擔任副總理和電站部部長。布爾加寧爲了小心起見把原來的電站部部長A·S·巴甫連科配給馬林科夫當第一副部長，巴甫連科在一年後馬林科夫徹底垮台時也就接管了這個部。

儘管馬林科夫有一段兇惡的歷史（馬林科夫，斯大林的這個陰森可怕的使者就是在東歐集

團，人們也對他感到恐怖，難以忘懷），可是由於他推行的促進消費品生產和有利於農民的政
策，還是有那麼多的希望和他這個人聯系在一起，對於這個人的倒台，東歐集團的反應就像地震
儀一樣靈敏：一九五五年六月匈牙利和馬林科夫相對應的人物伊姆雷·納吉也同樣讓出了總理的
寶座。人們對莫斯科新的信號做好思想準備，靜候變化。在政府首腦倒台前三個禮拜，莫斯科也
給西方發出了一個信號：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蘇聯政府宣佈準備就重新統一德國問題進行談
判。馬林科夫和貝利亞一樣，也利用德國問題作為最後的出路，作為贏得一個外交成功的手段，
而外交上的一個成功則可能使一切趨向好轉。可是和貝利亞的情況一樣，這恰好是使馬林科夫倒
台的最後的契因——在莫斯科還有大量的男男女女，戰爭對他們來說還記憶猶新。就像貝利亞的
情況一樣，西方沒有覺察到這些信號，儘管馬林科夫在宣佈他的自由化計劃的時候，幾乎立即就
宣佈了蘇聯擁有一枚氫彈的事實，可是在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他拒絕了冷戰，理由是，下一次
戰爭將意味着整個文明世界的毀滅。六星期以後，馬林科夫不得不收回他的聲明（此刻他說：
「只有資本主義將要崩潰。」），可是這個信號在西方被人們高興地注意到了，只可惜人們從中
引出結論過於遲緩。

馬林科夫的辭職還引出一個後果，也許是最重要的後果：在中國，前國家計委的首腦高崗死
去了。戰爭結束後，高崗担任東北黨、政、軍的首腦，此人一直努力爭取與莫斯科求得和解。一
九五五年高崗自殺，這個消息一年之後才正式宣佈。這兩個共產主義大國開始採取互相衝突的方
針。與此同時，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的兩重唱開始在莫斯科準備進行艱難的合作。

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布爾加寧是職員的兒子，一八九五年誕生在尼日尼·諾甫哥羅

德，黨齡比馬林科夫長三年，比赫魯曉夫長一年，最早也在契卡「機關」工作（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在他當上蘇聯第六任總理之前，曾多年担任莫斯科市長，俄羅斯聯邦總理，國家銀行行長和國防部長，官運亨通，青雲直上。作爲蘇聯對波政策的起草人，他也有外交方面的經驗。這位蘇聯領導班子裏最多才多藝的人物，認爲蘇聯工業繼續發展的救星在於擴大工廠廠長的權限。在這點上，他必然要遇到赫魯曉夫的反對，赫魯曉夫是不惜一切代價想縮小官僚的統治。首先，他們兩人劃分職權範圍：赫魯曉夫當然保留農業，布爾加寧則保留工業。一九五五年八月八日布爾加寧發佈了先是保密了一陣的關於擴大工廠廠長權限的命令。

他們最初不僅表現出一種和睦的樣子，而且在外交方面也配合得十分默契，協調一致；他們開始四出旅行，爲了把他們的國家從孤立狀態中引導出來，並且親眼看看這日益變化的世界。

一九五四年九、十月間，他倆第一次一同旅行的目的地是中國，當時布爾加寧還不是政府首腦。一九五五年五、六月間他倆又在米高揚的陪同下，到貝爾格萊德去和鐵托言歸於好。一陣新風吹遍凍僵了的衛星國的大地。

勃列日涅夫暫時從哈薩克斯坦的外省來觀察這些跡象和變化，同時期待着他自己被最終任命爲波諾馬連科的繼任。可是這項任命總是遲遲不來。從一九五五年三月至八月，勃列日涅夫在阿拉木圖代理哈薩克黨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雖然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四年五月訪問哈薩克斯坦之後頗爲滿意，並且表揚了當地的的工作，但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儘管波諾馬連科去職了，可是勃列日涅夫的地位依然懸而未決，在莫斯科肯定有些人在反對赫魯曉夫的黨羽這樣大步突進。

一直到一九五五年七月赫魯曉夫才把他的意志貫徹下去。貝利亞被處死和馬林科夫被罷黜之

後，黨中央主席團裏只剩下八名擁有職權範圍的委員，蘇斯洛夫和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基里欽科給填補進去。在這以後的五年裏面，基里欽科一步一步地被樹立為赫魯曉夫的「皇儲」。隨着基里欽科上台，在蘇聯的歷史上第一次有一個烏克蘭人作為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爬進了莫斯科的權力中心。南方的將軍和軍事委員的地位也隨之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因為在三月份的時候，新任的國防部長朱可夫向那些過去吃虧的戰友進行事後的補償：格列奇科、莫斯科連科和葉廖緬科都被擢升為蘇聯元帥。在這次大規模晉級提升當中，赫魯曉夫、朱可夫和布爾加寧——一九四一年莫斯科決戰的日子裏他是朱可夫的軍事委員，結成了一個暫時的同盟。

七月間，赫魯曉夫得以把他未來的皇儲基里欽科塞進黨中央主席團，而且不僅於此。他還把阿·鮑·阿里斯托夫從哈巴羅夫斯克調回塞進黨中央書記處，還從阿爾泰山區的巴爾腦爾調回那積極執行他的農業計劃的別利亞耶夫，把別利亞耶夫和對外交頗感興趣的《真理報》主編德·特·謝皮洛夫也塞進黨中央書記處。謝皮洛夫當時也是民族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和最高蘇維埃議員團主席。蘇聯在放棄它那自己選擇的孤立狀態的過程中，於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加入國際議會聯盟。兩周之後，布爾加寧、赫魯曉夫、莫洛托夫和朱可夫前往日內瓦參加最高級會議。

黨中央主席團和黨中央書記處用赫魯曉夫的人馬這樣補充之後，黨的首腦便能够使勃列日涅夫被任命為哈薩克斯坦黨中央第一書記一事貫徹下去。因為風調雨順，所以糧食豐收，勃列日涅夫因為開荒有功，被授予列寧勳章。受到這樣的褒獎，勃列日涅夫於一九五六年二月率領五十人的哈薩克斯坦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參加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他再也不用返回阿拉木圖了，考驗時

期已經結束。辛辛苦苦地向上爬了近三十年，這個從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來的年已半百的人，這下可以在莫斯科的權力中心政治局裏定居下來了。

後幾年連年歉收——天氣惡劣——，人們紛紛走散，他的後繼者，其中還有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別利亞耶夫全都遭到失敗，葬送了繼續高升的希望，可這一切與勃列日涅夫有什麼相干？他反正運氣很好。從此以後他一路福星高照。

在魔術師的魔法圈中：赫魯曉夫與勃列日涅夫

一九五二年秋天，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第一次參加黨的代表大會時，還是一個不大出名的黨的幹部，不過是斯大林寬敞的皮大衣上的一隻虱子而已。如今過了三年半，他到莫斯科來，可是一個有了成就的人了。黨代表大會開幕前四個禮拜，從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赫魯曉夫舉行了一次開荒地區共青团員大會。赫魯曉夫在會上授勳，勃列日涅夫也沒有空手而歸。他重新當選為黨中央委員便十拿九穩了。

此外，勃列日涅夫發現，被莫斯科人親切地稱之為「俄羅斯最大的村莊」的莫斯科城裏，氣氛大變：來訪的客人接踵而至，絡繹不絕，幾十年的孤立狀態已告結束。克里姆林宮向人人開放，辦公時間已經正常，外國人開始為莫斯科河畔的這個城堡的景致增加色彩。七月份胡志明到過莫斯科，九月份甚至聯邦共和國的德國人也來了，關於這個國家，大家說了不少神奇的事情：那裏牛奶橫流，蜂蜜成河。頒佈了一道大赦令，九千六百二十六名德國戰犯也獲得釋放。尼赫魯來莫斯科作客，還有芬蘭的帕西基維——這些都是好朋友。甚至於和鐵托也重修舊好。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甚至離家一個月，在印度、緬甸和阿富汗進行了一次凱旋式的旅行——沒有人推翻他們，各項事務照常進行。和以前相比真是大不相同！現在得把這種不同在黨代會上正式表達出

來，可是只有少數局內人知道這點。勃列日涅夫並不知道。

勃列日涅夫不可能屬於局內人之列，因為他發表講話是在大會的第二天，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五日，他是第四次會議上的第十名發言人。而米高揚的聳人聽聞的出場，對斯大林的第一次攻擊，却是在二十四小時以後。所以勃列日涅夫用不着對這難以置信的事情表態。

勃列日涅夫在發言裏談到開荒的成績。「實際上開墾了一千八百萬公頃的荒地，比預定計劃多二百七十萬公頃」。說到這裏，人們報以掌聲。在一個依然還是第二流的幹部發言當中響起掌聲，這是罕見的。當他承認畜牧業的計劃一直未能完成的時候，裝出一副謙虛內疚的神情。「（由於我們『沒有很好地利用畜產品生產的各種條件』），蘇共中央批評了哈薩克斯坦黨組織的工作，這個批評是完全正確的。」

勃列日涅夫毫無不滿意的理由：哈薩克斯坦代表團在一九五二年的時候已經是僅次於烏克蘭代表團的第二大代表團（當然，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的代表團除外），這次和上次黨代表大會相比，又多了八名代表。這就意味着在四年之內增加了四萬名黨員；和下一個代表團，格魯吉亞代表團之間代表名額的差距現在又多了兩名。人事部長阿里斯托夫肯定也滿意地注意到這點。勃列日涅夫也發現，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代表團的人數也增加了三名。他遇到了他的老上司，六十三歲的葉廖緬科，現在在他熟悉的克拉斯諾達爾當北高加索軍區司令，勃列日涅夫祝賀葉廖緬科被擢升為元帥。至於格列奇科，早在去年黨中央會議上勃列日涅夫就已經有機會向他道賀了。一月份被任命為海軍司令的戈爾什科夫海軍上將，也屬於勃列日涅夫在黨代會上碰到的老相識之列。

在大會的第五天，勃列日涅夫由蘇斯洛夫建議被選為赫魯曉夫主持的五十五人委員會的委

員，委員會的任務是向代表大會就赫魯曉夫的總結報告提出決議草案。在前一天，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十八時，勃列日涅夫在秘密會議上聽了赫魯曉夫攻擊斯大林的《關於個人崇拜》的報告。勃列日涅夫和會場上其他所有的人都明白，這是對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和馬林科夫的攻擊。他和所有的與會者一樣，從中得出他自己的結論：老傢伙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不管赫魯曉夫有理沒理，勃列日涅夫知道，他決不可因為表錯了態而危及他那現在還有賴於赫魯曉夫的前程。他和大家一樣，投票贊成那批判「個人崇拜」的決議。但他也注意到，出席會議的一千三百四十九名有表決權的代表當中有八人在選舉黨中央委員會時沒有行使其表決權。這八個人究竟是誰，至今無人知道。勃列日涅夫又當選為黨中央委員；黨中央部長格羅莫夫在宣讀《關於個人崇拜的決議》之後，公佈了秘密投票的選舉結果，也宣讀了勃列日涅夫的名字，並且提到了他所屬的組織，因為列寧格勒還有一個名叫D·D·勃列日涅夫的著名農學家也當選為黨中央委員。在第二天舉行的黨中央會議上，勃列日涅夫又被選為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和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就和三年前一模一樣。

在一九五二年曾是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的十個人裏面（第十一名，安·揚·維辛斯基已經去世），只有勃列日涅夫一人重新當選；高升的根本一個也沒有。他們大家雖然還都身居要職；茲維列夫還是財政部長，這個職務他已經擔任了十七年，伊格納托夫任高爾基州的州委第一書記，卡巴諾夫任外貿部長，柯西金是副總理，帕托利切夫一直還是白俄羅斯黨中央第一書記，別哥夫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秘書，普扎諾夫是俄羅斯聯邦第一副總理，捷沃西安是副總理，黨內哲學家尤金是駐北京大使。但是，只有勃列日涅夫一人經過這些動盪不定的歲月，繞道阿拉木

圖，得以重新當選。

在這四名新當選的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當中，朱可夫元帥魁梧的形象控制了整個舞台。朱可夫元帥是蘇聯歷史上第一個進入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前廳的職業軍人（他不是像七十五歲的伏羅希洛夫、斯大林的最後一名元帥布爾加寧或者甚至貝利亞這樣的黨的元帥）。他是兩枚勝利勳章獲得者，三次蘇聯英雄稱號的三名獲得者之一，不久就成爲蘇聯絕無僅有的四次蘇聯英雄稱號獲得者。他還活着，在他故鄉的村子裏就已經給他立了一塊紀念碑。他是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拯救者，不久以後他到處都說，他也是列寧格勒的拯救者。他征服了柏林，和美國現任總統艾森豪威爾進行過談話，一九四五年任佔領區最高長官，和艾森豪威爾共過事，所以朱可夫完全意識到他自己的重要性。他在黨代表大會上作的國防部總結報告裏宣佈，他如期完成了一九五五年八月政府的決議，裁減了六十四萬名作戰人員，從而縮減了軍事開支近一百億盧布，並因而獲得掌聲——他那比較簡短的演說獲得的掌聲竟達十七次之多，幾乎對每句話人們都報以掌聲。羣衆歡迎他的情緒始終未衰。他助了黨的首腦一臂之力並以他在羣衆中的影響，確保了首腦的地位，他爲此得到了報酬。至於他對此是否滿意，那就沒人知道了。

勃列日涅夫呆在這個新的領導機關裏並不容易，闊別兩年，在莫斯科這是多麼喧囂動亂的兩年！無論在黨中央主席團還是在黨中央書記處，只有勃列日涅夫一個人需要在這機構的叢莽之中重新辨別方向。其他的人在莫斯科的機關裏呆的時間都比他長。那兩位不住在莫斯科的基里欽科和穆希金諾夫，則呆在基輔和塔什干他們自己的機關裏。

甚至於從外省調回來的阿里斯托夫和在莫斯科完全是新來乍到的別利亞耶夫也比勃列日涅夫

多九個月察看風向的時間。總之，在七名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裏面，只有勃列日涅夫完完全全是個新手，儘管他早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便和赫魯曉夫、蘇斯洛夫和阿里斯托夫在書記處共事過。

可是人們還是可以認爲，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的名單和書記處書記的名單大體說來，表現出一條一九五二年時沒有，也不可能有的路綫：所有這些人都把賭注押在一個人身上，即押在尼基塔·赫魯曉夫身上，所有這些人都被赫魯曉夫物色來的。甚至朱可夫元帥也是如此。事實上下一年發生的事情將表明，這裏準備了一個後備的黨中央主席團。因爲在主席團裏便有兩派：一派是老斯大林主義分子，一派是赫魯曉夫的人；兩派之間還有兩個猶豫未決的人。一九五二年組成二十五人舊黨中央主席團裏，斯大林、貝利亞和希基里亞托夫已經不在人世，安德里阿諾夫、波諾馬連科、麥利尼科夫和契斯諾科夫已經不在中央委員會，科羅特欽科一直是烏克蘭的總理，庫茲涅佐夫以副外長的頭銜客串了一陣駐北京大使之後，已提升爲外交部第一副部長，近七十五歲的庫西寧依舊是卡累利阿—芬蘭的「國家主席」，不久身患白血症一病不起的經濟界巨頭馬利歇夫擔任副總理和國家新技術委員會的主席。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的黨中央主席團的其他委員也都進入了一九五六年的主席團，可是恰好分爲兩派：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伏羅希洛夫這幾個老人以及和赫魯曉夫結盟的米高揚、蘇斯洛夫、布爾加寧和基里欽科；黨中央主席團委員裏面只有基里欽科一人不是一九五二年那個主席團的委員。

實際上赫魯曉夫只能指望那已經變成非斯大林化運動的真正馬達的米高揚，指望他在基輔的代理人基里欽科，說不定還能指望蘇斯洛夫——反正多虧赫魯曉夫，蘇斯洛夫才得以繼續留在書記處並且重新選入主席團。

勃列日涅夫過去的生涯幾乎都在第聶伯羅彼德羅夫斯克、基什尼奧夫、阿拉木圖和前綫度過的，在這各派利益縱橫交錯的密林之中，儘管有赫魯曉夫明顯的庇護，他想必還是感到極端無依無靠。所以他採取了唯一正確的措施：他把哈薩克斯坦的事務移交給他的繼任伊·德·雅科夫列夫（同時把久經考驗的茹林留給雅科夫列夫當第二書記，然而這也無補於事——一年之後雅科夫列夫便失敗了，當了九年中央委員，於一九六一年和茹林一起離開黨中央），並且把全家搬到莫斯科之後，立即把他認識幾年，甚至幾十年的人員召到莫斯科來當助手和顧問。這些人今天還陪伴着他。

勃列日涅夫的親屬在一九五六年期間遷入莫斯科，大概根本沒有引起人們注意，當時城裏爲了更加重要的事情正忙得不亦樂乎，例如鐵托訪蘇，非斯大林化運動，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下台，東歐集團的上空出現了第一陣烏雲。一個外省人因爲在什麼地方的荒原上開墾了一些處女地，於是突然當上了黨中央書記處書記，現在他把親戚朋友都弄到莫斯科來，所有住在這座見過世面的大城市裏的人都這麼幹，而且將永遠這麼幹，直到他們又淪落到外省去爲止。所以一些重要的事件沒有被人注意——這些事件並不總在事先投下它們的暗影。

最初當然只來了兩個人，所以也可以原諒莫斯科人沒有注意到他們的來臨：一九五六年行政管理專家康·烏·契爾年科和理論家謝·帕·特拉佩茲尼科夫從基什尼奧夫來到莫斯科。勃列日涅夫有了這兩個顧問，便開始工作。

撇開在哈薩克斯坦作出的成績，勃列日涅夫現在在領導機關的地位也比四年以前要好得多；他有了兩名自己的助手，並且在黨中央也比以前出名。

勃列日涅夫在黨中央書記處分工負責重工業和建築業，可是主要是軍火工業，包括對當時剛

剛開始，日後變得如此重要的宇宙空間的研究進行監督——這是一個頗有前途然而風險極大的領域。又是一片處女地，即使對新上任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也是如此。勃列日涅夫從此足足有四年時間忙於這些事情，經常和赫魯曉夫保持最密切的聯系——只要赫魯曉夫不外出旅行。

赫魯曉夫在世界上代表蘇聯有十一年之久，其中六年身兼黨政首腦，他使全世界驚恐愕然，啞然失笑。但是他從來也不是一個權力無限的統治者，即使在一九五八年三月至一九五九年一月他身處權力的頂峯時也不是權力無限的。他永遠也不可能是一個權力無限的統治者，因為他不像斯大林（或者勃列日涅夫）那樣，是持續不滅的火燄，而是一座火山。當然，是一座時而爆發過早，時而爆發過遲的火山。他來得太晚，因為他掌握大權並且開始行使權力時，年紀已經太老。赫魯曉夫擔任黨的首腦時，已經六十歲；而斯大林當年才四十二歲。一九五八年赫魯曉夫接替布爾加寧達到權力的頂峯時，將近六十四歲；而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五十九歲時，已經是至高無上擁有無限威權的統治者了。赫魯曉夫知道，他時間不多了。所以他想畢其功於一役：對黨進行改革，同時使黨掌握大權，凌駕於經濟技術大員之上。他想把黨委書記們，他的那些冥頑不化的黨的幹部培養成經濟技術大員，這些人上了年紀還得學點東西，還得去上學唸書。他想把行政管理機構進行改組，把那些驕矜自負、沉默寡言、全知全能的經濟界的魁首流放到外省，讓他們退休或者把他們置於黨的幹部之下。裁減軍隊，讓將軍去當國營農場場長。（「一輛坦克花錢太多。砰！砰！兩聲，坦克就毀了，錢和那些好樣的小伙子們也全都報銷了。」）將軍們用這些坦克戰勝了德國人，控制了半個歐洲，一遇嚴重情況，譬如布達佩斯那樣的事件發生，也可以使它清醒清醒，這樣的話，他們聽起來會是什麼滋味？武器製造專家們，斯大林的軍火頭子馬利歌夫和烏

斯季諾夫以及其他等人聽到這樣的話會作何感想？既然赫魯曉夫知道，他時間不多，必須冒險及早動手，他便仰仗着列寧以來在蘇聯只有他才具備的兩種特性：蠱惑人心的天才和豐富多彩的思想。

因為斯大林是個官僚，是個文牘主義者，他甚至於連掩蓋他的恥辱，銷毀被清除者的檔案卡片都沒有做到。可是隨着赫魯曉夫上台，一個煽動家登上了俄國的競技場，他一直打算以他蠱惑人心的騙術來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一方面表明爲他所代表的事業服務和打擊他的對手，這同時也就使他自己得到益處。

這點可以從他所作的那篇反斯大林的報告裏最清楚地看到，即他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所做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那篇「秘密」報告。這篇報告保密到這樣的程度：它最初是做給一千四百名黨代表大會代表聽的，然後傳達到蘇聯全體黨員，最後經過華沙傳到西方。一九五六年六月，也就是做「秘密」報告之後四個月，全世界都知道這個「秘密」了。一個搞得這樣廣爲流傳的秘密是從來也不打算保密的；赫魯曉夫就是要使它家喻戶曉。這樣一來他把舊日的傷口撕開，開始把斯大林戰勝黨和人民以來覆蓋在俄國之上的那層硬痂揭去，從而對他的國家和人民作出了一個難以估量的貢獻。但是他說的每一句攻擊斯大林的話，也擊中了成爲他的絆腳石的那些斯大林的最親密的助手：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和馬林科夫。他們阻礙他的改革，對他個人也礙手礙腳。

所以赫魯曉夫在做秘密報告的時候就從口袋裏掏出一份電報，這就是斯大林和日丹諾夫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發到莫斯科去的那份電報，清洗運動便從這份電報開始。電報催促清洗運

動的劊子手葉若夫加緊行動，並對清洗運動沒有及早開始表示惋惜。赫魯曉夫宣讀了這份電報，也公佈了這份電報是發給誰的；當然是發給斯大林的兩個最親密的助手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的。大廳裏每個人都知道：斯大林的事情，他們兩個一清二楚。現在黨代會的代表們全都知道了，坐在赫魯曉夫背後主席團席位上的這兩個人在當時，也就是二十年前，沒有對此提出抗議，甚至於對誰都沒打招呼，說恐怖即將開始。他們兩個知道，指的是他們——可是不能反駁一詞，因為赫魯曉夫說出了真實情況，至少有一部份是真實情況。還有，在報告的另一段赫魯曉夫講道（他本是個講故事的能手，而不是演說家），戰爭期間他有一次打電話給斯大林，請求最高統帥給他的烏克蘭游擊隊員一些槍枝，斯大林如何表示拒絕，並且讓馬林科夫對赫魯曉夫說，他，斯大林沒有槍，叫赫魯曉夫到德國人那兒去拿，去繳獲槍枝。这下子大廳裏每個人都知道了——大廳裏坐了九十五個蘇聯英雄和海陸空軍將領——，他們，還有赫魯曉夫，幾乎整個戰爭期間都是在前方度過的，而馬林科夫却呆在莫斯科斯大林的最高統帥部裏，從來沒有看見過一條戰綫，可還是當上了將軍。馬林科夫也知道這點——他也坐在黨代表大會主席團的席上，絲毫也不能反駁，因為這純粹是真實情況，甚至連一點虛假也沒有。

赫魯曉夫甚至能用斯大林自己的話來奚落年邁的伏羅希洛夫元帥，當時的國家主席，第一個發現赫魯曉夫的人——這可真是使用蠱惑人心的騙術的一個尖端成就。赫魯曉夫說，斯大林把伏羅希洛夫當作笨蛋——另外還把他當作一名英國奸細——，以致於都不再請伏羅希洛夫參加黨中央主席團會議了。這個被罵作笨蛋的人現在就坐在那兒。一九四三年邱吉爾在德黑蘭當着斯大林和羅斯福的面把一柄紀念斯大林格勒戰役的金劍授與這位蘇聯第一元帥。每一個人都突然回想起

來，斯大林格勒戰役根本不是伏羅希洛夫打贏的。這仗可是六十二集團軍司令華西里·崔可夫打贏的，他終於到現在，那次戰役勝利後十二年，才得以在赫魯曉夫手下獲得元帥的金星。就是這個崔可夫曾經給他全軍官兵下過這樣一道命令：「俄羅斯遼闊廣大，可是在伏爾加河彼岸再也無地可退！」

赫魯曉夫甚至於能用斯大林的話來貶低他迫切需要的那個人，傳奇式的人物朱可夫元帥。一年之後，赫魯曉夫和他的對手進行鬥爭的時候，朱可夫也助過他一臂之力，可是等到赫魯曉夫用不着他的時候，又打算把他打入冷宮。赫魯曉夫回憶道，斯大林有一次說，朱可夫每打一仗總要先抓一把泥土放在鼻子上聞聞，然後說：「今天我們要打勝仗」或者「今天我們打不了勝仗，最好別打。」大廳裏坐着一千四百人，其中有幾個是原子能專家，七百五十八人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現在他們知道，他們最偉大的統帥原來和從前華倫斯坦的惹尼[○]一樣，是靠泥土的氣味來決定是否投入戰鬥的。於是突然之間這個偉人便顯得可笑，他打過的仗也不那麼意義重大了。雖說這都是斯大林的話，可是這都是真實情況啊，還是另有所指？散播疑惑的種子正是赫魯曉夫這個人蠱惑人心的本事的不可超越之處。此人腦子裏花樣極多，真是無窮無盡，他能像魔術師從帽子裏掏出小兔子一樣，拿出一個一個點子，從來也不會因為拿不出新點子而窘困，種玉米不成功，那就改種蕎麥，種蕎麥也不靈，第二年就改種豌豆黃豆。

這位魔術師終於獲得了成功，三個月以後，兩個受到最厲害攻擊的人下台了。今後四年勃列

日涅夫就得在這個魔術師的圈子裏度過。

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日莫洛托夫永遠離開了外交部，他在這個部裏度過了他人一生中十三年頭。外交上頗有雄心壯志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兼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德米特里·特羅菲莫維奇·謝皮洛夫繼任外交部長，開始在東方爲蘇聯外交政策尋找一個新的活動場所。

一九五六年六月八日卡岡諾維奇也離開了他最後棲身之地。這位第一副總理在斯大林逝世後，起初沒有一個直接主管的部門，由於支持布爾加寧——赫魯曉夫這兩駕馬車反對馬林科夫，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獲得國家勞動和工資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作爲酬報，這對於過去國內第二號人物來說固然是個微不足道的職務，可是總算聊勝於無。現在卡岡諾維奇也得離開這個職位，他的繼任是莫斯科州蘇維埃主席亞·彼·沃爾科夫，就是這個沃爾科夫向最高蘇維埃呈交了馬林科夫的辭職請求書。兩個老斯大林主義分子暫時還依然是第一副總理，可是處於布爾加寧、米高揚、別爾烏辛和薩布羅夫的包圍之中，他倆在部長會議主席團裏暫時處於毫無指望的少數——赫魯曉夫還沒有向經濟技術大員發起攻擊。

可是在這裏也可以明顯地看出，赫魯曉夫這個行事難以逆料的傢伙，也沒能料到他的行動會產生什麼效果：推倒了紀念碑便毀掉了堤防，或者使堤岸受損，而這時潮水——東歐集團非斯大林化運動的潮水——正漸漸上漲。

六月份，過去的「人民公敵」鐵托訪問蘇聯。這可是一次凱旋式的進軍。六月十一日鐵托在赫魯曉夫和米高揚的陪同下訪問斯大林格勒時，熱情洋溢的羣衆都想看一看這個偉大的游擊隊員，一切游擊隊員的榜樣，並向他表示歡迎。米高揚在大羣之中險些被擠死。接着在莫斯科發生

了不可想像的事情：赫魯曉夫和鐵托手挽手地走進高爾基大街的一間冷飲室去吃冰淇淋，羣衆圍着他們歡呼。簡直難以相信，斯大林逝世以後才過了三年。七月十八日米高揚終於得以把匈牙利的「斯大林」馬蒂亞斯·拉科西從匈牙利黨的首腦的寶座上拉了下來，在這以前，蘇斯洛夫訪問過一次布達佩斯，結果一事無成。

堤岸崩裂，赫魯曉夫沒有算準這份炸藥的力量。六月在波茲南博覽會期間工人罷工，接着爆發工人起義。七月中旬布爾加寧（一九四四年他在盧布林建立了波蘭共產黨的政府，從此自命爲波蘭專家）前往波蘭，要求懲辦叛亂分子。可是他在那兒遭到意外：波蘭人不再準備接受莫斯科的「忠告」，他們要求哥穆爾卡上台。哥穆爾卡是所有民族主義的共產黨人當中的第一號人物，早在一九四七年就主張走自己的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時已經獲釋，並且恢復了名譽，在華沙當圖書館管理員，正在等待時機。波蘭人比匈牙利人幸運得多：在布達佩斯，拉科西是由志同道合的埃爾諾·格羅取而代是的，在波蘭則不然，波蘭的「斯大林」黨的首腦波列斯拉夫·貝魯特在蘇共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之後三星期死於莫斯科；他的繼承人愛德華·奧哈布覺得自己只不過是一個爲哥穆爾卡看守座位的人而已。在布達佩斯，伊姆雷·納吉不得等待很長的時間，到後來要想找一個深思熟慮周密研究過的解決辦法已爲時過晚。八月十七日赫魯曉夫把黨中央全權代表從蘇聯各大工廠企業撤回——黨向經濟技術大員讓步。這些經濟技術大員越來越囂張，表示對新的路線頗爲擔心，可是同時也發現有機會可以擴張他們的權力。三周之後赫魯曉夫開始退却。

一九五六年九月三日卡岡諾維奇又當上現任部長，主管建築材料工業（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他就擔任過這個職務）。敵人的行列已經排好，反攻開始。赫魯曉夫和米高揚進行自衛；米

高揚前往中國，九月十七日在中國的黨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這是米高揚五個月內第二次訪問中國。

五天之後，九月二十二日，波蘭人宣佈，一百六十九名參加波茲南起義的人已在審訊之前獲釋，其餘的大多數人在審訊過程中被宣判無罪開釋，餘下的人碰到了公正的法官，得以從輕發落。這下子克里姆林宮裏警鐘齊鳴；莫斯科也發現，各國共產黨人每年夏天前往朝拜的東歐集團的聖地麥加，現在在貝爾格萊德，已經不在莫斯科了。六月份鐵托的訪問帶來了豐收的果實——可不是給赫魯曉夫而是給鐵托的。

衛星國希望，它們能獲得解放而不致於受到老大哥的懲罰。赫魯曉夫提供的另外兩個信號增強了它們的信心：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恰好在黨代表大會召開前兩個禮拜，貝利亞時期最後一名高級警察，謝·尼·克魯格洛夫上將被撤去內務部長的職務。克魯格洛夫肯定不是貝利亞的人，儘管如此，看見他還是會使人想起勞改營——他的犧牲品經過歷次大赦和甄別現在有好些人都已獲得自由，又都恢復原職，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招待會時經常碰到他。克魯格洛夫的繼任恩·潑·杜道羅夫不久也被選為黨中央委員，他原來是黨中央建築部部長，不是警察。一個圈外人第一次進入了盧卜揚卡大廈。

轉變過於明顯。一九三六年大清洗運動開始時（第一次公審前四個星期）建立的全聯盟司法部於五月三十日被解散，其職權就像在一九三六年前一樣，轉移給各加盟共和國的司法部。這些信號人們不會沒有看到——可是對赫魯曉夫來說也是報警的信號。九月十八日保加利亞人爲一九四九年公審時處決的特萊却·柯斯托夫及其同案人恢復名譽，這時，受到壓抑的赫魯曉夫採取行

動了。九月十九日赫魯曉夫親自到鐵托那兒去，在南斯拉夫呆了一個禮拜。二十七日，他和鐵托，南斯拉夫的警察頭子蘭科維奇以及國務幹部普卡爾一起回來，可是沒有回到莫斯科；他們呆在克里木半島，在雅爾塔。在前往雅爾塔的途中，赫魯曉夫最親密的黨羽在塞瓦斯托波爾和他們的首腦及其客人會合：基里欽科——作爲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反正是理應參加的（克里木半島在一九五四年歸併到烏克蘭），勃列日涅夫和福爾采娃。三人之中只有基里欽科是有表決權的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可是這些平民（說得更確切些：穿平民服裝的將軍們——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基里欽科全都有將軍的軍銜）要顯示一下，誰站在他們這邊：連克格勃的頭子謝洛夫大將，海軍司令戈爾什科夫，駐德蘇軍總司令格列奇科元帥也都到了塞瓦斯托波爾和雅爾塔。國家主席伏羅希洛夫隨後趕到，福爾采娃得以歡迎她的丈夫，駐貝爾格萊德大使費留賓，真是自家人的聚會。九月三十日布爾加寧和拉科西的繼承人格羅到達。

這是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參加一個在極端困難的局勢下舉行的大型外交會談——儘管暫時牽涉到的只是東歐集團的形勢。他的外交學徒年代就是當時在雅爾塔開始的，十五年之後，將在奧雷昂達[○]獲得一個舉世矚目的高度成就。會議一直延續到十月五日，結果只給鐵托增添了榮譽，會議結束前兩天，在布達佩斯爲一九五一年絞死的拉斯羅·拉依克舉行了一個陰慘慘的宗教游行，使人想起中世紀的情景，然後用最隆重的儀式把他重新殯葬。十月間，東歐集團的主動權完全轉到鐵托身上；意大利人隆哥，保加利亞人日夫科夫，匈牙利人格羅和赫格居斯，羅馬尼亞人喬治

○ 指一九七一年勃列日涅夫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勃蘭特在克里木的奧雷昂達會晤。——譯者

烏·德治和斯托伊卡，波蘭人洛加—索文斯基接二連三地訪問貝爾格萊德。莫斯科變成了孤兒，被人遺忘了。一切離經叛道者的楷模洋洋得意，民族主義的共產主義傳染了所有的人，波蘭人要求哥穆爾卡上台。於是赫魯曉夫和米高揚在十月十九日動身前往華沙去阻止哥穆爾卡當選為黨的首腦時，不得不把他們的對手帶去。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同機前往！二月份和六月份的失敗者又重新開始崛起。

在波蘭首都進行的為時一天的訪問毫無成果。波蘭人在歷史上常常賭瓦幫基[○]，這次也孤注一擲；他們讓這架俄國飛機在華沙上空盤旋一個半小時，不讓它降落，與此同時，他們選舉哥穆爾卡取代奧哈布擔任黨的首腦。奧哈布則完成了替別人看守席位的使命。最後當赫魯曉夫可以降落的時候，他碰到了一個和他地位相當的人。他拒絕和哥穆爾卡握手，並且說，他不跟叛徒談判，他甚至問道：「這人是誰？」哥穆爾卡回答道：「我就是你們囚禁多年的伏拉迪斯拉夫·哥穆爾卡。」赫魯曉夫還是跟他談判了——毫無結果。討論了幾小時之後，赫魯曉夫猛拍桌子並且宣佈，蘇聯軍隊已經在倫貝格聚集，就要向波蘭進軍，這時，西倫凱維茲總理回答他——都不再稱他為同志了：「黨中央書記先生，這座宮殿已經被包圍了」。波蘭人把工人武裝起來了。蘇聯領導人從來也沒有在國外扮演過這樣的角色。現在他們掉進了陷阱。在全世界衆目睽睽之下，竟然被自己的衛星國所俘虜，這樣丟臉的事真是難以想像。當然波蘭這樣一來也完蛋了，可是這丟醜……赫魯曉夫領會了這點，開始回心轉意，再說哥穆爾卡一個勁地向赫魯曉夫解釋，他想除去

○ 法國的一種賭博。這裏的意思是豁出命來幹。——譯者

的不是共產主義，而只是羅科索夫斯基——不久證明，事情也確實是這樣。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既是蘇聯元帥，又是波蘭元帥兼華沙的國防部長，他從此永遠離開了他的故鄉。他的最親密的助手，蘇聯大將斯坦尼斯拉夫·波普拉夫斯基，也是個血統的波蘭人，和他一起離開波蘭。寡不敵衆，結下深仇的蘇聯領導人也立即回國。

四天之後在布達佩斯爆發了革命，五天之後伊姆雷·納吉當上匈牙利總理，六天之後亞諾什·卡達爾接替拉科西的總管埃爾諾·格羅擔任黨的首腦。

就是在這兒，莫斯科政治局的官僚們起先也企圖勿需軍隊干涉而能控制住這次危機。米高揚和蘇斯洛夫——一個代表「溫和」路線，一個代表「強硬」路線，兩次前往布達佩斯，並且向政治局滙報情況；第二次他們只能乘坐坦克穿過這座四面起火的都市。十月三十日赫魯曉夫乘飛機前往布加勒斯特，企圖說服羅馬尼亞政府進行武裝干涉；他寄希望於舊日民族間的敵意。而羅馬尼亞人恰好把這點拿來當作保持中立的藉口，他們說：羅馬尼亞的軍隊裏混雜了太多的西本彪根地方的匈牙利人，他們是不會同自己的祖國打仗的。赫魯曉夫下令把羅馬尼亞的軍隊解除武裝。俄國軍隊開進保加利亞，甚至在百分之一百五十忠誠的捷克斯洛伐克也發生了最初的學生風潮。

儘管如此，一直到蘇伊士危機發生，英國人法國人和以色列人進攻埃及，局勢才發生決定性的轉變。

我們當然不知道，姆·斯·馬里寧大將的軍隊如果沒有蘇伊士危機，是否會進行干涉。看來也會。英、法、以侵犯蘇伊士運河之後，俄國人更加師出有名，更加沒有顧慮——因為現在西方國家也玷污了雙手。西方處於癱瘓狀況。西方的抑制政策用一個接一個的軍事基地構成一條鎖鏈

使蘇聯與世隔絕並且迫使斯大林的繼承人或者突破這條鎖鏈或者屈服於它。可是這項抑制政策的制定者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患癌症動了第一次手術正在休養，而艾森豪威爾總統正面臨下一次大選。美國只好支持俄國人在安理會對英國人、以色列人和法國人行使否決權，布爾加寧用蘇聯的遠程火箭威脅倫敦則是最後一擊。英國打輸了它那最後一次殖民戰爭，俄國人打贏了這一仗。蘇聯駐布達佩斯的大使安德羅波夫態度倨傲地許下諾言，蘇聯軍隊絕不開來，可是兩小時以後軍隊就開到了。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安德羅波夫成爲駐布拉格大使契爾沃年科的榜樣。

亞諾什·卡達爾另外組成了一個政府，以爲此舉是拯救匈牙利的唯一的道路。克格勃頭子謝洛夫把匈牙利將軍帕爾·馬勒特爾騙到馬里寧的司令部加以逮捕——這是他進行的倒數第二次較大的逮捕，最後一次是逮捕納吉。十一月二十二日納吉在去避難處的路上被他逮捕。

匈牙利的完結也是赫魯曉夫的完結。卡達爾從斯錯爾諾克遷到布達佩斯，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以黨中央的名義發表的聲明說，在各衛星國犯有「直接的錯誤」，這個聲明被人遺忘被人否認了。

十一月二十日，那個在六月份被趕下台去的莫洛托夫現在也獲得了一個部長的職位：國家監察部長。莫斯科有些人回想起蘇維埃國家的第一個監察部長就是約瑟夫·斯大林，他就是把這個職務擴展成通向獨夫統治的跳板。

赫魯曉夫被打敗了。這一年永遠是他勝利也是他失敗的一年，在這年的最後一天他說：「……我感到驕傲的是，我們大家都是斯大林主義者」。赫魯曉夫說這句話是在黨中央全會開過之後一個星期，在這次黨中央全會上作報告的已經不再是他而是布爾加寧總理和經濟界巨頭巴伊巴科夫

和薩布羅夫。就在這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因五十壽辰而獲得第二枚列寧勳章。這個人已半百的人經歷了從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到莫斯科的一條艱難的道路。他知道下一段路程將更爲艱難——從來也沒有比一九五六年秋末更使人清楚地感覺到這一點。

勃列日涅夫生平第一次作爲一個主動行動的人物，協助控制了一個國家的危機。他肯定學到了一點：赫魯曉夫的權威還不足以領導這個國家。唯一能以無上的權威來控制局勢的人却在別的地方。這個人就是鐵托，他在匈牙利失敗之後還有足夠的膽量在十一月十六日於普拉發表的演說裏譴責蘇聯領導以及他們和他在克里木半島舉行的會談。勃列日涅夫參加了這些會談，他以赫魯曉夫的一名賣力的黨羽而著稱。從這年秋天開始，勃列日涅夫不再是無條件的赫魯曉夫主義者了。赫魯曉夫一下子把太多的東西拿去賭博，再說他毫無尊嚴。赫魯曉夫能夠對人開恩，他也不像斯大林那樣把躺倒在地的人踢死。可是斯大林畢竟還有一種尊嚴感——就跟鐵托一樣。仔細慎重地權衡了利害得失的是米哈伊爾·蘇斯洛夫。爲此，他在黨中央全會上也獲得了報酬：蘇斯洛夫的競爭者，外交部長謝皮洛夫，失去了他在黨中央書記處的位置。表面上的理由是完全正常的：外交部長和黨中央書記處書記——這二者乾脆協調不起來。實際上是對赫魯曉夫發出的警告，這個警告首先落在他的一名侍從武士的身上。這是蘇斯洛夫的一個勝利，暫時還不是最終的勝利。蘇斯洛夫自以爲是唯一的聖杯守護者，只有他在保衛着純正的學說。

勃列日涅夫在那幾個月裏，經歷了黨中央主席團的一切辯論，雖然他自己還沒有表決權。他現在看到，他的保護人的地位漸漸受到威脅。

赫魯曉夫最嚮往的一個念頭乃是縮小官僚機構，現在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經濟技術大員有莫

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作爲强有力的盟友，大權在握，組成了一個平行的政府，一個權力無限的經濟內閣，經濟管理方面所有的綫索全都匯集到這個內閣手裏。這個內閣便是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成立，可是直到現在才變成具有無限權力的國家經濟委員會。這個內閣的首腦不是薩布羅夫，而是沉默寡言不可接近的經濟專家，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和第一副總理別爾烏辛。斯大林逝世後沒有一個人像別爾烏辛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七年二月那樣接近獨裁統治。

政府機構過去從來沒有對黨的機構取得過這樣大的勝利，此後也沒有取得過這樣大的勝利，集中在莫斯科的政府各部的官僚過去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對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外省黨的土皇帝大佔優勢，此後也沒有佔過這樣大的優勢。原來的政府領導縮小到只有布爾加寧，他的幾個第一副總理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米高揚、別爾烏辛和薩布羅夫，再加上依舊還是部長會議主席團成員的副總理兼電站部長馬林科夫——馬林科夫不久想到他過去當斯大林清洗運動劊子手時的老行營，對被圍困的布達佩斯進行了一次訪問。其他的經濟領導人全都受別爾烏辛的管轄：「A」——「B」兩類工業的兩個頭頭，馬利歇夫和柯西金，任第一副主席領部長銜。其他一些過去的副總理現在都降級了，赫魯尼切夫（主管軍火）、庫切連科（負責建築）和馬茲凱維奇（負責農業）——後兩人是明顯的赫魯曉夫黨羽——任副主席，不領部長銜（這個細微的差別當時是第一次挖空心思地想出來的）。可是斯大林的農業專家，赫魯曉夫的對頭別涅季克托夫也當上了別爾烏辛的副手——就他一人晉升了，先前不是副總理，這次成了委員會副主席。

可是赫魯曉夫又已向前進軍了——他根本就是個不倒翁，是不會那麼輕易就範的。他知道：匈牙利事件是會被人忘却的。只要信守一切俄羅斯美德中最爲純真的美德——忍耐，只要善於等

待。奇怪的是，這個平素如此焦躁不耐的人當時居然能耐着性子等待。十二月失敗後兩個月，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三日至十四日的黨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又强大到足以發起反擊，又强大到足以向黨中央提出他那分散經濟領導機構的巨大計劃。就是這個計劃要永遠斬掉莫斯科官僚機構多頭水怪的頭部囊腫。多虧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出色的導演，這個黨中央委員會裏一百三十一名黨中央委員竟有六十八名是地方上的黨委第一書記，這次改革只會給他們更多的權勢和威望。至於赫魯曉夫還有進一步的打算，想把黨改革一番，這點他當然很聰明地緘口不提。

政府的官僚們從去年十二月以來自以為已經接近獨裁統治，赫魯曉夫準備向他們發起全面進攻，在這過程中他使用了兩個機構：他的黨中央書記處和一個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也就是黨代表大會結束後四天，在《真理報》上公佈）建立的黨的機構，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俄羅斯聯邦局。

這樣一個機構，從一八九八年建黨以來，在俄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從來也沒有過。蘇聯最大的一個加盟共和國，原來的俄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一直是由黨中央書記處和黨中央各部直接兼管的。建立了這個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俄羅斯聯邦局之後，赫魯曉夫手裏便有了一個自己的權力工具，雖然和斯大林的特別部並不相同，可是也允許他通過他的人——聯邦局的委員，與俄羅斯各省的黨組織保持直接聯系，並且加強這種直接聯系。聯邦局裏的事，除了赫魯曉夫以外，黨中央主席團裏沒有一個人知道，在那兒他已經是獨裁統治者了。除了赫魯曉夫之外，只有一名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可以進入這個聯邦局；赫魯曉夫在聯邦局裏的副手尼·伊·別利亞耶夫，這點是很說明問題的。別利亞耶夫是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裏面勢力最弱的一個，他甚至於

連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也不是。除了聯邦局主席赫魯曉夫和別利亞耶夫之外，這個機構裏起初還有八名幹部。

這一幫人當時是絕對忠於赫魯曉夫的。兩星期之後，即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赫魯曉夫把另外兩名非黨中央主席團委員的書記處書記阿里斯托夫和波斯別洛夫也吸收進聯邦局，這時，和黨代表大會上由黨中央委員會選出的黨中央書記處相並列的「第二」書記處便人馬齊備了。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勃列日涅夫、福爾采娃和謝皮洛夫以及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兼書記處書記蘇斯洛夫不屬於這個聯邦局。這個聯邦局就此完全獨立自主，既不隸屬於主席團，也不隸屬於書記處，它只隸屬於赫魯曉夫個人。

當然，赫魯曉夫不久就跟這些人全都鬧翻了，大部份是由於他的那些農業計劃，這些人都給調到無關緊要的崗位上去了。

赫魯曉夫又用另外一批人來填滿這個聯邦局，這些人又只是暫時博得他的寵信，不久也給攆走。從一九六二年到兩年後赫魯曉夫下台，這個聯邦局的成員只有赫魯曉夫，兩個地位相等、互相爭鬥的第一副主席和兩名委員，這幾個人一直到赫魯曉夫下台還在。最後這個機構還是經不起考驗。可是起初一切工作都十分順利：通過這個聯邦局，赫魯曉夫和外省地方上的頭頭們保持聯繫，通過他在黨中央書記處的黨羽勃列日涅夫和莫斯科市黨委第一書記福爾采娃，赫魯曉夫指揮全黨，通過外交部長兼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謝皮洛夫，赫魯曉夫施影響於外交政策。地位不明確的是蘇斯洛夫，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赫魯曉夫猛受攻擊的時候，他成功地使謝皮洛夫的活動局限於外交方面。通過米高揚，赫魯曉夫在部長會議主席團裏也伸進一隻腳，其餘的第一副總理莫

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別爾烏辛和薩布羅夫是拒絕他的改革計劃的，而布爾加寧總理則搖擺不定。

阿那斯塔斯·伊凡諾維奇·米高揚這個短小精悍的亞美尼亞人，面部狹長削瘦，嚴酷冷漠，鷹鉤鼻子，十分勤奮，極端聰明，此時是赫魯曉夫最重要的盟友——米高揚永遠也不能原諒其他的黨中央主席團委員，他們讓他一個人在斯大林逝世後沒有當上第一副總理。米高揚在斯大林手下幾十年，一直偽裝成一個只對保存食品或者飼養家兔感興趣的人（關於這事，瑪加雷特·布伯——諾埃曼曾經說過一件幽默的事情：米高揚偽裝得非常好，以致於斯大林有一次對他說：「阿那斯塔斯·伊凡諾維奇，你這個人啊，共產主義對你來說還沒有比解決優質冰淇淋的生產問題來得重要呢」）。現在米高揚用不着再偽裝了，他公開說：「可以把我流放到西伯利亞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就是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也不能把我流放到那兒去。」現在，就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上，米高揚便成了非斯大林化運動的主將。赫魯曉夫在黨中央主席團裏，除了他在基輔的黨羽基里欽科之外，只能依靠米高揚——可是基里欽科坐鎮基輔，不在莫斯科。

赫魯曉夫的對手對於他那些機構裏的工作一無所知，完全被蒙在鼓裏。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至十二日，最高蘇維埃舉行會議的時候，還是權力無限的經濟委員會主席別爾烏辛這位大人物做關於國家計劃的報告。可是在最高蘇維埃會議結束的第二天，赫魯曉夫就召集早有思想準備的黨中央委員會，舉行一次為期兩天的會議——這事辦起來也很方便，這些同志反正是最高蘇維埃代表，都在莫斯科。赫魯曉夫又彌補了他在去年十二月黨中央全會上遭到的失敗，在那次會上他不得不沉默不語，做報告的是巴伊巴科夫和薩布羅夫，而謝皮洛夫則被逐出黨中央書記處。這次是

赫魯曉夫做報告，謝皮洛夫又當上書記處書記，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聯邦局委員科茲洛夫當上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赫魯曉夫做報告談他最嚮往的想法——許多嚮往的想法之一——，談關於「工業和建築業組織的完善」。無論是赫魯曉夫的報告還是黨中央的決議起初都沒有發表。儘管有地方上黨的頭頭們的支持，但是反抗勢力極爲巨大。赫魯曉夫一再催逼，他有黨中央的多數作爲後盾。儘管如此，他的敵人還是使事情拖延下來，說是黨中央主席團和部長會議要制定建議，並且要把草案提交最高蘇維埃。他們一直希望能使這一草案失去作用。赫魯曉夫的對手反正已經能夠獲得一個勝利：在黨中央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謝皮洛夫的外交部長職位被莫洛托夫學派的一個在內政方面從未用過的職業外交家安·安·葛羅米柯所取代。謝皮洛夫的外交部長任期不到九個月，終於成爲一段短短的插曲，當然其後果是極爲深遠的：他打開了通向東方的大門，從此以後，東方不斷交替地給蘇聯外交帶來快樂和憂愁。

對於勃列日涅夫來說，科茲洛夫被吸收進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的圈子，意味着在權力的前廳裏出現了最危險的對手，這點當時還沒有注意到，也許只是朦朦朧朧地有所預感。從此時起勃列日涅夫要跟科茲洛夫共處六年。弗羅爾·羅曼諾維奇·科茲洛夫比勃列日涅夫小兩歲，可是入黨比他早五年，十八歲就入黨了。科茲洛夫的出身和經歷跟勃列日涅夫正好截然相反，他當赫魯曉夫的皇儲的機會不知比勃列日涅夫要大多少，只有偶然意外事件才能幫勃列日涅夫的忙。科茲洛夫出身於俄羅斯心臟地帶梁贊州的一個農村，全國沒有一個地方比梁贊州更具有俄羅斯的味道。

從一九五〇年起，科茲洛夫便是最高蘇維埃代表，從一九五四年起，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這個相貌漂亮的大俄羅斯人——比勃列日涅夫更有「俄羅斯」味——想必給今天的總書記帶

來好幾個不眠之夜。

這兩個人起先和年輕的赫魯曉夫班子裏所有的成員一樣，共同反對那批老人和經濟技術大員；科茲洛夫比勃列日涅夫更了解這批經濟技術大員，所以幹得更加積極。勃列日涅夫便可以較少引人注意，少出頭露面，免遭危險；可是作為重工業的負責人，他不久也得明確表態。

黨中央全會開過之後一個半月，三月三十日，赫魯曉夫把關於分散機構的爭論公開化；他下令公開發表他的講話，把它作為「討論的基礎」，從而使他的對手無法對他的改革進行原則性的非難。建議經過熱烈「討論」，單單在報紙上就對細節問題發表了七萬條意見，可是對於改革本身再也沒有人敢碰，人們又一次低估了這個「小平亞」。當然赫魯曉夫也作了巨大的讓步：原來計劃設立二十至二十五個國民經濟委員會來領導地方一級的經濟，現在赫魯曉夫準備同意設立九十二個國民經濟委員會，最後一共設立了一百零五個。可是這種權力分散，從赫魯曉夫分散機構的本意上看，說不定對他正中下懷；這樣，他可以下放更多的經濟技術大員。總的說來，他堅定不移地堅持他的方針。四月份，米高揚又和西方接上關係，前往維也納。蘇聯人是去年從維也納撤走的。赫魯曉夫夫人則在一月份耐心地和中國人談判，像接待一位親愛的朋友那樣接待哥穆爾卡，下令給流放的各民族人民恢復名譽，讓那些僑居蘇聯願意出境的波蘭人返回祖國，答應給老百姓供應更多的肉類和黃油，只是在文藝方面，被謝皮洛夫引向一種更加嚴厲的方針，謝皮洛夫當時的轉變是十分明顯的。

還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之前，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赫魯曉夫便已經强大到足以向他的對手進行第一次打擊：

別爾烏辛的具有無限權力的經濟委員會被解散了。他本人則接任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薩文亞去世後出缺的中型機器製造部部長的職位。這個部是幾個最重要的部之一，主管原子工業，但是別爾烏辛再也不是大亨了。

五天之後，最高蘇維埃會議開幕。一共只開了三天會。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一切都已進行完畢。赫魯曉夫向軍火頭子和馬林科夫及別爾烏辛再作一些讓步；他們的電站部和中型機器製造部還保存下來，還有飛機工業部，造船工業部，國防工業部，化工部和運輸建築事業部。而其他各部一律解散，二十五名部長失去職務，不得不下放各地。担任有色金屬部部長多年的彼·費·洛馬科一夜之間變成了西伯利亞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煤炭工業部的第一副部長D·C·俄尼卡只好搬到哈薩克斯坦的卡拉干達去，等等等等。受到波及的部長和副部長，百分之八十一都必須離開莫斯科；在約·約·庫茲明之前担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巴伊巴科夫還能在莫斯科堅持一年，任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計委主席，後來他也不得不搬家——到克拉斯諾達爾去。原來的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席阿·尼·柯西金生平第一次失業了，可是他決定，就像我們後來看到的那樣，支持赫魯曉夫，從而獲得好處。柯西金的算盤打對了：當時他就開始再度節節上升，七年之後使他和勃列日涅夫平起平坐，當上總理。五月二十四日赫魯曉夫爲了謹慎起見，把這個經驗豐富的經濟專家派到新任命的國家計委主席，一位黨的幹部庫茲明的身邊去當第一副主席，領部長銜。這位經濟專家是少數幾個投到赫魯曉夫這邊來的人當中的一個。

宣佈分散機構之後五個星期，黨中央主席團多數委員試圖以蘇共黨史上一次絕無僅有的行動來推翻黨的首腦。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和馬林科夫、薩布羅夫和別爾烏辛、布爾加寧和伏羅希

洛夫都孤注一擲，企圖挽救他們的畢生事業。另外還有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兼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謝皮洛夫，這事雖然跟他關係較少，可是他顯然錯誤估計了形勢，希望和勝利者站在一邊（赫魯曉夫很正確地稱他為「兩面派」）。莫洛托夫在一九三〇至一九四一年任總理，是他那時開始實行這種集中的經濟管理制度的。卡岡諾維奇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九年對斯大林影響最大，是他當時在對工業進行改革的時候，通過不斷增加政府各部的數目，在這裏建造了一座在他看來蔚為壯觀的大廈；可是赫魯曉夫以及許多和赫魯曉夫同感的人則認為，他建立了一片由重疊的政府機關組成的密不透風無法穿行的叢林，在這裏每一種職責都被窒息了，因為誰也不知道自己的權限終在何處，管理同樣事情的鄰近部門的職權起自哪裏。（「中型」機器製造、「普通」機器製造以及「機器製造」，這三者之間的區別究竟何在？）監管這座經濟機構叢林的就是布爾加寧和別爾烏辛，他們（與已經死去的馬利歇夫和沃茲涅先斯基一起）在一九四〇年介乎三十五歲至四十五歲之間，便青雲直上成爲蘇聯經濟方面最有力的人物。（只有當年第五位經濟技術大員柯西金，在斯大林時代的末期遭到貶抑，又沒有受到斯大林的那些繼承人的足夠的賞識，此時站到革新者赫魯曉夫一邊來了。）

起初一切都照計劃進行。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從芬蘭回國後的第四天，六月十八日，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要求召開黨中央主席團會議。布爾加寧主持會議，馬林科夫開始控告；蘇斯洛夫、基里欽科和薩布羅夫最初全部缺席。赫魯曉夫在米高揚的支持下，進行反抗，可是二對六，無濟於事。不久，蘇斯洛夫趕到，支持赫魯曉夫，二十日到達的基里欽科也和他一樣。薩布羅夫提前從華沙趕回來，加強了對方的力量。赫魯曉夫被撤職，讓他當農業部長，去實現他那「瘋狂的」

計劃——何等的諷刺！莫洛托夫去當黨的首腦，馬林科夫又去當政府首腦。赫魯曉夫完蛋了——站在他一邊的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朱可夫、勃列日涅夫、穆希金諾夫、福爾采娃、什維爾尼克、科茲洛夫）是不許參加表決的。赫魯曉夫把會議拖長，夜裏也不離開他的辦公室，布爾加寧下令在外面把克里姆林宮團團圍住，「數學上的多數」獲得了勝利。

任何其他他處於這種地位都會放棄鬥爭。赫魯曉夫沒有放棄。在這場輸定了的戰役裏，他決心退却，這一退却使勃列日涅夫在七年之後才有可能奪得政權。赫魯曉夫想到了黨的章程。當然，這個黨也和任何政黨一樣有一個章程。當然在章程裏不會寫上，黨的領袖覺得他的黨中央委員和黨中央候補委員不合他的心意，便可以把他七十一名中央委員裏面的四十八名，六十八名中央候補委員裏的五十五名拉到刑場去處死。斯大林才不管什麼黨章不黨章，他就下令幹掉。赫魯曉夫不可能幹掉什麼人，他自己已是克里姆林宮裏的囚徒了。危急之中他想到了黨的章程：「我是黨中央委員會的書記，我是中央委員會選舉出來的，也只有中央委員會才能把我罷免。」這句話使他獲勝，七年之後也使他垮台；這句話對他的接班人是個跳板，也許對於一切繼他之後而來的人也是個跳板。從列寧的時代以來，一個黨的幹部第一次在走投無路的時刻想起他的權利。他的對手極不樂意地接受了他那召開黨中央委員會的要求。他在黨中央候補委員^①裏的黨羽支持他的要求。福爾采娃夫人發表了一篇菲利浦特演說^②，長達六小時，一直講到第一批黨中央委員從莫斯科、列

① 應為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譯者

② 菲利浦特演說意即以冗長的演說等方法來阻撓提案的通過。——譯者

寧格勒和基輔起來，並且通過「非法途徑」（赫魯曉夫語）進入四面被圍的克里姆林宮。朱可夫又一次證明他自己是祖國的救星；他的國防部提供噴氣式飛機，把黨中央委員空運到莫斯科。六月二十二日舉行中央委員會會議時，形勢有了轉變——這次會議又一直開到六月二十九日為止。六十個人發言，一百五十五人遞條子要求發言；這是一次真正的全會，加上黨中央候補委員和黨中央檢查委員，出席人數總共為三百十三人。

六月二十二日幾乎全體黨中央委員都聚集在黨中央主席團的門口——最初到達的十八名黨中央委員，大概是從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區趕來的，據說在十八日或者十九日便圍住了主席團的辦公室，使得卡岡諾維奇說了這麼一句話：他決不在壓力之下和任何人進行談判。黨中央委員到齊之後，辯論激烈進行，就跟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的辯論一樣激烈，只不過現在形勢發生了轉變。要是說那些不久被稱為「反黨分子」的人在主席團裏是進攻者，那麼在黨中央會議上則被迫採取守勢。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的州委第一書記基里連科表達了年輕一代人的情緒——因為事實上這也是兩代人之間的爭執——，他問莫洛托夫：你在這兒採取這樣的態度，是不是個沙皇。莫洛托夫當然可以回答，在基里連科還穿着短褲的時候，他已當上黨中央委員了，可是莫洛托夫沉默不語；這當中發生過大清洗運動，這個運動是他、卡岡諾維奇和馬林科夫所贊同，所倡議，所貫徹執行的。現在的形勢和一九三七年二、三月間召開的黨中央全會正好相反：那時政治局候補委員波斯蒂謝夫抗議斯大林提出的把李科夫和布哈林處死的要求（李科夫的繼任莫洛托夫也一起坐在桌邊），並且在斯大林問他，他到底是什麼人的時候，他回答道：「我是個布爾什維克，斯大林同志。」波斯蒂謝夫在莫洛托夫贊同的情況下，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被槍斃。所以莫洛托夫也不

可能回答基里連科的問題。他還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嗎？他至少不屈不撓地堅持他的態度，直到最後，並且在通過決議把他和他的同志開除出黨中央委員會時，就他一人棄權。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斯大林逝世之後四年零三個月，差不多就在貝利亞被捕之日的四年之後，斯大林時代在莫斯科不可挽回地結束了。黨章條文第一次戰勝了獨斷專行，一百三十人的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戰勝了十一人的黨中央主席團。一位黨的首腦把他的命運交到一百三十名同志手裏，和他們一起取得了勝利——並且從此和他們的利益緊密相連。他們的利益就像新的黨的領導機關的組成所顯示的那樣，是多種多樣，十分不同的。而那些被排斥的人既沒有被槍斃，也沒有被捕，甚至於都沒有開除出黨——現在處理他們可跟處理貝利亞及其警察不一樣。

六月二十九日的決議直到七月四日才公佈；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和謝皮洛夫失去了黨中央委員的資格，薩布羅夫失去了黨中央主席團委員的資格，別爾烏辛降為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馬林科夫在六月二十九日便失去了電站部長和第一副總理的職務，而別爾烏辛，處理得最輕，直到七月二十四日才「免去」中型機器製造部部長的職務，以便立即就任國家對外經濟問題委員會主席。同受處分的薩布羅夫，起先在委員會裏當別爾烏辛的副手，一九五九年還在古比雪夫州的西斯朗當工廠廠長，此後完全銷聲匿跡。在這期間，這位七十二歲的老人想必早已退休。別爾烏辛，十五歲就入了黨（他後來特別強調這點），今天還有職務；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任駐東柏林大使，赫魯曉夫下台後，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四日，他又出現在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名單上；他有時還給蘇聯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中央報刊寫專業文章。

最慘的是馬林科夫和卡岡諾維奇。赫魯曉夫最恨的仇人馬林科夫是這幫敵人的「頭頭」，被

流放到東哈薩克斯坦的烏斯季卡緬諾哥爾斯克去當發電廠廠長，在那兒一直幹到一九六〇年；直
到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後，馬林科夫才允許回到莫斯科，做一名養老金領取者。而拉扎爾·卡岡諾
維奇，這位斯大林的專事鎮壓事宜的總管，一直到一九六〇年四月才退休，這些年一直在烏拉爾
河畔的阿斯別斯特當一個水泥廠的廠長。直到一九五八年，他還到莫斯科出席最高蘇維埃的會
議。有一次一位記者問他怎麼看十月革命（這事發生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紀念的前夕），他回答
道：「這個問題十分複雜。」他曾經向法國社會黨人說過：「我過去是個普通的製革工人，現在
是個有世界影響的政治家」，這句自負的話最後終於落空了。卡岡諾維奇現在在莫斯科也是養老
金領取者。謝皮洛夫直到一九六二年一直在吉爾吉斯的伏龍芝市一所學院裏工作。

莫洛托夫的名聲在過去是如此之大，不可能一下子就使它消失，再說他的妻子在莫斯科上流
社會裏是個非常有名的人物（赫魯曉夫對莫洛托夫說：「你這個人啊，是規規矩矩的，弗雅切斯拉
夫·米哈依洛維奇，可是你的老婆……」），莫洛托夫一直到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還是國家監
察部長，後來赫魯曉夫想出了絕妙的解決辦法：這個部「爲了適應工業和建築事業的改革」被解
散了。就像處理卡岡諾維奇領導的建築材料部一樣，這次也不必在形式上把部長免職，建築材料
部和另外二十四個部都在五月十日成了改革的犧牲品。究竟哪一個集團將得到新的監察機構——
部長會議蘇維埃監察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呢？經過幾個月的爭奪，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一個
勃列日涅夫的人，格·瓦·葉紐京被任命爲這個新的監察機構的領導人，他是黨中央委員，原來
是卡門斯克的州委第一書記；這樣一來，勃列日涅夫也第一次有個黨羽在國家監察機構裏了。葉
紐京當上監察機構頭頭的時候，莫洛托夫早已在外蒙古了。

這位昔日的政府首腦和首席外交家作爲大使在烏蘭巴托度過了三年寂寞的歲月，並且受到他的前任——此刻是使館的公使——的密切監視。從一九六〇年八月底到一九六一年六月中旬，莫洛托夫在維也納擔任最後一個職務——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常駐代表，接着，這位近七十二歲的人便退休了。

老斯大林主義者及其追隨者紛紛下台，而對付布爾加寧和伏羅希洛夫，赫魯曉夫自然還得稍稍等候。赫魯曉夫也不能那麼快就當上總理，要是這樣，他的黨中央委員會會爲不祥的預感所苦，而表示反對，在一九五七年，好不容易剛得到勝利，就要把身居國家主席職位的傳奇式的內戰時期的英雄搞下台去，力量還嫌不足。

所以赫魯曉夫只滿足於用他的班底來充實黨中央主席團。

這可確確實實是充實：不僅新選了五名委員來頂替開除掉的五名委員——還加進去四名同志。十一人的黨中央主席團現在有十五名委員，這是自有政治局以來的三十八年中，除了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的龐然大物（二十五名委員）之外，是最大的領導機關了。

赫魯曉夫的黨內革命——因爲實際上正是這樣——具有四個特點，這些特點在以後幾年內證明幾乎全是偶然巧合的現象，反正很快就會消逝，就像赫魯曉夫着手進行的許多事情一樣。黨的領導機構，第一次有一位婦女參加，黨的領導機構，第一次有一位職業軍人參加，赫魯曉夫自己的書記處，蘇聯共產黨俄羅斯聯邦局，第一次顯示出它的重要性，除了赫魯曉夫和他的副手別利亞耶夫之外，再加上聯邦局的委員阿里斯托夫、伊格納托夫和科茲洛夫都當上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基里連科和波斯別洛夫雙雙成爲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這樣，十名聯邦局的委員有七名

進了黨中央主席團，在黨中央主席團裏黨的領導班子第一次完完全全地控制了局勢，而如果單純擴大領導機構，則可能出現一九五二年的主席團那樣的均勢，那時黨中央主席團裏十一名黨的幹部和十名政府幹部相對峙。可是在這裏，黨的幹部如此之多是從來沒有過的，如果說先前的黨中央主席團裏三名黨的書記居於少數，那麼在這個黨中央主席團裏却是三名國家幹部和政府幹部（朱可夫不算，他只代表軍人）居於少數了，而且其中兩名，布爾加寧和伏羅希洛夫已經受到猛烈攻擊。所有這一切，已如前述，都是暫時的。這個黨中央主席團是黨中央內部互相爭權奪利的各派勢力妥協的產物，三年之後，便分崩離析，赫魯曉夫賴以上台的第一套班子也隨之四分五散。

但是有兩樣東西保存了下來。首先這裏表現出來，步步高升的某些規律已不復存在。機會有大有小；婦女的機會較小，將軍的機會較小，亞洲人的機會較小。可是從此以後，譬如說對於這幾種人不再有一種原則上的封鎖，在蘇聯，通向權力的通道從此變得寬闊多了。其次，地區的原則明顯而又持久地戰勝了職務的原則，水平面明顯而又持久地戰勝了垂直線。從一九五七年夏天起，在蘇聯一個人是幹什麼的不再是那麼重要了，重要的是，一個人是從哪兒來的。如果一個人在外面地方上，在外省，有足夠雄厚的基礎，那也就可以繼續高升。這是邊緣地區對中央的勝利，中央的官僚之所以失敗，就因為他們老蹲在中央，莫斯科的官僚早已和外面失去了聯繫。馬林科夫是在這上面失敗的，他從來也沒有在外省從基層幹起，別爾烏辛和薩布羅夫是在這上面失敗的，他倆都是在莫斯科的各個部裏開始升官，然後青雲直上的，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也是在這上面失敗的，他倆的外省年代已是十分遙遠的往事了；莫洛托夫是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卡岡諾維奇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然後到一九四七年又短期担任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謝皮洛夫也失

敗於此，他很早就離開了他的亞細亞故鄉——而沙漠共和國土庫曼反正也不是作爲起點的基礎。

所以說，這第二條規律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起作用：一個人的升遷，關鍵在於，看他從哪兒來，外省强有力的黨組織提供了最好的跳板。

最後赫魯曉夫又進行了一些彌補工作，這樣做也是不無理由的：赫魯曉夫努力想爭取那些依然健在的老布爾什維克對他的晉升表示贊同，並且保證自己和黨的傳統一脈相承，便吸收兩位老先生爲黨中央主席團委員。一個是六十九歲的什維爾尼克，此人一九〇五年入黨，是黨的監察委員會主席，大清洗運動檔案的整理者。他是「永恒的候補委員」；一九三九至一九五二年以及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他兩次都是剩下來的唯一的候補委員。他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已經當上了一次正式委員，現在他得繼續整理檔案，旨在嚇唬「反黨集團」，這點不久就清楚了。

另一個是七十四歲的芬蘭人奧托·庫西寧，此人一九〇四年入黨，是芬蘭社會民主黨和芬蘭共產黨的締造者之一。庫西寧其實從一九五六年七月起便失業了。他從一九四〇年卡累利阿—芬蘭共和國成立以來，一直擔任這個共和國的「國家主席」，這個共和國到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又降格爲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國。庫西寧其實可以在莫斯科安安穩穩地吃養老金安享天年。赫魯曉夫却把他又請進黨中央主席團，並且讓他代替謝皮洛夫進入黨中央書記處。赫魯曉夫沒有看錯人：這個尖刻的老人，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九年在莫斯科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在大清洗運動中受到屈辱，現在將成爲「反黨分子」最危險的控告者，完全符合赫魯曉夫的本意。

兩個老布爾什維克，兩者來自烏克蘭的人，兩個地方上的黨魁和兩名過去的地方上的黨魁，「首席理論家」蘇斯洛夫，忠實的米高揚，提供噴氣式飛機的元帥，發表長篇演說的地方上的女

黨魁——這就是赫魯曉夫的全班人馬。這位「小平亞」的最後兩個敵人，國家主席和總理，感到在黨中央主席團裏完全被這批人的優勢所壓倒，再說赫魯曉夫在主席團候補委員裏面更加照顧外省的 Pressure groups ① 的利益。

這樣一來，赫魯曉夫便建立了一個傳統，這個傳統大概不可能再取消了：除了烏克蘭，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和高加索地區，白俄羅斯和中亞細亞也應該在黨中央政治局或者黨中央主席團有其代表（作為候補委員），烏克蘭從最初開始，作為第二重要的加盟共和國在領導機構一直有它的位置。勃列日涅夫也嚴格遵守這條規矩。此外，吸收「土皇帝」到主席團裏去，反映了這樣的事實，即赫魯曉夫是得到最富革命傳統的高加索黨（格魯吉亞黨）和波羅的海沿岸地區黨（拉脫維亞黨）支持的。格魯吉亞產生了絕大多數高加索革命家（斯大林只不過是許多人當中的一個），列寧的衛隊是由拉脫維亞的神槍手組成的，在大清洗運動中，除了猶太人，要數這兩個地方的黨受苦最多——因為在他們的隊伍裏老布爾什維克最多。此外，隨着揚·卡恩別爾津進入黨中央主席團，那裏便有了一位非常罕見的同志：不僅因為他在一九一九年是短命的拉脫維亞蘇維埃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他在一九五至一九二八年還在拉脫維亞進行過地下鼓動工作，並且從一九三六年起領導被禁止的共產黨。一九三九年被捕，到一九四〇年被紅軍解放，從此在里加担任拉脫維亞黨中央第一書記。

科羅特欽科作為老赫魯曉夫主義者，加強了候補委員當中忠實黨羽的力量。由於基里爾·馬

① 英文：意為強力集團。——譯者

祖羅夫當上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白俄羅斯游擊隊員的一名代表第一次進入了權力的前廳。沒有一個民族像白俄羅斯人這樣艱苦卓絕地抗擊過德國人，沒有一個國家擁有白俄羅斯那樣多的游擊隊員，而白俄羅斯却是一個從來也沒有自己獨立國籍的國家。

因此，白俄羅斯的游擊隊首領波諾馬連科當上莫斯科中央游擊隊總部司令便絕非偶然。白俄羅斯的各級黨委書記，在戰爭期間全都當了游擊隊員，一九四五年後佔據了明斯克和白俄羅斯外省各地的各級領導職位——就像鐵托的打了勝仗的游擊隊員在南斯拉夫那樣。這個集團也非常團結一致，波諾馬連科遭到冷遇使他們感到屈辱，但沒有使他們喪失勇氣。他們的經歷相互近似，譬如說馬祖羅夫的經歷，對於他們大家都是典型的：一九四一年擔任布列斯特——李托夫斯克共青團州委第一書記，參軍，一九四二年負傷，退伍，同年潛入（還是空投進入？）被佔領的白俄羅斯地區，在游擊隊裏一直幹到一九四三年底。這些白俄羅斯游擊隊員生活在沼澤地帶和樹林之中，也住過一些德國人在地圖上都找不到的沼地村落和林中農莊（他們甚至於還能把糧食運往莫斯科，繳納國家賦稅，開辦學校和醫院，並且把成千個猶太人從波蘭越過邊境偷運過來），對於這些游擊隊員來說，即使斯大林時代在他們看來也具有一種奪目的光輝。他們的故鄉為敵人侵佔、蹂躪、燒成一片焦土，搶得一乾二淨，在那裏生活比流放西伯利亞要艱苦得多。

這些白俄羅斯游擊隊員和許多人有很好的聯系，譬如在外交部就有兩名副部長是白俄羅斯人。一個是葛羅米柯，他在一九五七年當上了外交部長，另一個是帕托利切夫，他在一九五八年出任外貿部長，這兩個人今天還在任職。由於馬祖羅夫當上了候補委員，一個保守而又執拗的地方集團進了黨中央主席團。

最後，那位如此猛烈地攻擊過莫洛托夫的基里連科，代表了烏拉爾工業區人數眾多的黨組織。此人進入權力的前廳，使勃列日涅夫從此找到一個給他幫助最大的人。基里連科和科羅特欽科對於勃列日涅夫來說，是最先報道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春天在莫斯科已經來臨的燕子。勃列日涅夫自己，在將滿五十一歲的時候，終於坐在權力的樞紐位置上。一九五六年選出的黨中央主席團到今天為止只剩下勃列日涅夫和蘇斯洛夫兩人，而一九五二年選出的黨中央主席團，當時三十六人，如今還在黨中央政治局的，也只有三人：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加上柯西金。一個人在這十分動盪的二十年裏保住自己不倒，必須非常機靈，非常圓滑，非常謹慎。勃列日涅夫在這個捉摸不透的赫魯曉夫身邊不想因言談上的失當而毀掉自己今後的前程。在反對莫洛托夫及其同伙的鬥爭中，勃列日涅夫竭力支持赫魯曉夫，但並不過分。如果他不支持赫魯曉夫，那麼他在九五七年連候補委員也保不住。另一方面，赫魯曉夫也不可能獨自一人進行統治，自從他把一部份權力交給黨中央委員會以後，尤其不可能。他還想把布爾加寧和伏羅希洛夫趕出去，他需要別人贊同他的進一步的改革，他爭取人心，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他免去農民生公糧的義務，他還打算採取更多的行動。勃列日涅夫在黨中央委員會已經有了一個他自己的小圈圈，起先很小，但不無影響：基里連科、科羅特欽科、朱可夫的第一副部長們、海軍司令戈爾什科夫海軍上將、陸軍司令馬利諾夫斯基元帥、莫斯科軍區司令莫斯卡連科元帥、駐民主德國的格列奇科元帥、駐克拉斯諾達爾的司令葉廖緬科元帥，從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起，監察委員會主席葉紐京佔據了一個關鍵的位置。除此之外，他最親密的助手契爾年科和特拉佩茲尼科夫在他的辦公室裏已經工作了一年。

儘管如此，從一九五七年六月赫魯曉夫的勝利中獲利最多的並不是勃列日涅夫，而是柯西

金。在這次人事變動當中，在赫魯曉夫進行的這次宮廷政變裏面，沒有一個人比這個還在任上的斯大林最後一個高級經濟技術大員獲得更多的好處了。說明問題的是，他是個消費品專家，而不是搞軍火生產也不是搞重工業的。因為赫魯曉夫答應給人民紡織品和皮鞋——而這恰好是柯西金的本行。

柯西金把賭注押在赫魯曉夫身上，成爲進入黨中央主席團的唯一的經濟大員，雖說只是作爲候補委員。他想必在決定性的黨中央會議上對經濟問題進行辯論的時候以專家的身份支持了赫魯曉夫，儘管我們對此一無所知。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別爾烏辛和薩布羅夫失去他們第一副總理的職位，而柯西金却又當上了副總理。當然副總理柯西金擔任第一副總理兼計劃委員會主席庫茲明的第一副主席，這一特殊情况使人們感到奇怪：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免去了柯西金擔任庫茲明副手的職務。可是庫茲明的無能是如此的顯而易見，以致於柯西金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又被派去當他的第一副手。一九五八年三月末庫茲明和柯西金的事變得更難辦了：在改組政府的時候，庫茲明降爲普通的副總理，他和他的第一副手柯西金現在都是總理的級別相等的副手，現在的總理名叫赫魯曉夫。這是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的事。一年之後，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庫茲明終於被撵走。他的繼任便是柯西金。

勃列日涅夫面前還有好長一段距離，而柯西金的道路在一九六〇年五月便已十分明顯了（一九六〇年柯西金成爲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兼第一副總理）。勃列日涅夫要想攫取權力還得超越許多人，這些人也可能對赫魯曉夫形成威脅。

最危險的人物似乎是拯救過莫斯科、斯大林格勒、也拯救過赫魯曉夫的那位元帥。這位元帥

給他的大女兒取了個名字叫「艾拉」^①；艾拉·朱可娃，意思就是朱可夫的時代。不言而喻，朱可夫並無綱領——你叫這個一九一五年就參軍的老行伍出身的人又從哪兒去弄一個綱領來呢？紛紛傳說，他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在敖德薩和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擔任軍區司令，其實相反，他很可能是在自己的田莊上，一心致力於經營他的馬廐，受到他的第二個妻子，三個女兒，岳母，副官，勤務兵，司機，傳令兵，園丁和其他服務人員的照料侍候。一年在最高蘇維埃露面兩次。他住的房子十分寬敞，花園裏鮮花盛開，藏書室很豐富，馬廐也不錯，他的當軍醫的妻子嘉麗娜·亞歷山大洛娜，女兒艾拉，愛拉和第二位妻子生的小女兒瑪森卡愛他有如偶像，他乾拿元帥的薪俸，一無所缺（元帥哪怕什麼事不幹，也是現役軍人）。在這些自願選擇的賦閒年月（一九四六年他深惡痛絕的對手科涅夫代替他擔任陸軍總司令，他大概一怒之下，撻挑子不幹了），朱可夫和有些栽種玫瑰的人一樣，錯過了一些升遷的機會。可是即使朱可夫一心想要獨攬大權，也絕不會成功，他的那些官居元帥的同僚都不喜歡這位目空一切，動不動大發雷霆的「拯救者」和常勝將軍。他們大家雖說到一九五五年都當上了元帥，可是他們知道，這是因為赫魯曉夫要爭取他們，主要並不是由於朱可夫富有正義感和他的說項。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朱可夫六十歲誕辰，成爲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獲得第四枚「蘇聯英雄」金星的蘇聯公民，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危機期間，他一定竭盡全力幫助過赫魯曉夫。可是基輔的崔可夫也採取了友好中立的態度，甚至還進行過幫助，尤其是莫斯科軍區的莫斯卡連科，在

① 艾拉的俄文是“Элла”，即紀元、時代的意思。——譯者

貝利亞事件中出過力，這次又幫了忙，還有同樣重要的列寧格勒軍區的扎哈羅夫大將的幫助，這些也都不能低估。扎哈羅夫在向日本人出兵的時候，是外貝加爾戰綫上馬利諾夫斯基的參謀長，然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任遠東軍區司令馬利諾夫斯基的副手，三年之後，擔任副總參謀長，主管情報總局（總參謀部情報總局）這一軍事間諜機構，聯系廣泛，門路很廣。還有馬利諾夫斯基這位南方和遠東的元帥，也和他多年的副手以及繼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擔任遠東軍區司令的克雷洛夫大將一樣，都不是朱可夫的朋友。他們大家在朱可夫垮台之後也都紛紛青雲直上；馬利諾夫斯基成爲朱可夫的繼任，崔可夫當了陸軍總司令，莫斯卡連科成爲火箭部隊總司令，扎哈羅夫當上總參謀長，並且在一九五九年晉升爲元帥，克雷洛夫當上火箭部隊總司令，並且在一九六二年晉升爲元帥。朱可夫一個黨羽也沒有。他也不作什麼努力，去討人喜歡。他作過幾次言語粗魯的演說，要求爲圖哈切夫斯基恢復名譽，這些演說要是讓赫魯曉夫去做，一定講得更好。朱可夫只不過加速了恢復名譽的過程，僅此而已，別無其他。

當時，朱可夫是够使赫魯曉夫倒胃口的了。這位基本上不懂政治的元帥既無法和天才的軍事政治家圖哈切夫斯基相提並論，也無法和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八年遠東至高無上的總督W·K·勃柳赫爾相提並論。赫魯曉夫利用他，本來就打算事後在其他元帥的喝采贊許之下，又盡快地把他擺脫掉。這位傲慢自負的英雄讓人作畫，畫他騎着一匹白馬在戰場上馳騁，他在演說裏不加思考地說的幾句話，成爲人家整他的理由。朱可夫掉進了人家爲他設的陷阱：

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朱可夫離開莫斯科，訪問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在周遊這兩個國家的長途旅行中受到鐵托和恩維爾·霍查的熱烈歡迎。在朱可夫出國時，沒有一個黨中央主席團委員

或者書記處書記陪他上機場，只有他的冤家對頭科涅夫和外交部的幾位官員爲他送行。這事他大概也沒有感到有什麼奇怪。當他在塞瓦斯托波爾由陸海軍總政治部主任A·S·謝爾托夫上將陪同，登上巡洋艦「古比雪夫號」向南斯拉夫駛去時，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便採取行動了。爲了謹慎起見，在朱可夫回國前兩天，即十月二十三日，羅科索夫斯基元帥被任命爲外高加索軍區司令。

一直到十月二十五日爲止，莫斯科的報紙對這位國防部長和黨中央主席團委員的旅行所作的報道都是正常的，但並不誇大。十月二十六日朱可夫又回到莫斯科，他的繼任馬利諾夫斯基到機場去迎接他，把他帶去參加黨中央會議；這時，關於朱可夫撤職的消息已經登在報紙最後一版的「大事記」欄裏了。

四天之後一切都了結了。

這位軍人作了一個很有分寸的自我批評——比起四個月前莫洛托夫的棄權，這對赫魯曉夫來說是盡够的了。朱可夫失去了黨中央委員的資格——這項決議照例拖到十一月三日才公佈——，他又回到他的角落裏去生悶氣。一九五八年三月朱可夫退休。他那寫得十分出色的回憶錄的標題：《回憶與思考》表明，他依然傲慢自負，不減當年。這下子朱可夫對政治是徹底倒胃口了：一九六一年柏林牆危機時赫魯曉夫派人去向他打聽，是否願意短期出任駐德蘇軍總司令，他態度粗暴斬釘截鐵地一口回絕，並說他的馬廐化費了他很多時間。那位隨時隨地準備效勞的科涅夫便承擔了這個嚇唬人的角色。

科涅夫當時也寫過幾篇煽動文章，攻擊他的這位被攆下台去的戰友，然後因爲面臨着十月革

命四十周年紀念，對莫斯科的這位最著名的活着的軍人進行的討伐就此中止。朱可夫事件的安排是極端巧妙的：朱可夫起程去南斯拉夫的消息恰好淹沒在十月四日發射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歡呼聲中，他回國和撤職的消息又淹沒在對十一月三日發射的第一顆人造月球衛星的喜悅之中。一九五七年秋天在蘇聯有比一位部長撤職更爲有趣更爲動人心弦的事情。這樣，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從而減少到十四人——赫魯曉夫一開頭就顧忌的分崩離析，就此開始。

莫斯科今天的兩位當權派裏面，我們已經看到，在六月危機中獲利最多的是柯西金，而勃列日涅夫又可以很明顯地把朱可夫的被貶記在他自己盈利的帳下：新任命的國防部長羅吉昂·馬利諾夫斯基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七月這些艱苦的月份裏，是勃列日涅夫在南方方面軍時的上司。如果說，沒有朱可夫在後面掩護，赫魯曉夫不可能上台，那麼，假如馬利諾夫斯基和他的第一副手格列奇科不在後面掩護，一九六四年十月勃列日涅夫的政變也不可能進行。南方的將領紛紛晉升，而勃列日涅夫與他們都是老相識。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格列奇科被馬利諾夫斯基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調回莫斯科，被任命爲他的第一副部長兼陸軍總司令，從此，在赫魯曉夫身邊將領不斷替換的情況下，勃列日涅夫在諾沃羅西斯克時的老集團軍軍長是唯一的一個固定不變的人物——也是勃列日涅夫永遠可以指望的一個固定因素。馬利諾夫斯基當部長，格列奇科當陸軍總司令，戈爾什科夫當海軍總司令，部隊的最重要的領導人全都是南方的將領，勃列日涅夫舊日的戰友。

第二年，今天這位總書記的其他一些戰友也都調往國防部任職。葉廖緬科從克拉斯諾達爾調回，從前外高加索戰綫的軍事委員會委員葉菲莫夫任陸海軍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從前在襲擊諾

沃羅西斯克時和勃列日涅夫一樣擔任軍政治部主任的米·哈·卡拉什尼克，任陸海軍總政治部的另外一名副主任。在高加索擔任第一百零六步兵師師長，嗣後擔任海軍陸戰旅旅長的尼·格·利亞申科在一九五七年任軍區第一副司令；伊·格·帕夫洛夫斯基中將一九四三年在高加索擔任第三二八步兵師師長，軍階是上校，一九五八年終於在比利斯當上羅科索夫斯基的第一副手。十年之後集團軍羣司令帕夫洛夫斯基奉勃列日涅夫的命令開進布拉格，而利亞申科則從一九六九年起便駐在阿拉木圖警戒着中國人。

就這樣，勃列日涅夫乘赫魯曉夫四出旅行到處演說進行改革之際，開始採取自己的行動。朱可夫元帥下台之後兩個月，又出現了第二個於他有利的時機。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赫魯曉夫在開過一次為期兩天的黨中央全會之後把三名地方黨的幹部吸收進他的黨中央書記處；高爾基城的納·格·伊格納托夫，基輔的阿·伊·基里欽科和塔什干的努·阿·穆希金諾夫。同時穆希金諾夫又被擢升為黨中央主席團委員，以取代朱可夫。這個當時才四十歲的烏茲別克人穆希金諾夫不僅是進入政治局的第一個亞洲人，他也是最年輕的領導成員，代表嶄新的一代人，上完十年制學校（一九三五年畢業），具有一個蘇聯青年正常的經歷，身上絲毫沒有沾染大清洗運動的污點。在黨中央主席團裏，他被赫魯曉夫遴選來擔任原來由謝皮洛夫負責的出缺的職務，向「第三世界」方面進行工作——由於他的出身，這項工作對他特別合適。領導機構這樣一來又有十五人之多，穆希金諾夫對於其他的主席團委員來說，當然遠沒有他的前任朱可夫那樣危險。這位亞洲人就福爾采娃一樣，毫無繼續高升的希望，他只能下降。所以大家耐心地等着，等到赫魯曉夫對他和那位「偉大的卡杰琳娜」（葉卡杰琳娜）福爾采娃討厭為止。

更加重要的是伊格納托夫和基里欽科進入黨中央書記處。他們兩個在朱可夫事件裏幫助過赫魯曉夫，他們向基輔和高爾基城的黨員進行了「宣傳」，就像福爾采娃、穆希金諾夫和弗羅爾·科茲洛夫分別在莫斯科、塔什干和列寧格勒所作的那樣。阿維爾基·阿里斯托夫甚至於飛往遠東他過去工作過的地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向太平洋艦隊的黨員積極分子做了一個報告，而勃列日涅夫則像往常一樣，態度謹慎，行動持重。於是伊格納托夫和基里欽科得到了報酬。兩人當中，伊格納托夫是比較危險的一個——他為每一個主子效勞，並且熟悉全國。在他一生中，他先後在中亞細亞和頓河邊（他是這裏出生的），在列寧格勒和伏爾加河畔，在奧廖爾和高加索，在沃羅涅什，後來又在伏爾加河畔工作過。可是這個經驗豐富的契卡人員的優點恰好也是他的弱點：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他是大清洗時期一個令人不快的知情人，對待他必須極端謹慎。在非斯大林化運動的高潮當中，這個也有罪過的人自然沒有做「皇儲」的可能性，但是因為他準備為任何主子效勞，因而是個危險人物。赫魯曉夫後來也委托他代替那同時派往阿拉木圖去的別利亞耶夫去監管那最最棘手、最最勞而無功的部門——農業部門。伊格納托夫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期間曾繼波諾馬連科擔任過採購部長的職務。

可是基里欽科也是個危險人物。這個身材肥胖舉止粗獷的烏克蘭人當過鐵路工人、汽車技師和教員，是個幹部問題專家。在六月危機反對莫洛托夫及其同黨的鬥爭中，除了米高揚之外，只有基里欽科一人，是從一開頭（這就是說，等他從基輔一趕來）就支持赫魯曉夫的。阿里斯托夫、勃列日涅夫、伊格納托夫、科茲洛夫、庫西寧和福爾采娃這些赫魯曉夫的黨羽當時的飛黃騰達全都仰仗這位黨的首腦，可在這些人裏面，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十分明顯地賞

識的一個人就是基里欽科。基里欽科一移居莫斯科，就成爲赫魯曉夫的第一號「皇儲」。基里欽科一走，波德戈爾內接着便繼任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黨中央主席團裏的每一個人都得把這個人考慮在內。大家都知道：布爾加寧、伏羅希洛夫和別利亞耶夫或遲或早要離開黨中央主席團，而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由於他在基輔的職位，必然會在補充人選之列。尼古拉·維克托羅維奇·波德戈爾內的經歷完全獨具一格，與衆不同：他到四十七歲才開始從事政治活動，那是一九五〇年，他完全是出乎意外地繼丘拉耶夫之後當上了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的州委第一書記。這個出生在波爾塔瓦州卡爾洛夫卡的鑄工之子，自己也當過鑄工，在基輔食品工業技術學院畢業之後，一直在這個部門工作，直到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六至一九五〇年期間他担任烏克蘭政府駐莫斯科蘇聯政府常任代表這一毫不引人注目的職務。這個職務雖然沒有影響，然而有可能和許多方面建立聯系。波德戈爾內很好地利用了這段時間。

赫魯曉夫得到這個班子的支持，就能够大胆採取獨攬大權的最後一個步驟：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任命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者羅科索夫斯基爲國防部副部長，一月二十二日在明斯克宣佈解散那些束縛集體農莊主席手脚的機器拖拉機站（MTS），二月一日下令把蘇聯英雄的金星頒發給格列奇科元帥和比留佐夫元帥（國防部副部長兼防空軍總司令），二月二日答應取消強制性的國家公債和強制性的有獎彩票，二月二十一日派別爾烏辛到東柏林去當大使，實際上把他逐出了黨中央主席團，接着，赫魯曉夫於三月二十七日，也就是最高蘇維埃重新改選之後的第十一天，在最高蘇維埃制憲會議上，迫使布爾加寧辭職。按照慣例，總理形式上自動提出辭職，接着就是委托別人重新組閣。這時國家主席伏羅希洛夫站了起來，提出一項從無先例的建議——建議任命一

位新總理：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與會者一致鼓掌。這樣一來，蘇聯便綵排了一齣新型的議會戲，制憲會議一開始就宣佈辭職。布爾加寧就像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那樣，出任國家銀行行長——此人實在是多才多藝——，但只幹了四個半月；八月十五日布爾加寧給攆到人們如此喜愛的停車軌道斯塔夫羅波爾去當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在那兒一直呆到一九六〇年。一九六〇年一月，布爾加寧還能在斯塔夫羅波爾歡迎另一位「墮落的天使」、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尼·伊·別利亞耶夫到那兒去當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一九六〇年二月布爾加寧退休，從此在莫斯科賦閒。布爾加寧是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離開黨中央主席團的，事先不得不做一次檢討；我們從此知道，「反黨分子」是在布爾加寧的辦公室裏策劃他們的叛亂的。布爾加寧仍是黨中央委員直到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日改選為止，擔任最高蘇維埃代表直到一九六二年（名義上是代表，因為當時他已經退休了）。一九七一年出版的《蘇聯大百科全書》第四卷告訴我們，斯大林的最後一位元帥在一九五八年降為上將。大百科全書裏有布爾加寧的簡歷和這樣一條備註：「由於參加反黨集團被開除出黨中央主席團」。

從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赫魯曉夫當選總理之日起，一直到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第二次黨代表大會開幕之日止，在這短短的十個月之中，尼基塔·赫魯曉夫處於他權力的頂峯。這位年已六十四歲的人預感到，也知道，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於是他不斷地周遊全國，一個勁地發表演說，其中絕大部份是即席演說，來迅速推行他的一系列改革。

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赫魯曉夫宣佈，準備停止原子彈試驗。四月二十日解散機器拖拉機站。五月七日赫魯曉夫在黨中央會議上把優先發展化學工業，尤其是優先發展化學纖維的決議

貫徹下去。七月二十六日他提高恢復了名譽的卡爾梅克人的地位，把他們的自治州恢復成一個自治共和國。九月二十一日赫魯曉夫下令公開發表他關於教育改革的提綱（綜合技術教育）。

十月三日赫魯曉夫下令重新恢復核武器試驗。十一月十二日，黨中央全會決議，實行教育改革計劃。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赫魯曉夫舉行一個也有非中央委員參加的黨中央全會，並且下令把所有的發言全都在報紙上公開發表，這是最為聞所未聞的事情。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最高蘇維埃通過了教育改革計劃和八項關於刑法改革的法律。與此同時，赫魯曉夫把他的克格勃頭子謝洛夫送到沙漠裏去，而讓共青團第一書記阿·尼·謝列平取而代之——赫魯曉夫這就為他自己的垮台挖了第一鍬土。權力的頂峯已經越過，延續五年痛苦不堪的下坡路就此開始。

赫魯曉夫執行一種捉摸不定的升官晉爵的策略，這表明，他不願再按照規律辦事：他是頭頭，可以隨心所欲地擢升別人或者貶降別人，他打算從此以後根據「才能」而不是根據「功績」行事，這位黨的首腦兼總理開始覺得外省給他提供的後盾已無關緊要。這對於赫魯曉夫班子裏的核心成員，對於阿里斯托夫、勃列日涅夫、別利亞耶夫、伊格納托夫和基里欽科來說（對於福爾采娃和穆希金諾夫這兩個勢力弱小的人當然也是如此）已經響起了最嚴重的警報。多虧他們這些人，赫魯曉夫才得以上台，可是有朝一日，赫魯曉夫為了能够在一批新人的支持下，暢行無阻地實現他的改革計劃，也會把他們都統統攆走的。

這批新人除了科茲洛夫、謝列平和波德戈爾內之外，主要是烏克蘭人德米特利·斯捷潘諾維奇·波利揚斯基。此人生於十月革命前夕，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六日，一九三九年入黨——他步步

高升，全靠自己，沒有仰仗過任何人。一九五八年，他剛當了兩年黨中央委員和一年克拉斯諾達爾的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便接替科茲洛夫擔任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總理，而科茲洛夫則提升為政府首腦赫魯曉夫的第一副總理。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波德戈爾內和波利揚斯基當上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

可是本來就應承受這些年遺產的勃列日涅夫，利用了一九五八年這個改革之年所獲得的寵信。因為在這一年，赫魯曉夫把他和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取代別利亞耶夫的阿里斯托夫一起吸收到俄羅斯聯邦局去當副主席。

勃列日涅夫那一年在黨的首腦的第二書記處——俄羅斯聯邦局當赫魯曉夫的副手，這是多麼好的機會！勃列日涅夫知道：在聯邦局裏的時間必須好好利用。他於是利用了這段時間。

勃列日涅夫辦的第一件事便是把楚卡諾夫調到莫斯科。格·埃·楚卡諾夫於一九四一年畢業於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冶金學院的夜校班，從一九三七年起他先後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和車里雅賓斯克州（也就是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的冶煉工廠裏工作了二十一年，最後擔任一個工廠的總工程師。勃列日涅夫和楚卡諾夫想必早已認識。一九五八年勃列日涅夫把他召到莫斯科，他就當上勃列日涅夫的私人秘書。他到現在還擔任這個職務，陪着這位比他年長十三歲的人到各處去，寸步不離，一直跟進蘇聯共產黨總書記處。楚卡諾夫和契爾年科一起組成勃列日涅夫的智囊團的核心，為勃列日涅夫制定政策。可是不單單把楚卡諾夫召來了，外省的舊日的聯系現在也都恢復起來，重要的聯系繼續建立。一九五五年起在基什尼奧夫擔任第一副總理的尼·安·謝洛科夫，到一九五七年又兼任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羅馬尼亞人鮑久爾在一九五八年被勃列日涅夫

從基什尼奧夫調到莫斯科黨中央機關工作——一年之後在基什尼奧夫任摩爾達維亞黨中央書記處第二書記。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謝爾比茨基於一九五七年在基輔當烏克蘭黨中央書記——於是勃列日涅夫在波德戈爾內身邊也安插了一個自己的人。

勃列日涅夫年青時代的朋友帕·尼·阿爾菲羅夫在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裏當委員，後來做年邁的什維爾尼克的副手，此刻也是黨中央委員，勃列日涅夫一當上黨中央主席團委員，阿爾菲羅夫就從雅羅斯拉夫爾的州委第一書記的任上調到莫斯科。國家監察委員會本來就在老相識格·瓦·葉紐京的領導之下，他是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冶金學院一九三二年的畢業生，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一年在扎波羅熱任州委書記。

在這個一九五八年，一切都發展得非常順利：這個由勃列日涅夫和基里連科領導的集團，在科羅特欽科和將軍們的支持之下，有楚卡諾夫、契爾年科和特拉佩茲尼科夫當顧問，在這個龐大無比、至高無上的黨機構裏分得越來越多的職位。

別利亞耶夫因為做不出成績給打發到阿拉木圖去，赫魯曉夫通過別利亞耶夫的貶降宣告他的第一套班子的末日來臨。與此同時，勃列日涅夫則為未來鋪設道路。赫魯曉夫為什麼要拆散他自己的班子？他不是一直和他的助手們處得很好嗎？在趕走布爾加寧之後，只有一個「反黨分子」還坐在黨中央主席團裏，這就是七十七歲的國家主席伏羅希洛夫，他不傷害任何人，六月危機時他反抗了一下，現在早已回復他往日低三下四的習氣。布爾加寧現在斯塔夫羅波爾，卡岡諾維奇在遙遠的阿斯別斯特，馬林科夫在更加遙遠的烏斯特-卡緬諾哥爾斯克，而莫洛托夫則在最遙遠的烏蘭巴托，謝皮洛夫在伏龍芝市，薩布羅夫在西斯朗，再說他倆也只是跟着跑的，無足輕

重。與外界聯系不廣的別爾烏辛在東柏林，舉止收斂。

那麼爲什麼還要往前走，直走到別人說不定不肯跟着幹的地步呢？

可是赫魯曉夫還要往前走，這位一心想當共產主義宗教改革家的大改良者，在他整個執政時期，堅定不移地幹着三件事，每次遭到挫敗之後，又從頭開始：

經濟管理部門和政府官僚機構應該改革並且縮減；

黨應該改造成這樣：黨的幹部同時也能當經濟專家，並且能夠以自己的知識和才能壓倒那些目中無人的經濟技術大員；

斯大林時代應該徹底結束。既然斯大林把所有可能反對自己的人統統消滅乾淨，那麼赫魯曉夫——他自己便是斯大林的一個渾身沾滿鮮血的門徒——也打算這樣做。

只有把斯大林的那些還活着的主要助手和共謀者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和馬林科夫押上法庭，開除出黨，判以極刑，斯大林時代才能最終結束。爲什麼不把那讓自己手下的元帥們紛紛被害的老伏羅希洛夫也拉去受審判罪呢？赫魯曉夫心裏明白：他的門徒是否也會跟他走這條路，是很成問題的。他們是否會支持他那改革黨的計劃或者哪怕只是接受他那改革黨的計劃，這也同樣很成問題。必須弄一批新人來，一批毫無負擔只依賴於他個人的人。阿里斯托夫、勃列日涅夫和伊格納托夫、波斯別洛夫甚至於科茲洛夫和基里欽科過去都已經有些聲望，阿里斯托夫、勃列日涅夫和伊格納托夫甚至於頗有聲望。可是波德戈爾內，尤其是那個年輕的波利揚斯基，他們過去幾乎毫無聲望。他們都會跟着他走的，哪怕是去審判那些老傢伙們。

可是首先他不願給人一個不可置信的印象。他總不能要求開庭審判，而同時却讓一個貝利亞

的人當警察機關的頭頭。

赫魯曉夫在二十大以前，爲了讓人家更加覺得他可以信賴，不是也把貝利亞的人克魯格洛夫撤掉了嗎？不是找了一個從來也沒有在警察部門工作過的人來代替克魯格洛夫嗎？

所以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第二十一次黨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一個月撤掉了克格勃頭子謝洛夫，代之以一個從未在警察部門工作過的「年青」人。

這樣一來，赫魯曉夫便對克格勃機器失去了任何影響，這對勃列日涅夫是一個教訓。這樣一來，赫魯曉夫和上次任用老實無害的莫斯科工程師杜羅夫當他的最後一任內務部長不一樣，他把最狡猾的蘇聯公民中的一個弄來壓在自己脖子上，這個人就是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謝列平。他對赫魯曉夫下台所起的作用比任何人都大。

這個抽烟不停的小個子單身漢生於一九一八年，一直考第一名，聰明絕頂，具有非凡的聯想力。他出生在南俄羅斯沃羅涅什的一個鐵路工人的家裏，一九四一年畢業於蘇聯最難考的高等學校，莫斯科哲學、文學和歷史學院，在學院也擔任共青团書記。在這期間，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參加了芬蘭戰爭，擔任副政治指導員，接着擔任騎兵連政治指導員。一九四〇年入黨，戰爭期間當游擊隊員。謝列平在共青团裏十八年，步步高升；一九五二年取代尼·亞·米哈伊洛夫任共青团中央第一書記並且被選進黨中央委員會。六年之後，赫魯曉夫把謝列平調到黨中央機關工作幾個月，一九五八年謝列平領導黨中央加盟共和國幹部部。如今謝列平被新任命爲克格勃的頭頭；他讓烏克蘭共青团第一書記弗·葉·謝米恰斯內繼任蘇聯共青团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總管共青团事務，他自己開始在秘密警察部門安插自己的親信。赫魯曉夫則着手準備在一九五九年一

月二十七日召開的第二十一次黨代表大會。

這是一次極不尋常的黨代會，從一八九八年以來這是第一次，也是迄今為止絕無僅有的一次。要不然這位黨的首腦得等到一九六〇年才能召開黨代會，但這對他來說時間太長。要討論的題目——新經濟計劃——其實不召開黨代會也可以討論通過，其他許多事情不是就這麼辦的嗎。

可是赫魯曉夫不久就開門見山，進入本題。

赫魯曉夫自以為幹得十分巧妙，他只是輕微地攻擊一下「反黨分子」——現在他把布爾加寧也算在「反黨分子」之列了——，其餘的事情將由他的侍從武士們來料理。可是他們居然對他拒不聽命。第一個發言人波德戈爾內只在一句話裏提了一下反黨分子，波利揚斯基根本隻字不提。在斯大林生前最後一年，以及斯大林死後第一年受到屈辱的柯西金也不提他們。馬祖羅夫、別利亞耶夫、甚至於最忠實的赫魯曉夫主義分子之一齊諾維·謝爾久克——此人為勃列日涅夫的繼任者之一，摩爾達維亞黨中央第一書記——也只說了兩句攻擊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及其同黨的話。福爾采娃、阿里斯托夫和卡恩別爾津以一句話為限，基里連科和基里欽科也只擴展到三句話。穆希金諾夫根本不談這個問題，在這件事情上舉足輕重的人物，黨的監察員什維爾尼克只說了兩句話。「聖杯保護者」蘇斯洛夫不作任何評論。

只有斯皮里多諾夫一個人敢於進行攻擊，他是科茲洛夫（科茲洛夫也只說了兩句關於反黨分子的話）的繼任，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

當時五十四歲的斯皮里多諾夫是個特殊情況。這位工程師上過兩次大學，終於從五金工人升為工廠廠長，他在工業方面工作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其中有十四年之久是在列寧格勒「勞動紅

旗」工廠工作，一九五〇年決心專搞黨務工作。不出七年他就當上了州委第一書記。此刻，在黨代表大會討論的第二天，他就發起猛烈的進攻，要求別爾烏辛和薩布羅夫向黨代會做出檢查——這兩個人也一同坐在大廳裏，薩布羅夫是黨中央委員，別爾烏辛是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斯皮里多諾夫的攻擊帶有強烈的大清洗的味道。早在九月份，布爾加寧向黨中央委員會做了檢討，以開除出黨中央了結，大家聽了，就覺得不怎麼自在。難道在那次十八個人被處決的最後一次公審發生之後二十一年的現在，還要再開始進行一次公開的控告嗎？什麼都行，可別來這個，這就是大家的想法。

在上次黨代表大會上首先發起非斯大林化運動的米高揚出來打圓場：他說，這個反黨集團「一個人也沒有」增加，從而掩護了伏羅希洛夫。代表們心裏明白：這麼一個無足輕重的才只有六個成員的集團，是不可能對七百六十二萬二千三百五十六名黨員構成危險的。這件事情無關緊要。這也就為一切就這事發表意見的人定了調子：這個集團已經靠邊了，我們面前有偉大的任務，只有這些任務才是當務之急，千萬不要因為談論往事而停止不前。在八十六名發言人當中，甚至有十九名居然對馬林科夫及其同黨根本隻字不提。人們發現，蘇聯共產黨在赫魯曉夫領導下自由化了，大家居然也可以不發表個人意見。其實赫魯曉夫應該為此感到滿意才是——大伙居然敢於不在所有的問題上追隨他，而心裏不再感到害怕，這歸根到底是他自己的成績。在米高揚說出了那句定調子的話以後第二天，赫魯曉夫無可奈何地和米高揚一起合影，把這個八面玲瓏的亞美尼亞人明顯地從羣衆中突出出來：大多數人是在米高揚一邊。

除了斯皮里多諾夫之外，還有三個人上台進行猛烈攻擊：和伏羅希洛夫同年的庫西寧，他按

捺不住心頭之恨，說什麼，污黑的靈魂單用肥皂是洗不乾淨的——這又是一句暗示清洗運動的話；前國家安全部長斯·德·伊格納捷夫，這人還一直在韃靼州委第一書記的任上，大多數人知道他過去的經歷，看見他那張留着短髮的蠢臉，心裏充滿了厭惡。伊格納捷夫大概很樂於又動用酷刑，就像在醫生事件中那樣，再就是新任的克格勃頭子謝列平。赫魯曉夫這下可心滿意足了；謝列平發言說，這些「反黨分子」受到的懲罰還不够嚴厲。赫魯曉夫知道：他對這個人可以放心；此人下一次（因為赫魯曉夫根本不準備放棄他的打算）一定會想出什麼點子來的。

別爾烏辛和薩布羅夫在黨代表大會的倒數第二天和最後一天分別作了一個平平淡淡的自我批評。在別爾烏辛講話的調子裏還含有一種不會聽不出的警告在內。他說，他在黨內三十九年除了這一件事情之外，沒有犯過絲毫過錯。大伙可以很容易地推算出來：別爾烏辛十五歲就入了黨，而赫魯曉夫則到二十四歲時才想到，可以參加這個運動了。薩布羅夫的自我批評更不像話——所以根本沒有公開發表。因為這次黨代表大會是一次非常黨代會，所以用不着改選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大吹大擂的「超美計劃」（舊有的第六個五年計劃，在砸爛了別爾烏辛的經濟委員會之後失效）之後，代表們在二月五日分手，事先通過決議，第二十二次黨代表大會要到一九六一年才召開，比正常的期限要晚一年；赫魯曉夫經受這次失敗之後，需要時間準備一次新的出擊。

勃列日涅夫和一九五六年一樣，是這次黨代會主席團成員——和計劃起草委員會委員——他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日發言。勃列日涅夫談的是重工業，對於反黨分子他只說了兩句。也不能指望他會作出別的事情。勃列日涅夫已經學會處事謹慎。他已經不必再像初出茅廬的斯皮里多諾夫和謝列平那樣，在這兒為赫魯曉夫去火中取栗。總有一天風向會轉。勃列日涅夫就跟阿里斯

托夫和柯西金、伊格納托夫、米高揚和什維爾尼克一樣，已經有那麼一次，自己毫無過錯，純粹是因為各派勢力發生了變化，而遭到貶降。他現在更得加倍小心翼翼，因為當時他已經不再是俄羅斯聯邦局的委員了。

這是兩年之後勃列日涅夫受到的第一個反擊。赫魯曉夫究竟在一九五八年的什麼時候把勃列日涅夫攆出去的，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勃列日涅夫的降級可能是和謝列平在一九五八年年底的升級連在一起的。今天大家已經知道得够清楚的了，謝列平這個人是不合勃列日涅夫的胃口的。

這一年對於黨的首腦來說，日子也不好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赫魯曉夫在莫斯科運動場上為柏林問題向西方列強提出的為期半年的最後通牒期限已到，可是毫無動作。甚至在國外人們也開始發現，赫魯曉夫是在玩弄騙術。赫魯曉夫往後退了幾步。三月初又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委員會，主管自動化和機器製造。這個政府機關的多頭水怪，腦袋還沒有砍下來，新的腦袋又開始長了出來，不過換了名字而已。這個委員會主席科斯托烏索夫就是一九四九年以來同一部門的一個部長。所以說，整個這一套分散行政機構的行動又有什麼用處呢？赫魯曉夫很不滿意，在三月二十日撤掉了計劃委員會主席庫茲明。柯西金終於給安置在權力無限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裏當主席，而勃列日涅夫則獲得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列寧八十九歲誕辰之日發表紀念演說的榮譽。赫魯曉夫拚命為自己進一步的改革計劃尋找盟友，他知道致西方列強的最後通牒將不了了之，一無結果，他對自己的接班人基里欽科也越來越不滿，因為基里欽科和許多同志一樣，只是很勉強地附和他那「瘋狂的」農業計劃，所以赫魯曉夫便更加使勁地籠絡勃列日涅夫。這個被逐出聯邦局的人現在又感到風向好轉。必須趕快行動，那位果斷的克格勃頭頭謝列平正一步步向前

進逼。謝列平已經把他共青團裏的繼任謝米恰斯內調到他自己剛剛離開的崗位去當黨中央加盟共和國幹部部長（儘管謝米恰斯內在黨代表大會上也沒有說任何反對「反黨分子」的話）。謝米恰斯內在三月份接替謝列平原來在黨中央機關的職務，好不容易到八月份才把他打發到巴庫去當那困難重重的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國黨中央第二書記——他得先去「積累一下經驗」。

一九五九年五月底柏林問題最後通牒期滿，赫魯曉夫前去訪問阿爾巴尼亞，而勃列日涅夫則一直到一九六〇年初為止一步步進入「皇儲」的位置。但是所有的競爭者當中最危險的一個弗羅爾·科茲洛夫並沒有無所事事。

一九六〇年五月的U—二飛機危機證明，國家的安全並沒有得到充分的保證，這次危機突出了科茲洛夫——只突出了他一個人。那位主管國防事務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和其他許多人一起搬出他在黨中央書記處的辦公室。

勃列日涅夫在選入黨中央書記處的時候主管重工業。最遲從二十一日起他便負責主管軍隊和國防工業，就像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間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一樣；也因為他有當過政治部主任的經歷，這項工作對他比較接近。勃列日涅夫又調了一個同鄉到他身邊——N·R·米羅諾夫少將。

分工很理想：勃列日涅夫監督軍火工業和軍隊，米羅諾夫監督警察，同樣也是一九五八年任命的陸海軍總政治部（同時也是黨中央軍事部）主任菲·伊·戈利科夫大將，在黨中央機關隸屬於勃列日涅夫之下；克格勃頭頭謝列平的活動則落到米羅諾夫的職權範圍之內（米羅諾夫一直到一九六一年才當上黨中央檢查委員）。

競爭者和第二次受挫

弗羅爾·科茲洛夫與U—二飛機危機

在黨中央機關的關鍵位置上，這批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人的牧歌式的寧靜和諧保證了勃列日涅夫在黨中央主席團委員當中具有一種明顯的優先地位。突然，外交政策打破了這種牧歌式的寧靜和諧。大戰開始後，勃列日涅夫的生涯第一次取決於外交政策，第一次完全取決於兩個世界大國之間的相互關係。

美國人儘管為參加最高級會議進行準備，可是依然讓他們的情報機繼續飛行。這一事實蘇聯領導幾年來早就清楚，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在基輔上空發現過一架美國飛機。儘管如此，並未對此採取任何行動，起先是因為無法對付。一九五八年以後，赫魯曉夫想和美國對話的願望遠比他對這些非武裝的情報機的憤怒要大。一九五九年和艾森豪威爾在戴維營的會見更促使赫魯曉夫想重新舉行一次一九五四年那樣的日內瓦最高級會議。在一九五四年的那次會上扮演頭號角色的是布爾加寧和朱可夫，而不是他，如今這兩人已經完蛋，赫魯曉夫便想成爲「世界首腦會見」的主角。在蘇聯反對這次首腦會見的就大有人在，理由很簡單，那就是因爲赫魯曉夫這個一九五八年

柏林最後通牒的「投降主義者」，想進行這次會見。自從最近一次黨代表大會以後，人們都已經不怎麼心甘情願地追隨他了。在這種情況下，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八時五十五分，正當整個俄國準備慶祝五一節的時候，一架U—二飛機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上空三十公里的高處被擊落，飛行員被俘，擊毀的飛機被繳獲。

慶祝五一的節日期間，他們怯於公佈此事（因為這幾乎已經構成開戰的理由了，可是無論赫魯曉夫還是黨中央主席團其他成員都不願意打仗），三天以後，五一節的慶祝活動剛剛結束，領導集團便進行了徹底改組。一九五七年打倒了「反黨集團」之後，由清一色的赫魯曉夫分子組成的黨中央主席團的成員幾乎一個不剩。別利亞耶夫和基里欽科完全離開黨中央主席團，伏羅希洛夫元帥不得不交出國家主席的位置，可是還可以留在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裏當一名委員。基里欽科還必須退出黨中央書記處，和他一起被擠出來的還有阿里斯托夫、波斯別洛夫、福爾采娃和伊格納托夫——這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集體開除。黨中央主席團的三個空缺按照規定由柯西金、波德戈爾內和波利揚斯基三名候補委員填補，可是由十一人縮減至五人的黨中央書記處則只接納了一個人，這就是後來担任第一副總理的弗羅爾·科茲洛夫。

勃列日涅夫繼伏羅希洛夫之後，當了蘇聯第六任國家主席，經過一段適當的過渡時間，於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也同樣被踢出了黨中央書記處，同一天，伏羅希洛夫被擠出了黨中央主席團。在黨中央書記處裏，除了年邁的庫西寧和毫無影響的烏茲別克人穆希金諾夫以外，就只剩下赫魯曉夫和蘇斯洛夫二人，科茲洛夫在那裏顯然成了第二號人物。而在黨中央主席團裏，科茲洛夫也成了第二號人物，因為那三個新補上的委員資格還太嫩（儘管柯西金從前早就參加過政治

局），降級的阿里斯托夫、伊格納托夫和福爾采娃已毫無影響；庫西寧和什維爾尼克年紀太大，勃列日涅夫則被推到國家主席位置上去了。在黨中央主席團裏也只剩下赫魯曉夫、米高揚和蘇斯洛夫才是真正有勢力的成員。在柯西金提升後沒有補選過，新的主席團候補委員在留下的七個候補委員當中，波斯別洛夫和別爾烏辛肯定遲早要被排除出去。那些降級的人各自得到不同的處理。

福爾采娃當了文化部長。伊格納托夫這個專搞清洗的老手，大家不知怎麼處置他為好，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六日，他「當選」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家主席，同時保留黨中央書記的職務。終究未能把他排除出黨中央書記處，因為他在黨代表大會上表示自己「是黨中央第一書記的忠實追隨者（正因為如此才應該除掉呢）」，所以在他上任之後七個月又被「解除」了職務，結果當上了副總理——四個副總理之一。原來科茲洛夫的第一副總理的職務由柯西金所取代，柯西金因此退出了國家計劃委員會，地位僅次於米高揚，成為赫魯曉夫政府中的第三號人物。

最值得注意的是，基里欽科和別利亞耶夫在一個星期之內都被罷官，並且一同消失。

但是他們兩人的被排擠是許多人促成的。一月份是勃列日涅夫把這位「皇儲」弄走，而且還在阿拉木圖安插了一個自己的人。五月份勃列日涅夫全都完了，所有的果實全為科茲洛夫所得（科茲洛夫就把基里欽科和別利亞耶夫兩人排擠出去，一個月之後把他倆完全除掉）。這很慘，但並不見得不公平，因為負責國防問題的是勃列日涅夫而不是科茲洛夫，U-2飛機的入侵已成為一個口實，可以藉此在這次大換班中也剝奪掉勃列日涅夫的勢力。

黨中央主席團三分之一的委員被貶降，主席團五分之一的委員和黨中央書記處百分之六十的書記被免職，不言而喻，這樣一個激烈的措施，如果當時不是至少有兩個人結成了臨時同盟，起先還拉上一個第三者，而且得到一個極有勢力的集團的支持，那是不可能的。這兩個人就是赫魯曉夫和科茲洛夫，那第三者則是勃列日涅夫，那個有勢力的集團就是列寧格勒軍事工業集團，這個集團也保護了柯西金。赫魯曉夫爲了完成他的農業計劃和節約開支，便想大大裁減軍隊，因爲他深信有了火箭就足够了。而科茲洛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想發展自己，但那個粗魯莽撞，不受歡迎却炙手可熱的基里欽科却成了他們大家的絆腳石，碰巧這傢伙懂點農業，他便像阿里斯托夫一樣（他對農業懂得較少）反對赫魯曉夫的計劃。一九六〇年一月，他們一起說服了這位脾氣乖張的首腦，把基里欽科撤職。勃列日涅夫從中獲利更多，因爲他自己還可以將別利亞耶夫撤掉，並且把他的親信庫納耶夫安插到哈薩克斯坦去取而代之。

可是科茲洛夫則乘U-二飛機入侵事件的機會，利用列寧格勒軍事工業集團的關係以達到貶降勃列日涅夫的目的。勃列日涅夫成爲這次事件的「責任承擔者」了。那些熟悉現代化軍事裝備問題和改裝問題的軍火大員們這次是全綫勝利；柯西金，雖然不是軍火專家，但却是一個列寧格勒人，成了赫魯曉夫的第一副總理，並且是黨中央主席團委員；一位軍火專家弗·尼·諾維科夫成了柯西金的繼任，當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列寧格勒軍事工業集團通過諾維科夫第一次打進了蘇聯經濟的要害部門——這件事情將引起一系列後果。

在這時期，蘇聯第一批軍火專家已經去世，但有一個還活着，這就是從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七年一直不斷擔任軍備（武裝裝備）部長的德·費·烏斯季諾夫。他在國防工業部的副手們（烏

斯季諾夫本人從一九五七年起任副總理總管國防工業，遍佈各個要害部門，他們大多數是在列寧格勒上大學的。這個軍事工業集團幫助科茲洛夫擴張列寧格勒的地位，直到黨中央第一書記的身邊。現在科茲洛夫已經爬上去了，諾維科夫也當了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主席；那些裁減軍隊省下的錢應該全部投到軍火生產中去；製造代替人的新式武器。荒唐的是赫魯曉夫的行政改革竟至促進了這些軍火製造者的發展。當國民經濟委員會開始建立以代替莫斯科臃腫不堪的中央機關時，弗·尼·諾維科夫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成了列寧格勒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主席。

換句話說，一九六〇年以後，自從科茲洛夫在莫斯科掌權以來，列寧格勒軍事工業集團的勢力便不容忽視。這點身為總理的赫魯曉夫想必很快就覺察到了，因為他得領導這個不久變得龐大無比的由一〇五個國民經濟委員會組成的大軍，並且還得因此受罪。要想反對這個軍事工業集團是毫無指望的。從一九六〇年五月四日起，要談蘇聯政治而撇開這個集團那是不可能的。

對軍備技術改革抱懷疑態度的老軍人不久也覺察到情況確實如此。一九六〇年四月蘇聯三個最老的元帥免去現役職務（這點最清楚地表明U-二飛機是在「有利的」時機出現在蘇聯上空的）：第一副部長兼華沙條約組織最高司令伊·斯·科涅夫（一八九七年生）、第一副部長（自一九五二年五月起，就是說還在斯大林手下）兼總參謀長W·D·索科洛夫斯基（一八九七年生）和S·K·鐵木辛哥，一九四九年起在明斯克就担任白俄羅斯軍區司令（一八九五年生）。斯大林手下其他一些重要元帥如朱可夫（一八九六年生）和華西列夫斯基（一八九五年生）早在一九五七年就不再任職了。那位生於一八八一年的伏羅希洛夫，如官方所說，由於「健康原因」被免除職務，基本上說來這也是一個跡象，表明老先生們統治軍隊的時代已告結束。但這個過程也給赫

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帶來很多憂慮。鐵木辛哥和索科洛夫斯基當了總監察員，鐵木辛哥在一九六一年四月甚至還當上了退伍軍人委員會主席。就是那個隨時都願意執行黨的命令的科涅夫起先沒有安排任何職務。

他們的繼任大都比較年輕，因而更傾向於新技術。繼科涅夫擔任華沙條約聯合武裝部隊總司令的是安·安·格列奇科（一九〇三年生），繼格列奇科任陸軍總司令的是亞·伊·崔可夫（一九〇〇年生），繼崔可夫在基輔担任軍區司令的是彼·基·科謝沃伊（一九〇四年生），唯有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和新任總參謀長扎哈羅夫是生於十九世紀，一八九八年生。扎哈羅夫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繼任伊·伊·雅庫鮑夫斯基甚至生於一九一二年，他在戰爭中從未指揮過一個集團軍，更不用說指揮一個方面軍了。只是到最後階段才指揮過一個坦克兵團，而且還是副職。隨着這位坦克專家的擢升，一代新人進入了蘇聯軍隊各個最高司令部。

所以，當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五月五日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怒不可遏地破口大罵美國人時，那些參與這次陰謀的人都很滿意。赫魯曉夫也很滿意，因為他在這些年輕將領和軍事工業集團的贊助之下，能够大幅度裁減軍隊。同時，由於科茲洛夫和列寧格勒人的協助使他得以甩掉他的第一個班子（阿里斯托夫、福爾采娃、基里欽科、伊格納托夫、別利亞耶夫和波斯別洛夫）和不久被宣佈為「反黨分子」的伏羅希洛夫。犧牲勃列日涅夫為的是有利於科茲洛夫，失去勃列日涅夫對赫魯曉夫來說痛苦不算太大，因為科茲洛夫的個人勢力比勃列日涅夫大。再說波德戈爾內和波利揚斯基這兩個烏克蘭人補了上來，他們是真正的烏克蘭人（不是出生在烏克蘭的俄羅斯人），與哈爾科夫黨組織有密切的聯繫。這些哈爾科夫人和基輔的黨組織結成聯盟完全可以和第聶伯那

幫人相抗衡，這點在下一年基里連科換下列寧格勒的斯皮里多諾夫的時候表現了出來。五月十六日赫魯曉夫於巴黎在馬利諾夫斯基在場的情況下，使首腦會議破裂。

科茲洛夫同列寧格勒的軍火製造家們是這次危機的最大受惠者。不久便表明，他們是最最心滿意足的，因為赫魯曉夫括下來想用於農業的錢款，在科茲洛夫的支持下，全都流進了越來越昂貴的火箭計劃之中。

此外，還有第三個人也滿意，這就是阿列克謝·柯西金。這第三次起跑終於成功了。柯西金三次成爲政治局候補委員，三次被踢了出來。他是第二次進入政治局和部長會議主席團，而這次是最終進入政治局，還是和那些不自然的同盟者一起進入的。不久柯西金就發現，那個日益衰老的、眼睛盯着緩和二字的米高揚已不像從前那樣危險了。

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黨中央會議上（這次會議也通過了後果嚴重的決議：從中國撤回一三九〇名蘇聯專家），伏羅希洛夫被開除出黨中央主席團，勃列日涅夫被逐出黨中央書記處。勃列日涅夫的前程似乎已到盡頭。

明升暗降

一九六〇年五月四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任命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爲蘇聯第六任國家主席。勃列日涅夫接手的這個職務已由他的三位前任，加里寧、什維爾尼克和伏羅希洛夫定型了，四十

一年來它一直是一個代表國家禮儀性的職務。從一九二二年開始，這個職務稱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一九三七年起稱之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六年止，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內，米哈依爾·伊凡諾維奇·加里寧根據斯大林劃的框框，爲這個職務確定了範圍，並且擔任了這個職務。這個框框十分狹窄（由人民選舉國家元首的建議爲斯大林所領導的一九三六年憲法起草委員會所拒絕）。加里寧基本上只能接受外國大使遞交的國書，頒發勳章以及簽署斯大林授意的文件。

這位一臉尷尬笑容，身材削瘦的老先生長着一縷頗具特色的小山羊鬍子，他從來不敢頂撞斯大林。他毫無異議地聽任別人把他多年的秘書，斯大林青年時代的朋友和同鄉阿韋爾·葉努基澤幹掉。他簽署各式各樣的委任狀、解職書、晉級令和降級令達二十七年之久。加里寧是如此善良無害，在控告一些醫生和政治家企圖謀害政治局委員的公審大會上，斯大林甚至於都沒有把加里寧的名字列在這些「人民公敵」妄圖加害的那些所謂受害者的名單上。說是有人要殺害加里寧，這在莫斯科是不會有人相信的。加里寧從前是彼得堡的一個鑛工，一八九八年入黨，早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一七年就已是黨中央候補委員，一九一九年起爲黨中央委員，一九二一年起爲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二六年起爲政治局委員。當時在莫斯科沒有一個政治家公開露面，而加里寧却每天拿着拐杖，不帶警衛，在莫斯科大街小巷上漫步，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請願者，給他們出主意，並盡其所能解決他們申訴的問題。他的機關是唯一的一個設有上訪辦公室的機關。老百姓稱他爲：「聯盟鄉長。」他時而還談點文學，晚年時，雙目失明。加里寧任職的最後兩年是由蘇聯議會第二院，即民族院主席什維爾尼克作爲第一副手來處理「聯盟鄉長」的事務的。什維爾尼克

從前也是彼得堡的一個鑛工，一九四六年三月加里寧隱退，同年六月去世，享年七十一歲。五十歲的什維爾尼克便成了他的繼任。

加里寧以他的善良無害、機智狡黠、平易近人的老人性格來履行這個無關輕重的職務，什維爾尼克擔任這個職務毫無特色，因為他自己就是個毫無特色的廢物。斯大林逝世後，什維爾尼克又繼續擔任工會主席。同時，第一元帥，七十二歲的克·葉·伏羅希洛夫第一個以軍人身份當上國家主席。之後，伏羅希洛夫出訪印度、中國，還作了另外幾次美好的旅行——蘇聯現在奉行旅行外交了——。他顯得很有氣派，與他的二位前任不同，他在政治上摔了筋斗，單單這點就使他身價倍增，雖說風險很大。

勃列日涅夫就職後第一件事就是把顧問調來。他當然把他的主要顧問楚卡諾夫帶來做他的私人助手，另外，他的行政管理專家契爾年科也一起進入了議會主席團機關。然後他發現了安德烈·米哈伊諾維奇·亞歷山德羅夫，此人日後爲了與同姓者相區別自稱爲亞歷山德羅夫——阿根托夫。

安·米·亞歷山德羅夫比勃列日涅夫小十二歲，一九四八年才入黨。他身材瘦長，態度總是非常和藹，戴一副深色玳瑁邊眼鏡，是一個德國通。一九四〇年畢業於國立列寧格勒大學，在塔斯社工作；一九四二年他轉到外交界。到五十年代末亞歷山德羅夫仍在外交部中央機關工作，領大使銜，但從未在國外任過大使。勃列日涅夫是什麼時候認識這位「日爾曼語言學家」的，什麼時候認識他這位對德政策的謀士的，我們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勃列日涅夫在一九六一年便讓他當了議會主席團秘書處的主要發言人。

當今的這位總書記對這樣的決定至今無需後悔。楚卡諾夫是他的內政顧問，亞歷山德羅夫是他的外交顧問，而契爾年科則負責行政管理。在亞歷山德羅夫的影響下，勃列日涅夫開始研究外交政策。在他面前，從雙重意義上說展現出了一個新世界。因為勃列日涅夫開始利用每一個機會出國旅行，三年之內出國旅行十五次。

一個新的世界，一些新的人物：尼赫魯、恩克魯瑪、杜爾、波斯國王、阿富汗國王，勃列日涅夫第三次會見鐵托並與摩洛哥國王會談，陪同勃列日涅夫訪問喀什穆的隨行人員多達五十六人，他的夫人和三十一名隨行人員陪同他訪問印度，新德里政府提供一輛一九六〇年由伊麗莎白女王剪彩的梅塞德斯三〇〇號轎車，他便乘着這輛轎車遊覽了這個極富異國情調的國家。和他同去南斯拉夫的有他的夫人和他的那位輕佻的女兒加琳娜，這個女兒與丈夫離了婚，讓外祖母照管她的兩個孩子，這事使他發愁。加琳娜在南斯拉夫以裝束奇特而引人注目，這使勃列日涅夫極爲狼狽。因爲在他的隨行人員中有赫魯曉夫的女婿，權力越來越大的阿朱別伊。從此以後，勃列日涅夫再也不帶女兒出國訪問了，儘管她是在「新聞社」工作的。

一九六一年二月九日勃列日涅夫飛往摩洛哥時，飛機偏離了航線，差點被法國的驅逐機擊落。由於失誤而造成死亡？這幾乎使人想起戰爭期間在烏克蘭的那些危急時刻。法國人賠禮道歉——勃列日涅夫已經是個人物了，他開始在世界上有了名氣，並爲此沾沾自喜，他嘗到了出國旅行和外交政策的甜頭以及前護後擁，大擺排場的滋味。他沒有去過美國，赫魯曉夫是把他的第二號人物科茲洛夫派到美國去的。科茲洛夫這個人在報界不得好評，由於他態度執拗被看作是頑固的黨的幹部的典型。

對勃列日涅夫的反映可不是這樣。他態度和氣，舉止謹慎。他雖然已經是個人物，但在國內既不是頭號人物也不是二號人物，這點在國外並不是衆所周知的。勃列日涅夫從德黑蘭發了一份電報給杰奎琳·肯尼迪。電報說：「本人深爲震驚」。的確，美國總統遇刺後，勃列日涅夫和莫斯科所有的人一樣都深爲震驚。

西德記者約阿辛姆·海爾特一九六一年在「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幾內亞拍攝了一部電影，片名爲：《黑與紅之間的非洲》，在科納克里舉行閱兵式時，海爾特也拍攝了蘇聯國家主席「伊里奇·勃歇夫」的鏡頭。勃列日涅夫當時在西德是如此地不出名，以致於沒有一個人能正確地拼寫出他的名字。

勃列日涅夫懂得了別人有別人的問題，他的眼界開闊了，他看到儘管有蘇聯的援助，在科納克里的中國人也不是毫無影響的。對事物加深了理解，並且增長了才幹。但是，他小心翼翼，因爲家裏的一切可全都兩樣。

在家裏赫魯曉夫正和官僚機構進行徒勞無功的鬥爭，和過去的那些幽靈，和「反黨分子」進行鬥爭，他一直念念不忘地要把這幫反黨分子們送交法庭。赫魯曉夫也看到世界正在變化，但他可不像不負全面責任到處旅行的勃列日涅夫那樣無拘無束，他必須一再地把精力集中在家裏的問題上。

莫斯科的舞台上，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四年間上演的尼基塔·赫魯曉夫垮台的這齣戲有好幾幕，並且同時進行，而一九六一年秋天的第二十二次黨代表大會則是其中主要的一幕。圍繞着二十二大有幾件事情在同時進行，其作用都是削弱這位黨和政府首腦的權力。剛剛開始冒頭的重

新中央集權就是其中之一，這件事在柯西金和諾維科夫就任蘇聯經濟領導人之後立即進行。那一百零五個國民經濟委員會是赫魯曉夫爲了摧毀莫斯科的中央官僚機構而設立的。官僚們被趕到農村去了，他們的家屬咬牙切齒地跟着他們去到外省。這些人根本不願意在荒涼的外省度過他們的餘生，這點是明明白白的。這樣一來，不但沒有採取多少措施，來加強這種新型的經濟管理，連開始時的缺陷，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〇年開頭幾年的幼稚病也都被有意識地用來作爲沖淡權力分散這一革命改革的理由。軍火專家弗·尼·諾維科夫、瓦·米·里亞比科夫、謝·亞·阿法納西莫夫和康·米·格拉西莫夫分別登上了莫斯科、列寧格勒和高爾基城的領導崗位。最明顯的是一九五七年軍火總管德·費·烏斯季諾夫被任命爲副總理，這表明中央官僚機構想以不斷提出軍備需要的方式來反對權力分散，因爲軍備是不可以分散管理的。

各個全聯盟部的撤銷也越來越成爲一齣鬧劇。早在一九五七年這個改革之年赫魯曉夫就讓了一步，他沒有撤銷四個負責軍火生產的部，而只是將它們改爲國家委員會，那些貶爲這些委員會主席的部長們立即又都高升了，赫魯曉夫授他們以部長的頭銜。一九五八年又有一個部改爲委員會，該委員會主席也授以部長頭銜。可是還有一個已經撤銷的部又重新恢復爲國家委員會，原來的部長任委員會主席，領部長銜。一九五九年也有過這樣的事，一九六一年這種事情重複了三次，又成立了兩個全新的全聯盟機構，仍然配備了部長級的主席。一九六二年新建的國家委員會達到五個，其主席都是部長級。到一九六三年建立了十八個新的國家委員會以代替原來撤銷的各個部，其中一部份任用的全是原班人馬，和改革前一樣（任國家委員會主席的都是部長級幹部），這一來就是外行也明白了，行政管理的改革已走向它的反面，權力分散早已變成了重新中

央集權，而且還是原班人馬，和從前一模一樣。部長們又都坐鎮莫斯科，他們的家屬樂不可支。

與此平行的一件事是國民經濟委員會系統的中央集權化。地區間的競爭比以前更多，可是却沒有一個中央的仲裁機構。而這次改革的意義就在於取消這樣一個中央機構，各地區應自尋出路。這樣一來伏爾加河邊的兩個鄰居韃靼人和巴什基爾人就什麼地方建立生產工廠什麼地方建立供應工廠的問題爭論不休，達數月之久。這批人不願從他們的鄰居那兒去取原料，那批人又不想把他們的原料送到鄰居那兒去加工。結果這批人從南面五百公里以外去取原料，那批人將他們的原料送到北邊八百公里以外去加工。各地都發出建立一個中央的國民經濟委員會的呼聲。於是全俄國民經濟委員會於一九六〇年成立了。緊接着烏克蘭國民經濟委員會建立，其他各加盟共和國的國民經濟委員會也相繼建立起來。

由此看來，下一步越發變得勢在必行了，既然各加盟共和國都建立了共和國經濟委員會，爲什麼最後不來一個全聯盟國民經濟委員會作爲頂峯呢？這個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於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三日成立，負責領導蘇聯全部經濟，尤其是負責軍火生產的各委員會全都直接在它的領導之下。三月十三日那天還一下子成立和恢復了六個新的或舊的國家委員會。現在的這個機構比別爾烏辛領導的那個短命的經濟委員會的權力更大，它的領導人就是軍火大員的頭目德·費·烏斯季諾夫，他同時被提升爲蘇聯第一副總理；這樣一來實際上從赫魯曉夫總理手裏抽掉了經濟監管大權。

凡是赫魯曉夫沒有看到的地方都坐上了軍火大員：在國家計劃委員會裏是軍火大員里亞比科夫，在俄羅斯國民經濟委員會裏是軍火大員阿法納西莫夫，在俄羅斯聯邦國家計劃委員會裏則是

軍火大員格拉西莫夫。作爲副總理的是軍火大員諾維科夫，作爲經濟總裁的是軍火大員頭目烏斯季諾夫。經濟領導權從赫魯曉夫手中滑掉了。

赫魯曉夫決心採取強硬的一着：把大部份的部作爲國家委員會重建起來，並且建立了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同時規定，新的國家委員會的建立或者解散不再需要得到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也就是勃列日涅夫的批准，而只要通過總理（赫魯曉夫）就行了。這樣一來，赫魯曉夫不僅剝奪了國家主席勃列日涅夫的一項重要的職權（任何一個新的全聯盟機構的建立都需要通過最高蘇維埃進行一次憲法修改），而且也剝奪了勃列日涅夫僅有的幾個表示異議的可能性之一（儘管這項權力從未使用過，但這不說明問題，在斯大林逝世之後很多東西都是第一次使用）。赫魯曉夫以此宣告，莫斯科的任何一個經濟技術大員的前途從此完全取決於他赫魯曉夫一個人。這些經濟技術大員在赫魯曉夫手下已經遭受過無法形容之苦，甚至都棄世而死。

斯大林在大清洗運動中幾乎消滅了他所有的助手。赫魯曉夫却將百分之八十一的經濟技術大員從中央調往外省。斯大林在清洗之後很少進行人事調動。儘管在斯大林時代，即使在一九三九年之後，這把清洗運動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仍然還懸在各個部長的頭上，但大部份人畢竟都僥倖活下來了。可是斯大林時代已經過去，從一九五六年以來由於政治原因而被處決的事就不再有了。

⊙ 據希臘傳說，達摩克利斯係暴君迪奧尼修斯的寵臣。他極力奉承迪奧尼修斯，引起迪奧尼修斯懷疑。在一次宴會上，迪奧尼修斯將一把寶劍用一根馬鬃懸在達摩克利斯頭上，以示考驗。後來，達摩克利斯劍喻爲極端危險，千鈞

了，在赫魯曉夫統治時期最嚴厲的懲罰就是開除出黨。

甚至於赫魯曉夫的敵人，那些差點罷了赫魯曉夫官的人，也沒有遭到不同的待遇。布爾加寧和卡岡諾維奇已經在莫斯科養老，朱可夫有他的馬廐和其他種種特權。馬林科夫還一直在烏斯特-卡緬諾哥爾斯克當發電廠廠長——即使對他，赫魯曉夫的誓不兩立的敵人也不過如此！但是一個無可指責的經濟技術大員却在一九五六至一九六四年之間不斷地被調來遣去，甚至有時還要失業。這些經濟技術大員們熬過了斯大林時代的折磨，那是性命攸關的事。現在他們只想平平靜靜地過日子，但是不行，他們不是調動工作就是備受辱罵或者罷官撤職，而且一再被派往新建的、拼湊起來的或者拆開的機構。他們經不起這樣折騰，紛紛棄世。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像赫魯曉夫時代死過那麼多的蘇聯經濟技術大員。赫魯曉夫下台後這些人的死亡才中止。

蘇聯經濟技術大員當中最重要的一員維·阿·馬利歇夫死於一九五七年，年僅五十五歲。他最密切的助手伊·伊·諾森科死於一九五六年，才五十四歲。冶金專家伊·費·捷沃西安死於一九五八年，他被攆到日本去當大使，死時五十六歲。機器製造專家A·P·薩文亞京死於一九五六年，終年五十五歲。

但這一切僅是序幕，隨着改革的步步推行，死亡事件與日俱增：僅一九六三年就死了三個頭號經濟技術大員。

假如其他的經濟技術大員想要僥倖活命，不想在壯年便一命嗚呼，那麼他們就得推翻赫魯曉夫。這些經濟技術大員發現國家主席勃列日涅夫是他們最親切的代言人。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三日的決議大大削減了他作為國家首腦的權限。

這位不安分的黨和政府的首腦不斷地周遊全國，周遊世界，到處發表演說，表揚這個指責那個，隨着年齡的增長而變得越來越喜怒無常，捉摸不定。他老在爲他的改革熱尋找新的活動場所和新的盟友，越來越聽從他女婿阿朱別伊的主意。一九六一年甚至把阿朱別伊拉進了黨中央委員會。他把納賽爾、菲德爾·卡斯特羅和本·貝拉搞成「蘇聯英雄」，他對那個淺薄的蘇加諾大肆恭維，與美國的百萬富翁居魯斯·伊頓交了朋友。總之，赫魯曉夫這個人是越來越失去信譽了。

他的第一套班子早就四分五散。他的皇儲基里欽科原來就是個默默無聞之輩，一九六〇年又摔到默默無聞的地步，消失得無影無蹤。他的人事頭目阿里斯托夫在一九六一年被擡到華沙去當大使，那個聰明的老契卡工作人員伊格納托夫起先任副總理，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還兼任了艱巨的國家採購（糧食儲備）委員會主席，到一九六二年末終於給擠到無關緊要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家主席的位置上去。赫魯曉夫與「反黨分子」作鬥爭時，發表長篇演說的他那位忠實的女演說家文化部長福爾采娃，由於國家印刷品（新聞）、電影和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的成立，她的職權範圍日益縮小，僅限於文學（不包括審查權）和戲劇。赫魯曉夫順從的思想家波斯別洛夫被調去當馬列學院院長，並且離開了俄羅斯聯邦局。赫魯曉夫的民族問題專家穆希金諾夫被貶爲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的副主席。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所有這些人都不得離開黨中央主席團。

赫魯曉夫的周圍完全是一批新人，那些老助手都不頂事了。他要把賭注押在這批新人身上。科茲洛夫，這是他在黨內的第二號人物，克格勃頭頭謝列平，列寧格勒的反斯大林分子斯皮里多諾夫以及赫魯曉夫新的農業專家根·伊·沃羅諾夫（他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和工會主席維·

瓦·格里申一起被吸收爲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

一九六一年十月的最後一天，第二十二次黨代表大會結束，福爾采娃、伊格納托夫和穆希金諾夫離開黨中央主席團，沃羅諾夫這個唯一的新人進入了黨中央主席團，並且同時在俄羅斯聯邦局任赫魯曉夫的第一副手——這是一個初次設立的位置。

每一屆領導機構都有一個可以稱之爲「浮萍」的人物，誰也不知道此人爲什麼呆在這裏，尤其不明白他爲什麼這麼長時期地擔任領導機構的成員。是啊！連他是怎麼進來的也不知道。斯大林的政治局裏，也有過這麼一個人，這就是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安德烈耶夫。他原是彼得堡一個鎗彈殼的工人，工會領導人，當了四十年黨中央委員，二十年政治局委員，誰也不知道爲什麼。安德烈耶夫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和變故，却都安然無恙，直到一九七一年才以七十七歲的高齡去世。沃羅諾夫便成了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手下的這號人物，他沉默寡言、平淡無奇、無足輕重、僵化保守，但怎麼也擺脫不掉他。一九六二年他接替波利揚斯基任俄羅斯聯邦政府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總理，而那位比他天賦高得多的烏克蘭人反而降爲俄羅斯聯邦政府普通的副總理。

赫魯曉夫當政六年糟蹋了四個農業部長（其中之一是位大學教授），並且把他多年的首席農學家弗·弗·馬茲凱維奇從莫斯科部長的席位上一直攆到哈薩克斯坦切利諾格勒去了，然後讓一個普通的國營農場場長來做他最後一任農業部長，現在赫魯曉夫打算用沃羅諾夫這個廢物來解決他的玉米問題。

赫魯曉夫畢生的第二項任務是判決反黨分子，對此，謝列平和斯皮里多諾夫在黨代表大會上會予以協助的。

早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就宣佈召開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黨章規定從會議的召集到大會開幕至少要有六周時間）。新的黨綱和黨章在一九六一年七月「提交討論」，與黨綱相反，在章程中要直接反映出劃時代的變化。大會之前在地方上已經進行了一場徹底的革職運動，對象是過去的擁護者後來逐漸變為反對派的那些人。赫魯曉夫這次可以信心百倍，因為各種角色都已分配得當，列寧格勒人斯皮里多諾夫擔任主攻，就是他建議將斯大林遺體從陵墓中搬走。謝列平負責發表最激烈的講話，對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布爾加寧、別爾烏辛、薩布羅夫、謝皮洛夫，終於也對伏羅希洛夫進行了最嚴厲的譴責。這位八十歲的元帥臉脹得通紅坐在黨代會的代表中間，幾十年來他這是第一次未被選進黨代表大會的主席團。庫西寧這個共產國際的幹部，伏羅希洛夫的同齡人，刻毒地攻擊了莫洛托夫。可也正是他說出了這句名言：「我的一生都和各式各樣的反黨分子作鬥爭。他們全都聲稱，他們是為一個理想而鬥爭，可實際上他們想的只是個人的權力。」難道赫魯曉夫不想要個人的權力嗎？大會的每個代表都在琢磨這個問題。赫魯曉夫的侍從們一個接一個地發言：《真理報》總編輯薩丘科夫，理論家列·費·伊利切夫，年邁的黨的監察員什維爾尼克，赫魯曉夫的女婿阿朱別伊，赫魯曉夫自己則是連罵帶吼，暴跳如雷。大會的第九天伏羅希洛夫做了自我批評，承認了錯誤。黨代表大會從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七日至三十一日一共進行了兩個星期，在大會閉幕的前一天，作出決議將斯大林的屍體從陵墓中搬走。

勃列日涅夫是第三次進入黨代表大會主席團，但不再是起草委員會的委員了。他在第三天晚上第六次會議上發表了講話，作為第十個發言人，安排在法國人多列士和格魯吉亞人姆日阿瓦納澤之間；柯西金主持會議（當天早晨的會議是勃列日涅夫自己擔任大會主席，這是在赫魯曉夫做

了兩個報告，黨中央檢查委員會做了總結報告之後的第一個大會發言會議）。勃列日涅夫的這次發言較長，大會的速記記錄記了十五頁。他剛從非洲旅行歸來，三星期之前他結束了對赫爾辛基的一次國事訪問。那枚「錘子鐮刀」金質獎章別在上衣的翻領上閃閃發光。一九六一年六月他和赫魯曉夫、科茲洛夫以及另外一些部長們一起得到褒獎，獲得「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光榮稱號，此外理所當然地還獲得一枚列寧勳章——對他來說這是第三枚了——以表彰他在「發展火箭技術，保證載人宇宙飛船『東方』號飛行成功所做的卓越功勳」，這指的是加加林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所作的那次宇宙飛行。儘管那些部長們，譬如無線電專家卡爾梅科夫更有資格得到這個光榮稱號，但勃列日涅夫畢竟是負責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至少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七月還在主管這次飛行的準備工作。一九六〇年十月底，由於發射失敗致使火箭部隊總司令、炮兵主帥米·伊·尼杰林和電子專家D·W·葉弗萊莫夫教授失事身死，然而這次災禍發生時，勃列日涅夫已經不是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了。

這是勃列日涅夫第四次在蘇共黨代表大會上發言，也是他作為一般發言人的最後一次講話。他完完全全是一個為他的黨的首腦服務的國家首腦；對赫魯曉夫加以歌功頌德（唯有柯西金省去了這一套頌詞，也省得聽眾去聽），勃列日涅夫竟然說了幾句笑話，這在當時是一時風尚，因為赫魯曉夫的風格如此。勃列日涅夫說，南哈薩克斯坦吉姆干特那裏的官僚們只准人家在下午五點開始賣牛羊肉串，還說，在伏爾加河邊有另外一些兇神惡煞，他們的派出所只有在禮拜六才辦理結婚登記手續，這些話引起了一陣贊許的哄笑。

這次勃列日涅夫用了兩段話就跳過了對「反黨分子」的攻擊（不像一九五九年那次只說了兩

句話），儘管那天上午，在他主持會議時，波德戈爾內和斯皮里多諾夫對「反黨分子」進行了大肆攻擊。按照M·塔圖^①的統計，在七十七個大會發言人中有十個和勃列日涅夫一樣，這樣做出於政治原因，而十四個明顯地反對進一步的懲罰，只有二十三人是同意開除出黨，甚至同意將這些反黨分子提交法庭。大多數人都不願意跟這樣棘手的事情沾邊，因為它可能會進一步加強赫魯曉夫的地位。這件事最後落在什維爾尼克的黨的監察機關頭上了，結果不了了之。倔強的莫洛托夫這次也沒有悔改的表示，讓他退休了。別爾烏辛、薩布羅夫尤其是有四十年黨齡的伏羅希洛夫沒有再選入黨中央委員會。赫魯曉夫最忠實的黨徒之一，摩爾達維亞黨中央第一書記齊·季·謝爾久克在黨的監察部門當什維爾尼克的第一副手——他得按照赫魯曉夫的意圖來處理反黨分子這件事，可是他也進行不下去。

黨代表大會以一件醜聞告終。中國總理周恩來，這位最顯貴的客人，黨代表大會上第一個發言的外賓，未等大會結束就走了。周恩來在十月二十三日離開莫斯科，並且事先在斯大林的墓前獻了花圈，他在到達北京時示威似地由毛澤東親自到機場歡迎，這種場面對於知道內情的人來說並不新奇。早在一年前，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當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大會上對阿爾巴尼亞人恩維爾·霍查叫嚷道：「霍查同志，他們把滿滿的糞桶澆在我身上，他們必須把這些糞洗掉」。霍查也提前離開了莫斯科。赫魯曉夫和毛終於徹底決裂，不到一年時間，中國

① M·塔圖（一九三三——），法國新聞記者，歷任《世界報》駐莫斯科、駐東歐記者，著有《蘇聯的權力》等書。——譯者

便開始譴責蘇聯，說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唯一的強盜似的領土攫取者。在蘇聯停止供應糧食，拒絕提供原子能的秘密以及撤回俄國專家之後，這兩個共產黨大國之間就再也沒有任何橋梁了。反對中國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的調子越來越嚴厲，這個令人不能置信的事情，共產主義的宗派分裂在進行，赫魯曉夫不遺餘力地大肆謾罵。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蘇聯與阿爾巴尼亞斷絕了外交關係。

話說回來，這次黨代表大會已經不再是赫魯曉夫一個人唱主角了。這也是科茲洛夫的黨代表，他作的報告談到了黨章中的一些十分重要的修改，最後還正式被確認為接班人。這次黨代表大會也表明，赫魯曉夫還一如既往能够並且願意揭開蘇維埃社會中的矛盾。只有他一個人是這樣。這是一個年已六十七歲的人的黨代表大會，他剩下的時間越來越少，這點他自己也知道。他還不願意放棄對蘇聯這個僵化了的社會進行改革，這點表現在詩人亞·特·特瓦爾多夫斯基在大會上的發言和被選為黨中央候補委員這件事上。特瓦爾多夫斯基從一九五六年起就不再是黨的領導成員，而成爲一切叛逆詩人的導師和蘇聯社會的良心，他的發言警告大家別忘了「人的靈魂的教育」。

儘管事先經過準備，黨代會又提供了一個龐大的基礎（這次大會是每兩千名黨員中產生一名代表，而不是像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九年那樣，每五千人才選一名代表，所以大廳裏坐着四千三百九十四名代表），但赫魯曉夫想以一次開庭審判作爲非斯大林化運動的頂峯的打算，仍然第三次遭到了失敗。不言而喻，他還能按照自己的口胃來建立黨中央委員會，但是他也必須照顧到他在黨中央主席團裏的那些同事們所代表的各種集團的願望，其中也有勃列日涅夫的願望。

赫魯曉夫使黨中央委員會又增加了四十二人，從一百三十三人增加到一百七十五人，比一九二七至一九五二斯大林時期的黨中央委員會多一百零四人。七十四名黨中央委員完全是新人，有二十八名黨中央候補委員和五名黨中央檢查委員被提升為黨中央委員。有一名黨中央委員在一九三九至一九五二年便是黨中央檢查委員，這就是一九六一年擢升為蘇聯元帥的軍隊總政治部主任菲·伊·戈利科夫。另一名黨中央委員塔吉克黨中央第一書記拉蘇洛夫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六年之間就當過黨中央檢查委員。五十五名委員被逐出黨中央委員會，三名降為黨中央候補委員。五名一九五六年當選的黨中央委員已經去世，五名（「反黨分子」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莫洛托夫、謝皮洛夫和朱可夫元帥）在一九五七年被開除出黨中央委員會。

赫魯曉夫想用這一百零九名新選的或者新提拔的黨中央委員——其中也有個別真正的工人和農民，這是這次大會的新鮮事物——來執行他的其他改革。

勃列日涅夫的集團裏又擴充了幾個人。格列奇科，現任華沙條約組織武裝部隊總司令和海軍上將戈爾什科夫升格為黨中央委員。勃列日涅夫一九三八年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時的老助手伊·薩·格魯謝茨基又在倫貝格任州委第一書記。勃列日涅夫在南方方面軍結識的那些軍人如總參謀長扎哈羅夫元帥和莫斯科軍區司令尼·伊·克雷洛夫，電站建築部長伊·特·諾維科夫，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州委第一書記尼·帕·托盧別耶夫和俄羅斯兵工廠圖拉地區的州委第一書記伊·哈·尤納克，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一年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州蘇維埃主席，此外，還應提及馬利諾夫斯基，哈薩克人庫納耶夫，國家監察員葉紐京和基里連科，莫斯科連科以及科羅特欽科等人。

勃列日涅夫的最大收穫體現在這四個人身上：尼·亞·吉洪諾夫，原先是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現在任政府的國家經濟科學委員會的副主席，領部長銜，被選為黨中央候補委員；摩爾達維亞黨中央第一書記鮑久爾——他在勃列日涅夫的黨羽裏面僅次於庫納耶夫是第二個土皇帝——，國家國防技術委員會新任主席列·瓦·斯米爾諾夫，領部長銜，當然還有那位從黨中央檢查委員提升為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的四十三歲的烏克蘭總理弗·瓦·謝爾比茨基。

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維奇·斯米爾諾夫當時四十五歲，一九四三年入黨，自一九四九年起在第聶伯河畔領導國防工業部下屬的一個科學研究所，一九六一年任蘇聯國防技術委員會副主席，同年任主席。勃列日涅夫從赫魯曉夫改革的失敗中得到教訓，知道沒有軍火製造工程師們的首肯是一事無成的，因此他通過斯米爾諾夫與軍事工業集團建立了聯系。斯米爾諾夫是第一個非列寧格勒出身的軍火頭子，然而也不像他的前任魯德涅夫是來自兵工廠圖拉地區，他是來自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這位一九六〇年列寧獎金獲得者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三日任副總理，負責主管國防工業至今，繼斯米爾諾夫任國防技術委員會主席的S·A·茲維列夫又是一個列寧格勒人。

勃列日涅夫在戰爭中就認識的年輕人謝爾比茨基却從二等候客室——黨中央檢查委員會，一下子就跳到了權力的前廳：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他和烏茲別克黨中央第一書記、記者兼作家的夏拉夫·拉希多夫一起當上了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

除此之外，對這位僅限於做做代表國家的禮節性工作的勃列日涅夫來說，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上，就沒有什麼可高興的事了。最早提拔勃列日涅夫的那個科羅特欽科，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州

委第一書記基里連科都從黨中央主席團裏被踢了出來，失去了候補委員的資格；不久就看出來了，這一損失絕非謝爾比茨基新當選為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所能彌補的。哈薩克人庫納耶夫的最危險的競爭者阿拉木圖的州委第一書記馬·別伊謝巴耶夫也進入黨中央委員會為候補委員。赫魯曉夫修改黨章的手法奏效了；領導集團的三分之一要換新人。這手法的效果甚至極妙，因為和別爾烏辛一起共有五名候補委員（九名中佔五名）四名正式委員（十一名中佔四名），從黨中央主席團裏被刷了出來。「有特殊功勳的同志」可以留下——弗羅爾·科茲洛夫就成為皇儲了；在排列黨中央書記處各個書記姓名的順序時，不顧姓名的字母順序，正式地把科茲洛夫排在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之後居第二位。這場鬥爭勝負已決，勃列日涅夫這一局是輸了。

黨中央書記處在穆希金諾夫被刷之後，僅由四位一九六〇年當選的書記組成，赫魯曉夫和科茲洛夫兩個人便隨心所欲地充實書記處。當然蘇斯洛夫和勃列日涅夫兩人的願望也還需要照顧，除了那位最激烈的反斯大林主義分子、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斯皮里多諾夫之外（此人還繼續保持列寧格勒的要害位置，從日丹諾夫時期起就已經不興這樣了），勃列日涅夫的朋友、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杰米契夫也進入了書記處，也同時保持了莫斯科的位置，蘇斯洛夫的助手鮑·尼·波諾馬廖夫教授也進了黨中央書記處，並保持了他自一九五五年以來所擔任的黨中央國際部長的職務，負責聯系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波諾馬廖夫自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三年是共產國際的幹部，和庫西寧也很熟悉。為此蘇斯洛夫在波斯別洛夫被刷之後，在他長期主管的意識形態領地之內不得不接受一個更厲害的競爭者，這就是列·費·伊利切夫，黨中央宣傳鼓動部長。而科茲洛夫只得同意任命克格勃頭目謝列平為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作為他自己被提升為皇儲所付的代價，

並且還得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在謝列平當上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之後十四天，謝列平又把自己的克格勃頭頭的職位交由過去繼他之後先後擔任共青團第一書記和黨中央人事部長的烏克蘭人謝米恰斯內接任。這樣一來，謝列平在「契卡機關」裏就不只是插進一隻腳了。

在勃列日涅夫被排出，蘇斯洛夫、米高揚分別為伊利切夫和柯西金所掣肘之後，赫魯曉夫心想，如果科茲洛夫的勢力再大的話，就扶植謝列平來抵銷他。

乍一看來，似乎從八年前為爭奪斯大林的遺產而進行的鬥爭開始以來，這個黨中央主席團才真正可以直截了當地稱之為「赫魯曉夫的黨中央主席團」！所有的老斯大林分子已排除在外。但是，實際上在這二十個人當中只有一個人是依靠赫魯曉夫才得以重新起用並且得到提升的：這就是「首席理論家」職位的新的候選人列昂尼德·費奧多羅維奇·伊利切夫。這個出生在克拉斯諾達爾的俄羅斯人和勃列日涅夫同年，十八歲入黨，在擔任蘇聯共產黨最重要的兩個機關報刊《真理報》和《布爾什維克》（現在的《共產黨人》）雜誌的主編工作時，是波斯別洛夫的，尤其是蘇斯洛夫的勁敵。一九五二年伊利切夫當選為黨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斯大林逝世後蘇斯洛夫的勢力不斷增長，伊利切夫這顆星辰自動地隕落：一九五三年被推到外交部當新聞司司長，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後還勉強留在黨中央檢查委員會中。一九五八年五月，赫魯曉夫還在他權力的頂峯時——剛當了一個月的總理——，就把這個戴着寬邊玳瑁眼鏡、身體肥胖、咄咄逼人的理論家任命為黨中央宣傳鼓動部長，正如人們所看到的，並且使他步步青雲直上（伊利切夫在一九六二年甚至被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連蘇斯洛夫都從未享有過這種榮譽）。事實上也正是在一九六一年赫魯曉夫的二十人領導集團中，只有伊利切夫一個人在赫魯曉夫倒台後，不得不離開領導位

置，重新降到外交部，以副部長的身份，負責和中國進行毫無希望的邊界問題的談判。

其他人的前途全都仰仗別的集團和別的情況，甚至於斯皮里多諾夫這個在進攻「反黨分子」時幹得最歡的赫魯曉夫的黨羽，也更多地是由於科茲洛夫和列寧格勒集團的幫助才能飛黃騰達。至於沃羅諾夫，他的教條主義不久就露了馬脚，而赫魯曉夫怎麼說也不是一個冥頑不靈的教條主義者，也就和他疏遠了。波德戈爾內在基輔曾經受到過赫魯曉夫的公開嘲弄（「波德戈爾內同志，別談什麼成績了！您得承認在你們烏克蘭有一半莊稼還在地裏就給人偷走了吧？」）「是的，赫魯曉夫同志」，「您還得承認，給偷走的莊稼沒有上交給國家，倒有一半已經做了燒酒，灌進您們那裏的農民的喉嚨裏去了吧？」「是的，赫魯曉夫同志」，波德戈爾內忍氣吞聲，等待報仇的時機。在赫魯曉夫當政那幾年，他說出來的話都挺有趣，當然被嘲弄者本人聽了很不是滋味。科茲洛夫和謝列平各自走自己的路，赫魯曉夫不得不經常使他們兩個人相互掣肘，波利揚斯基是靠自己步步高升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和蘇斯洛夫等這些老委員們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舉止謹慎，靜待時機。七十三歲的什維爾尼克和八十歲的庫西寧已經無足輕重了。

實際上在這個領導集團裏，赫魯曉夫是孤家寡人，與別人沒有共同的目的。八年來他的目的——一直是驅逐老斯大林主義分子。這個目的達到之後，朱可夫曾經暫時是他們共同的危險，等到這個危險也排除了，連最後一個「反黨分子」伏羅希洛夫也從領導集團，甚至從黨中央委員會被踢出去了之後，在赫魯曉夫與他的新助手們之間也就沒有什麼共同之處了（所有的老助手，除了受到屈辱的勃列日涅夫之外都被攆了出去），於是他面對着一道堅固的人牆，這些人事事都不和他同心同德。

赫魯曉夫想要把「反黨分子們」判罪，黨中央主席團却絕不願意這樣做，因為這只會鞏固赫魯曉夫的地位。在德國問題上，赫魯曉夫——在築牆之後——想用武力締結和約，使德國問題圓滿解決，而黨中央主席團考慮，是不是和另外一個更加有錢的德國對話更可取些呢？當赫魯曉夫最後自己也試圖這樣幹的時候，黨中央主席團在他統治的最後階段也就不容他再打出這張王牌了。

赫魯曉夫想和美國平起平坐，可是沒有相當的艦隊，同時又錯誤地估計了美國的新總統（在維也納會見以及肯尼迪的豬灣失敗之後），便在古巴危機時孤注一擲，結果滿盤皆輸，肯尼迪一吡牙，在莫斯科的這個傢伙就嚇得屁滾尿流。

克里姆林宮的這個搗蛋鬼桀驁不馴，生性活躍，精力充沛，總是不斷地招惹是非，簡直令人討厭。他總想進行新的改革，什麼都得變個樣。可是他的助手們得到外省地方上保守的土皇帝的支持，又受到那批苦於不停的調遣，瀕臨絕境的經濟技術大員的壓力和外省那些一心想保持常規部隊地位的各軍區司令的警告，他們只求一點：法律和秩序。平靜，平靜，不要變動，不要改革，不要採取未經考慮的措施，不要革命，不要戰爭，不要清洗運動，這個世紀已經夠動亂不安的了，爲什麼還要變本加厲呢？

換句話說，在一九六一年建成的這個領導集團中只有一個搗亂分子，就是這位黨中央第一書記。三年後，他垮台的時候，他們也就把他唯一的一個走卒列·費·伊利切夫送回外交部去，而他們自己則一成不變地照樣統治下去，彷彿赫魯曉夫從來也沒有存在過似的。其實，赫魯曉夫早晚要在他的改革上摔筋斗的，他的那種毫無選擇、興之所至時而搞這、時而搞那的改革狂熱反

正是要使他完蛋的。那麼科茲洛夫就要成爲他的接班人了。結果却不是這樣，這純粹是一個生物學問題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勃列日涅夫走運吧了。

早在一九六二年春赫魯曉夫就已經開始退却。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他授予斯皮里多諾夫邊界射擊權，這位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在八個月前當選爲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他和所有的列寧格勒人一樣在外交方面也頗有抱負。他想步一切野心勃勃的列寧格勒書記們的榜樣安德烈·日丹諾夫の後塵，日丹諾夫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曾由於對芬蘭的戰爭得以成爲皇儲。但是斯皮里多諾夫並非日丹諾夫，而他的芬蘭對手吉科寧也不像斯文胡夫吾德或者曼納爾海姆^①那樣，是專殺共產黨人的劊子手。芬蘭曾經三次敗在俄國手裏，因此它希望，事情能協商解決。吉科寧去找赫魯曉夫，解決這場危機。赫魯曉夫到新西伯利亞去了，吉科寧跟到那裏。赫魯曉夫到了騷拿，這個芬蘭人跟到騷拿，去找這個俄國人，兩個赤身裸體的老先生裹着浴巾在騷拿進行談判。危機解決了。斯皮里多諾夫必須滾蛋。在黨中央書記處裏他空下的席位暫時虛懸，這樣一來對列寧格勒人科茲洛夫也是一個損失。到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斯皮里多諾夫離開書記處的那天，安·帕·基里連科進入黨中央主席團成爲正式委員。這是一次很說明問題的交換：一九六一年十月勃列日涅夫的人基里連科被取消了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的資格，科茲洛夫的人，赫魯曉夫的最熱心的反斯大林分子斯皮里多諾夫進入黨中央書記處。一九六二年四月又倒過來了：斯皮里多

① 斯文胡夫吾德係芬蘭反動政治家，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任政府主席，命令曼納爾海姆鎮壓無產階級起義。一九三
一—一九三七年任芬蘭總統。曼納爾海姆係芬蘭反動軍人，一九一八年鎮壓了芬蘭的革命運動，一九四一—一九四
四年芬蘭—蘇聯戰爭中，指揮芬軍，一九四四—一九四六年任芬蘭總統。——譯者

諾夫離開了書記處，基里連科重入主席團，並且升格為正式委員。這樣在赫魯曉夫任內吸進黨中央主席團的最後一名委員是一個勃列日涅夫的人。一九六二年五月基里連科被任命為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俄羅斯聯邦局裏的第一副手，和沃羅諾夫一樣。

這樣一來，第聶伯集團就有了一個人進了赫魯曉夫自己的機構，而且佔據了十分重要的關鍵位置之一，連勃列日涅夫自己也只有在一九五八年才容許呆在這個機構裏。這期間，基里連科並沒有當上黨中央書記處書記。這位黨的首腦當時對勃列日涅夫的一伙人還是有所防備的。

半年之後，赫魯曉夫遭受了兩次外交上的失敗，使他的外交政策暫時告終。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國人發表了對蘇聯最強硬的指責，這在共產主義世界是前所未有的：

「蘇聯在大戰期間和大戰以後割去波蘭、芬蘭和羅馬尼亞的領土。蘇聯從東德割去了土地，並將那裏的居民趕到西德，把這些土地劃歸波蘭，以補償她從波蘭奪走的那部份土地。蘇聯把可以割去的土地都割走了，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唯一的領土獲得者。」

這些指控並不是來自「復仇主義」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中那一個被驅逐者聯盟，這是來自北京。赫魯曉夫的回答很為尷尬：「如果要談這樣的問題，那就必須回憶一下，過去有一個時期，英國是法國的，法國是英國的呢！」赫魯曉夫這一來就承認了世界上所有的邊界都是可以更改的。其實，不這樣回答他還能怎麼回答呢？

這可真是一場災難。四周之後古巴事件又失敗了。赫魯曉夫曾不顧他的戰略火箭軍總司令莫斯科連科的激烈反對，把導彈設置在這個島國上。莫斯科連科於一九六二年四月被撤去戰略火箭軍總司令的職務，同年七月又撤去了國防部副部長的職務，降為國防部武裝力量總監察長，這是專

爲那些失寵靠邊的元帥們設的職位，因爲他們是元帥，那就沒法讓他們退休。赫魯曉夫當年的親密盟友科涅夫元帥在四月份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回來也加入了這個隊伍，——因爲柏林危機又一次度過了。莫斯卡連科的繼任比留佐夫現在成爲黨的首腦在他最後幾年裏所依靠的一位元帥了。與此同時，赫魯曉夫和他的總政治部主任菲·伊·戈利科夫鬧翻了，而把一個瘟神迎了進來：阿·阿·葉皮謝夫。他是莫斯卡連科在第八十三集團軍時的軍事委員，是勃列日涅夫的老相識。這兩件事可能出於完全不同的考慮，就像科涅夫，這位柏林的征服者之一，在柏林危機時被派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現在也就把葉皮謝夫這位駐南斯拉夫大使調到一個重要的崗位上來，同南斯拉夫的解放者之一，比留佐夫平起平坐。這也是赫魯曉夫在這期間作出的一系列決定之一，這些決定日後證明，他看人毫無眼力；在赫魯曉夫垮台的那幾天，葉皮謝夫保證了軍隊的平靜，爲此他被提升爲黨中央委員做爲報酬。從此以後，他就成了勃列日涅夫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

古巴危機之後，莫斯卡連科作爲武裝部隊總監察長也回到了國防部副部長的行列，並和葉皮謝夫一起加強了軍隊中第聶伯集團的勢力。

古巴的失敗迫使赫魯曉夫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採取了以進爲退的策略。採取外交行動的可能性已被剝奪——現在世界上誰還相信他呢？——對原子的威力有了認識，這是他獲得的最重要的認識（他的永恆的歷史功勳便是爲俄國和全世界獲得了這樣的認識），這種認識也迫使他對外不敢採取行動，於是他就一頭栽到改組機構的事務之中。他爲此選擇了三個人作幫手：列·費·伊利切夫、一個不知名的農業幹部瓦·伊·波利雅科夫和阿·尼·謝列平。他在暗中越來越提高他女婿阿朱別伊的地位。

黨中央主席團幾乎毫無變化，所有的變革只涉及到赫魯曉夫直接工作的範圍；黨中央書記處，俄羅斯聯邦局和政府。

黨中央書記處簡直是進行了一場革命的改組，這是赫魯曉夫隨後改組全黨計劃的先聲。黨中央書記處給分成兩個委員會：一個管意識形態，另一個管組織問題和黨務問題；分成三個辦公廳：工業和建築業辦公廳，農業辦公廳以及化學工業和輕工業辦公廳，魯達科夫、波利雅科夫和季托夫這幾個新書記跟伊利切夫和杰米契夫這兩個老書記一起負責，黨中央各部，除了兩個部以外，都歸他們領導。只有那個由黨中央書記處書記波諾馬廖夫領導的國際部和由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時的駐匈大使尤·弗·安德羅波夫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部是獨立的。安德羅波夫也提升為黨中央書記處書記。

如果說將黨中央各部置於不同的辦公廳和委員會的領導之下是一個巨大的革新，那麼一個新的監察機關的成立，就是一個最明顯的標誌，說明這位備受攻擊的黨的首腦在「合法的權限之外」，也就是在黨中央主席團之外想做一點小鍋飯。

謝列平是一個一般的黨中央書記，連個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都不是，現在一下子成了蘇聯黨和政府各部門的監察員，除了赫魯曉夫就他一人，既參加黨中央書記處又參加部長會議。七十四歲的什維爾尼克領導的黨的監察委員會，變成了一個黨中央直屬的黨務委員會，負責處理各種申訴和歷史問題。什維爾尼克沒有當上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赫魯曉夫的黨羽齊·季·謝爾久克又被指定為什維爾尼克的第一副手，而謝列平則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下屬人員。

經過黨中央書記處動的這次大手術，黨中央主席團雖然沒有改變它的組合情況，可是各個委

員的勢力地位還是發生了變化。

赫魯曉夫還有足夠的力量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尤其想利用強大的謝列平的幫助，在黨中央主席團之外來改善自己的地位。這對其他的黨中央主席團成員來說只是意味着一點：赫魯曉夫垮台之後分配席位的時候必須照顧到謝列平，他是不容忽視的。所以說一九六二年也沒給勃列日涅夫帶來什麼好處（除了葉皮謝夫被提升為總政治部主任之外，這一提升是非常重要的），相反，排場很大的出國旅行在那一年完全停止了。一九六一年這位國家主席勃列日涅夫還到過摩洛哥、幾內亞和加納、到過印度和蘇丹、到過芬蘭、匈牙利和捷克，而到一九六二年他只能在赫魯曉夫的女婿阿朱別伊的陪同下在南斯拉夫停留兩周，在捷克逗留一周（中途在波蘭停留了一下）。一切與赫魯曉夫不利的的事情都有利於科茲洛夫而不是有利於勃列日涅夫。同時又發生了最不利的轉折——在哈薩克斯坦的失敗。

墾荒計劃實際上是破產了。儘管在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三年之間哈薩克斯坦開荒地區的播種面積增加了四倍，但每公頃的產量和上交國家的糧食却逐年不斷下降。一九五六年上半年上交一千六百一十萬噸，一九五八年一千五百一十萬噸，一九六〇年一千零五十萬噸，一九六三年的收成，就像一年後所知道的，上交國家的只有四百七十萬噸。每公頃的產量從七百七十公斤降到四百三十公斤。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七日哈薩克黨中央第一書記庫納耶夫被貶降為阿拉木圖的總理，重新回到一九六〇年勃列日涅夫親自提拔他時他所處的位置。從非開荒區南哈薩克斯坦把當地邊疆區委第一書記維吾爾人伊·尤蘇波夫調到阿拉木圖當加盟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勃列日涅夫的「事業」

完蛋了，其實他應該把列寧勳章退回去才是。要不是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期間證明整個開荒方案是錯的，誰知道，勃列日涅夫在哈薩克斯坦的總督倒台會給他本人惹來一場什麼樣的禍事呢。這個方案之所以錯誤，因為它建築在播種玉米之上，——而這點，大家都知道，並不是勃列日涅夫的主意。那個「庫庫盧斯尼克」，種老玉米的農民（赫魯曉夫有時自嘲地這樣稱呼自己），在蘇聯只有一個，就是尼基塔·赫魯曉夫，那位鼓吹「有柄香腸」^①的宣傳家。

開荒地區的土地是半乾性的：含鹽多，水份少。到處都種上了玉米。這種需要大量水份的作物，把鹽土中最後一滴水份都吸乾了，於是土壤的含鹽量更加提高。收成很壞，飼料不足。開始普遍宰豬。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由於沒有飼料被迫宰了三千萬頭生豬，隨之猪肉的供應變得緊張了。

一九六三年生豬頭數降到一九五七年水平之下，這就是赫魯曉夫打敗一切反對者，獨霸蘇聯農業後的狀況。最嚴重的是由於飼料不足宰的不是私人養的豬，而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養的豬。到一九六二年底五千三百九十萬頭「公養豬」中只剩下二千七百七十萬頭。與此相應，一千六百一十萬頭私養豬照理經過一九六二年這一年到第二年也只應剩下一半才對，可是到一九六三年發現，有一千三百二十萬頭私養豬却熬過了這種糟糕的狀況保存下來。可見，蘇聯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經過革命後四十五年還沒有提高到先宰私養豬，再宰公養豬的地步。

事實上，「集體豬」數額忽多忽少，搖擺幅度很大，而私養豬額却一直穩定。

赫魯曉夫的那些受盡折磨的農民，不僅只是被迫宰豬，奶牛的頭數也停滯不前，羊的頭數從

① 指玉米。——譯者

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減少了一千六百萬頭（一九六二年是一億四千六百四十萬頭，一九六三年，爲一億三千九百五十萬頭，一九六四年爲一億三千零三十萬頭）。一九六三年赫魯曉夫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急遽提高生豬的收購價格，肉價當然也隨之上漲，因爲赫魯曉夫再會變戲法，也不會把鈔票變出來。

一九五六—五七年時人民對赫魯曉夫這個人還抱有許多希望，可是當他同他的馴服工具，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亞·伊·波利雅科夫一起要把所有的腐爛全都取消，讓牲口在露天底下過冬時，他在農民中間最後的一點信譽也喪失殆盡了。

這樣到一九六二年秋，赫魯曉夫使出了最後一招：開始使用俄國人民幾百年來反對他們的統治者時所擁有的最危險的武器：文人。在一個毫無新聞出版自由，什麼都要經過審查的國家，不存在自由選舉的議會，只存在一部徒具形式的憲法，也從來沒有過自由輿論，在這麼一個國家裏，作家總是用他們僅有的武器——鵝毛筆、鋼筆和打字機，來反對不義和專制，他們隨時都準備爲此遭到流放，丟掉性命。俄國文學的道路是用那些遭到暴力鎮壓被迫沉默的詩人們的屍體鋪成的，大部份詩歌散文的篇頁都印上了作者的鮮血。普希金和萊蒙托夫死於決鬥，果戈里發瘋，陀斯陀耶夫斯基被折磨，列夫·托爾斯泰被詛咒，高爾基被鞭笞，葉賽寧和馬雅科夫斯基自殺身死，古米爾約夫被槍斃，巴別爾、曼德爾斯塔姆和彼爾尼雅克被清洗，白俄羅斯民族詩人揚卡·庫帕拉自殺，帕斯捷爾納克、左琴科和古米爾約夫的妻子安娜·阿赫瑪托娃被迫沉默了幾十年，撰寫馬克思傳的女傳記家嘉利娜·謝列勃里雅科娃被流放，偉大的幽默家伊利亞·伊爾夫被迫自殺，邁耶荷爾德和他的妻子西奈達·雷依赫被殺，蕭斯塔科維奇被禁止作曲，他的歌劇《姆贊斯

克的麥克佩斯夫人》沒有得到斯大林的寬恕，布爾加科夫默默地病死，波蘭作家布魯諾·雅顯斯基被槍斃，偉大的記者米哈依爾·科爾佐夫，詩人米哈依爾·格拉西莫夫和《樂天的人》的作者阿爾切姆·魏斯約利被消滅——要報道俄國人民中最優秀的分子所受的苦難勢將突破一份政治調查報告的範圍。只有他們——這些詩人，俄國的良心，才是希望。

赫魯曉夫在古巴危機遭到失敗，在德國問題上原地踏步（儘管築了柏林牆），和中國人徹底鬧翻，在他特有的農業領域內面臨着一場苗頭已很明顯的災難，而他竟敢在一九六二年秋天使用這種危險的工具，沒有一個統治者能一開始就清楚知道，這把刀一旦可以自由剖切，會暴露出什麼樣的癰疽。

一九五八年他還拒絕了《日瓦戈醫生》這部毫無害處的小說（要是帕斯捷爾納克的這部小說薄一點，赫魯曉夫也許就會讀它一遍，對它作出另外的評價）。但是允許作者出國，並且將罵過帕斯捷爾納克的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謝米恰斯內調到巴庫。現在赫魯曉夫竟敢於鼓勵葉夫圖申科寫《斯大林的繼承者們》這首詩，鼓勵特瓦爾多夫斯基在受讀者歡迎的《新世界》雜誌上刊印索爾仁尼琴的勞改營報告《伊萬·杰尼索維奇一生中的一天》。

葉夫根尼·葉夫圖申科的這首詩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發表在《真理報》頭版。《真理報》的總編輯薩丘科夫當時是赫魯曉夫最順從的黨徒之一，是出於信念，還是由於投機，且不去管它。他和列·費·伊利切夫一樣，都是在一九六一年從黨中央檢查委員會立即提升為黨中央委員的，薩丘科夫既然是《真理報》的主編，那麼，根據舊的慣例也是蘇聯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

《斯大林的繼承者們》這首詩表示出這樣的懷疑：

也許他（斯大林）在棺材裏還有一部電話，
他還和各式各樣的人用電話交談，

這就有理由提出下面的要求：

把看守墳墓的警衛加倍！加上三倍！

下面這個問題構成全詩的高潮：

我們已經把斯大林搬出了陵墓，

但是我們又怎麼才能

從他繼承者的心裏把他搬走？

這是在蘇聯曾經達到過的非斯大林化運動的最高峯。它涉及到所有斯大林的繼承者，所有在斯大林手下有了一些權勢的人，也涉及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還有赫魯曉夫。

這個工具獨立活動起來，詩人的手術刀拉開了一切癱疽中最可怕的那個癱疽：現在掌權的人全都犯有同謀罪，法庭應該審判他們大家。

十一月份赫魯曉夫讓他的助手W·S·列別杰夫將索爾仁尼琴寫的描述勞改營的小說中最重要的段落唸給他聽，並且把這些段落印成二十份分發給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和候補委員。儘管大家以沉默表示拒絕，赫魯曉夫却說：「俄羅斯有句老話，沉默即贊許」，批准這本書出版。《伊萬·

名黨中央委員中大約有十九名是如此，包括青年時代不可避免的共青團工作，其中九人擔任黨的工作長達十年。後來從政府工作和經濟工作轉而去做黨的工作的情況根本沒有（在所有的蘇聯經濟技術大員中只有一個例外），這兩個階層都是門閥森嚴，就和軍人這一特殊階層一樣，不過軍人階層門閥更加森嚴一些。

赫魯曉夫看到黨的幹部和經濟技術大員不可能結合成一體，於是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十日又提出了一個新的計劃：把黨的機構分成兩攤。如果不可能有一種通曉百事的黨的幹部，那至少應該有兩種黨的幹部，他們平起平坐，並行不悖，各自主管一個部門：或是工業或是農業，視各人的愛好、學歷、興趣而定。儘管這個幹部對這兩個基本經濟領域當中的一個一無所知，那他總可以領導另一個領域。這個要求對黨的幹部並不過分，因為他們大部份都在大學裏學過工業或農業。

赫魯曉夫的助手們惱火地同意了黨的首腦的改革計劃——後來證明，這是他最後一個改革計劃。

一九六三年一月蘇聯絕大部份最重要的州和邊疆區的黨委會全都一分爲二，從七十三個州或邊疆區黨委會分成了一百四十六個。這樣一來，就有五十個外省的第一書記將來當蘇共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資格成了問題，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有了一個與他們具有同等權力的同事，這些同事在下次黨代表大會時完全有可能撇開他們而進入黨中央委員會。於是赫魯曉夫一下子就引起五十名黨中央委員（和十八名候補委員）的反對，在這之前，由於權力分散問題，他已經使黨中央委員會裏的二十名經濟技術大員成爲他的死敵了（此外，由於裁減軍隊也激怒了黨中央委員會裏的七名軍人）。

赫魯曉夫在反對莫洛托夫及其同伙時依靠了黨中央委員會，這樣，他也就把自己的命運交在

一百七十五名有表決權的黨中央委員的手裏。現在，除了黨中央主席團反對他之外，黨中央委員會裏的大多數人——至少有一百人——也都反對他。如果他在一九五七年不往後退這一步，一九六三年他就不可能掌權。他走了這一步，因此他也就可能被黨中央委員會所推翻。

對於勃列日涅夫這位國家機器的首腦來說，黨的機構的改革意味着進一步的損失。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一年建立的近三千個縣現在都撤銷了，這些縣都設有國家行政管理的基層單位（縣蘇維埃）；國家機器因而失掉了基礎。勃列日涅夫現在指揮的只是州和邊疆區蘇維埃（也都一分爲二了），市政管理機關和各加盟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尤其是後者在赫魯曉夫時期獲得了很多聯盟最高蘇維埃的職權，它們比在斯大林時代更加獨立於莫斯科。黨的第一書記還能支配集體農莊和工廠企業的黨支部，可是國家主席則和他相反，完全架空，成了孤家寡人。赫魯曉夫這個改革計劃的很少被人注意到的一點就是進一步挖勃列日涅夫的牆腳（事實上一九六三年勃列日涅夫的出國旅行完全停止了，直到他重新進入黨中央書記處爲止）。

兩個月之後，改革黨的計劃剛剛結束，經濟技術大員們便首先準備反擊：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三日在進一步權力分散的過程中，又有五個部改爲國家委員會。這還不够；四個已經改組的部又變成了「生產委員會」，也就是說，變成不僅有權過問計劃（如原先規定的那樣），而且有權抓工業生產過程的國家委員會。這麼一來，一個進一步的改革計劃，就泡湯了。這些生產委員會的主席，全是部長級的幹部——而且都是以前的那些頭頭——委員們的權限也和已經取消的部的權限一樣大，只是換了一下名稱而已。

改革黨的計劃幾乎還沒有完成，反擊就已經全面進行。

第一次是對索爾仁尼琴進行攻擊，發生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一日，第二次攻擊發生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二日，這次攻擊要嚴重得多，因為它是在《文學報》上進行的。多才多藝的伊利亞·愛倫堡由於他有反斯大林主義的傾向，並且做過一個錯誤的解釋——據愛倫堡說，恰好是列寧主張藝術自由的——而受到指責，攻擊他的是赫魯曉夫的走卒伊利切夫，此人企圖及時改變自己的態度。肖洛霍夫遠比俄國許多人所估計的要滑頭得多，他搜索枯腸回憶起一件事情，說他自己在三十年代曾因為農民受壓迫而找過斯大林。那時候赫魯曉夫這個忠實的斯大林主義者在哪兒呢？他為反對這種壓迫做了些什麼呢？接着又來了個女傳記家嘉利娜·謝列勃里雅科娃，《馬克思的青年時代》一書的作者，先後是列寧的一位財政部長G. Ja索科爾尼科夫和列寧時代的一位著名的經濟幹部A. P. 謝列勃里雅科娃的妻子。這兩個人都在一九三七年的第二次公審大會上受到控告。謝列勃里雅科夫於一九三七年被槍斃，索科爾尼科夫於一九四〇年被槍斃。嘉利娜·謝列勃里雅科娃在勞改營度過了近二十年光陰，僥倖活了下來。

儘管如此，嘉利娜·謝列勃里雅科娃始終是個斯大林主義者。尤其當赫魯曉夫在第二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上介紹了一個老布爾什維克，一個反斯大林的人證A. M. 拉蘇爾基娜之後，嘉利娜·謝列勃里雅科娃說的話在擊退文學藝術方面的自由化浪潮時，就更有分量了。拉蘇爾基娜是身受恐怖之苦的活着的女證人，要反對她是困難的。可是現在出來了另一個女證人，地位比拉蘇爾基娜要顯要多，而且還與兩個至今尚未平反的「人民敵人」結過婚，而她却是攻擊藝術中的自由化的。

赫魯曉夫退縮了。他在三·八婦女節發表了一個講話，從此非斯大林化運動就永遠停止。

農業破產，不得不提高價格。潘科夫斯基案件（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被捕的這個特務於一九六三年五月被槍決）是使人十分難堪的。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弗羅爾·科茲洛夫這位「皇儲」永遠消聲匿跡，他得了重病，危在旦夕。

這位動不動就勃然大怒的科茲洛夫（這點在他訪問美國時有十分詳細的記載）過去有好幾次中風，但他都挺過來了，最嚴重的一次是在一九六一年四月。現在他遭到了致命的一擊，七月份曾略有好轉——這是中風症常見的情況——接着就毫無希望了。毫無疑問科茲洛夫退出了比賽。他得病的時候才五十四歲零八個月，他當赫魯曉夫正式的繼承人還不到一年半。

科茲洛夫在當蘇聯第二號人物的十七個月裏，究竟是什麼態度至今尚未認識清楚，因為赫魯曉夫這個角色太活躍，幾乎獨霸了莫斯科的舞台。科茲洛夫肯定是個保守分子，特別是藝術自由化，他更是深惡痛絕。當然他也可能在那時支持赫魯曉夫的某些決定，但旨在使他的這位置上級進一步陷入厄運。這種事情是有過的。在蘇聯的歷史上科茲洛夫不過是個插曲而已，他搞掉了基里欽科和伊格納托夫——這些人反正總要被勃列日涅夫搞掉的。

魔術師的徒弟變成大師

無可爭辯的皇儲

現在勃列日涅夫走運的時刻來到了。一九五三年和一九六〇年他遭受了兩次不幸的打擊。最後一次打擊是這個五十三歲的人被推到原來是一個七十九歲的人所擔任的崗位上去，看來這是決定性的一擊了，可是幸運第三次幫了他的忙。在蘇聯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一個「皇儲」因為中風而被淘汰，基洛夫是被人奉斯大林的旨意謀害的，日丹諾夫很可能也是同樣的遭遇。貝利亞被判決槍斃，馬林科夫和基里欽科被推翻。列寧的繼承人中最偉大的一個列奧·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落到斯大林派去的刺客手裏。季諾維也夫被槍決。

這麼說，勃列日涅夫時代是一個偶然的產物，是科茲洛夫的一根小小的腦血管破裂的結果囉？如果有人願意，可以這麼說。勃列日涅夫身在毫無希望的職位上，是生物學幫了他的忙。從國家元首的地位又東山再起，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現在這個不可想像的事情發生了：

科茲洛夫得病之後兩個月，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勃列日涅夫又當上了黨中央書記處書記，這是第三次並且顯然成了「皇儲」了；國家元首的職務他還暫時保留，這就是說，一直保留

到他找到一個合適的、稱心的繼承人時為止。波德戈爾內和勃列日涅夫一起被提升為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可是波德戈爾內在基輔的繼任却不是謝爾比茨基總理，而是在基輔的烏克蘭黨中央書記彼·葉·謝列斯特，此人對第聶伯集團那伙人毫無好感。所以說，赫魯曉夫還能控制局勢到這地步。科茲洛夫名義上還保留着一切職務，其實沒有人相信他還會回來，而他確實也再沒露過面。黨中央主席團實際上又是由十一個人組成；在這個集團中只有庫西寧和什維爾尼克這兩個老頭，充其量還有米高揚是支持赫魯曉夫的。

米高揚這個六十八歲的亞美尼亞人，非斯大林化運動的主將，堅定不移和辦法極多的執行者，多年來為赫魯曉夫設計「對外開放」的政策，並且經常鼓勵赫魯曉夫執行這一政策。但是這時的米高揚早已不是過去的米高揚了。古巴危機之後他去哈瓦那撫慰卡斯特羅，時值他的妻子去世，她死時是六十五歲。

米高揚的夫人只比米高揚晚兩年入黨，她是一九一七年六月入黨的。這位夫人兼同志的去世對米高揚打擊沉重，從此他就一直小病纏身。在卡斯特羅回訪時（米高揚陪這個古巴人一直到白海海濱），米高揚得了肺炎。四十七年來他第一次感到精力衰退。他比成千成百的人都長壽，他是資格最老的黨中央委員，自一九二三年起就是黨中央委員。自一九三〇年起就是政治局委員，自一九二六年起他一直參加部長會議，從未間斷——無論在哪兒都數他資格最老。一九三七年他就擔任副總理。現在他還要為什麼或者為誰而鬥爭呢？

較為年輕的一批人只等着赫魯曉夫在他將到七十歲的時候摔個筋斗一蹶不起。他自己有時也說這事。他只看上了兩個人做他的接班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那批年青人有的年紀太輕，有

的經驗太少。而且他們在地方上的個人勢力也還不够——真正具有足够的個人勢力的只有勃列日涅夫一個人。

於是勃列日涅夫行動了。

勃列日涅夫在黨中央書記處一站住脚，就把他在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的老同學格·謝·帕夫洛夫悄悄地塞進謝列平的監察機關——這樣，即使在謝列平那裏他也有一個可靠的人了。一九六三年六月勃列日涅夫立即把他的兩個最重要的顧問，外交家亞歷山德羅夫和內政專家楚卡諾夫帶進了黨中央書記處，而把行政管理專家契爾年科留在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機關裏——勃列日涅夫暫時還得兼任這兩個職務。決定性的崗位都由勃列日涅夫的親信佔據了。擴充為十三人組成的黨中央書記處裏，政治局委員蘇斯洛夫、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爾內肯定是拍板定調的人物；那些「次等書記」們無足輕重，而庫西寧業已八十二歲了。只有謝列平一個人，雖然不是黨中央主席團委員，但由於他的職務關係，有事還不得不與他打個招呼。

從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這天起，赫魯曉夫就被那些想爭當他繼承人的人包圍了。只有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七日赫魯曉夫生日這天，那些迫不及待的人們才收斂了片刻。慶祝誕辰給赫魯曉夫一個機會——這樣的機會已經不多——，在他剩下的時間裏顯示一下他還依然存在；在所有的元帥當中赫魯曉夫選中了他所寵愛的總參謀長比留佐夫給他宣讀祝壽詞。另一次機會是在這之前，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召開的黨中央全會，在這次會上，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謝列斯特被升格為黨中央候補委員^①——這是在赫魯曉夫當政時最後一個被吸收到黨中央主席團的幹部——，而勃列日涅夫的人謝爾比茨基被擡出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的行列，免去烏克蘭總理的職務，重

又給送到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去當州委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這兒又一次顯示了一下他的厲害。

赫魯曉夫七十歲生日之後一個月，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庫西寧去世了。除了列寧、斯大林之外，這位芬蘭人是所有一九一九年當選的政治局委員中僅存的一個，他毫無疑問是在任職期間善終而逝的。三個月以後，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米高揚接替勃列日涅夫任國家主席，這位應該「集中精力於黨中央書記工作」的勃列日涅夫便成了無可爭辯的「皇儲」了，有柯西金當總理，米高揚任國家元首，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和黨中央主席團委員蘇斯洛夫和波德戈爾內在後台，基里連科坐鎮俄羅斯聯邦局，只有謝列平的態度需要注意。

在這種情況下，渴望取得一次外交勝利的赫魯曉夫下決心玩玩「德國這張牌」，正如他在哥本哈根最後一次國事訪問中對他的主人詹斯·奧托·克拉格^①所說的那樣。這是他最冒險的一着，也是他最後的一着了。

赫魯曉夫所有的前任都是在試圖和聯邦共和國接近的過程中失敗的。貝利亞被清除了，馬林科夫於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提出他最後的建議之後三周被罷黜，布爾加寧以他的元帥的信譽向聯邦總理阿登納保證遣返德國戰俘，一九五八年却丟了元帥的頭銜。在聯邦共和國有很多人問，幹嘛要和俄國佬打交道。同樣，在莫斯科就會有更多的人指着兩千萬死者，八萬個燒成焦土的村

① 原文如此，應為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譯者
當時的丹麥總理。——譯者

莊問道，爲什麼要和德國佬打交道呢？赫魯曉夫的任何一個競爭者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就肯定能得到最廣泛的支持。加之，赫魯曉夫在一九六四年初將六名記者作爲先遣派到波恩，並且有史以來第一次允許他們正面報道這個牛奶橫流蜂蜜成河的國家的情況。之後，七月十八日赫魯曉夫又把第二次去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使命交給了他的女婿阿朱別伊。

阿·伊·阿朱別伊當時四十歲，他對享樂人生毫不反感。這點使他在那些道貌岸然的莫斯科幹部的眼裏顯得更加可疑。他們覺得最刺眼的倒不是阿朱別伊在巴黎夜總會逗留過久。阿朱別伊是赫魯曉夫女兒拉達的丈夫，一九五九年起任《消息報》的總編輯，一九六一年起成爲黨中央委員，他不僅是赫魯曉夫最馴服的傳聲筒，也是一個危險的新潮流的鼓勵者，而赫魯曉夫聽他女婿的話總是十分入耳的。一九六三年三月這位韃靼人的後裔覲見了聖父，不是以共產黨員的身份，而是以「蘇聯—意大利」友好協會副會長的名義。坐在聖彼得座位上的這位樂於改革的老人受到很多天主教徒的懷疑，就像斯大林分子懷疑赫魯曉夫一樣，這位教皇當時還有兩個月的壽命，於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日去世。

這次會見是赫魯曉夫時期最大的行動之一，此事當時在莫斯科並未報道。在蘇聯除了佛教以外再沒有比天主教更遭反對的了，天主教徒和神父有義務聽從羅馬的指示，這在莫斯科的眼裏是大逆不道的。歷史的回憶，如十七世紀波蘭人試圖使俄國人皈依天主教之事，是不會經過幾十年的共產主義就磨滅掉的。

阿朱別伊的祖先在七百年前征服了脫離羅馬而「信奉正教」的俄羅斯，現在他又前往波恩——到另一個死敵那裏去了，有兩個同事陪同前往，一個是他的副手尼古拉·波利雅諾夫，另一個是

瓦季姆·列德涅夫。

這幾個蘇聯人在西德旅行了兩周之久。八月三日回國後，女婿立即向岳父匯報了這次旅行，赫魯曉夫沒有讓黨中央主席團知道這次去敵國偵察之行的細節，但這位黨的首腦是個直肚腸的人，在他第二天接見一批日本議員並與他們談起日本的經濟繁榮情況時，他冒出了這麼一句話：「你們看，今天西德人的生活也比戰前好多了」。「西德人」這幾個字第二天就登在《真理報》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幹部們在看到這句話的時候，他們會作何感想呢？

三周之後，八月二十八日赫魯曉夫爲伏爾加德意志人恢復名譽，這天正好是他們被迫遷徙滿二十三年。黨的領導機關——這時遠比黨的首腦權力更大——阻止發表這一法令，直到赫魯曉夫下台之後才予以公佈（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五日才公佈，而且也只是以「最高蘇維埃埃通知」的形式）。

赫魯曉夫在一個羅馬的裁縫那兒訂了兩套西裝，每套七百五十馬克，準備秋天訪問波恩。這下大家忍無可忍了。

黨的領導機關開始行動。

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聯邦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有個叫施韋爾克曼的外交官員在索哥爾斯克修道院做彌撒時（這個座落在莫斯科近郊的修道院屬於文物保護對象，是西方人士朝聖的地方），被克格勃特務用芥菜瓦斯彈打傷了膝蓋。聯邦共和國要求蘇聯政府賠禮道歉。施韋爾克曼被用飛機送回國去，在波恩一家醫院裏面隔離了十天。赫魯曉夫猶豫不決。向德國人賠禮道歉？

一年前法國「秘密軍隊組織」裏面戴高樂的一個敵人阿爾固上校，被法國公安機關人員從慕

尼黑一家旅館綁架到巴黎，把他捆得像個包裹似的放在這位偉大的將軍脚下。對這種明目張胆的侵犯聯邦共和國主權的行爲，却沒有人敢向這位偉大的將軍要求賠禮道歉。聯邦共和國經常使用兩個標準：一個用於西方，一個用於東方。

赫魯曉夫命令外交部於十月十二日發出西德所要求的道歉照會。兩天之後他就退休了。這是他最後一次行使外交職權。聽信拙劣勸告的聯邦政府竟天真到這種地步，十月十四日聯邦總理艾哈德還在聯邦議院大談赫魯曉夫即將來訪，這時，每個看俄國報紙的人已經知道，此人早已是一具政治僵屍了。赫魯曉夫試圖用電話與莫斯科的朋友取得聯系，突然處處碰壁，沒有人接。不言而喻，在這個一直是內政決定外交的國家裏，赫魯曉夫並不是在德國問題上垮台的，德國問題只不過是一個近因而已，再加上他女婿最近一次旅行去的又是聯邦共和國。幾個月以來赫魯曉夫就宣佈要在十一月召開黨中央全會，這件事按照他嘲弄莫斯科同僚的那種習慣，是在外省，在旅途中，在做報告的時候宣佈的。在這次全會上阿朱別伊將被任命爲主管農業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這個危險威脅着黨的領導機關。斯大林時代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由於搞裙帶關係被剝奪了他們的勢力；難道現在還要建立一個赫魯曉夫王朝嗎？赫魯曉夫暗示，要將黨中央主席團分成若干個委員會。早在斯大林統治的最後幾個月裏，領導集團就經歷過一次這樣情況，所有的權力通過這種手法都被剝奪了。

無論如何，這種情況絕不允許重演。大家和赫魯曉夫一起走非斯大林化的這條痛苦之路，絕不是想再要一個獨夫統治。

有人認爲，勃列日涅夫對這次陰謀並不知情（塔圖便是這樣想的），這種想法是荒謬的。他

該是赫魯曉夫下台主要的有關人物，十月五日他去看烏布利希——這是赫魯曉夫和波恩調情的主要的受害者。這位德國老斯大林主義者熬過了貝利亞、馬林科夫和布爾加寧的德國政策，他毫無疑問屬於最初知情人之列，有如另一個主要的有關人物哥穆爾卡是屬於最早獲悉此事的人物之一樣。

在這之前，勃列日涅夫於八月二十一日參加了在雅爾塔去世的陶里亞蒂的葬儀，這位頑固性的意大利人逃脫了斯大林的掌心，在斯大林生前再也不到莫斯科去。他和多列士、貝魯特和季米特洛夫一樣都是在社會主義祖國進行訪問的時候死去的。陶里亞蒂在參觀了一次著名的「阿爾喬克」少先隊夏令營之後，在克里木半島盛夏的熾熱驕陽之下猝然中風。勃列日涅夫在參加葬禮的時候，稍帶着匿名匿姓地參觀了一下西斯丁教堂的聖母像，他主要的願望是想隱匿這位意大利人的遺囑，這個願望並沒能說出口來，奇怪的是這份遺囑在莫斯科也發表了。三周之後，九月七日，勃列日涅夫前往索非亞，去參加保加利亞解放二十周年的慶祝典禮。

這時，赫魯曉夫於九月三十日去休假。他在州委第一書記盧塔克的監護之下在克里木一直呆到十月二日，十月三日他來到索契。伊·康·盧塔克是被挑選來和謝米恰斯內的克格勃人員一起看守這位黨的首腦的。等到赫魯曉夫從隸屬於烏克蘭（烏克蘭對於這批陰謀分子是可靠的）的克里木半島換到索契去時，在莫斯科的人決定，派一個自己的——最富有經驗的——政治大師到赫魯曉夫那兒去。因為索契屬於俄羅斯聯邦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邊疆區委第一書記格·伊·沃羅比堯夫是個十分頑固任性的同志，他來自列寧格勒黨組織，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期間曾任黨中央農業部部長。

這樣所有人中經驗最豐富的米高揚便於十月三日被派到索契去照看那個剛剛到達那裏的赫魯曉夫。米高揚在那兒一直呆到十月十二日，也就是勃列日涅夫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回來的第二天。十月十二日，赫魯曉夫和剛剛發射出去的《上升》號宇宙飛船的首席駕駛員弗·米·科馬羅夫通無線電話，米高揚焦躁不耐地注意聽着赫魯曉夫說的每一句話，以致於赫魯曉夫話說了一半就對科馬羅夫說：「他的的確確把話筒從我手裏奪走了，我只好讓他搶走。」

赫魯曉夫對蘇聯公衆說的最後幾句話是向天空說的：「再見吧，同志們。我們在地球上等着你們。再見！」科馬羅夫回答：「我們聽明白了——你們在地球上等着我們，我們要和你們見面。」在這之後，赫魯曉夫又說：「再見吧！」

科馬羅夫、費奧克季斯托夫和葉戈羅夫這三名宇宙飛行員出發的時候，赫魯曉夫已經不許參加了，他也永遠再見不到他們了。政變開始了。

政 變

蘇聯擁有本世紀最穩定的政治制度之一，在它五十五年的歷史上，它的第三任黨的首腦的撤職是沒有先例的。這些年來，在列寧統治下，黨代替了思想，而在斯大林統治下，黨的領袖又代替了黨，所以黨的首腦的撤職，相當於制度的毀滅，因為黨的首腦作為思想的體現者和化身，作為思想的有血有肉的代表，是絕對不會有錯誤的。

赫魯曉夫的兩位前任，列寧和斯大林就是作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逝世的，他倆給抹上防腐香油陳列起來供人瞻仰。赫魯曉夫之所以會被人推翻，就是因為他摧毀了斯大林的權威和正確無誤的特性，就是因為他下令把斯大林抬出陵墓，焚屍揚灰。一個權威，如果大伙看不見他，只剩下骨灰盒裏的一把骨灰，也就不再是權威了。

儘管赫魯曉夫進行的非斯大林化和自由化，對於黨的幹部和經濟技術大員組成的保守階層來說速度太快，但是赫魯曉夫的倒台自然並不僅僅因為這個緣故。赫魯曉夫之所以垮台，是因為他跟所有的人全都鬧翻了。

他跟各級黨的書記鬧翻了，因為他分掉了他們的權力。（估計也分掉了他們的薪金，因為要不然他從哪兒來的錢去支付兩倍數目的邊疆區第一書記，州委第一書記，地方官員和共青團第一書記的薪水呢？）

他跟經濟技術大員鬧翻了，因為他不斷地改組機構使得他們不得安寧，甚至於把他們拖垮逼死。一個官員最難忍受的莫過於動盪不定和心中無數了。

他跟將軍們鬧翻了，他縮減了軍事預算，並且把新的設想強加於將軍們：人們可以依靠從飛機射向目標的導彈，所以說坦克就沒有什麼用處了。像雅庫鮑夫斯基那樣迷戀於他們戰車的坦克專家們永遠忘不了這句話，也永遠忘不了下述的事實：赫魯曉夫在一九六一年下令把五名空軍元帥和核潛艇司令「選入」黨中央機構——這是一個從無先例的事件——，同時幾乎毫不照顧各軍區指揮常規部隊的將領們。赫魯曉夫在執政的末期除了總參謀長比留佐夫之外，和所有舉足輕重的軍人都鬧翻了；朱可夫並非個別事例，連科涅夫、莫斯卡連科、扎哈羅夫和崔可夫也體會到了

這位黨的首腦喜怒無常的脾氣。

他跟農民也鬧翻了，在他執政的末期，他開始奪走農民的奶牛——這點甚至於連斯大林也不敢做，因為即使斯大林去做，也做不成——，連斯大林也知道忍耐的限度，赫魯曉夫可不知道。

因為赫魯曉夫老是竄來竄去，結果跟所有的人都鬧翻了。俄羅斯人民什麼苦都能忍受，就有樣受不了：那就是老有欽差大臣巡視。大伙希望還能夠平靜無擾地騙騙國家——如果國家一個勁地欺騙老百姓，老百姓除此之外也別無其他辦法。斯大林從一九二八年以後再也沒有巡視過他的帝國。赫魯曉夫却是無所不在——這是他最大的最不可饒恕的罪惡。黨中央委員、梁贊州委第一書記拉里阿諾夫的命運對於所有的幹部都是一個警告。多年來，拉里阿諾夫一直用假的統計數字欺騙黨的首腦，為此獲得了列寧勳章，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二日赫魯曉夫事先不打招呼，突然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出現，拉里阿諾夫便開槍自殺。

這個不安分的惡鬼必須滾蛋——在這一點上，幾乎所有的人全都一致。問題只在於「如何」讓他滾蛋——類似的事情還從未嘗試過。一九五七年是黨的首腦推翻黨中央主席團——就跟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幹的一樣——，而不是反過來，主席團推翻黨的首腦。一九五七年的這個事件當然在許多方面對於蘇斯洛夫、勃列日涅夫、米高揚、波德戈爾內及其同伙都是一個榜樣。赫魯曉夫在當時親自給他們指出了攫取權力之路：必須召開黨中央委員會，預計那兒有足够的追隨者，通過主席團裏穩定的多數來「說服」其餘的人，然後宣佈奪權。

宣佈奪權這一點對於陰謀叛亂分子來說最為重要，因為一九五七年赫魯曉夫是作為黨的首腦而獲勝的，可是他們今天却打算戰勝這位黨的首腦。恰好在這一點上，這次政變組織得極為出色。

赫魯曉夫在索契度假。他的——第二位——夫人尼娜·彼得洛夫娜正在卡爾斯巴德⊙浴場療養，赫魯曉夫的飛黃騰達一大部份得歸功於這位夫人的聰明才智。如果她在莫斯科，說不定她就會給赫魯曉夫通風報信或者甚至於給赫魯曉夫找到一條出路。可是這位生活的伴侶在關鍵的日子裏恰好不在。《真理報》主編帕·阿·薩丘科夫出差去巴黎。國家廣播電視委員會主席M·A·哈爾拉莫夫出差去奧斯陸。他是在飛機上從挪威的報紙上看到赫魯曉夫垮台的消息的。那位女婿阿朱別伊在那幾天到處都找不到。也許他也在休假，也許他還在想辦法找到幾個黨羽。但是，這已經不大可能了——通常和赫魯曉夫交談的朋友們的住宅，乾脆都被克格勃人員佔領了。

這樣，報紙、廣播和電視都牢牢地掌握在陰謀叛亂分子手裏。盡人皆知，在本世紀如果沒有報紙、電視和廣播，什麼事情也不可能發生；只要沒有公開宣佈過的事情，也就沒有發生過。

赫魯曉夫的倒台公開宣佈了——根據劣者淘汰的原則，十月十四日的《真理報》上刷掉了他的名字。這樣，他的命運就決定了。

迄今爲此，陰謀叛亂分子就像總參謀部的軍官一樣在行事。十月十二日赫魯曉夫當着米高揚的面向宇宙飛行員告別。前一天，勃列日涅夫從東柏林回來，在飛機場受到蘇斯洛夫的迎接；當天夜裏，波德戈爾內從勃列日涅夫過去的領地基什尼奧夫回來。十月十二日，米高揚從索契回來之後，黨中央主席團開始舉行會議；如果還有人不知情，那麼現在也都明白了。當然不會讓赫魯曉夫一個人單獨留在那兒。第一副總理、權力無限的經濟首腦德·費·烏斯季諾夫動身前往索

契，給黨的首腦帶去一個通知，要他第二天抵達莫斯科，黨中央主席團會議已經召開了。赫魯曉夫在十月十三日早上九點匆匆忙忙地接見他最後一位外賓，法國科學研究部長加斯東·帕列夫斯基，為時半小時，前一天把這次會見提前，安排在人家還在睡覺的時間。當赫魯曉夫於十三日到達莫斯科時，黨中央主席團裏已經作出決定，反面的文章已在準備——出自科涅夫元帥的手筆。這位曾經審訊過貝利亞的馴順的元帥撰文慶祝烏克蘭的解放，在文章裏，他隻字不提當時和他一起開進遭到破壞的基輔城的第一軍事委員赫魯曉夫。

儘管如此，在十四日召開黨中央委員會的時候，並不只是贊成的聲音。蘇斯洛夫發起主要的攻擊；他與其說是受人愛戴勿寧說是為人畏懼。往日克拉斯諾達爾和斯塔夫羅波爾的兩重唱經受了考驗：蘇斯洛夫推舉勃列日涅夫當接班人。赫魯曉夫辯護了四小時之久，最後放棄了鬥爭；大多數人都反對他。絕不是全體都反對他，但是是一個穩定的多數，總共一百七十五名黨中央委員裏面約有一百名反對他。有幾個人，例如黨務委員會的第一副主席齊·季·謝爾久克想必進行了十分激烈的反抗。這位强有力的黨的幹部謝爾久克，也是軍事委員和將軍，和赫魯曉夫一樣倒台完蛋。其他的人，例如烏克蘭黨中央女書記奧麗加·伊瓦申科或者基輔的第一副總理（從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一日任職！）伊·謝·謝寧不久都被撤換或者退休。

可是大多數人要打倒黨的首腦，要求撤銷這些改革，要求平靜。

赫魯曉夫提出辭呈，「鑒於年邁」（他已經七十歲了）「健康狀況惡化」，辭去黨中央第一書記、總理和黨中央主席團委員等職務。同一天，五十八歲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勃列日涅夫成了他的繼任。勃列日涅夫的當選並不是全體一致投票贊成的，相反，十月十五日在米高揚的主持

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選舉柯西金擔任總理，免去赫魯曉夫的總理職務時，沒有一票反對。誰主持的黨中央委員會，表決結果如何，從來也沒公佈。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才發表了關於十月十四日黨中央全會和十月十五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會議情況的公報，同時發表了免去赫魯曉夫總理的職務，柯西金當選為總理，並且免去其第一副總理職務的公告。蘇聯各族人民有了一位新的主子——列昂尼德·伊利奇·勃列日涅夫。

大權在握

不穩定的平衡

爲什麼恰巧是勃列日涅夫？

赫魯曉夫的垮台看來是可以理解的。這個人得罪了所有的人，是個蠻幹一氣的改革家，政治上是個到處兜售貨物的小販，他自己就曾經示範在先，如何在較小的機構不馴從的情況下，借助一個較大的機構去奪取政權，除此以外，他還「年齡太大」。

與此相反，勃列日涅夫當選爲蘇聯歷史上第四任黨的首腦，却提出了一個問題：爲什麼恰巧是他？他過去的生活經歷，除了戰爭年代之外，都顯得相當平淡無奇，沒有聽見他說過什麼豪言壯語，也不知道他有什麼驚天動地的事蹟。直至今日——在他身居一個世界大國之首，掌權八年之後，都還沒有肯定，他是否真正具備領袖的資格。覬覦王位者的圈子本來很小：九名黨中央主席團委員裏面（第十名科茲洛夫已經不算數了）資格嫩的沃羅諾夫、基里連科、波德戈爾內、波利揚斯基和七十六歲的什維爾尼克根本不用討論。因爲新的首腦只許從黨中央主席團委員的行列

裏產生，所以剩下的只有米高揚、蘇斯洛夫、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

米高揚是個亞美尼亞人，這點從一開頭就排除了他候補為首腦的可能性，且不說他自己從來就沒有當第一把手的野心。不管米高揚這人多麼好，政治態度多麼傾向自由化，俄羅斯人反正對一個高加索人是永遠倒胃口了。米高揚只有在斯大林掌權的三十一年一筆勾銷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變成黨的首腦。除此以外，米高揚和黨的機構毫無聯繫；他最後一次擔任黨的工作，在克拉斯諾達爾任北高加索邊疆區委第一書記，已是三十八年前的事了。他和部隊的聯系也純粹是通過親戚建立起來的，通過他的兒子和他的兄弟，他們兩人都在空軍服務，而空軍因為傲慢自大頗為其他兵種所討厭。

蘇斯洛夫雖然是個俄羅斯人，但是和經濟技術大員沒有任何聯系。除此之外，理論家是永遠也不可能當第一號人物的，而蘇斯洛夫則主要是個理論家。

自從列寧死後，蘇聯共產黨再也沒有出過一個有名望的理論家，沒有一個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人（這種人在布拉格和貝爾格萊德，最偉大的一個在北京）。蘇斯洛夫也只不過是個反芻動物——理論，按照斯大林的老框框，只是拿來修飾業已完成了的實踐。所以說，蘇斯洛夫也不可能坐第一把交椅，再說他自己也從來不想坐，這是完全符合他那灰衣主教^①的名聲的。

而柯西金這位六十歲的經濟技術大員，除了名義上是個黨員並且是黨的領導機構的成員之外，和黨毫無聯系。他是一個冷冰冰的專搞經濟統計的帳房先生。不錯，他具有政治頭腦，但決

① 十八世紀法國首相呂塞留大主教的顧問約瑟夫神父的綽號。意為幕後出謀劃策的人物。——譯者

不是一個搞黨務工作的人，並且和部隊沒有聯系。

這樣在一九六四年只剩下了一個人。勃列日涅夫在黨政機關和部隊裏都工作過。他擔任黨的工作十七年，政府工作十年，部隊工作七年——在這兒，時間也是按照這三個支柱的重要性而依次遞減的。在權力的最重要的支柱上，工作的時間最長。勃列日涅夫懂一些工業，也懂一些農業，雖然懂得少一些。他獲得過四枚戰爭勳章，並且擁有將軍的頭銜。他跟米高揚、柯西金和赫斯洛夫不同，在前方打仗直到最後一天。勃列日涅夫是個俄羅斯人，來自外省，在外省服務了三十年之久。他熟悉幾個少數民族。他年齡也正合適——在黨中央主席團的四個元老裏面，他是最年輕的一個。

所以說勃列日涅夫當選為黨的首腦絕不是因為機緣湊巧——他是蘇聯這套班子裏面最強有力的那個集團的代表。他代表了富有經驗並且和蘇聯生活各個領域都有聯系的那些老資格的黨員同志，他被那個階層擁上寶座，為的是保護他那階層的利益。

至於說勃列日涅夫平淡無奇，這正好符合時代的特點。豪言壯語的時代，以及展現新天地的時代已經結束。那三個還為全世界展現新天地的人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先後退出歷史舞台：教皇約翰尼斯二十三世於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日逝世，肯尼迪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被刺，赫魯曉夫則剛好在不到一年之後下台。接着上台的，是冷靜的機器時代的實用主義者，他們一面嘆息着，並且時時感到自己的不足，一面着手去實現他們那些得天獨厚的前任所展現出的遠景。但是他們不是單槍匹馬地去幹，他們根本没有能力去這樣幹。他們有顧問。勃列日涅夫也有他自己的顧問團。

卡楚諾夫和亞歷山德羅夫——阿根托夫最終安置在勃列日涅夫身邊的辦公室裏。一九六五年七月，勃列日涅夫又把行政管理專家契爾年科從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機關調回來——契爾年科當了蘇共中央總務部長。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謝列平失勢之後，勃列日涅夫把他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時代的同學格·謝·帕夫洛夫從已經砸爛的監察機關調到自己身邊——帕夫洛夫當上了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一九六五年五月勃列日涅夫又讓他在基什尼奧夫認識的特拉佩茲尼科夫擔任蘇共中央科學和學校部部長——成爲學者和教育家的最高管理人。勃列日涅夫沒有重犯赫魯曉夫的錯誤，從來也沒有把克格勃置於自己的視野之外。隨着自己的勢力越來越大，他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把越來越多的黨羽塞進秘密警察的領導職位。

在赫魯曉夫手下得到提拔的新手，只要他們善於迅速適應形勢，全都留在原來的單位使用（儘管降了一級）。

而那些直接出力的助手全都大大晉升。最重要的盟友格列奇科和謝洛科夫當然還得等待時機：格列奇科等馬利諾夫斯基去世，謝洛科夫等勃列日涅夫勢力壯大。可是要到那時，還有一段漫長的道路，因爲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勃列日涅夫這個黨的首腦還是軟弱的，依賴於黨中央委員會和黨中央主席團。他們只同意這位黨的首腦於十月二十六日在邊境的森林裏和哥穆爾卡會晤，以便把赫魯曉夫下台的消息更詳細地告訴給哥穆爾卡。布拉格的安托寧·諾沃提尼是用電話通知的，因此非常生氣，這樣的錯誤在開頭是可能發生的。總之大家等了四個禮拜，假裝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的樣子。

最初的步驟

十月十三日至十一月十六日，莫斯科的政治舞台就和一齣英雄大戲相似，劇中的主角在劇情展開一半的時候，違反常規，消失得無影無蹤，給一隻無形的手拐走了。這樣一個事件，是根本不允許發生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這齣戲演了十一年，全世界都成了它的佈景，觀眾時而驚愕，時而害怕，時而暗自發笑，這齣戲演得時間越長，劇情就越發按這一個主角而定，到末了好像沒有這個主要演員就演不下去似的。所以整個舞台顯得空蕩荒涼，無聊沉寂。從赫魯曉夫主持斯大林的安葬儀式之日起，十多年來，這個來自庫爾斯克的小人物霸佔了整個舞台，差不多每天喜笑怒罵，時而恫嚇，時而引誘，時而大吹牛皮——他一個勁地翻新花樣，並且逼着別人一起幹。腦子裏有一個無窮無盡的趣事軼聞的寶庫。現在這個不斷活動的人突然給擱在角落裏，罰他不許開口——而他是多麼喜歡講點什麼，多麼樂於撒謊聊天的啊。

在蘇聯的歷史上，甚至可以說，在俄國一千年的歷史上，這位因其溫和所以如此不完美的統治者是絕無僅有的：他為所有的人說話。經過幾十年提心吊膽的沉默之後，俄羅斯人民第一次通過他的嘴向全世界說話。他說的許多話——當然不是所有的話，因為他是一個幹部，不再是放羊娃了——都符合大伙想的東西：輕視學者，嘲笑官僚，鼓吹「土豆加牛肉的共產主義」（他在布達佩斯說：「我帶給你們土豆加牛肉，這才是真正的革命。」），經常思想矛盾，搖擺不定：一

方面奪去別人不少東西，可是還想被人熱愛（一九五五年他在貝爾格萊德說：「到我們這兒來吧，我們不是魔鬼。」），另一方面總覺得畢竟還是低人一等，被人低估，因而就威脅恫嚇。（一九六〇年他在巴黎說：「我們在一九一八年就已經把美國人從西伯利亞攆出去了。」）

坐在斯大林這把官僚交椅上的這個思想豐富、善於蠱惑人心的傢伙，腦子裏的點子層出不窮，並且善於學習，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機時甚至於認識到原子彈的威力，如今這個人被八個他所輕視的平庸無奇、沉默拘謹的官僚（頗具特色的米高揚是個例外）所廢黜。

「集體領導」——斯大林逝世後人們第二次認真地試圖實行「集體領導」——起初毫無舉動。一切照常進行，完全和原來一樣。要求三名宇宙飛行員提前於十月十三日返回地面，他們受到了接見——沒有舉行隆重的典禮，只是軍事儀式，簡短利索。當然沒有提出什麼問題。十月十四日古巴總統多爾蒂科斯到達，他也很快就學會了不要提問題。報紙照常發行，人們照常上班，太陽依舊出來，生活繼續前進。習慣於喧鬧場面的外國記者理解到，他們在莫斯科最美好的時間已經結束。可是外國的政府却很高興，這下總算擺脫了這個捉摸不定的對手。他們期望這些新上台的人物態度冷靜一些，他們沒有失望。

根本就不再提起赫魯曉夫了，他不存在，他根本就沒有正式存在過。十月十七日《真理報》刊登了一篇指導性的社論（照例是不署名的）：《蘇共不可動搖的列寧主義總路線》。裏面有這樣幾句：「列寧式的黨反對主觀主義和在共產主義建設中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裙帶關係，草率的結論，魯莽冒失的，脫離實際的決定和行動，吹牛皮說大話，根本不顧科學和實際經驗已經研究出來的結論，凡此種種都和列寧式的黨格格不入。共產主義建設是個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

事業，它不能容忍官府衙門的工作方法，個人單獨作出決議，不能容忍無視羣衆實際經驗的態度。」——這幾句話實質上是不點名地提出了對被推翻的那個人的控告。說明問題的是，把裙帶關係放在最前頭，作爲第一條罪狀，而把動員羣衆來擁護新主子的企圖放在最末尾，因爲這條過於冒險。指出某些決議是獨斷專行的產物，這同時也承認了集體領導。

從此以後，只是偶爾提到《蘇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十月全會決議》——而且對內容不作進一步的解釋——，報紙上隻字不提赫魯曉夫時代，除去否定赫魯曉夫回憶錄的啓事和一九七一年宣佈赫魯曉夫死亡的共計五行的訃告之外。在回憶錄和參考書裏當然還不時提到赫魯曉夫——並非像斯大林統治之下，完全一筆抹煞。十一月十六日召開了第一次沒有赫魯曉夫參加的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一直到這時爲止，惟有唯一的一件事情打破了莫斯科的平靜：忠於赫魯曉夫的總參謀長S·S·比留佐夫和忠於勃列日涅夫的黨中央部長N·R·米羅諾夫之死，十月十九日他倆在前往參加一次慶典的途中，飛機失事，和十六名隨行人員在南斯拉夫同時遇難。儘管對於勃列日涅夫來說，失去米羅諾夫是很痛苦的，但是比留佐夫之死却給勃列日涅夫的一位老朋友，那個被赫魯曉夫撤職的M·W·扎哈羅夫元帥讓開了道路。

黨中央委員會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波德戈爾內做了一篇報告之後，作出決議，撤銷赫魯曉夫關於黨組織的改革，這是他的改革中被撤銷的第一個改革。各州和各邊疆區的黨委會過去被一分爲二，現在一律撤銷，縣（地區）又重新恢復；不言而喻，邊疆區——和州蘇維埃，邊疆區——和州共青團委員會的一分爲二的狀況也全部撤銷。七十三個州和邊疆區的黨委第一書記，在一九六三年失去了他們一半的權力，其中六十八人經過一年半屈辱的時光，又回到外省他們世

襲的領地，他們當中五十八人是黨中央委員——這是一個月前新任黨的首腦登上寶座時的最堅強的支柱。他們當中有五十人理所當然地也就在一九六六年進入了下屆黨中央委員會去又當委員。十二月，邊疆區和州黨委會改選，這樣，黨組織一級的復舊就此告終。對赫魯曉夫的否定再也不可能比這個表現得更明顯的了；復辟在全面進行。

好的升天，壞的入地；赫魯曉夫的那個人人憎惡的女婿阿朱別伊是保守分子攻擊的第一個目標，「由於工作中所犯的錯誤，撤銷其黨中央委員的資格。」在莫斯科流傳着這樣一句話：「現在阿朱別伊同志必須證明一下，他是出於愛情結這門親事的」。阿朱別伊這下可真攀錯了這門親事，他依然向着赫魯曉夫和赫魯曉夫一家。他被調去當《科學和生活》雜誌的副主編，可以留在莫斯科。在國外可以讀到的出自阿朱別伊打字機的第一篇文章，自然那已是一九七一年的事了，在他岳父生前最後一年才發表出來（發表在《今日蘇聯》，波恩的蘇聯大使館也出版這份雜誌）。同年九月，赫魯曉夫安葬的時候，阿朱別伊在諾伏德維希耶公墓露了面。

下台首腦的另外一個黨羽也得作出犧牲；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兼黨中央農業辦公廳主任瓦·伊·波利雅科夫失去了他在黨中央書記處的職務，此人曾經支持過赫魯曉夫關於無圈飼養奶牛的瘋狂的想法，並且奉命實施這一計劃。沒有任命新人，因為黨中央的各個辦公廳都得取締，黨中央各部的舊秩序又得恢復。

科茲洛夫的皇儲地位終於完全結束。「鑒於身患重病，需要長期療養」，勃列日涅夫的那個正在和死神掙扎的過去的競爭者，「被免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和黨中央主席團委員的職務」，同時批准給他病假。科茲洛夫死於一九六五年一月三十日，安葬在克里姆林宮的牆下——作為蘇共

黨史上唯一的一個長期請假的黨中央主席團委員，他一共活了五十六歲。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抬着科茲洛夫的骨灰盒，就像繼承人應該做的那樣，柯西金背後，波德戈爾內和蘇斯洛夫也搭了一手。

然後在勃列日涅夫主持的第一次黨中央全會上給「好人」論功行賞：八名黨中央候補委員提升為黨中央正式委員。這八個人是十月政變的中堅力量，他們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的集團帶進了陰謀叛亂者的圈子，現在正為此要求報酬：

國防部副部長兼陸海軍總政治部主任阿·阿·葉皮謝夫大將，他是勃列日涅夫在烏克蘭第四方面軍時的老朋友；

部長兼蘇聯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弗·費·日加林，他是經濟技術大員和列寧格勒軍事工業集團的代言人，是烏斯季諾夫和柯西金的人；

烏克蘭人瓦·伊·科諾托普，莫斯科州委第一書記；

克里木州委第一書記伊·康·盧塔克，此人在赫魯曉夫任職的最後幾天把他嚴密地看守起來；一九六七年盧塔克被擢升為烏克蘭黨中央書記；

白俄羅斯黨中央第二書記彼·米·馬謝羅夫，他是黨的幹部裏面唯一的蘇聯英雄，是白俄羅斯游擊隊員的代言人，不久證明，這些白俄羅斯游擊隊員還打開了一條更加寬闊的通向權力的通道；

列寧格勒市委第一書記格·伊·波波夫，這個有名的非常棘手的集團也得給以酬報，克格勃頭子，烏克蘭人弗·葉·謝米恰斯內——他要是不合作，勃列日涅夫的勝利是不可想

像的；

庫爾干州委第一書記根·費·西佐夫，他是廣袤的平原上各州土皇帝組成的「地方勢力集團」的代表，一九六六年任黨中央檢查委員會主席，主管黨內財政以及委員會下屬的各印刷廠等等；

這樣一來，國內每一個重要集團按其重要性全都得到肯定：莫斯科人，列寧格勒人，白俄羅斯人，經濟技術大員，部隊政治幹部，地方勢力和秘密警察。這次黨中央全會最重要的結果是補選了兩名新的黨中央主席團委員，使原來縮小為九名委員的主席團恢復原狀，這兩名新的黨中央主席團委員是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謝列斯特和謝列平，四十六歲的謝列平是黨中央主席團的本哲明^①，此人只在娘胎裏經歷了沙皇俄國。

謝列斯特在波德戈爾內做了報告之後第一個要求發言——直到一九七二年五月，在每一次允許辯論的黨中央全會上，他總是第一個要求發言——，他證明他自己是一個死硬的保守派和任何「軟化」的最強硬的反對者，無論針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美國或者布拉格都是如此。一九六八年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最嚴重的危機布拉格問題上，謝列斯特是主張出兵入侵的最強硬的分子。謝列平，原則性不是這樣堅定，成為勃列日涅夫的危險的競爭者，他年輕，堅忍不拔，進取心強，經常轉移陣綫，不斷尋找新的盟友，是個超羣出衆的策略家。彼·尼·杰米契夫被提升為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並沒有抵銷這位競爭者勢力的增長。

① 本哲明為聖經舊約里雅各伯的小兒子，日常語言中以此表示一個集團裏年齡最小的一個成員。——譯者

在勃列日涅夫已經掌權了一個月以後，用這批人充實黨中央主席團表明，勃列日涅夫掌權以後幾年對他來說，也不會是舐蜜糖一樣舒服的事情。

直到一九六四年末，赫魯曉夫的許多改革——不論好壞——全都廢除了。這時，新政權表明它只對一個階層當真是出於好心的：就是對農民。還在十一月十三日黨中央就給私人飼養牲口創造了便利條件，一切旨在搶走農民最後一頭奶牛的打算全都取消。十二月二十三日允許農民在全國出售他們的產品，這直接違反赫魯曉夫的意圖，他限制農民只許在本縣出售「自由的高級產品」。

十二月十一日，赫魯曉夫的最後一個職務終於轉交給了勃列日涅夫，而在十一月，勃列日涅夫就被批准為俄羅斯聯邦局的主席。在最高蘇維埃的會上，波德戈爾內勢所必然地建議免去赫魯曉夫新憲法起草委員會主席的職務，選舉勃列日涅夫繼赫魯曉夫擔任該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是下台首腦的無數心愛的計劃當中的一個，它成立於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黨中央主席團的全體委員全都參加這個委員會，另外還有一些藝術家、作家和教授，這個委員會在勃列日涅夫主持下進行的活動，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八年之後——才又有所聽聞。

隨着對赫魯曉夫的改革進行了這些改革，勃列日涅夫時代的頭三個月就在莫斯科結束了。這個領導班子繼承了一個到處都把事情搞得天翻地覆、顛三倒四的人的遺產，在外交上碰到了困難，第一個跡象便表現在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節最顯要的客人來訪：周恩來突然來到莫斯科。原來以為赫魯曉夫下台會使波瀾平息，但是這種希望落空了。中國人在勃列日涅夫奪權的第二天爆

炸了他們第一枚原子彈，他們比從前更加不願意遷就。俄國領導沒有了赫魯曉夫就只會乾巴巴的就事論事，毫無幽默感。他們雖說沒有像下台的那個人過去那樣破口大罵——由於他們缺乏幽默感，他們也根本沒有這樣罵的本事——，可是要他們讓步，他們當然也不願意。十一月七日，米高揚和波德戈爾內——他們兩人當中的是周恩來——站在列寧陵墓的檢閱台上，面孔鐵板，僵硬得像一張面具。這是這位中國人最後一次訪問莫斯科——直到今天都沒再去過。黨中央主席團嘗到了他們着手工作之後將要落到他們頭上的那些問題的滋味。

進行了兩個月集體領導之後，赫魯曉夫的二十二名繼承人之間的力量對比並沒有澄清。有三個人是完全多餘的：蘇共中央組織黨務問題委員會主席維·尼·季托夫，他的任務立即為卡皮托諾夫所承擔，理論家列·費·伊利切夫，在他的保護人下台之後，也就不可能再承擔他那充當蘇斯洛夫陪襯的任務（他那意識形態委員會當然還繼續存在）；以及給推到斯塔夫羅波爾去的那個毫無特點的L·N·葉弗萊莫夫，他還留在黨中央主席團裏當候補委員，就跟從前給派到東柏林去當大使的「反黨分子」別爾烏辛一樣，一直呆到下一次黨代表大會。這三個人裏面，季托夫最多餘，因為在他的黨中央組織黨務問題委員會解散之後，他就再也沒有具體的任務了；至於說他還決定了俄羅斯聯邦之外的其他各加盟共和國的人事問題，這點是很可懷疑的。可是恰好是他比伊利切夫倒得晚，因為他有波德戈爾內撐腰，季托夫曾經在哈爾科夫當過波德戈爾內的第二書記，並且繼波德戈爾內擔任過哈爾科夫州委第一書記。部長會議主席團裏面的地位也是這樣不清楚；波利揚斯基是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可僅僅只是一個普通的副總理，而烏斯季諾夫在米高揚提升為國家主席，柯西金提升為政府首腦之後，成了唯一的一個第一副總理，儘管他根本不是黨

中央主席團的成員。假如要提升波利揚斯基，那也得提升謝列平——現在他也是黨中央主席團委員了——，恰好這點是勃列日涅夫必須避免的。謝列平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頭三年是這位黨的首腦的最大的問題。這個機靈的光棍漢是唯一的一個還參加黨中央書記處和部長會議的黨中央主席團委員，而勃列日涅夫却没有進部長會議，米高揚和柯西金則進不了黨中央書記處。除此之外，謝列平還有權檢查一切工作部門，不管是黨的還是政府的工作部門，並且通過謝米恰斯內和克格勃保持聯系；另外一個他在共青團工作時的親密助手德·彼·戈留諾夫，從前是《共青團真理報》的主編，現在領導塔斯社，當了社長，是黨中央檢查委員。

秘密警察從一九五八年起就掌握在共青團頭頭謝列平和謝米恰斯內的手裏，裏面佈滿了他們的心腹，監察機關也是如此，勃列日涅夫的同鄉，担任俄羅斯聯邦黨和國家監察委員會主席的葉紐京好不容易才保住了他在監察機關裏的地位。所以說，一九六五年一開門就給這位新任的黨的首腦提出了一大堆問題，他如何才能鞏固自己的地位。

勃列日涅夫當然也並不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他剛一上台，就開始編造他的傳奇故事。在《軍事歷史雜誌》一九六四年十月號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描寫薩迪翁欽科和勃列日涅夫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保衛戰中投入戰鬥的情況；這則伏特加酒瓶變成莫洛托夫鷄尾酒燃燒瓶的故事到處流傳，一直傳到全世界的報刊（見《新蘇黎世報》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號）。細心的觀察家一眼就會看出，勃列日涅夫打算依靠那些人：依靠南方的軍人和他家鄉第聶伯那幫人。

對付謝列平、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

勃列日涅夫頑強執拗地向上爬了三十七年。現在，一旦爬上山巔，他立刻體驗到每一個人長途攀登之後所體驗到的感覺：高處不勝寒。在他長途攀登的時候幫他扶過梯子的人，現在都要求得到酬報，而他自己從此再也不能指望有什麼人會給他報酬。這就是權力的代價。

當然，在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他剛當首腦的第一年，這種權力還是十分有限的。職權範圍分得一清二楚：黨是勃列日涅夫的事，政府是柯西金的事，國家事務是米高揚的事，監察一切事務則是謝列平的事。要想突入柯西金的領域，那是毫無希望的，勃列日涅夫在黨中央主席團的同事沒有一個願意黨權和政權集中在一個人的手裏。在俄國蘇維埃政權存在的四十七年歷史裏，獨夫統治的時間也並不比黨政分權統治的時間長多少：列寧集權七年，斯大林集權十二年，赫魯曉夫集權六年。黨政大權集中在一人手裏的時間是二十五年，權力分散在黨的首腦和政府首腦身上的時間是二十二年。所以也應該繼續保持分權狀態。

柯西金總理看來是個強者，因為他毫無充當黨的首腦的野心。有他聰明的女婿杰·米·格維希阿尼充當謹慎的顧問——阿朱別伊的事例還記憶猶新——，柯西金着手實現他的計劃，把蘇聯經濟從最僵死的計劃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哈爾科夫的經濟學教授利別爾曼在《真理報》上就這一問題發表的看法指明了道路。儘管有一些人進行反對，他們主張連最後一枚

釘子也得由中央統一計劃。然而，早在一九六四年夏天，赫魯曉夫執政的最後幾個月，根據科學院院士W·A·特拉佩茲尼科夫的一篇文章——此人也是重彈利別爾曼的老調——就把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服裝廠和高爾基城的「曙光」製鞋廠拿來作為試點，在一種新制度上進行改建。這個試驗看來是經受了考驗，儘管那些習慣於聽從上級命令的企業經理覺得自己計算生產和銷路還非常困難。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三日，《真理報》公佈，又有三百三十六個企業，其中有輕工業的聯合企業，也就是大企業，從計劃的桎梏裏解放了出來。輕工業是柯西金固有的領域，而他並不想就此止步不前。要想繼續前進，他就需要一個組織嚴密的，集中領導的，具有權威的部門領導機構；只有在上層建築嚴密組織起來並且具有必要的全權之後，才有可能鬆動基礎。各個國家委員會和各個部，國民經濟委員會和「擴大的經濟區」，什麼蘇聯國民經濟委員會，還有什麼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這些機構並列重疊、混亂不堪的狀態必須最終結束——就是爲了這個目的，經濟技術大員們最後才幫助了勃列日涅夫，迫使赫魯曉夫退休。

在這期間，勃列日涅夫裝聾作啞，和波德戈爾內恰好相反，波德戈爾內自己便來自食品工業部門，並且是對一切新鮮事物全都樂於接受的國家主席米高揚的學生。如果說勃列日涅夫很快地就迎合了波德戈爾內的要求，清除赫魯曉夫對黨進行的改革（我們知道，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波德戈爾內是黨中央主席團關於這一事件的報告人），那麼要他取消赫魯曉夫關於經濟的改革，他就不怎麼願意了；外省的國民經濟委員會還都置於黨委書記的領導之下呢。再說，經濟的直接領導人德·費·烏斯季諾夫不是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在黨的領導機構裏沒有席位也沒有表決權，比較容易擺佈，因爲他不是對所有最高決策全都知情的。所以勃列日涅夫只有得到一個代價才準備讓

步：假如黨的幹部不得不放棄對經濟的控制（可惜這點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是經濟技術大員在推翻赫魯曉夫時提出的條件），那麼，這些經濟技術大員至少也得遷就一下，把他們封鎖得鐵桶一樣嚴密的行列鬆動一下，給幾個黨的幹部騰出位置。勃列日涅夫這時得到基里連科的支持，而波德戈爾內努力想要保持不穩定的平衡，則站在柯西金一邊。

這場爭奪戰就跟赫魯曉夫下台後最初幾年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那樣，也是以妥協告終的。經濟技術大員的封鎖得鐵桶一樣嚴密的方陣給黨的幹部讓開一條通道。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白俄羅斯黨中央第一書記、白俄羅斯游擊隊員的主要代言人基·特·馬祖羅夫當上了第一副總理和黨中央主席團委員。蘇聯英雄彼·米·馬謝羅夫在明斯克繼任白俄羅斯黨中央第一書記，在未來的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中將是第一名入選者。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和第一副總理烏斯季諾夫則同時失去這兩個職位，但却當上了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和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這樣一來可就一箭數雕了。一位和經濟技術大員具有某種聯系的黨的幹部給塞進了政府，無可爭議地成了柯西金的第二把手，而且還擁有黨中央主席團委員這樣的權威。繼烏斯季諾夫擔任經濟首腦的弗·尼·諾維科夫是軍事工業集團的一個成員，但只獲得一個普通副總理的職務，所以和馬祖羅夫級別不同。烏斯季諾夫本人雖然被擢升為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和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可是在書記處裏只限於主管他的本行，監管軍事工業。同時，烏斯季諾夫被吸收進黨中央書記處又成爲一個很好的理由，去擺脫掉狂亂的改革時期赫魯曉夫的那些「多餘的」書記之一：刷掉列·費·伊利切夫。他的下台是個不言而喻的小事一樁。可是在一九六五年三月的這次人事更動裏面，有兩樣東西是全新的。

首先，隨着烏斯季諾夫的高升，從大清洗運動以來，第一次有一個經濟技術大員被引入黨的職務。這個事件是絕無僅有的，的確確是個例外，證明規律依然是規律。經濟技術大員集團依然自成一體，就和軍人集團一樣。

赫魯曉夫曾經企圖使黨的幹部和經濟技術大員合二為一，這種嘗試遭到災難性的失敗，之後，這位新上任的黨的首腦却成功地在經濟技術大員集團裏打進一根楔子。馬祖羅夫只不過是第一隻燕子，甚至於還不是最重要的一隻，並不是一個典型的先例——副總理的職位也是一個政治性的職位。

儘管如此，這是闖進了別人的院子，這點是很清楚的。在以後幾年，有八名黨的幹部給塞進了真正的技術專業的部裏，從而使抱成一團的經濟技術大員的陣綫被打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缺口，這只有在列寧的時代和斯大林時代的最初幾年才可能發生，因為當時還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經濟技術大員。

塞進政府部門的黨的幹部都是黨中央委員或者變成了黨中央委員。取得了這一讓步的代價之後，黨的首腦終於在一九六五年十月決定清除赫魯曉夫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這是赫魯曉夫執政時期的中心項目，也就是他那精簡政府機構的畢生事業。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日重建了二十八個部。其中八個部是直接從現有的國家委員會組成的，其餘的部則是由國家委員會合併或者分解而成，有一個部，即輕工業和食品工業機器製造部是新建的。所有的國民經濟委員會，加盟共和國國民經濟委員會，經濟專區經濟委員會，蘇聯國民經濟委員會和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全部撤銷，二十八名部長的職務得到了批准，其中八名是新任命的。

波利揚斯基終於和馬祖羅夫一樣，當上了第一副總理，勃列日涅夫又被吸收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這當然是個形式而已，可是也要等上一年之後才行。

首先有一點是明顯地表現出來了：赫魯曉夫和官僚機構這個風車所作的鬥爭純粹是白費力氣。斯大林時代所有的部長，只要在改革的年代裏沒有給折騰死的，幾乎毫無例外地又在莫斯科官復原職。

譬如說瓦·波·佐托夫，早在一九三九年便擔任食品工業部長；

還有亞·阿·伊什科夫，早在一九四〇年便擔任漁業部長；

還有尼·康·巴伊巴科夫，在一九四四年擔任石油部長，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還有安·伊·科斯托烏索夫，在一九四九年便擔任機床製造部部長；

還有葉·費·科熱夫尼科夫，早在一九五四年便擔任運輸部部長。

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這兩人如果曾經被開除出黨，這期間一定也恢復了黨籍）、馬林科夫、別爾烏辛和布爾加寧可以洋洋得意了；赫魯曉夫時代已經被徹底的無可挽回的埋葬了。每一個蘇聯的黨的首腦從此都知道：要反對經濟技術大員，簡直等於自殺。他們的行列只能小心翼翼地突破——每年塞一個黨的幹部到部長的職務上去。柯西金為他進行的改革可是付出了一筆很低的代價。黨的幹部馬祖羅夫和波利揚斯基是跟柯西金地位相當的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如今當他的第一副手——每逢柯西金生病或出國旅行，他們便代他行使總理的職權。除了馬祖羅夫和波利揚斯基之外，在十月二日這一天，勃列日涅夫的同鄉尼·亞·吉洪諾夫，十一月十三日，高爾基

州州委第一書記M·T·葉弗萊莫夫都作爲副總理進入了柯西金的前廳。柯西金置身於黨的幹部的包圍之中；然而現在他可以加緊他的改革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又有三十六個企業——這次不再是輕工業部門的企業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甚至有二千個企業，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有幾條鐵路線和三百九十個國營農場先後納入了新的、放鬆了的計劃體系之中。即使在這兒，獲得勝利的不僅是利別爾曼的意圖，還有布爾加寧的意圖。基里連科、馬祖羅夫、波利揚斯基和蘇斯洛夫在勃列日涅夫一邊，波德戈爾內、米高揚和沃羅諾夫（此人自從和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任俄羅斯聯邦幹部部長的葉弗萊莫夫鬧翻之後，堅決反對提升葉弗萊莫夫）在柯西金一邊，雙方達成了這一妥協之後，便使蘇聯領導的兩大巨頭，可以共同對付那個最危險的競爭者——那個監察衆人的人。

謝列平在那集體領導的第一年當然並不是無所事事的。他那擁有數十萬助手的監察大軍（在蘇聯每一個企業裏都有一批監察委員會的助手），不僅採取嚴厲的措施，而且這個前克格勃頭頭手裏的檔案袋也日益充實，關於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及其地方上黨羽的材料也在裏面。

勃列日涅夫本人很難受到攻擊。自從一九六二年監察機構成立以來，約·瓦·希金上將便坐在謝列平的前廳裏當他的第一副手。就是這個希金過去在部隊的總政治部裏當過勃列日涅夫最高的上級，甚至於坐過斯大林的監獄，僥倖活了下來。此外，勃列日涅夫的同鄉葉紐京領導着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監察委員會。甚至於在克格勃裏面，勃列日涅夫的同鄉齊涅夫上將也擔任着領導職務。於是謝列平挑選了一個比較容易受到傷害的靶子，因爲它黨羽較少——這個靶子便是如此熱心地爲柯西金的計劃賣力氣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波德戈爾內的那幫哈爾科夫

人。

一九六五年春天報紙上進行了一番輿論準備之後，同年夏天，在哈爾科夫州委第一書記格·伊·瓦辛科的工作中發現了「嚴重的缺點」。他被召到莫斯科黨中央書記處去。波德戈爾內由於在黨中央書記處的缺席而引起注目——他恰好在家養病，以後幾年，碰到危機，他總要不斷地「生病休養」。瓦辛科受到黨中央的一項處分，可是還能保住地位。然而總有一些污點沾在他的身上。瓦辛科曾經當過那位「多餘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季托夫的第二書記，而季托夫又曾經當過波德戈爾內的第二書記和繼任。這個事件牽連甚廣，瓦辛科的罪名是在黨內容忍了一批「不受欢迎的分子」，這就是說，在新黨員入黨問題上太鬆。這是符合赫魯曉夫的意圖的，但是不符合勃列日涅夫的意圖。

勃列日涅夫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下子堵住了謝列平和波德戈爾內兩人的進逼：

首先在四月份把季托夫推到哈薩克斯坦去，九月份季托夫被逐出黨中央書記處。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卡皮托諾夫繼季托夫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幹部部長。可是同時也表示出，其實真正要整的是別人而不是季托夫。因為波德戈爾內在同一天，也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取代米高揚，當選為國家主席。這樣一來，每個人都明白了，他當黨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他今後只能在禮儀上代表一下國家，而不能搞政治了。勃列日涅夫不想重犯赫魯曉夫的錯誤：這位六十二歲的波德戈爾內不得東山再起。這個決定想必早在這年夏天就已經作出，因為勃列日涅夫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便已經把他的人契爾年科從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機關裏撤了出來。

哈爾科夫人的勢力在第二年繼續削弱，一九六六年在瓦辛科之前季托夫之後担任哈爾科夫州

委第一書記的尼·亞·索鮑利，當時的烏克蘭黨中央第二書記，被貶為烏克蘭第一副總理（並且在一九七一年也不得不離開黨中央委員會）。另外一個受到波及的哈爾科夫人是已經免職的《真理報》主編阿·馬·魯米揚采夫，此人在波德戈爾內之前任哈爾科夫州委書記；魯米揚采夫的撤職當然也和文藝領域內實行一條更嚴厲的路綫有關。波德戈爾內給推到養老的位置上去只是黨中央十二月全會的一個方面。三天之前，也就是十二月六日，勃列日涅夫手下僅次於基里連科的最重要的黨羽謝爾比茨基也進入了黨中央主席團當候補委員。早在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謝爾比茨基便從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又回到基輔去任烏克蘭總理。從此勃列日涅夫便一直有一個可以絕對信賴的人在基輔。鑒於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謝列斯特對莫斯科的政策所採取的態度，有個可靠的人在基輔，這無論如何總是有好處的。

哈爾科夫人遭到了排擠，謝列平的計劃成功了——可是他的努力所結下的果實却為黨的首腦所攫取。人們深惡痛絕的監察機關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被砸爛，黨和國家的監察機關不再合為一體，謝列平被免去副總理的職務。勃列日涅夫在黨中央全會上以監察機關的職能發生了變化為理由，說明撤銷監察委員會之舉是勢在必行，之後，柯西金以短短的一句話（「黨中央認為，謝列平同志有必要集中精力從事他在黨中央委員會裏的工作」）撤掉了這個强有力的監視者，連一句向他表示感謝的話也沒說。勃列日涅夫沒有放過機會，在三天之前指出了監察工作中的「缺點」。按照赫魯曉夫的繼承人的意見，最大的缺點正是黨和國家的監察機關合為一體。赫魯曉夫在一九六二年建立了這個機構，目的就是借助謝列平開庭審訊反黨分子並把他們判罪。監察委員會存在的這一目的在這期間當然變得站不住腳了。國家監察機構變成了一個人民監督委員會，由

謝列平的第一副手，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帕·瓦·科瓦諾夫擔任主席，那位必不可缺的希金上將被勃列日涅夫派去做科瓦諾夫的第一副手。斯大林時代所有的哈爾科夫大員當中最後的一個維·米·丘拉耶夫，由於波德戈爾內的庇護——因為他就是原來提拔波德戈爾內的人——直到今天還能保住地位，雖然相當艱難。丘拉耶夫原來在波德戈爾內之前任哈爾科夫州委第一書記，一九六一年二月至十月任俄羅斯聯邦局的副主席，一九五六年當選為黨中央候補委員，一九六一年為黨中央委員。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丘拉耶夫在俄羅斯聯邦黨和國家監察委員會裏當葉紐京的第一副手，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在俄羅斯聯邦人民監督委員會當葉紐京的第一副手（葉紐京在一九六六年退休）。從一九六七年起丘拉耶夫便擔任蘇聯人民監督委員會的副主席，一九七一年降為黨中央檢查委員。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六年四月之間根本不存在一個黨的監察機關，只有七十七歲的什維爾尼克的黨務委員會。什維爾尼克的那個果斷的第一副手謝爾久克，一個忠實的赫魯曉夫主義者，早已不再行使職權了。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勃列日涅夫的老同學和同事康·斯·格魯謝沃伊當上了莫斯科軍區的政治部主任。

和柯西金經過艱苦的磋商——需要足足一年的時間，使意見取得一致——，達成以下協議：經濟管理重新中央集權化，砸爛監察機構，剝奪謝列平的勢力，推開波德戈爾內並且排擠他的黨羽，所有這一切是勃列日涅夫取得黨的領導權之後的第二年，在成為克里姆林宮裏主要演員的過程中所採取的最重要的步驟。毫無疑問，一九六五年以後，他的勢力比原來強大得多了。

對於蘇聯的歷史來說，甚至用世界的尺度來衡量，那一年最重要的事件却是米高揚的辭職。這位足智多謀的亞美尼亞人自動地引退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當他宣佈辭職的時候，他的顫骨牽動不已。他變得病懨懨地，……並且在這新的環境裏無所適從。跟他一起坐在主席團裏的人，比他年輕四分之一個世紀；謝列平出生的時候，米高揚正好在巴庫被英國人判處死刑，在巴庫二十七名政治委員裏面，就他一人死裏逃生，未被槍斃，就像他後來總是能够逃避一切厄運那樣。這些年輕人活動的世界已經不再是他的世界；這位七十歲的老人又不願像什維爾尼克那樣，坐在那兒當個白髮蒼蒼的裝飾品，這樣做有失他的身份。

從來沒有一個政治局委員這樣榮耀地引退；不僅繼續給他保留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的席位（就像老戰士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那樣）和黨中央委員的席位，還在克里姆林宮裏給他保留了一間辦公室。

隨着米高揚的引退，蘇聯這條船的領港員離開了甲板。如果米高揚還繼續留在領導地位，也許一九六七年近東的戰爭就不會發生，出兵布拉格一事也許會作出不同的決定，而重新斯大林化也不會這樣加緊進行。可是說不定正好是由於對這位大戰期間的最高統帥又重新讚頌，這個徵兆使米高揚十分反感，於是決心引退。在克里姆林宮的前廳和走廊裏搞些新的陰謀詭計，勾心鬥角，這位日益衰老的革命家已經感到力不從心。

因為復辟已經顯而易見地在全面進行。這點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九日，勃列日涅夫以極其隆重的儀式舉行的衛國戰爭勝利二十周年紀念日上最明顯地表現了出來。斯大林的赫赫戰功又受到了頌揚；斯大林最忠誠的總參謀長，那位甚至於被斯大林降為中將的謝·馬·什捷緬科——在這期間

又提升爲上將，可是還一直没有重新晉級爲大將——悄悄地爲斯大林捲土重來作着準備。勃列日涅夫在戰爭結束之後二十年，追認已故的軍事統帥瓦杜丁和托爾布欣爲「蘇聯英雄」，以資褒獎。朱可夫又被請出山來，可是他的態度一如既往總是蹙蹙扭扭的：只有他一個人是柏林的征服者，別的沒什麼可說的。勃列日涅夫以所羅門式的睿智解決了這個問題：朱可夫可以參加莫斯科的勝利閱兵式，另一個柏林的征服者科涅夫則可以到當地，到東柏林去參加勝利閱兵式。伏羅希洛夫又出現在列寧陵墓上的檢閱台上，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七日這位老人不得不被一名軍官輕輕地扶下檢閱台，帶到觀禮席上去，這個場面不應該再重演了。

新的領導在半年之後表示，在自由化問題上他們可是不開玩笑的。有威望的黨內理論家阿·馬·魯米揚采夫教授從赫魯曉夫垮台之後，從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份起任《真理報》主編，他來自哈爾科夫黨組織，一九五二年起便是黨中央委員。一九六五年九月，在文藝領域日益僵化的情況下，魯米揚采夫在他主編的黨報上撰文主張創作自由，這下可是轟動一時。魯米揚采夫立即被撤換，從此只在科學院裏供職。可是他直到今天還依然是黨中央委員，這表明，新的領導已經不可能把所有的一切全都清除掉，赫魯曉夫的年代畢竟還是留下了痕跡。魯米揚采夫的繼任是米·瓦·齊米亞寧，此人是一個老奸巨滑的白俄羅斯黨的幹部。在他的領導下，黨的機關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爲忠於黨的路綫。

計劃日益放棄，中央重新集權，蘇聯各地強硬路綫的跡象比比皆是。與此同時，在赫魯曉夫統治下遭到忽視的東歐集團在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期間越來越從莫斯科的控制下解放出來。赫魯曉夫在他掌權的最後幾年出國旅行只去西方，他最後一次旅行訪問的是丹麥，從那兒回來他變

得比過去更加沉思。他領教到這個按照俄國的概念來說其小無比的國家，它的政治家却是最強硬的談判對手，他有一次在莫斯科對丹麥首相克拉格說：「您使我們好幾夜睡不着覺」。當他聽說，丹麥牛奶的牛奶裏脂肪含量，儘管不用李森科的實驗，也比蘇聯牛奶的牛奶裏的含脂量高時，他十分憤怒，他在丹麥農民埃里克·埃里克森的莊園裏遇到了這位農民，便問他從前是幹什麼的，得到的回答是：「丹麥王國的總理」，赫魯曉夫變得十分沉思。四十八歲的農民當上了總理（他自己當總理已經六十四歲了），總理之後又當了農民——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是不應該，是不允許有這樣的事情的啊！所以赫魯曉夫回國以後就說，應該向這些該死的資本家學習。勃列日涅夫這時還沒有機會受到這種誘惑。他活動的圈子為黨中央主席團所限制，他得關心歐洲那些掌握政權的「兄弟黨」；出訪資本主義國家的是柯西金和米高揚，後來是波德戈爾內。在這些兄弟國家有許多事情很糟，他們的財富日益增長，尤其是自由化的程度也日益增長。最糟糕的是羅馬尼亞人，他們早就在東歐集團掌權最久的黨的首腦之一喬治烏·德治的領導之下，經濟上便面向西方，政治上則面向中國。

勃列日涅夫一面旅行一面傾聽，他所聽到的，並不總是叫人舒服的話，因為各國當權的人都是和赫魯曉夫很合得來的——而且他們當權已經多年：東柏林的烏布利希，布拉格的諾沃提尼，甚至於索非亞的日夫科夫也是如此。華沙的哥穆爾卡和布達佩斯的卡達爾從一九五六年便上台了；而勃列日涅夫則是個新手，他從前和這些人毫無接觸。事情很難辦。尤其是在一九六五年七月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羅馬尼亞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上更是如此，在那次會上四十七歲的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在五十七個國家來賓的掌聲中當選為已故的喬治烏·德治的接班人。齊奧塞斯庫把勃列日

涅夫和中國的同事鄧小平（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帶進花園，讓他們兩人單獨相處兩小時，大概是希望他倆能自發地和解。

可是這兩個人都無話可說。兩人坐在那裏，當中只隔了一張空椅子和一張不到一米寬的桌面，思想上却遠隔十萬八千里，各自對空凝望，足足兩個小時，就像先前在長達兩小時之久的午宴上一樣。所以勃列日涅夫上台第一年的偵察旅行使他認識到，東歐集團有許多事情是不符合莫斯科的框框的。當然，兩年之後恰好是誰也沒有料到的地方——在布拉格的最聽話的學生那裏鬧了起來，這在當時是誰也不可能預感到的。

蘇聯在東歐集團的地位比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前所設想的更為脆弱。他在自己國內的地位比一年前鞏固多了，他已經通過了最初的考驗，並且能夠把他的對手一一壓下去。擁有這樣一個黨中央主席團，他可以大胆召開在一九六五年便到期的第二十三次黨代表大會，這是他主持的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這次黨代表大會於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召開。

在黨中央主席團裏這時有兩個人「到期」了：米高揚和什維爾尼克，在主席團候補委員裏葉弗萊莫夫是多餘的人，在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裏面，最後一個赫魯曉夫的親密助手魯達科夫地位很困難。葉弗萊莫夫在斯塔夫羅波爾的前任庫拉科夫看來是個合適的人選，可以代替已被驅逐的波利雅科夫——此人不可能再指望成爲黨中央委員了——繼續推行新領導的對農民有利的政策。庫拉科夫是個農學家，和波德戈爾內一樣也在一個製糖聯合企業工作過，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九年，和沃羅諾夫一起出任俄羅斯聯邦農業部副部長，所以他有多方面的聯系。這個班底在波德戈爾內集中精力從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裏的工作，多餘的同志被踢走之後，將在今後幾年裏決定莫

斯科的政策；按照庫西寧以來的傳統，現在就只缺一個可以代替什維爾尼克充當招牌的老布爾什維克了。

「沉默的黨代表大會」——勃列日涅夫的獨腳戲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三次黨代表大會由勃列日涅夫宣佈開幕。兩個事件把這次黨代表大會弄得黯然失色：柯西金在塔什干對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成功地進行了調停，以及在莫斯科對作家達尼哀爾和辛雅夫斯基進行審訊。在斯大林逝世後的年代裏，蘇聯懂得了要注意國外的情緒——這也是赫魯曉夫時代的一個永存不滅的教訓。將近十年之前蘇軍佔領布達佩斯時人們發出的驚呼，使蘇聯從而墮入受譴責的地位，誰也不願和它談話（在這點上那位無人可以替代的米高揚在一九五七年四月精心計劃的維也納之行中進行了鋪路工作），這些莫斯科都注意到了並且大為震驚，永遠沒有忘記。現在一位蘇聯政治家第一次發揮了和平締造者的作用：印度人夏斯特里在談判地點突然死去似乎確定了柯西金這一使命的成功。在塔什干劇院廣場上為夏斯特里立了一座紀念碑，同年發生的地震也沒有危及這座紀念碑。這位冷靜的經濟管理人柯西金的威信提高了，他證明自己是個有資格的政治家，和這位新的黨的首腦旗鼓相當。對資本主義世界開始採取有節制的開放——沒有過分的熱情，但是認識到這種開放的必要性——和中國進行激烈的競爭，同時爭取第三世界，這條路線通過塔什干會談經受了它的第一次考驗。新

的領導花了一年半的時間用來整頓自己的家務，之後，在外交上邁出的第一步使柯西金獲得了一個可觀的成功。一個蘇聯人居然扮演了和平締造者的角色——這可是件新鮮的事情，鑒於蘇聯在越南承擔的責任，柯西金的和平使命便越加有分量。對於開放往往總是和對內強化聯系在一起的。達尼哀爾和辛雅夫斯基多年來一直以阿爾夏克和杰爾茨的筆名讓人在國外發表他們的批評著作，在赫魯曉夫時代連索爾仁尼琴也受到讚揚，他們兩人幹的事情當然暗中也是允許的。而現在新的領導甚至胆敢向他們公開起訴——這樣的事情在蘇聯是從未有過的。在斯大林統治下，作家不許創作，遭到流放和槍決，可是從來沒有一個作家被公開起訴。兩個被告為自己進行辯護，不承認自己有罪，用已經生效的憲法為根據，舉出一些證人，證明自己無罪，擁有勇敢的辯護士，甚至在法院門口還圍着同情者——由此可以衡量，勃列日涅夫的前任在消除人們恐懼心理方面已經作出了多大的貢獻。儘管如此，新的領導還是把這個審訊堅持到底，因為他們認為，不可能採取別的行動。

當然這兩件事情在黨代表大會上只分別提到一次。勃列日涅夫操縱了大會。只有最小的加盟共和國愛沙尼亞黨中央第一書記伊·古·凱賓在發言中以讚揚的言辭提到了塔什干會談。勃列日涅夫自己輕描淡寫地以一句話把對兩個詩人的審判一帶而過。文化部長福爾采娃因為職責所在，也說了一句。進行主攻的是俄國最偉大的作家米哈伊爾·肖洛霍夫。這位《靜靜的頓河》和《被開墾的處女地》的作者，幾十年來，在自由主義者當中威信極高，現在又成了最近的一次諾貝爾文學獎金

的獲得者，他賣身給黨的路綫；他直言不諱地要求槍斃這兩個受到審判的同事。可惜諾貝爾獎金不能追回。可是八十四歲的文學史家和兒童作家科爾耐伊·茹可夫斯基的女兒利迪亞也表達出了

全體俄國詩人的意見，她寫信給肖洛霍夫說：「您和我們大家都同樣清楚地知道，俄國詩人始終是站在被壓迫人民一邊的。您的發言把您置身於俄國傳統之外。可惜我們不能懲罰您，不過您已經受到足夠的懲罰了：罰您多年來創作力枯竭。」一個作家可能挨到的最沉重的一記耳光打着。這位又被選入黨中央委員會的要筆桿的頓河哥薩克，甚至於在兩年之後，生平第一次在作家協會裏擔任了一個職務，當協會的書記。自由主義者的精神領袖特瓦爾多夫斯基一九六一年當選為黨中央候補委員，這次沒有發言的可能性；根本就沒有讓他參加黨代表大會。在這個沉默的國家裏，好不容易才爭取到的這一點點自由化，現在的處境不妙。這次黨代表大會就像塔圖十分確切地稱呼的，是一次「沉默的黨代表大會」。在過去十年召開的三次黨代表大會上和斯大林主義的爭論是辯論的中心。可是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明星，向老斯大林主義者發出最嚴厲控告的什維爾尼克、謝列平和斯皮里多諾夫這次也沉默不語。再說這次黨代表大會和斯大林逝世後歷次黨代表大會一樣，總是時間太緊。共產主義運動包括了全世界八十八個黨近五千萬黨員，其中八十六個黨派了人來（當然，最大的黨，中國共產黨及其追隨者阿爾巴尼亞沒有來參加；由此可以衡量，其團結已經糟到何等程度）。已經來了的各黨也必須籠絡爭取——共產國際發號施令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所以來賓發言佔去了很多時間。鑒於代表有四千九百四十二名之多，要想對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報告進行實事求是的討論，這個大會不是合適的場合（一直到一九七一年波蘭黨的首腦蓋萊克才想出一個辦法，把他的黨代表大會化為若干工作小組）。由於缺乏時間，對勃列日涅夫報告要求發言的一百四十人當中只有五十一人得以發言，對柯西金報告要求發言的一百二十人當中僅只有十七個人得以發言。

勃列日涅夫做的黨中央總結報告平淡無奇，和赫魯曉夫的馬拉松報告相比，篇幅較短，「只有」八十二頁。勃列日涅夫強調指出，他也只對一年半的工作做出總結。報告平鋪直叙，沒有高潮，談諧玩笑的時代已成往事，在上次黨代表大會上他還不得不效法赫魯曉夫，這次相反，他一點也不作努力使自己顯得幽默，這就把他人格中最大的弱點之一暴露了出來。此外在悼念死者時，勃列日涅夫提到「前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弗羅爾·羅曼諾維奇·科茲洛夫」於一九六五年去世。不錯，對手已死，要不然站在上面講話的便是他而不是勃列日涅夫了。勃列日涅夫承認，墾荒運動——這是他爬向權力中心的跳板——是個十足的失着，終於建議，用提高每公頃單位面積的產量來代替墾荒。形勢所迫，農業也就佔了最重要的地位，因為情況不妙：一九六五年，無論是豬、羊還是家禽的圈存數連接近一九六一年的水平都沒有達到，因為一直缺乏飼料。一九六三年赫魯曉夫第一次向加拿大和澳大利亞購買小麥（包括從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進口三十五萬噸麵粉），勃列日涅夫現在也不能放棄向加拿大和澳大利亞購買小麥。

勃列日涅夫沒有提到赫魯曉夫，關於赫魯曉夫的撤職，他一語帶過，既未加以特別的指責，也未表示特別的愉快——這是勃列日涅夫正常的風格，四平八穩，既無高潮，也無水平，無聊乏味，一本正經。不言而喻，勃列日涅夫當然答應修改黨章：因循沿襲下來的制度沒有經受住考驗，話說回來，這話也說對了一部份。許多黨委書記爲了避免撤職，乾脆讓人把自己調到別處去工作。勃列日涅夫當然不可能想到通過非常正常的選舉來消除這類事情——你叫他把他的這些黨的幹部往哪兒塞呢？

他完全依賴這些黨的幹部，他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他被他們擁上台，他代表他們。所以他不能

得不承認，在一千二百四十七萬一千名黨員和候補黨員當中，百分之三十七點八是工人，百分之十六點二是農民（集體農莊莊員），可是百分之四十六是「職員和其他」。這個「其他」，就是他本人和他那些黨的官員，就是蘇聯社會裏已經站住脚跟的特權階層。儘管如此，他竭力撒謊：「工人階級在黨的社會成份當中也必須進一步佔有領導地位。」在勃列日涅夫提到黨委會合併並且恢復縣一級組織時，他的班底兩次報以熱烈的掌聲：這些「職員和其他」，他們又分得了自己的一杯羹。向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助手提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蘇聯人口當中的一半，年齡都在二十六歲以下，這一半人，「現在的青年男女這一代」，沒有經歷過「革命戰爭的嚴峻考驗和鍛煉」，這些人對於過去年代連同他們功勳卓著的父輩都相當冷漠。關於這個最重要的問題，勃列日涅夫也只說了兩句不痛不癢的話。反正又是那些年輕人的過錯，他們不理解老年人。

所以說勃列日涅夫的報告並沒有提供任何聳人聽聞的東西，整個黨代表大會，由他的助手楚卡諾夫、帕夫洛夫和契爾年科順利地一天天推進，這次黨代會只有兩件聳人聽聞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便是第一個大會發言人，那個野心勃勃的、看上去活像一個苦行僧的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N·G·葉果里切夫提出的「建議」，他建議把黨中央第一書記重新改稱為黨中央總書記，就像「在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以後根據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所倡議的那樣」。其實勃列日涅夫早已恢復斯大林時代的稱號了，他建議把黨中央主席團重新改稱為黨中央政治局，並且撤銷蘇共中央俄羅斯聯邦局。（他同時直言不諱地承認，「實際情況是，即使有一個蘇共中央俄羅斯聯邦局，俄羅斯聯邦黨組織活動中的一切比較重要的問題也都是由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和書記處決定的。」）本來這個聯邦局在赫魯曉夫下台後便是多餘的，事實證明，它也不適

合於擴充個人的權力，「政治局」這個稱號，被斯大林在他生前最後一年取消了，可是在「主席團」成立了十四年之後，還是「政治局」聽起來親切一些，再說這個稱號使黨的領導有別於國家領導。既然政治性的決定是由黨的領導作出的，那麼政治局這個稱號大概也比較確切一些。

相反，總書記這個事就有些麻煩了。衆所周知，曾經有過的唯一的一個總書記便是斯大林，甚至於斯大林自己在一九三四年也放棄了這個稱號。當時他最危險的競爭者謝爾蓋·基洛夫勢力越來越大，深得人心，因而遭到謀害。從此以後，斯大林也不必用總書記這個稱號來裝飾自己，一直到死他都稱自己為「書記」，再說「部長會議主席」、「最高統帥」和「蘇聯大元帥」這些名稱聽起來也更加鏗鏘悅耳，他甚至於還是科學院的名譽院長呢。

但是勃列日涅夫却迫切需要稱自己為總書記。想當部長會議主席的希望，特別是在柯西金取得塔什干會談的成功之後，已經遙遠到不可企及的程度，而高級的軍事稱號只可能在戰爭時期獲得。所以總書記這個稱號便是在一個黨代表大會上提高他身價的唯一可能性。這次代表大會的第二件聳人聽聞的事件，是幾乎整個黨中央主席團（未來的政治局）對勃列日涅夫和他的表演都保持謹慎的距離。

十二名黨中央主席團委員裏面，在大會上發言的除了報告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之外，只還有國家首腦波德戈爾內——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職務的緣故——和那個必不可少烏克蘭人謝列斯特。其餘的委員——甚至於勃列日涅夫最親密的黨羽基里連科，至於沃羅諾夫、波利揚斯基和謝列平就更不用說了——全部彬彬有禮地然而默不作聲地聽着，記下大會的成功和失敗。蘇斯洛夫早已縮回到他慣有的含蓄收斂的狀態，他甚至於都覺得沒有必要從首席理論家的角度用幾句關

於「資本主義困難的時代已經開始」的理論詞句，爲勃列日涅夫的貧乏可憐的論證作些補充。已經注定了要引退的老明星米高揚和什維爾尼克反正沒什麼可說的了。如果勃列日涅夫在今後四年經受不住考驗，那麼在他下台的時候，大家就可以在下次黨代表大會上說：「我們絲毫沒有表示過贊同」——這便是黨的領導集團內沉默的大多數的指導思想。

並不是所有的發言人都支持重新選舉一名總書記的建議。莫斯科州委第一書記科諾托普，一位在哈爾科夫出生的烏克蘭人，隻字不提勃列日涅夫計劃的提高自己身價之舉，科諾托普的黨組織在首都周圍的工業區，有三十四萬名黨員，白俄羅斯黨中央第一書記，蘇聯英雄馬謝羅夫也覺得這件新聞不值得一提。那位提出這個建議的莫斯科人葉果里切夫是唯一的一個沒有忘記譴責「個人崇拜」的大會發言人。整個大會期間，這是唯一的一次涉及到非斯大林化這個十五年來壓倒一切的主題——作爲對勃列日涅夫提出的警告，這個警告是在建議提高他的身價的同時一口氣發出的。斯大林的陰影不散，而且變得越來越強，只是沒有人談起它而已。俄羅斯有句諺語：「在被絞死的人家裏不談絞索。」

一九六六年四月七日晚，大會結束前一天，四千六百二十名有表決權的代表在一次不公開的會議上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選舉了第一屆勃列日涅夫的黨中央委員會和黨中央檢查委員會。第二天黨中央委員會選舉了新的政治局，書記處和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新的主席（什維爾尼克的黨務委員會解散了——翻查從前檔案櫃的工作應該結束）。黨中央檢查委員會同時選舉了自己的主席。勃列日涅夫在當天最後一次大會上公佈一切選舉結果時，採用了一個革新措施：他按照當選人職位高低的順序宣讀領導成員名單，代表們這下就可以更好地辨別，誰重要，誰更重要。

黨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

勃列日涅夫——黨中央總書記

柯西金——部長會議主席

波德戈爾內——國家主席

蘇斯洛夫——黨中央書記處書記

沃羅諾夫——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理

基里連科——黨中央書記處書記

謝列平——黨中央書記處書記

馬祖羅夫——第一副總理

波利揚斯基——第一副總理

謝列斯特——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

佩爾謝——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新選）

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杰米契夫——黨中央書記處書記

格里申——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

姆日阿瓦納澤——格魯吉亞黨中央第一書記

拉希多夫——烏茲別克黨中央第一書記

烏斯季諾夫——黨中央書記處書記

謝爾比茨基——烏克蘭總理

庫納耶夫——哈薩克斯坦黨中央第一書記（新選）

馬謝羅夫——白俄羅斯黨中央第一書記（新選）

黨中央書記處：

勃列日涅夫——總書記、政治局委員

蘇斯洛夫——政治局委員

謝列平——政治局委員

基里連科——政治局委員（新選）

杰米契夫——政治局候補委員

烏斯季諾夫——政治局候補委員

安德羅波夫——黨中央聯絡部長，主管社會主義國家

波諾馬廖夫——黨中央國際部長

卡皮托諾夫——黨中央組織黨務工作部長

庫拉科夫——黨中央農業部長

魯達科夫——黨中央重工業部長

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之後組成的領導班子特別值得注意，因為除了魯達科夫（此人生病，根本沒有上任）和姆日阿瓦納澤（此人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退休）之外，所有這

些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當選的或者得到批准的幹部今天還依然組成了這個領導班子，後來兩年只有兩個新人還參加到這個班子裏面去，一個當政治局候補委員，一個代替魯達科夫，這就是說由「更高權力」決定，當了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委員的組成在到下一次黨代表大會之間的五年之中根本沒有變動，在一九六八年四月至一九七一年四月之間，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書記處書記當中也沒有發生任何變動。經過五年鋼鐵一樣的穩定狀態之後，在一九七一和一九七二年進行變動，擴大政治局的時候，也是從自己的隊伍裏找人來擴大的。從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以來，只有一個新人被吸收進蘇聯這二十五個最有權力的人物的行列之中。這是蘇聯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最穩定的領導班子。這二十五個人，特別是十一名擁有表決權的委員將在後來幾年作出蘇聯歷史上最重大的決定，這些決定只是取決於這幾個人的經驗，對形勢的認識以及他們個人的態度。這些決定不是像德國入侵那樣的決定，這個蘇聯歷史上最可怕的事件來自外部，根本不給人選擇的餘地。這些決定也不是像斯大林的大清洗運動那樣是一個暴君獨自作出的決定，大清洗運動只給斯大林的助手們一種選擇：自己去死或者讓別人去死，就是說不給人以選擇的餘地。

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二年蘇聯的這個領導集團面臨着與世界第一大國對峙的問題，一九六九年面臨的問題，是否承擔一場和五億人進行的歷時十幾年的戰爭，一九六八年面臨着最嚴重的抉擇，共產主義思想勝利還是維持他們的帝國。只有和波恩打交道的事充滿了感情色彩，具有地區性的意義，儘管從長遠的眼光來看，這事預示了歐洲的持久和平。

可是讓我們首先來談談那些失敗者吧。米高揚和什維爾尼克，一個在政治局呆了三十一年，另一個呆了十年，現在都離開了這個舞台，他們依然還都是黨中央委員。波德戈爾內就像人們所

預料的那樣離開了黨中央書記處。他依然是第三號人物，直到今天還確保這個位置，甚至於超過勃列日涅夫所喜愛的程度。魯達科夫這位赫魯曉夫殘留下來的書記處書記，最後由於保住了自己的職位而激動不已，在確定了他的職位之後那一天被送進醫院，半年之後就死去，年僅五十六歲。

也有一些獲利者。白俄羅斯黨中央第一書記馬謝羅夫進入政治局的前廳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從一九五七年以來便習慣於把一部份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席位讓給最重要的加盟共和國。庫納耶夫是繼烏茲別克人拉希多夫進入政治局前廳的第二個亞洲人，他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則相反，標誌着和中國接壤的第二大加盟共和國日益增長的重要性，標誌着蘇維埃帝國內比歐洲人口增加更快的亞洲人日益增長的重要性和勃列日涅夫日益增長的影響。丁穆罕默德·庫納耶夫是勃列日涅夫發現的人才。除此之外庫納耶夫——使俄羅斯人害臊的偏偏是個亞洲人——標誌着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他是個真正的成了名的科學家，早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便在阿拉木圖領導過當地的科學院。隨着庫納耶夫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今後，誰要是沒有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便難於進入政治局。

完全出人意料的是六十七歲的阿爾維德·雅諾維奇·佩爾謝在他老年時代進了政治局，他是唯一的一個經歷過上一世紀的政治局委員，儘管經歷的時間並不長，但在十月革命之前，一九一五年，就加入了共產黨。正因為如此，在米高揚和什維爾尼克引退，庫西寧去世之後，佩爾謝便被吸收進領導集團，以便保持其連續性。佩爾謝還參加過一九一七年彼得堡的蘇維埃——托洛茨基的蘇維埃——，一九一九年幫助建立短命的拉脫維亞蘇維埃共和國，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在

紅軍和紅海軍中當政治幹部，一九三一年畢業於紅色教授學院，當了講師。大清洗運動在第一年，一九三三年，就把他沖刷到哈薩克斯坦去，領導國營農場的政治部，後來又爬上去當一個農業托拉斯的副經理。他一點也不引人注意地在莫斯科當教員，僥倖度過了大清洗運動的高潮——儘管如此，他這樣一個一九一四年里加的工人，也就是說，是個十分可疑的分子，居然活了下來，真是個奇蹟。一九四一至一九五九年他擔任拉脫維亞黨中央書記，此後擔任拉脫維亞黨中央第一書記。現在他突然坐在莫斯科，要他作為一個新當選的政治局委員置身於一些都比他年輕的人當中，來領導監察委員會。

佩爾謝這個人完全可以當作陪襯不予理睬：一個毫無影響的人。然而從一九六六年起在政治局表決的時候也得算他一票。

在第二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上平步青雲的却是新任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安·帕·基里連科，他是勃列日涅夫最重要的黨羽，第十八集團軍時代和扎波羅熱時代的故交，現在毫無爭議地當上了黨中央的幹部部長，主宰着五十萬黨的幹部的前程。就是基里連科這個人在九年前作為一個五十歲的地方上的黨委書記責問六十七歲的莫洛托夫：「您在這兒到底是什麼人？」而他現在自己也成了個人物了。他在三年之內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爾內——蘇斯洛夫四重唱連接在一起，在烏拉爾地區他自己黨羽的支持之下，直到今天他也還在等級森嚴的黨內坐第五把交椅。

所以說在一九六六年進入黨中央委員會的十五個來自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基什尼奧夫和阿拉木圖的人當中——這是勃列日涅夫宦途中的三站——不僅有總書記的黨羽，也有他的心腹基里連科和庫納耶夫的黨羽。每個人都把自己的親信帶來，安插進去。尤其是勃列日涅夫，他安插

了他的顧問團。

勃列日涅夫的黨中央辦公廳主任格·謝·帕夫洛夫又重新當選為黨中央候補委員；黨中央總務部長、行政管理專家契爾年科，被塞進黨中央委員會當候補委員；黨中央科學和學校部長、理論家謝·帕·特拉佩茲尼科夫，甚至一躍而成為黨中央委員。連別爾哥羅德州委第一書記，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三年在勃列日涅夫故鄉所在的那個州擔任過領導工作的尼·費·瓦西里耶夫也當上了黨中央委員。

甚至於勃列日涅夫的前廳裏最不出頭露面，地位至關緊要的人物格·埃·楚卡諾夫，一個「在蘇聯共產黨中央機關裏擔任負責工作」的人，也在黨中央檢查委員會找到了一個席位，取代赫魯曉夫的筆桿子新聞記者G·T·舒伊斯基。

有兩個人還得稍稍等待：「日耳曼語言學者」亞歷山德羅夫——阿根托夫（西德的黃金時代還沒有到來）以及故鄉的老朋友尼·安·謝洛科夫。謝洛科夫在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一年曾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市長，此刻一直在基什尼奧夫任摩爾達維亞黨中央第二書記，做馴服的伊·伊·鮑久爾的副手，不過已經進入黨中央委員會當上了候補委員。

因為一九六六年四月七日新選或者連選連任的一百九十五名黨中央委員絕不都是勃列日涅夫主義者。從原來的黨中央委員裏面只刷掉了二十三人——其中當然有最鐵杆的赫魯曉夫黨羽謝爾久克、謝寧和伊瓦申科夫人——儘管中央委員會比原來擴大，可是新當選的黨中央委員也只有二十八名，其中也有波德戈爾內的黨羽，例如謝列平去年的槍靶子，哈爾科夫人瓦辛科，有白俄羅斯的游擊隊員，比較年輕的將領，新上任的原子部門的頭頭（勃列日涅夫的宇宙火箭技術專家揚

格利只當上了黨中央檢查委員），三名工人，一個農民（赫魯曉夫的這個習慣被保留下來了），甚至於莫斯科附近一個國營農場裏的二十五歲女擠奶員劉波芙·西索耶娃也當選為黨中央檢查委員，她作了一個非常新鮮生動的發言（「我今年二十五歲」），此外還有「被赫魯曉夫傷害過的人」，例如這時已八十五歲高齡的伏羅希洛夫元帥，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巴伊巴科夫，農業部長馬茲凱維奇。其餘的新人都是從候補委員升上来的，還有兩人是從黨中央檢查委員升上来的。上屆黨中央委員裏的百分之七十三，一百四十七名留了下來，一九六一年當選為黨中央委員的五十八名外省黨委的第一書記裏和二十一名經濟技術大員裏分別有五十名和十七名在一九六六年也繼續當選，這些人頑強地保證一切都維持原狀不動，不得發生絲毫變化——他們就是爲了這個緣故而贊同勃列日涅夫的。他是他們的人，是推行復辟的人。在次等席位上變動大一些，所以六十五名黨中央檢查委員裏面淘汰了二十八名，十一名提升爲黨中央候補委員，在黨中央委員會內，大部份委員照例穩定不變。不管怎麼說，反正出現了兩個新的結果：黨的幹部的比例又減少百分之五，佔黨中央委員的百分之六十，實用主義地判斷事情的經濟技術大員的比例提高百分之三，達到黨中央委員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三，從一九五二年最後一次斯大林的黨代表大會以來，儘管黨中央委員會擴大了五十個席位，但黨的幹部失去了百分之十的名額，而經濟技術大員的名額則增加了百分之六。

幾位空軍元帥，連同核潛艇司令恰巴年科海軍上將都必須離開黨中央機構。越南戰爭表明，以常規武器進行戰爭的時代並沒有過去，即使進行核戰爭也還有坦克的地位。比較年輕的軍區司令員們，有一個甚至於只是個中將，填補了慢慢死絕的老帥們的位置，他們焦躁不耐地，政治局

頗不舒服地都在等待着身患癌症的馬利諾夫斯基部長去世——在這之前部隊領導班子不要有任何變動。在原子時代還依仗着對騎兵戰役的回憶過日子的一代將領必須更新，這個問題從一九六七年開始想必成爲勃列日涅夫和他的政治局面臨的最困難的問題之一。

勃列日涅夫忙於風塵僕僕地奔波於東歐，關於對付中國的問題，在他的這次黨代表大會上還提不到日程，他本人對此也只說了一句無關痛癢的空話。黨代表大會之前他訪問了遠東最重要的進軍基地蒙古，黨代表大會之後，毫無成果地訪問了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的首腦齊奧塞斯庫發表了一個十分執拗的歡迎詞；勃列日涅夫同樣毫無成果地訪問了南斯拉夫，鐵托正好在那兒把派去參加蘇共黨代表大會的親莫斯科的亞歷山大·蘭科維奇攆走。勃列日涅夫一共出訪八次，和去年一樣，一次也沒到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去。

勃列日涅夫發表的演說都是平淡無奇，無聊乏味，毫無高潮。在第二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四個星期，由莫斯科政治書籍出版社「政治出版社」出版了兩卷集《沿着列寧的路綫》，其中刊印了他在一九六四年的四篇講話（當然是十月十四日以後發表的），一九六五年的十三篇講話，一九六六年的十篇講話，一九六七年的八篇講話，一九六八年的十一篇講話，一九六九年的十四篇講話和直到一九七〇年四月發表的五篇講話，另外還有黨代表大會上的全部發言。五年之內的六十五篇講話和一個政治報告——都是些不可卒讀的東西，枯燥死板，千篇一律。還有爲那個在布拉格出版由莫斯科人編輯的雜誌《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撰寫的兩篇文章，以及爲慶祝共產黨在保加利亞掌權二十五周年出版的慶祝文集寫的短文《朋友、盟友、兄弟》也收在裏面；所有這些講話和文章都由他的顧問亞歷山德羅夫編輯、出版，並且可能大部份也出自此人的手筆。

一九七二年九月發表的第三卷除了他在第二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做的總結報告之外，還收集了一九七〇年的二十一篇講話和賀詞，一九七一年的二十七篇講話（其中七個是在法國發表的）以及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日的一篇講話。發行量下降：第一、二卷各發行五十萬冊，第三卷發行二十萬冊。

兩大支柱：軍人和新斯大林主義分子

勃列日涅夫向來不善於爲自己的行動說明理由，而較善於行動。他行動起來了：斯大林一步一步地由無人看守的墳墓裏走了出來。還在三月份，新的領導就表示出他們不受赫魯曉夫對「反黨分子」判決的束縛。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由柯西金總理批准的國家計委的組成名單在第三十九個席位上揭示出了一項聳人聽聞的事件：自從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卸去了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職務，從而銷聲匿跡的米·格·別爾烏辛，現在又被任命爲國家計委委員。別爾烏辛，老斯大林主義分子們的最後一名經濟獨裁者，如今具有刺激意味地坐在他的一九五六年失敗的前任巴伊巴科夫的機關裏，在以後幾年甚至獲准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早在一九六五年，衛國戰爭勝利二十周年慶典的前一天，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宮的會議大廳裏提到以聯共（布）（一九五二年以前黨的名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約·維·斯大林爲首的國防委員會的建立的時候，博得了一致贊許的掌聲。頑固保守分子趾高氣揚起來。

但是，事情並不僅止於此。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新的領導建立了一個新的部，其實是個舊的部。蘇聯內務部又建立起來了。爲了不使歷史重演，這個部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三日被赫魯曉夫撤銷。雖然還不敢沿用舊的，表面看來老老實實的名稱「內務部」，而是掛着「社會治安

部」的牌號。爲了爭奪這個新機構掌權人職位而進行的鬥爭，表明這件事是至關緊要的。這場爭奪戰一直延續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勃列日涅夫是這場爭奪戰的獲勝者。他故鄉的朋友尼·安·謝洛科夫佩戴着煥然一新的陸軍中將的全副行頭進入了設在莫斯科中心捷爾任斯基廣場上的那座臭名昭著的盧卜揚卡大廈。六年來銷聲匿跡的蘇聯警察又開始活躍在莫斯科街頭。反動派進軍了。

儘管如此，爲委任謝洛科夫持續了一個半月的爭奪戰，表明總書記的每一個步驟都極其慎重周到，尤其表明在黨代會上「往前進」和「往後退」的幹部之間建立起來的均衡狀態還不可能發生任何變動，除非是出現了壓倒一切的非常事件。所以，比如說七月十日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和黨中央重工業部長魯達科夫去世之後，一直拖延了將近半年，直至十二月十三日才委任了一個繼任者：米·謝·索洛緬采夫。此人是頓河畔的羅斯托夫州委第一書記，在此之前，曾在哈薩克斯坦任職五年。

所以，勃列日涅夫除了依賴與軍隊的聯系之外，別無他法。這就是說，期待馬利諾夫斯基的死。而與軍隊的聯系對於每一個黨的首腦來說，都是極其冒險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勃列日涅夫六十壽辰之際，爲了表彰他在共產主義建設和鞏固國家防禦力量方面對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作出的卓越貢獻，爲了表彰他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前綫，在反對德國法西斯佔領者的鬥爭中作出的偉大功勳」，授予他蘇聯英雄稱號和「金星」獎章，並授予他第四枚列寧勳章。這時，他等待着，他還不得不眼睜睜地看着國家元首波德戈爾內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如何受到教皇保羅六世的接見（甚至成了允許在覲見時抽煙的第一個來訪者），這是繼承了阿朱別伊的傳統，

但現在則完全成了堂而皇之的公務，這期間，勃列日涅夫像前幾年一樣，只不過到過華沙而已。也是在一九六七年，勃列日涅夫多次去東歐集團，其使命是使前沿地區團結一致，這是他的職責所在，而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則處理重大的政事。

一年八次旅行，即使在前幾年別人也不同意他更多出訪。最近一次，第九次出訪到諾沃提尼那兒去是因爲布拉格的事態發展得令人震驚；杜布切克的陰影已經侵入。過去的衛星國爲羅馬尼亞的先例所鼓舞，十九年來又目睹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得愈來愈自負，勃列日涅夫只得屈尊到他們那裏去——東歐集團的首腦會議現在也只好在卡爾斯巴德或布達佩斯舉行。動輒把大家召到克里姆林宮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精力充沛的波德戈爾內和堅韌頑強的、頗具聲望的柯西金，撇開勃列日涅夫在處理世界大事和經濟方面的政務。因此，面對着家裏未見分曉的力量對比，而且由於受到波德戈爾內和柯西金的威脅，勃列日涅夫也就愈益依靠軍隊的支持。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國防部長羅·雅·馬利諾夫斯基在任職十年之後去世，這時，軍隊便愈加願意接受他的籠絡了。

這個出生在敖德薩的烏克蘭人馬利諾夫斯基，健壯如牛，表情陰鬱，他度過了蘇聯歷屆國防部長最平靜的任職期；撇開不是出於他的意願，也不是他所引起的古巴危機不說，在這十年內，天空中沒有一絲雲翳，既無暴動，也無入侵，這位元帥以其猙獰可畏的外貌欺騙了全世界，其實患有癌症。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他好不容易勉強作了最後一次講話。當勃列日涅夫安葬了這位最艱苦時期的南方方面軍的老首長之後，圍繞着繼任者的問題便展開了一場後果嚴重的爭論。一般傾向是任命文職官員。經濟技術大員希望他們當中的一個人來領導國防部；他們舉出美國爲

例。偉大的戰爭年代反正已經過去。與美國締結的停止核試驗的協定從一九六三年起便已生效。高級軍械專家烏斯季諾夫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九日，也就是戰爭爆發前兩周被任命為軍火工業領導人，並且從那時起一直不斷負責軍火工業，他理所當然地成了考慮中的人選。這是自托洛茨基時期以來，人們第一次議論由一個非軍人擔任武裝部隊領導人。

勃列日涅夫要格列奇科出任。高得出奇的烏克蘭人格列奇科，身為華沙條約聯合武裝部隊總司令，本來就是馬利諾夫斯基的第一副手，而且比死者還年輕五歲。這位第十八集團軍的司令經歷過諾沃羅西斯克和「小地」，土阿普謝和克拉斯諾達爾的疾風暴雨般的日子，也是令勃列日涅夫極為懷念的日子。格列奇科是總書記心目中的當然入選者。在六十二歲的格列奇科身後擠滿了更為年輕的將領們，他們渴望榮譽、勳章、勝利和晉升。但這一切只有在發生衝突的情況下才能得到。

勃列日涅夫在為馬利諾夫斯基的繼任進行的爭奪戰中取得了勝利。讓一名文官擔任武裝部隊領導人的想法被否決。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安·安·格列奇科成了蘇聯歷史上的第十任國防部長（從托洛茨基算起；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在托洛茨基之前，領導武裝部隊的三駕馬車有解散武裝部隊的任務）。

身材魁梧的白俄羅斯人伊·伊·雅庫鮑夫斯基，五十五歲，是個拚命蠻幹的坦克專家，他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前沿地帶，喀爾巴阡軍區瞭如指掌，他被提升為格列奇科的第一副手，並且繼格列奇科擔任華沙條約聯合武裝部隊總司令，同時是新領導提拔為蘇聯元帥的第一個人，而且還是當了蘇聯元帥的第一個白俄羅斯人。冒險開始了。軍事領導經過調整變得年輕。陸軍總司令的職

位自從崔可夫在赫魯曉夫垮台後被撤職以來，一直出缺（崔可夫過去是赫魯曉夫最寵愛的元帥，在其庇護人垮台之後，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只能担任自一九六一年七月起由他兼管的全國民防部隊的司令，他仍舊是黨中央委員）。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遠東軍區司令伊·格·帕夫洛夫斯基接任陸軍總司令，這位烏克蘭人也是勃列日涅夫的戰友。帕夫洛夫斯基由於身為陸軍總司令，也成了格列奇科的副手。但是還不僅如此，在那一年，甚至於過去的最高軍事委員會都復活了。這個機構由於國防委員會的建立，在戰爭之初就已失去作用；二十二年來，誰也沒有想到要恢復這一機構（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這個機構共有十三個成員，赫魯曉夫也是其中之一）。而今這個機構又重新恢復，理由是在原子時代政治家必須過問軍事。毫無疑問，勃列日涅夫是最高軍事委員會的成員，這樣從一九六七年以來他就參加了一個並非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能進去的一個機構。所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任命了格列奇科之後，勃列日涅夫就突破了他的被政治局限制得很窄的職務範圍。

一切都很順利。甚至於最重要的一個步驟，因有新的軍事領導的撐腰，現在也可以大胆進行：撤換了謝列平的最重要的助手，「克格勃」的頭子謝米恰斯內。

格列奇科在國防部就職後六天，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謝米恰斯內被撤換，並且被調到基輔去當第一副總理（一九七一年他被踢出黨中央委員會，並降為烏克蘭的一名普通副總理）。統治「克格勃」幾乎九年之久的謝列平時代結束了，這位策略家丟了他的最重要的支柱。

一直担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主管社會主義國家事務的黨中央聯絡部部長尤·弗·安德羅波夫成了謝米恰斯內的繼任，他由蘇斯洛夫和勃列日涅夫一致推舉為安全部門領導的候選人，由於

十一年前（安德羅波夫當時任駐布達佩斯大使）及時鎮壓了匈牙利起義，充分證明他是合式的人選。十一月份，摩爾達維亞克格勃的頭頭茨維貢進入安德羅波夫的前廳，當他的第一副手。

可是處境困難的謝列平，當其支柱被搞掉之後，冒險以攻爲守；他不顧蘇斯洛夫、波德戈爾內、柯西金和波利揚斯基的反對——這四個人的聯盟，我們在以後還將多次碰到——支持勃列日涅夫和年青將領們的「主戰派」。國防部的新領導到處尋端啓釁。恰巧出現了一個備受歡迎的對象：以色列。經過兩年半的内部鞏固，新領導迫不及待地投身到他的第一個外交冒險中去。

來自近東的消息是有利的。阿·亞·巴爾科夫斯基大使從大馬士革滙報了以色列是何等軟弱和敘利亞人是何等強大。巴爾科夫斯基必然了解情況，他在近東工作了八年，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他在開羅任大使，此後在大馬士革任大使。D·P·波希達耶夫大使由開羅報告蘇聯英雄納賽爾的軍隊正秣馬厲兵。W·F·尼古拉耶夫大使由巴格達報告了伊拉克人已處於臨戰狀態。爲使莫斯科好鬥的新領導人不致失望，D·S·茹瓦辛大使由特拉維夫發來了同樣的報告。這四名外交官都具有克格勃工作的經驗。在三、四月份，蘇聯報紙在敘利亞——以色列的爭端上的調子變得嚴峻起來，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久經考驗的茹瓦辛送來了關於以色列軟弱的報告，久經考驗的巴爾科夫斯基、波希達耶夫和尼古拉耶夫則送來了述及阿拉伯人強大的報告。

戈爾什科夫的日益強大的海軍第三分艦隊，即衆所周知的黑海艦隊的一部份在地中海游弋。因此，事情可說萬無一失。莫斯科鼓勵開羅、大馬士革和巴格達，並煽起反以色列的情緒。

俄國和巴勒斯坦猶太國的關係在其存在的二十年間經歷了一次徹底的變化。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裏——反對英國人——支持了劃分國土的提案，從而使以色列得

以誕生。當以色列國家宣佈成立的時候，蘇聯與美國一道，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在以色列誕生的最初二十四小時內成了承認這個猶太國的首批國家。但是斯大林反猶太人的態度在他晚年，在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二日導致了消滅猶太知識分子的精華，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一日則導致了與以色列斷絕關係。在斯大林逝世和貝利亞被捕以後，於一九五三年七月六日又與以色列恢復了關係。身材魁梧的蘇聯公使A·N·阿勃拉莫夫於一九五四年升格為大使。政治上短命的謝皮洛夫帶着俄羅斯人逼近地中海的千年夢想，於一九五六年實行了「向東方開放」的政策，它使人產生了即使沒有土耳其的幫助也可越過海峽的希望。而這只有阿拉伯人可以幫忙，因為阿拉伯人是多數。莫斯科決定運用最原始的解決辦法——遵循多數的法則，然而這是一條數學法則，而不是政治法則。

倘使需要證明蘇聯領導在作出決定時，是慣於優先考慮意識形態還是強權政治，那麼這裏有一個最明顯的證據：當勃列日涅夫和謝列平決心支持本國的軍人反對以色列時——看來戰利品唾手可得——，社會主義思想遭到最殘暴的踐踏。

六天戰爭的經過無需贅述了。以色列人一出擊，還在第一天就驚破了莫斯科的迷夢。當柯西金總理抓起「紅色話筒」，告訴約翰遜總統，如果美國人不加干涉，他也根本不想干涉時，這使任何有利於阿拉伯人的進一步干預都化為泡影了。約翰遜立即以同樣的話答覆了他。如果說軍人和黨的幹部還沒有學會處理危機的話，那麼，塔什干的和平締造者柯西金對此是頗有經驗的。決不應該重演古巴事件。蘇聯報紙從報道勝利的消息轉為表示對失敗者的同情。莫斯科的軍事裝備無濟於事。無論是根據過去的習慣用掩蔽的坦克組成的防禦體系，還是埃及人所不能操縱的大炮都

不起作用。世界上第二個最大的軍事機器，力大無窮的歌利亞^①劈頭挨了一塊擲彈石的猛擊。於是只剩下舉行奧斯特拉基茲姆^②一途了。勃列日涅夫未能獲准參與調處這一危機。波德戈爾內前往開羅撫慰埃及人，而柯西金則去美國撫慰美國人。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羅會見了美國總統，一股戴維營的氣息以及赫魯曉夫與肯尼迪維也納會見的氣息吹遍了驚懼不安的世界。在國內則決定改組克格勃，克格勃也確有必要增強其日益掃地的威信。安德羅波夫的以色列同僚們顯然要高明得多。罪責推到謝米恰斯內——在災禍發生時，安德羅波夫畢竟才任職六個星期——和謝列平身上。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在阿拉伯失敗和俄國受挫之後兩周，安德羅波夫成了政治局的候補委員。從貝利亞時期以來第一次又是一名警察坐在權力的前廳裏。這個五十三歲的職員的兒子出生在斯塔夫羅波爾近郊一個哥薩克村莊裏，從一九三六年起就是黨的幹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的年代，是黨中央一個名稱不詳的部門的領導人，作為「兄弟黨」事務專家，他極為稱職。在布拉格，面對着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代表大會上的新聞，面對着對諾沃提尼和對俄國人的普遍厭惡，契爾沃年科大使把安德羅波夫做為榜樣。自從安德羅波夫被選入政治局以後，任何蘇聯大使都不會忘記，只要他及時地要求調來軍隊，那就可以帶來什麼樣的收益。

○ 歌利亞是聖經中非利士族人中的巨人，被牧羊人大衛用一塊擲彈石擊死。——譯者

○ 奧斯特拉基茲姆即貝殼放逐法。貝殼放逐法是古代雅典公民會議中一種特殊的投票方式。在決定是否把某個對國家有危害的人流放國外時，採用這種方法，投票是用貝殼進行的，只要有六千個貝殼上寫有這個人的名字，此人就要從雅典驅逐出去，流放國外十年。——譯者

一陣疾風暴雨落到謝列平的助手們的頭上。塔斯社社長戈留諾夫，過去的《共青團真理報》主編，還在這次失敗之前，於五月二十二日被調到肯尼亞的內羅畢去當大使，並於一九七一年取消了黨的中央候補委員的資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務部長季庫諾夫於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被撤職，波希達耶夫大使經過一段短暫的待命期之後——否則事情會太引人注意——，於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被召回，代之以蘇聯最顯要的外交官之一、戴高樂的朋友維諾格拉多夫（一九〇七—一九七〇年），為的是撫慰納賽爾；從此以後，波希達耶夫再沒有被派到國外去任職，只是在一九七一年秋天，他以外交部副司長的身份又露了一次面。茹瓦辛在六月九日與以色列斷交之後回國，從此無影無蹤，巴爾科夫斯基留在大馬士革的任上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他後來消失在莫斯科的外交機關裏，一直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才重新派出國去，在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亞任職。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近東事件在莫斯科算是完全了結了。謝列平「當選」為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他不得再去過問重大的政事，而該去照應八千萬工會會員的勞保事務，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裏事情有的是。他當然依舊留在政治局裏，使不穩定的平衡得以繼續保持。如果任何一個進入政治局把他取而代之的人都是勃列日涅夫的人的話，那就不符合別人的心意了。隨着謝列平退居第二綫，一個具有創見的人物離開了莫斯科政治舞台最前列的位置。但是他才四十九歲，還相當年輕，不會就此放棄鬥爭；一九五五年，勃列日涅夫在他這個年齡，還呆在阿拉木圖呢。

謝列平的前任維·瓦·格里申就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在近東危機時，以強硬派面目出現

的野心勃勃的葉果里切夫於六月二十九日突然被撤職，讓位給格里申，謝列平照例還有少許時間，直到九月二十六日才被踢出黨中央書記處。反謝列平的鬥爭結束了，從現在起，莫斯科的統治者是三個幾乎平起平坐的頭頭：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爾內，蘇斯洛夫則呆在幕後。

近東危機後，蘇聯領導在較小的規模上學到了赫魯曉夫在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機中所學過的東西——別冒風險，別貿然去幹難以逆料的事情。尤其是，別和阿拉伯人一起冒風險。因此，一九六七年的六月危機直至今天還依然是勃列日涅夫時代唯一的一次外交冒險。莫斯科小心翼翼的十人委員會變得更加小心翼翼，更加瞻前顧後，更加疑慮重重，更加無聊乏味。對勃列日涅夫來說，資本主義世界本來就是沒有趣味的。這一年愈是接近年底，他愈是注目於自己領域裏的致命危險：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不那麼安分了。

布拉格，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支柱獲勝

後來在東歐集團羞羞答答地稱之為「事件」的經過是令人難忘的。星期三，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之夜裏，蘇軍喀爾巴阡軍區和外高加索軍區的部隊分別在W·I·比沙林上將和謝·庫爾科特金中將指揮下越過捷克邊界，捷克正好在那先前屬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喀爾巴阡——烏克蘭（一九四五年以來成了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外喀爾巴阡州）的一條狹長地帶與蘇聯接壤。國土防空軍總司令帕·費·巴季茨基大將指揮傘兵，S·S·馬爾亞辛上將指揮後勤部隊，國防部副部長、

陸軍總司令伊·格·帕夫洛夫斯基大將任整個戰役的總指揮。來自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軍隊同時開進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境，華沙條約的第七個成員國羅馬尼亞，像一九五六年拒絕共同出兵匈牙利一樣，沒有參預入侵，第八個成員國阿爾巴尼亞，自一九六二年以來就不參加華沙條約集團的活動了，一九六八年九月阿爾巴尼亞退出了華沙條約。入侵之前，在八月二十二日，連同塔斯社的一項關於這次行動的報道一起，發表了「捷共中央委員會小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和國民議會」未署明日期的求援信。這封求援信是匿名的，因此，肯定是由蘇聯大使斯·瓦·契爾沃年科和他的代辦烏達爾佐夫親自炮製出來的。嗣後，也是契爾沃年科指引帕夫洛夫斯基將軍進佔布拉格。從一九六五年四月起，契爾沃年科就在那裏，對情況瞭如指掌。

自從八月十七日那天清晨莫斯科作出決定以來，蘇共中央政治局委派政治局委員和蘇聯第一副總理基·特·馬祖羅夫負責這次行動；八月四日，新任命的華沙條約國參謀長謝·馬·什捷緬科大將負責進行東歐集團五國部隊協同作戰的參謀部準備工作；什捷緬科的前任，M·I·卡薩科夫，因「健康原因」而去職，這在蘇聯武裝部隊的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事件，卡薩科夫六十六歲，什捷緬科六十一歲。

捷克斯洛伐克未經流血就被佔領了——國家總統兼總司令盧·斯沃博達大將下令禁止抵抗，並且在八月二十三日飛往莫斯科進行一次「正式訪問」，以便談判。與此同時，黨中央第一書記亞·杜布切克、總理奧·切爾尼克和議會主席揚·斯姆爾科夫斯基則被蘇聯派來的人員逮捕，被他們用一輛坦克帶到烏克蘭。

蘇聯方面，除了忙於執行入侵事宜的馬祖羅夫和逗留於赫爾辛基的佩爾謝之外，全體政治局委員，再加上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卡圖謝夫和波諾馬廖夫，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和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全都參加了會談，會談持續了四天，直至八月二十六日結束。會談結束後，於八月二十八日發表了一項公報，這項公報允許華沙條約國部隊「暫時留駐」在捷克斯洛伐克領土上。斯沃博達在克里姆林宮以自殺相要挾，才得以違背蘇聯領導原來的意圖使被捕的同志們獲得自由，並讓他們參加會談。結果捷克方面參加會談的，除去斯沃博達，與他同機而來的捷克國防部長馬·楚爾上將和捷克駐莫斯科大使V·柯斯基之外，還有杜布切克、切爾尼克、斯姆爾科夫斯基和其他十名捷克幹部，其中有黨中央書記處書記V·比拉克和A·英德拉、捷中央檢查委員會主席M·雅克斯、前任總理J·列納爾特，主要是還有副總理G·胡薩克（但是沒有後來的切爾尼克總理的繼任L·斯特盧加爾，沒有當時的外交部長J·哈耶克，他當時正在美國的聯合國總部）。

入侵捷克引起了西方世界憤怒的反應，不言而喻，這些反應早就估計在內，無需予以重視。自從一九四七年保加利亞農民黨領袖尼古拉·佩特科夫被絞死以來，在莫斯科人們對於類似的反應總是漠然處之。且撇開西方的憤怒反應不說，在共產主義世界，特別是在與中國的爭執中舉足輕重的那些自負的西歐大黨的反應簡直是災難性的，贊同入侵的第一個共產黨是聖馬力諾共產黨，所以蘇聯在八月二十一日首先只好滿足於舉出這一個盟友。其他三十五個黨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九日才向莫斯科表示贊同——可都是些多麼曖昧不明的組織啊！

萊索托、盧森堡和馬里，美國、馬提尼克和巴拿馬，事後贊同入侵的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共產黨裏面舉出這麼一批黨來是有典型意義的，並且表明了這些贊同的價值。這些共產黨裏面有許多

受到禁止，流亡在外進行活動，因此，完全依賴於莫斯科的金錢。

四十九個共產黨保持着意味深長的沉默或者採取他們的措施。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發表了要堅持下去的講話，中國和阿爾巴尼亞表示極度的憤慨，法國共產黨經過十多天的考慮後於九月三日對此表示肯定，使勃列日涅夫如釋重負。相反，意大利人路易基·隆哥，這位非共產主義世界最大的共產黨的首腦、陶里亞蒂的繼承人，當時正在莫斯科，當他聽了有關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鮑里斯·波諾馬廖夫的拐彎抹角的解釋之後，憤怒地收拾行裝，離開了莫斯科。蘇斯洛夫和波諾馬廖夫為反對中國建立一條共同戰綫的工作遭到了破壞。莫斯科沒有能獲得元老們的贊同。一九六六年向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次黨代表大會致賀詞的一百多名老布爾什維克當中，只有三名在九月二十二日作了一個肯定的表態。

布拉格的廢墟至今尚未清除，「人道的共產主義」的實驗遭到摧毀至今令人難忘。莫斯科爲什麼要承當這一切，勃列日涅夫爲什麼要承當這一切，甚至連八月中旬要乘船到列寧格勒的美國總統也被婉言謝絕了（莫斯科的人還是有這點敏感的）？有兩個重要理由，使他們用武力來結束布拉格之春。

最重要的一個理由是，一九六八年莫斯科新領導的權威即使在赫魯曉夫垮台後的第四年也不見增長。在世界上，在東歐集團，甚至在蘇聯國內人們知道了這些人是領導，僅此而已。他們反正當上了領導，看來黨中央委員會或者說黨，也物色不到別的人，那就讓他們在上面折騰吧。早在赫魯曉夫統治下，對「上面這些頭頭」的越來越甚的漠不關心的態度已經十分清晰可見，爲此，在城市裏建立了志願民兵，因爲居民都不願意協助國家去對付犯罪事件。報紙上憤怒地報道

了一起在有人在場的情況下當街兇殺的案件，然而却沒有一個人去報告警察局。一位住在附近的退伍上校聽到此事，走訪那些在場的人，啓發他們的良知。他得到的是人羣聚居的大城市居民的典型回答：「幹嗎要我們去找警察局？這是國家的事！」這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在西方，而不是在俄國——的一種正常的見聞。但是俄國，這個着手征服星球的世界上第二個最大的工業國，有半數居民都生活在城市裏，它和西方十分相似，遠超過它的統治者所預感到的程度。現在這些統治者開始理解了，在列寧統治下，人們興高采烈或者滿懷敵意，這每每視革命是給他們帶來自由和物質利益，或是歧視、災難和死亡而定。在斯大林統治下，人們不得不關心一切——這是性命攸關的事情——，誰也不能無視國家，國家無所不在，它抓着他們不放，對他們提出要求，在戰爭中人們甚至知道，國家需要他們。赫魯曉夫不會讓任何人漠不關心，不論他做對做錯，他都要求人們表態。但是，現在十一名無聊乏味的官僚坐在政治局的席位上，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來維持局面，這些人既無天賦，又無偉大的思想，也沒有光采奪目的才華，而是一些平庸無奇的凡夫俗子。人們把這些凡夫俗子做的空泛無聊的報告擱在一邊，理也不理，轉而充滿希望地扭開電視機，想看到一些較為緊張動人的東西，但希望是騙人的，然而這並不只是在俄國如此。人們有自己的收入，在國家面前相對地安全——赫魯曉夫正是爲此而想方設法——，人們還能再要求什麼呢？一個勁地鼓吹西德「復仇主義的危險」來喚起人們對戰爭的回憶，這種簡直滑稽可笑的努力對那些目前絕大多數是年輕人的老百姓來說變得越來越乏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經受了考驗的蘇維埃愛國主義是這個制度的最後一根思想支柱。這個領導又不願意做其他試驗，提供給人們一些可以使之歡欣鼓舞的新東西，它也根本不可能做這些試驗，因爲它是許下了摒棄一切新事

物的諾言然後上台的。這些莫斯科領導人在他們首次外交行動中，在一九六七年近東戰爭中丟醜期間，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這種對那些忙於內部爭執的莫斯科領導人的冷眼旁觀，在東方集團中更爲強烈，嘲笑得更加厲害。張羅氈靴的政委勃列日涅夫、枯燥乏味的事務主義者柯西金、平庸無奇的甜菜工程師波德戈爾內對於一個哥穆爾卡或者甚至對曾經見過列寧的烏布利希來說算得了什麼？

勃列日涅夫想必十分清楚地覺察到這點，正巧是在比他大一歲，但在青年時期有着完全不同的革命經歷的哥穆爾卡身上覺察到了這點。還在一九六四年，哥穆爾卡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親自得到勃列日涅夫通知他已經掌握政權的人；一九六五年勃列日涅夫八次出訪，有四次是前往華沙，一九六六年他根本沒有到華沙去和哥穆爾卡商談，一九六七年還去過兩次；一九六八年，同樣去過兩次——由於捷克事件，只是出於這個原因。一九六九年十月九日以後，勃列日涅夫再也沒有在哥穆爾卡那裏露過面，他對哥穆爾卡的垮台也漠然置之。其他的東歐集團國家，除了一向順從的保加利亞之外，本來就各自走着自己的道路：匈牙利表現在經濟上——就政治野心來說，曾經挨過打的匈牙利目下還缺少勇氣——，羅馬尼亞表現在經濟上和外交政策上。既然保加利亞幾乎不算在內，剩下的就是布拉格，也只有布拉格了。倘使這個布拉格出事，而且還是用一種使本國無動於衷的老百姓都能受到鼓舞的辦法，那莫斯科就一無所有，會成爲光杆一個了。一九六八年莫斯科的人們說：「他們都想離開我們。」

政治局出擊了，至少顯示他們有能力採取一個行動，表明他們作爲東歐的憲兵一直還在那裏。

第二個理由是戰略性的，就是自古以來把波希米亞^①視作歐洲戰略上的轉盤的設想。在斯大林時代的俄國學校裏人們並非偶然地學到，捷克斯洛伐克形似一把刀子，刀尖指向德國，在東歐任何其他國家這個理由都沒有起過這樣一個決定性的作用。而且軍隊的《紅星報》如此不加掩飾地以入侵的煽動者的面目出現，這在蘇聯歷史上還從未有過。《紅星報》的攻擊針對着捷克軍隊的政治部主任普爾赫利克上將。對一個盟軍政治首腦的攻擊和這次進攻一樣都是絕無僅有的。只有一九六九年對毛澤東的瘋狂攻擊可以與之相比。這種攻擊使格列奇科和雅庫鮑夫斯基周圍的軍人們根本沒有任何其他選擇。他們為完成入侵拚命地工作，以致政治領導人如不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只有辭職一途。因此，入侵後在莫斯科流傳的謠言說，格列奇科和雅庫鮑夫斯基曾經威脅道，如果不出兵，他們就辭職，因為他們不能再對蘇聯的安全負責，這種謠言並不是不可信的。參謀長們對這個問題的想法顯然不一樣，卡薩科夫大將的轟動一時的離職（此人於一年之後又重新露面，身體非常健康）和總參謀長扎哈羅夫行將結束的前程表明了這一點。但是這裏有久經考驗的強硬派什捷緬科，他在朝鮮危機期間是斯大林的總參謀長，並且是《戰爭時期的總參謀部》一書的作者，這本書對永遠正確的統帥斯大林作了最大的讚頌。什捷緬科在捷克危機中的擢升又一次明顯地反映了勃列日涅夫周圍軍人強硬派勢力的增長，與此同時進行的是《紅星報》對杜布切克、普爾赫利克和其他人的憤怒的逐步升級。

兩個理由交織在一起，它們互為條件，互相補充。這表明蘇聯即使不能成爲真正的領導力

① 波希米亞爲古時捷克名。——譯者

量，即使它不能給予東歐集團新的刺激，即使它不能用新的精神刺激去振奮戰後落到它手裏的那塊德奧勢力已經消失的地區，即使它也沒有能力提供物質利益以代替精神刺激（美國人在「他們的」歐洲提供物質利益，至於提供精神刺激，美國人也做不到，但不管怎樣，他們提供了汽車、可口可樂和電冰箱），那麼它至少想要統治其坦克的射程之內的地方。

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理由，一併對政治局的決定發生了影響。比如，自從一九一八年以來，俄國人就根本沒有擺脫對捷克人的敵意態度。一九一八年被困在伏爾加河畔的「捷克兵團」要求回國。但是在革命後第一年的混亂之中，列寧不可能用他的鐵路運送這些捷克人回家。於是捷克兵團發生叛亂，並且按照過去哥薩克的方式，用燒殺搶掠橫掃伏爾加地區。他們所到之處，其暴行久久使人不能忘懷。在斯大林時代，曾經出了一大批敘述捷克兵團的殘酷行爲的作品。兵團佔領了西伯利亞鐵路全綫，從而把俄國的亞洲部份像塊蛋糕似的切成兩塊，當列寧派去一些英勇的部隊，並把鐵路沿綫的捷克人分成兩半時，捷克人便向美國求援，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創始人和第一任總統馬薩里克長年居住過的美國，便派去了格萊弗斯將軍的干涉軍。這一切俄國人都沒有忘記。儘管有這一切，人們在一九四五年，還是真正地解放了捷克人，這是在戰爭的最後一年真正由紅軍解放的唯一國家，特別由於蘇聯軍隊早在那年初秋就離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可是現在這些捷克人突然要從莫斯科獲得解放，在莫斯科人們認爲這純粹是忘恩負義。尤其是勃列日涅夫，他像莫斯科許多參預者一樣（格列奇科、葉皮謝夫、雅庫鮑夫斯基等等），一四五年就在解放者的行列之中，他知道那是一次真正的解放。現在他簡直不再理解這個世界了，偏偏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要這樣幹！

Y
你要來

偏偏是捷克人要這樣幹——事情涉及到捷克人，這大概也是最重要的理由之一，人們知道斯洛伐克人曾經冒過風險——請看一九四四年的起義，俄國人作爲援助者曾一同經歷過這一次起義——，但是人們確切知道捷克人從來不冒風險，好兵帥克^①在莫斯科是暢銷書之一。三個世紀前這個民族在最後一次反抗——白山戰役^②——之後，從一六二〇年一直沉默到一九一八年，它屈從於德國人的佔領，它還在一九五六年幫助卡達爾從布拉迪斯拉發去結束匈牙利的革命（卡達爾的政府最初就建立在布拉迪斯拉發）。如果約瑟夫·帥克的這個怕冒風險的民族要脫離莫斯科，那麼這對整個東歐集團來說是一個信號，它表明這次脫離莫斯科不同於一九五三年或一九五六年，不再有任何風險了，任何人都可以離開了。這個理由於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七日和十八日在莫斯科起了決定性作用。人們害怕分崩離析，當然也害怕隨之而來的德國危險的增長。捷克斯洛伐克的戰略位置是針對德國危險的一個良好的保證。不要低估莫斯科的這種自欺欺人的說法：只要長期喋喋不休地說着同樣的口號，最終人們就開始相信這些口號。尤其因爲在莫斯科有一種看法，一些人，其中也有勃列日涅夫，起先全然低估了這種危險。

後來發生的事情——其實在一九六七年六月間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代表大會使黨的理論家伊里·亨德里克倒台時，就應該覺察到了——，尤其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間，人們明顯看到，大家

① 好兵帥克是捷克著名諷刺作家雅羅斯拉夫·哈謝克（一八八三—一九二三年）的諷刺小說《好兵帥克在世界大戰中的歷險記》一書的主人公。——譯者

② 一六二〇年十一月八日在布拉格附近白山進行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戰役，結果捷克軍隊被哈布斯堡王朝的軍隊擊敗，捷克從此喪失了國家的獨立。——譯者

對諾沃提尼的厭惡是如此普遍，連他都保不住了的時候，更應該覺察到。勃列日涅夫於十二月初到那裏去，大概親自看到了這點，但是却把它估計爲是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就像克里姆林宮發生的許多類似的事情一樣。他就認爲這位新興的明星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有理，杜布切克是個斯洛伐克人，曾經參加過起義[○]，他的哥哥尤里在起義中犧牲，他的父親是斯洛伐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並且還是蘇聯歷史上首批集體農莊莊員之一。這個諾沃提尼反正也沒有被莫斯科新的領導所批准，並且對勃列日涅夫在赫魯曉夫下台時突然打電話通知他，還很惱火，這個人完全可以拋棄掉。勃列日涅夫在一九六七年底就這個事件說的最後一句話便是：「你們想怎麼處置他，就怎麼處置吧！」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杜布切克當選爲諾沃提尼的繼任，這事也完全受到莫斯科的贊許。這個斯洛伐克人早些時候在布拉迪斯拉發的一次慶祝會上甚至拒絕和諾沃提尼及其夫人談話，這雖然有些火氣太大（偏偏是杜布切克），但是他本來是個年輕人，未可厚非嘛。勃列日涅夫當時自己也想把一個十分年輕的州委第一書記調到他的書記處去工作，爲了表明他完全願意給年輕人一個升遷的機會。那時候杜布切克是否打算走到他後來真正走到的那種地步，還是很成問題的。杜布切克並沒有發明出這個布拉格之春，他是被布拉格之春一起帶着走的，後來才了解它，並與它一起逐步成長。所以，莫斯科最初聽任事情發展，再加契爾沃年科夫大予以保證，他隨時掌握住事態的發展，並說捷克人是忠實的衛星。甚至有一些將領企圖調動坦克進行叛亂推翻杜布切克——後來爲總政治部主任普爾赫利克所制止——也只不過引起了一些不快而已。

○ 指爆發於一九四四年的斯洛伐克民族起義，在這次起義中，杜布切克曾兩次負傷。——譯者

一直到二月二十二日謝伊納少將潛逃，而且偏偏是逃往美國，這才驚醒了熟睡的警犬。謝伊納是布拉格國防部的黨委書記，他知道的东西很多。倘使布拉格的制度已經破壞到這種地步，那麼事情必然比人們料想的更加危險。從蘇聯來訪的客人，特別是來訪的軍人愈益頻繁。爲了調查怎麼可能發生這樣一件事情，勃列日涅夫親自前往布拉格。從那時起，在一九六八年這一年，勃列日涅夫每次出訪都只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只有三次例外。

所以說，布拉格之春對政治局來說並非出乎意料，再說本國內的徵兆也漸趨明顯。勃列日涅夫曾兩次努力使緊張氣氛緩和，並在蘇聯稍稍打開一下活塞。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被斯大林放逐的最後一個民族，克里米亞韃靼人恢復了名譽，但是他們像伏爾加河的德意志人一樣，不許回到故鄉去，這就在這個被視爲賤民達二十六年之久的少數民族當中引起了進一步的憤慨。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莫斯科規定，對居民的申訴各有關當局應在一個月內予以答覆。

同時（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勃列日涅夫把黨中央最年輕的黨幹部，一九二七年生，一九五二年才入黨的高爾基州委第一書記康·費·卡圖謝夫調入他的黨中央書記處。

隨着卡圖謝夫被擢升爲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人們希望蘇聯領導由於補充了年輕的實用主義的人材而有所鬆動。但是這種希望破滅了。事實證明，卡圖謝夫本來就是勃列日涅夫最忠誠的工具。這對那種形式主義的看法是個警告，這種看法認爲只有年輕人才具有更加自由化的態度。在後來發生的危機中證明某些年老的人比卡圖謝夫更加自由化。卡圖謝夫被吸收進黨中央書記處加強了主張採取強硬措施的一派，再說捷克人的呼聲在蘇聯並不是毫無反響。原子物理學家安德烈·季米特里葉維奇·薩哈羅夫，這位當時四十七歲的三次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獲得者（在蘇

聯獲得這個榮譽的只有六人），一九五三年起任科學院院士、科學院著名的列別杰夫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和蘇聯氫彈之父，就發出了警告。除了薩哈羅夫之外，還有那些收聽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愈益自由化的電台廣播的烏克蘭人。但是也聽得到烏布利希的警告之聲。蘇聯軍隊開始不斷演習。七月份，東歐集團最高領導人在華沙聚會，捷克人和羅馬尼亞人沒有參加，杜布切克在六月和七月上旬抱着睿智的預見拒絕前往莫斯科。七月十九日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爲了降伏這個造反的斯洛伐克人作了最後的嘗試。莫斯科建議兩黨領導人在七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在莫斯科會晤或者在基輔或者在倫貝格會晤，「如果這樣對捷克斯洛伐克同志更加方便的話」。捷克人又一次拒絕了，他們害怕在莫斯科會被告。這種害怕是很有根據的，人們知道，一九四八年曾經對鐵托作過類似的嘗試（鐵托在他八十歲生日時親自證實了這件事）。

於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在蒂薩河畔的切爾納邊境地區舉行會晤。除去在莫斯科代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事務的基里連科和波利揚斯基之外，全體政治局委員都出席了，另外還有政治局候補委員杰米契夫和馬謝羅夫，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卡圖謝夫和波諾馬廖夫。他們於前一天晚上就乘專車由莫斯科出發。

這次會晤的地點恰好是在邊境綫上，會晤持續了四天——政治局委員們晚上乘車回到邊界那邊去睡覺，會談是在一個簡陋的電影院大廳裏舉行的，由雙方的警察担任警衛，莫斯科人帶着食物，廚師，甚至帶了飲用水。會談多次瀕於破裂。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冒火了，另一次杜布切克怒氣沖沖地衝出了會議廳，並要中斷會談，想要維護團結的蘇斯洛夫則勸他回來，在這次危機中蘇斯洛夫竟出人意料地扮演着一個比較溫和的會談對手的角色。當柯西金指着醫生兼民族陣綫主席、

那位曾經在中國和西班牙打過仗的老戰士弗朗梯塞克·克里格爾責問：這個加里西亞○的猶太人到這裏來幹什麼的時候，舊日的怨恨又爆發了。危機給柯西金帶來了一大堆麻煩，因為這危害了他的經濟改革計劃，而沒有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這些計劃根本不可能得到貫徹；大約百分之八十的蘇聯火車車廂來自東柏林和布拉格。還在柯西金對瑞典進行國事訪問時，他在遊艇上，一失口竟把瑞典說成捷克——他的思想不在斯堪的那維亞人身上。

相互之間極不信任的會談於八月一日結束，發表了一項不痛不癢的公報，該公報讓有波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參加的東歐集團「骨幹」會議去作出決定，這次「骨幹」會議定在兩天之後於布拉迪斯拉發舉行。政治局委員沃羅諾夫、馬祖羅夫、佩爾謝和謝列平回國了；與其他相人相反，謝列平並未立即回到莫斯科。杰米契夫和馬謝羅夫也回去了。勃列日涅夫、波德戈爾內、柯西金、蘇斯洛夫、謝列斯特、卡圖謝夫和波諾馬廖夫於八月三日簽署了布拉迪斯拉發聲明。但這項聲明也沒有說出發生齟齬的真正原因：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報紙和電台是自由的，報紙電台的報道也是自由的。參加布拉迪斯拉發會晤的蘇聯代表團於八月五日才回國——從八月三日晚代表團離開布拉迪斯拉發至八月五日這期間，他們幹了些什麼，呆在什麼地方，不得而知；謝列平就是在八月五日也還沒有回到莫斯科。在他們回國之後，宣佈了對什捷緬科的任命和卡薩科夫的辭職。八月六日，政治局再一次召開會議；謝列平既未與會，也沒有參加八月三日逝世的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的葬禮。後勤工作仍然繼續進行，蘇聯軍隊一直還呆在捷克斯

洛伐克的領土上。

儘管有關係交惡的各種徵兆，可是在莫斯科人們還一直舉棋不定。兩位客人訪問布拉格對事態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鐵托從八月九日至十一日訪問了布拉格，齊奧塞斯庫訪問布拉格的時間是八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他們兩人都受到熱烈歡迎，人們報以極爲熱烈的歡呼。組成一個新集團的危險已很顯然，這個集團將分裂東歐集團，使波蘭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孤立於北方，使匈牙利與保加利亞孤立於南方，使叛逆的阿爾巴尼亞人、南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處於中間。經過整天的爭論，在八月十六日晚至八月十七日清晨的這個夜裏——也就是齊奧塞斯庫離開布拉格的這一天——莫斯科作出了決定。

衆所周知，這是對入侵作出的決定。只有這一決定還對未來留下一點希望，作出這個決定是不易的，多數派的多數簡直微乎其微；只多了一票，即勃列日涅夫的一票。對於這些事實，不存在最起碼的懷疑，因爲杜布切克的繼任胡薩克在十一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當中只給六個人授了勳章。投票贊成入侵的是勃列日涅夫、沃羅諾夫、基里連科、佩爾謝、謝列平和謝列斯特，反對入侵的是柯西金、馬祖羅夫、波德戈爾內、波利揚斯基和蘇斯洛夫。

無論是勃列日涅夫還是謝列平一直到最後，態度都不明朗。勃列日涅夫本着他從斯大林那兒偷偷學來的習慣，直至最後都在猶豫不決，謝列平由於策略原因也是如此。不管怎麼說，八月十七日謝列平五十歲生日時被授予列寧勳章的公告推遲了一天，到十八日才公佈，這種做法是極不尋常的，這份在壽辰前夕簽署的授勳通告本該在壽辰當日宣佈。但是一直等到謝列平態度明朗之後

才予以公佈，不言而喻，因為這事並不關係到一枚勳章，而是關係到他的整個前程。勃列日涅夫投了贊成票，謝列平也投票贊成——然後讓人散佈謠言，說他投票反對。

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沒有一樣東西像這次表決結果那樣清楚地表明存在着兩個方案：即柯西金和波波戈爾內這些經濟技術大員的方案和烏克蘭總督謝列斯特這一類黨的幹部的方案。經濟技術大員試圖使經濟緩慢地自由化並且逐步向西方開放；他們準備再從旁觀察一下布拉格事態的發展，再說這個國家絲毫也不準備脫離東歐集團；而要對這個國家施行打擊，以後隨時都可以進行嘛。他們想到國際威望，想到已成爲最遙遠往事的與約翰遜總統的會談，想到日益沉重的軍備負擔。蘇斯洛夫，這次政治局裏唯一的一個反對入侵的黨的幹部想到中國和共產主義的國際團結，這個團結如今又成了泡影。

黨的幹部們看到黨受到了危害，此外，謝列斯特還擔心作爲捷克近鄰的烏克蘭會遭到捷克「病菌」最嚴重的侵襲。拉脫維亞人佩爾謝最清楚不過地知道波羅的海地區人民的情緒。相反，反對入侵的白俄羅斯人馬祖羅夫知道他的人民、蘇聯各民族中的最忠誠的人民最不容易受到這種「病菌」的傳染，因爲他的人民從來也沒有獨立自主過。

這次決定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表決形成僵局的時候，他參加到主張入侵者的行列裏。且不說勃列日涅夫此舉表示他更加傾向於黨的幹部甚於經濟技術大員，他十分願意聽取軍人的鼓動，他還暴露了他所代表的和使他成爲黨的首腦的那一派的根本弱點：這些人不能理解，一九六八年春夏在布拉格所發生的事情是共產主義的最後一次機會。東歐集團的各共產黨國家曾經顯示了許多東西，特別是蘇聯能夠顯示許多東西，只是有一件東西沒

有：人性。在黨務機關度過的漫長歲月幾乎使這方面變得麻木不仁，這個機會也就未被察覺。勃列日涅夫又根本沒有試驗的勇氣，他也許想到過以後也可以中斷布拉格的這個實驗。但是，就像表決結果所表明的那樣，他後來又拋棄了這個想法。儘管政治局考慮的結果是這樣，但還是存在兩個希望：多數確實十分微弱，本來在斯大林會立即作出反應，在赫魯曉夫會在十天之後立即出擊的場合，蘇聯這次却是猶豫不決，這表明他們也許並不完全反對改革，只是願意親自決定改革的速度，而不願意讓一個年輕的伙伴來規定罷了。莫斯科常常難於從別人那裏接受一些什麼東西，倒霉的是，比較優秀的思想家，都在比較小的伙伴那裏，這件倒霉事發展下去，結果却是對小伙伴不利。契爾沃年科和烏達爾佐夫送來的大使報告也同時具有決定作用——勃列日涅夫後來為此賞了大使一記耳光——，這些報告一再強調，捷克大多數人民是擁護蘇聯的。契爾沃年科想到的只是一九五六年擔任駐布達佩斯大使的安德羅波夫，他也召來了軍隊，結果被提升為莫斯科的政治局候補委員。

衆所周知，繼入侵之後發生了在共產黨國家內直至那時從未發生過的事件。老百姓雖然沒有開槍——斯沃博達禁止這樣做——，但是他們却進行了真正好兵帥克式的抵抗，而且是在具有電視機的世界公眾眼前進行這一抵抗。斯沃博達於入侵兩天後飛往莫斯科，並在那裏威脅道，倘使不把杜布切克和其餘被蘇聯人用坦克押到烏克蘭去的被捕者帶到談判桌旁來就要自殺。本來就不十分果斷的勃列日涅夫讓步了。於是，一項公報宣佈斯沃博達於八月二十三日帶着六個隨行人員到達莫斯科，另一個在八月二十六日公佈的宣佈會談結束的公報則說斯沃博達有十六名隨行人員。原來六名之外的這些同志從什麼地方來的，什麼時候到達的，從未正式公佈過。

政治局一致行動，決議一經作出之後，反對者也必須遵照執行。那些處於下風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飽受譏刺嘲弄。有幾位莫斯科的老爺，其中有勃列日涅夫和基里連科喝得醉醺醺地來參加夜裏的會議，像在切爾納一樣，謝列斯特威脅着要分割斯洛伐克並把它併入蘇聯；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應該像在希特勒統治下一樣處於保護國狀態。唯獨斯沃博達還受到尊敬，他至少能使所有與會者，包括如此受到憎惡的克里格爾都能安然無恙地回到布拉格；只有捷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英德拉因心臟病發作滯留在莫斯科；他是杜布切克的一個反對者。

一年後，危機仍未克服，但是看來勃列日涅夫學到了兩件事：絕不能使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這是一；第二必須小心謹慎地繼續執行緩和路線。就第一件事而言，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重新把公安部改名為內務部，受到憎惡的「內務部」的牌子又出現了，勃列日涅夫的盟友謝洛科夫被提拔為上將，他的同鄉切勃里科夫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以少將的軍銜進入「克格勃」的領導機構當副手，從一九六七年以來他就一直主管「克格勃」的主要人事大權。

在布拉格事件之後中國邊界形勢惡化，這第二件事對外緩和便變得更加必要了。勃列日涅夫的困境清楚了：爲了遏制中國，需要西方的援助，或至少需要西方表示善意的中立。爲了達到這些，在國內需要緩和和矛盾。但是在布拉格事件之後要緩和國內矛盾是不容易的。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有七個人爲爭取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自由舉行了游行示威。公開的對抗，這是從內戰結束以來在蘇聯從未有過的一種現象，現在抬頭了。一九六八年表明了，他的權力只達到坦克的射程之內，並且還是在坦克開動的條件之下，他的權力才起作用，所以緊挨着的下一年一九六九年就成了勃列日涅夫政府外交困處境最困難的一年。

暗殺事件：支柱的倒塌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消息報》第五版（倒數第二版）上登載着塔斯社一條十三行字的「報道」：

「一月二十二日，在隆重歡迎宇宙飛行員的時候發生了一起挑釁事件：宇宙飛行員別列戈沃伊、尼古拉耶娃——捷列希柯娃、尼古拉耶夫和列昂諾夫所乘的汽車遭到槍擊。汽車駕駛員和隨從衛隊的一名摩托車駕駛員受傷。宇宙飛行員均安全無恙。兇手在犯罪時當場被捕。調查正在進行。」

這個報道和「蘇聯最高法院」在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公佈的一條三十五行字的報道中宣佈，汽車駕駛員因中彈死去，衛隊警察受輕傷。兇手伊林一九四七年生，列寧格勒人，是一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經過著名的精神病醫師，其中一名是醫學科學院正式院士和兩名通訊院士的仔細檢查，確診兇手在行兇時神經錯亂，決定送「特種精神病醫院進行強制治療」。這便是官方迄今為止對勃列日涅夫時代內政方面最重大的事件所宣佈的一切細節。莫斯科也的確有一切理由這樣做。這位列寧格勒衛戍部隊的二十一歲的中尉伊林沒有請假便離開他的工兵部隊來到莫斯科，向他當警察上尉的姐夫借了一套合適的制服，於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克里姆林宮波羅維茲基大門附近圖謀打死勃列日涅夫。他估計通常勃列日涅夫總是坐在第二輛轎車裏，也就是

坐在應受嘉獎的宇宙飛行員沃里諾夫、葉里塞葉夫、赫魯諾夫和沙塔洛夫後面的一輛車上。伊林的暗殺行為迅速地向世界輿論表明，在列寧死後四十五年零一天，入侵布拉格之後五個月零一天的蘇聯現狀。宇宙飛行員們被玻璃碎片所傷，勃列日涅夫在接見時不斷地與「克格勃」首腦安德羅波夫交換小紙條。

人們不敢對這個刺殺勃列日涅夫的年輕的俄國軍官開庭起訴，寧願把他說成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和神經錯亂。為此，立即請來了因為老發表這種聲明而聲名狼藉的科學院院士安德烈·W·斯聶施聶夫斯基和他的兩名助手維克多·M·及格奧爾斯基·W·莫羅索夫。這個年輕的俄國軍官之所以向勃列日涅夫開槍，是因為絕大多數蘇聯知識分子，不論是軍官、作家抑或是科學家在入侵布拉格之後，失去了對這個政府及其所體現的那個制度僅有的一點信賴。伊林這次之所以失算，是因為勃列日涅夫這次（偶然的？）坐在第四輛而不是坐在第二輛轎車裏，還因為長着濃黑眉毛的宇宙飛行員別列戈沃伊從側面看起來與黨的總書記非常相像。

使駕駛員一命嗚呼，使黨的總書記幾乎喪命的這次行刺事件表明：

就是在蘇聯人們也感到對布拉格的入侵是一個無法彌補的錯誤；

蘇聯青年就像在世界各國一樣，從一九六六年起，就不願步父輩的後塵，甚至像在別處的青年一樣，準備用暴力來除掉父輩這一代；

在蘇聯軍隊的年輕軍官中間，正同樣充滿着極深的不滿情緒；

這些年輕的軍官在比較年老的軍官那兒得到了同情，後者不同意重新抬高在清洗中消滅了紅軍精華並在戰爭中犯了嚴重錯誤的斯大林的身價；

甚至，過去像凱旋的將軍一樣受到熱烈歡呼的宇宙飛行員也不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了。老百姓已經懂得，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濫用宇宙飛行員，爲的是重新粉飾一下它那因爲布拉格事件而掃地殆盡的威信；

蘇聯軍隊不再是一個絕對可靠的工具了，因爲在他們之中，兩種思想也正在角逐：一種是要求採取一個更加嚴厲的方針，另一種則要求由於上述各種不同原因，年輕和年長的軍官應當聯合起來，並在他們的領導之下實行自由化。

這一切發生在面臨來自中國的危險的時候，而這種危險看來越來越逼人，並在過去幾年內發生了大約三千起邊界衝突事件之後，於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爲爭奪一個無人居住的小島爆發成一場流血的戰鬥；這種激烈的流血戰鬥於八月份在東哈薩克斯坦又爆發過一次。

在所有這一切事件的影響之下，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決心——柯西金一個多月來關起房門思考、制定新的方案，一直到一九六九年二月份才在公開場合重新露面——爲了爭取對外政策的成功和遏制中國而打出德國這張牌，並堅決地與美國取得諒解；只有減少了浩大的軍備負擔才有可在自己國內提高生活水平和制止不滿情緒。

還是回到暗殺事件這個話題上來吧。這是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謀殺基洛夫以來對一位蘇聯政治家的第一次行刺，就是從基洛夫那次被害開始了斯大林的清洗運動。因爲在這期間蘇聯人也知道（通過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的揭露），基洛夫是斯大林派人殺害的，所以要想找出一個與這次行刺類似的事件不得不追溯到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多拉·卡普蘭對列寧的行刺。多拉（或稱方姪）·卡普蘭是一個女社會革命黨人，出於政治上的動機圖謀殺死列寧。

社會革命黨是具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政黨，在俄國農民當中不少追隨者。社會革命黨人當時把個人恐怖視爲一種合法的政治鬥爭的手段。他們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殺害了德國大使米爾巴哈伯爵，在七月三十日殺害了在烏克蘭的德軍統帥，赫爾曼·封·埃希荷恩元帥，還在六月二十日，就殺害了列寧的新聞和宣傳委員W·沃洛達爾斯基，八月三十日，在列寧被刺的這一天，殺害了彼得格勒「契卡」首腦烏里茨基（附帶地說，根據列寧的意願，卡普蘭未被處決）。布爾什維克認爲個人恐怖是不適用的鬥爭手段，他們在國內的敵人也持有這種見解，只有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和國內的秘密警察不這樣認爲。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在戰爭時期除了別人還殺害了瓦杜丁大將，戰後在倫貝格殺害了作家加蘭。兩個蘇聯外交官在二十年代在國外被反蘇聯政權的分子所殺害。

現在可以清楚看到，這些年輕的持不同政見者，就像在世界各地一樣，又把個人恐怖視爲貫徹其目的的一種合法的政治鬥爭手段，從而完全背離了黨的思想方法。這個認識對蘇聯領導是個沉重的打擊：誰要是全然背離了黨的路綫，誰就不可能再被說服。因此，他也就不能再被送交法庭，因爲他是一個離經叛道者，作爲一個異端分子，絕對不會還按照黨的學說的框框寫出一份適用的供詞，所以只剩下送瘋人院一途了。

行刺事件也向勃列日涅夫表明，他的生命不再安全了。自從戰爭結束以來，撇開一九六一年他的座機遭到法國戰鬥機的攻擊不算，他第一次感覺到他的生命是不安全的。赫魯曉夫與鐵托一起走進莫斯科高爾基大街的一家飲食店去吃冰淇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不可理解的事情發生了，這對於領導者打擊最大，因爲他這次又像通常一樣，被他自己所作的宣傳束縛住了。他不再是爲人民服務的人民當中的一員了。每一個獨裁者都渴望自己受到人民的愛戴，並且自己欺騙

自己，甚至於斯大林也讓人把他給一個十二歲的烏茲別克採棉姑娘、蘇聯最年輕的列寧勳章獲得者瑪姆拉卡特·納漢哥娃贈送手錶的場面拍攝下來。勃列日涅夫根本做不出這類姿態，他感到身邊有一堵不信任和仇恨築成的冰冷的高牆包圍着他，他在莫斯科住在內務部長謝洛科夫和「克格勃」首腦安德羅波夫之間，也就是把自己夾在兩個公安人員之間，絕非偶然。六十歲的一批功名就的人處在一起，官官相護，而青年人和那些爬不上去的人，但也還有那些深思的年長的人則走着他們自己的道路，這些道路已經不再是那批功名就的人的道路了。使人吃驚的只是在這些功名就者之中有許多人，有年老的年輕的，都為自己的特權而羞愧，並且也走自己的道路。

一九六八年八月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自由而在紅場上舉行示威游行的七個人當中也有帕維爾·李維諾夫，他是一位語言學家並且是著名的老布爾什維克和外交部長馬克辛·李維諾夫的孫子。

祖父在黨創建時期（一八九八年）起就是黨員，被最末一個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亞，在那裏度過了許多年頭；在斯大林時代末期，在清洗運動中，他長年睡覺時都把手槍放在床邊的小櫃子上，倘使法警來了，他就準備結束自己的生命。現在這個孫子在勃列日涅夫的統治下被抓起來送上法庭，這一切就和發生在六十年前一樣。在沙皇統治下被流放的布爾什維克的孫子被判處五年流放，流放的地點就是六十年前他父親過流放生活的村子附近——列寧也曾流放在離這裏不遠的地方——孫媳婦整理行裝，以便像六十年前的祖母一樣，跟隨着自己的丈夫去流放，而這位祖

○ 原文如此，應為祖父。——譯者

新者如

新

母也一道坐在法庭的審判廳裏。在俄國，絲毫也沒有發生變化。

李維諾夫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反對者。在六十年代末期彼得·亞基爾成爲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首領，並因此成爲勃列日涅夫的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反對者，此人是一九三七年被槍決的伊阿拿·亞基爾大將和一位獲得列寧勳章的婦女的兒子。人們強迫這個女人發表書面聲明和她丈夫脫離關係。他們長時期不敢逮捕這個年輕的亞基爾（他的被槍決的、曾是黨中央委員的父親的一些像片那時正掛在博物館裏）。他在未成年的時候就在獄中度過幾年，一九六六年他已經是個軍事歷史學家，參加了關於斯大林作爲統帥的功績的那次值得注意的討論。就是在那次討論中，有人向史學家中的斯大林主義分子大喊：「你們已經不能再派人來把我們抓走了！那樣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那樣的時代又來了，但是，彼得·亞基爾，他的妻子，他的女兒伊利娜和他的女婿堅定不移地抗議任何逮捕。

「克格勃」對於行刺背景進行調查的結果當然永遠不會公佈。但是從已經公開的一鱗半爪的片斷中可以還原出下述情況：

一九六九年「五·一」節的閱兵暫時取消，格列奇科元帥的講話爲勃列日涅夫的講話所取代（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也是如此。一九七二年「五·一」節時是波德戈爾內發表講話，「五·一」節舉行閱兵式的傳統完全放棄了）。自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以來，再也沒有一名大將被擢升爲蘇聯元帥，最後兩名晉升爲元帥的是巴季茨基和科謝沃伊。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科謝沃伊被撤銷了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蘇軍總司令的職務，一九七一年被踢出黨中央委員會。科謝沃伊與斯圖琴科（一九〇四—一九七二年）和A·L·格特曼一道都是在赫魯曉夫時代最後由上將提

升爲大將的。由於這三個軍人都是一九〇四年生的，他們的下台也是容易解釋的，比較難於解釋的是，爲什麼一九〇二年生的莫斯卡連科元帥於一九七〇年又重新就任國防部副部長。唯一可信的解釋就是：科謝沃伊、斯圖琴科和格特曼都是赫魯曉夫的人，而莫斯卡連科則從戰爭期間起就與勃列日涅夫比較接近，而且因爲赫魯曉夫曾在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二年兩次撤了他的國防部副部長的職務。

然而，這一切只不過是些附帶現象，勃列日涅夫的主要用意是力圖清除軍隊中的不可靠分子並且只提拔無條件地贊同他的政策的那些將領們。

大約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七日前後，即在取消閱兵式之後一周，在蘇聯軍隊中發生的事件簡直令人詫異。在這一天，倔強的格里戈連科少將在塔什干被捕，接着在五月十九日他的志同道合的戰友、三十三歲的烏克蘭教師伊利亞·卡巴在莫斯科被捕。在從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二十二日這個危險時期內，死了十八名將軍和一名領上校銜的飛機試飛飛行員，死者當中有五人屬於空軍或者防空部隊，四人屬於國防部中央機關，四人「猝然」去世，三名「慘死」，六名死者不到六十歲，四名死者是技術部門的將軍。

這裏開列一批「最有趣」的死者名單（且不說自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清洗運動以來在莫斯科從來沒有死過這麼一大批將領，甚至在戰爭中也沒有死過這麼多）：

一 馬爾基安·波波夫大將，一九五五年起任陸軍參謀長，六十六歲，死於四月二十二日。他的死引起了一連串死亡——他是「慘死」的。戰爭爆發時，他指揮着列寧格勒軍區，後來指揮由該軍區組成的北方方面軍；一九六五年他成了蘇聯英雄，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後被提升爲

大將。波波夫以勇敢蠻幹著稱。

二 瓦連金·潘科夫斯基大將，國防部副部長，六十五歲，白俄羅斯人，是一九六三年五月被處決的間諜奧列格·潘科夫斯基的叔父。潘科夫斯基大將還在赫魯曉夫掌權時，於一九六四年七月，被任命為副部長。他死於四月二十六日，波波夫死後四天，而訃告則到四月二十九日才發表。這種做法對一個黨中央候補委員來說是極不尋常的。這位於一九六二年四月被提升為大將的潘科夫斯基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他的侄兒被捕以後，自己的前程也並未受到任何損害，相反，他甚至得到提升。潘科夫斯基事件不僅就這一事實而言給人一個相當奇怪的印象，除去這個間諜本人和他的貶為少將，並被逐出黨中央委員會的朋友炮兵主帥謝·謝·瓦連佐夫（一九〇一—一九七一年）之外，沒有人因為蘇聯歷史上這次最大的間諜事件而受到損害。歸根結底，潘科夫斯基的背叛，對肯尼迪在古巴危機中的強硬態度和赫魯曉夫的讓步起了重大作用。這一背叛事件看來似乎事後被莫斯科的一些人從緩和緊張氣氛的角度出發而作了全然不同的判斷。當時，潘科夫斯基的英國聯系人G·維納這期間又回到家裏。話說回來，自一九六八年底以來，潘科夫斯基大將已不再行使他的職務。很可能他也是一個反對入侵捷克的人。他在「身患重病」之後逝世。

三 A·L·卡多姆采夫空軍中將，防空部隊空軍司令員，據塔斯社四月二十九日報道，在「執行任務時不幸身死」，終年四十九歲，何時逝世，未予宣佈。

四 退伍中將沃爾科夫，飛機設計師，儘管他已七十歲，但仍然領導着空軍技術部門的工作，五月十七日的《紅星報》登載他「猝然」死去的消息——逝世日期未予公佈。

五 W·G·伊凡諾夫上校，五十三歲，飛機試飛駕駛員，於五月八日在「短期患病」之後逝世。

六 I·K·安東諾夫少將，五十七歲，在防空部隊政治部擔任負責工作，根據五月七日《紅星報》的報道，他在「長期重病之後」逝世，逝世日期未予宣佈。

七 空軍後備役中將，N·A·西拉耶夫，五十八歲，在防空部隊中央機關工作，根據五月十三日《紅星報》的報道，「在長期患病之後」逝世——逝世日期未予宣佈。

八 A·P·德米特里耶夫中將，五十九歲，北高加索軍區政治部主任，據五月六日《紅星報》報道，「猝然」死去，——未公佈逝世日期。

九 技術兵種中將J·I·斯米爾諾夫，國防部辦公廳副主任，五十一歲，據五月八日《紅星報》報道，在「短期重病之後」逝世，這一次也未宣佈逝世日期。

十 後備役炮兵中將A·S·斯特魯耶夫，六十五歲，在國防部中央機關工作，根據一次報道，在「長期患病之後」逝世——什麼時候死的？

十一 技術兵種退伍中將A·G·切爾尼亞科夫，年齡不詳，國防部前辦公廳主任，根據五月二十一日一則報道「猝然」死去——死期不明。

連續不斷的死亡於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中止，結束得出人意料，就和正好一個月前波波夫大將的逝世成爲這一連串死亡的開始一樣的出人意料。這期間取消了「五·一」節閱兵，五月七日逮捕了格里戈連科。這對將軍們來說是晦氣的日子——人們對此所能說的最起碼的一句話。但是根據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紐約時報》的報道，一九六九年六月核潛艇的三名軍官，其中

一名叫加夫里洛夫的，担任高級職務，另外兩名是中尉亞歷克塞耶夫和帕拉摩諾夫在塔林被捕。他們在哈巴羅夫斯克、巴庫、列寧格勒、里加和彼爾姆，也就是說在整個蘇聯的海軍軍官、軍官學校學生和大學生當中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與其他人一道，爲反對入侵捷克和爲支持原子物理學家亞·季·薩哈羅夫和彼得·亞基爾的自由思想寫了一份書面抗議，在抗議書上簽了字並且廣爲散發。倘使再把上述這一事實考慮在內，那麼，一九六九年五月對將軍們來說的「晦氣日子」的事件，在對行刺事件的背景作了五個月的調查之後，便具有了另外一種意義。《法蘭克福匯報》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七日的一篇未署名的報道中，以《黨和軍隊之間的權力之爭》爲標題把這種意義揭示出來。這是圍繞着勃列日涅夫對挑選軍事領導人一事能否施加影響所進行的權力之爭。但是這也是許多軍官們，很多年老的和年輕的軍官們的一種嘗試，想迫使固定不變的、只習慣於動用武力的領導把制度變得鬆動一些、人道一些。與此相關，這也是對在保守的軍人們脅迫下進行入侵的譴責，是對薩哈羅夫、格里戈連科和亞基爾，對金斯堡和索爾仁尼琴的聲援。索爾仁尼琴的《地獄的第一圈》對以任何形式捲土重來的斯大林時代進行了尖銳無情的批判。勃列日涅夫及其政治局的官僚們贏得了這次鬥爭，也許這是以一些將領們的自殺以及成千成百的格里戈連科的志同道合的戰友們的被捕爲代價的。儘管如此，一九六九年在蘇聯發生的這個運動——我們對這個運動的所有細節幾乎都不甚清楚——不是徒然的。蘇聯領導現在明白了，下一次譬如入侵羅馬尼亞或者南斯拉夫，不一定會得到軍隊的同意，這已是非常溫和的說法。在一九六八年八、九月間羅馬尼亞提出「全民武裝起來」的口號，由於當時聯合國大會主席是羅馬尼亞外交部長曼內斯庫，它才因而獲救，再說，真要入侵羅馬尼亞，實際上也會破壞第三世界最終的幻想，

南斯拉夫擁有三十九萬五千名士兵，而且成千上萬的南斯拉夫老百姓在戰爭的情況下就會上山去打游擊，再說，南斯拉夫業已把全部防衛計劃都用來針對東方。也許，蘇聯及其制度在一九六九年所遭受的困難比我們知道的要大得多，因為那一年對華戰爭已有一觸即發之勢，因而更加需要借助於軍隊。

緩慢的退却與謹慎的改革

俄國和中國

爭執由來已久，幾乎有三百年。一五八一年，葉爾馬克帶着八百名哥薩克越過烏拉爾山，爲他的主子俄國的福格爾[○]阿尼卡·斯特羅加諾夫去征服蒙古人。這些蒙古人像一條門門一樣橫在陌生的土地曼加塞亞（即西伯利亞）前面，這時候，中國是否預感到將會有什麼樣的事情臨到它的頭上呢？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俄國人在一六四八年後日益逼近世界海洋，在謝米翁·杰希紐夫到達西伯利亞「盡頭」並且到達位於日後以他命名的海角旁邊的白令海峽之後，中國覺得這對它是個威脅，儘管俄國人發現零下七十度的西伯利亞並沒有給人展示出一條所渴望的出路。在以後的若干世紀裏，俄國一直是侵略者，中國是被侵略者，俄國進攻，中國抵抗，或者讓它的藩屬各族人民去抵抗。俄國好動，中國好靜，俄國年輕，中國古老，中國蔑視俄國，因爲俄國沒有文化，俄國蔑視中國，因爲中國落後和閉塞。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中葉，那時，中國已陷入兩

○ 福格爾爲十五世紀德國奧古斯堡企業家，後因經營企業致富，封爲伯爵。——譯者

個未來的世界大國腹背夾擊的困境之中，阿歷克賽·德·托克維勒^①在一八三二年就預言這兩個大國行將興起。

由海外駛來北美鄰人，由北方馳來俄羅斯鄰人。一八五四—一八五六年美國人把炮艦的炮口對準中國的海港，以開火相威脅，迫使中華帝國更多地為西方貿易開放門戶，一八六〇年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建設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國從中國那裏割去了貝加爾湖畔、中亞細亞地區、阿穆爾河^②和烏蘇里江流域以及外蒙古地區共計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一部份是肥沃的土地。從此以後，中國感到受壓迫、受威脅、受宰割。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在中國領土和領海內進行的日俄戰爭更增加了中國人隱忍在心的憤怒。俄國人在戰爭之初曾揚言用「帽子就能擲死」這個無名島國日本，結果在對馬海峽附近喪失了兩支艦隊和六十年的海上霸權。如果說俄國人因為敗在這個無名島國手下而感到羞愧，那麼中國人感到羞愧的是，作為擁有最古老文化的民族竟毫無辦法只能聽任年輕的強國宰割。就像在俄國一樣，中國人把羸弱無力歸咎於落後，把落後歸咎於清朝政府；中國革命也就在一九一一年爆發了。

在孫逸仙統治着中國，列寧統治着俄國的時候，莫斯科於一九一九年莊嚴地發表書面聲明，放棄一切掠奪來的土地，外交部副部長列文·卡拉漢簽署了棄權書，今天蘇聯否認棄權書的存在；卡拉漢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被槍決。

① 阿歷克賽·德·托克維勒（一八〇五—一八五九年）法國歷史學家和政治家，著有《古代政權與革命》。——譯者
② 即黑龍江。——譯者

在列寧（一九二四年）和孫逸仙（一九二五年）逝世之後，斯大林一直支持孫逸仙的繼承人蔣介石，而不支持於一九二一年建立的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建議中國共產黨解散，讓其黨員參加國民黨，蔣介石又在同年屠殺了四萬名中國共產黨員，而斯大林對此甚至連一次口頭抗議都沒有表示過，這時彼此的關係就破裂了。斯大林排斥毛澤東的農民革命的思想，他從來沒有懂得這種思想，一九三五年以前，他一直拒絕承認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

所以，這位中國的農民革命家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在沒有得到斯大林援助的情況下取得勝利的，也許還是違背了斯大林的意願呢。但是毛澤東本人到一九四六年也還在猶豫，是否應該效法蘇聯的榜樣，一直等到「當代健在的最偉大的美國人」（弗蘭克林·羅斯福語）喬治·C·馬歇爾將軍由於蔣介石及其同黨的執拗與狡詐因而調停失敗，這才給斯大林和毛澤東之間取得謹慎的諒解開闢了道路：一九五〇年二月，由毛澤東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就蘇聯從滿洲、大連和旅順口撤軍問題，經過數周討價還價，簽訂了友好條約。儘管兩國之間有這麼多矛盾衝突，這項條約直到今天並未廢除；最後一批俄國水兵則到一九五五年才離開中國。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二日斯大林才召回了那個令人憎惡的大使N·W·羅申少將，羅申在一九四九年是呆在福摩薩蔣介石那裏的所有大使當中堅持到最後的一名大使，然後他就被徑直派到勝利者毛澤東那裏去當大使，斯大林甚至於都認為沒有必要在政權變換時調換一下他的外交代表。就是羅申的繼任，亞·謝·潘紐什金（潘友新）中將，也早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四年就在蔣介石那裏當過全權代表。只要斯大林還活着，毛澤東當然保持沉默——他對這位年老的殺人如麻的劊子手畢竟還有一定的敬意。斯大林逝世後，毛澤東立即表示，如果他曾經當過藩臣，今後再也不當了；毛澤東沒有前

往莫斯科去參加斯大林的葬儀。捷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哥特瓦爾德在參加斯大林的葬儀時深受屈辱，以致得了肺炎，一周以後自己也死去了。像往常一樣，周恩來代替毛澤東幹了這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向這位已故的大元帥（除去蔣介石和佛朗哥之外，斯大林是唯一的一個擁有這種浮誇頭銜的人）叩頭。斯大林的繼承者們在對華關係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執。莫洛托夫傾向於承認中國在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擁有平等權利的要求，結果他不得不寫書面檢討承認錯誤。赫魯曉夫則完全採取了加劇衝突的方針，這一方針到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也就達到不容調停的程度。由於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澤東譴責蘇聯吞併了無數土地，在撤出蘇聯技術人員、停止經濟援助和拒絕提供原子彈秘密資料之後兩年，戰爭的危險迫在眉睫。在赫魯曉夫下台的第二天，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這對赫魯曉夫的繼承人提出了警告。這些繼任者希望，謾罵成性的前任已經下台，這會使氣氛得到改善。的確，三個星期之後，周恩來為慶祝十月革命節來到了莫斯科。

這可是他最後一次訪蘇。在以後若干年內，邊界爭端層出不窮，達到數百起，乃至數千起之多。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莫斯科體面地召回了駐北京大使謝·格·拉賓，拉賓被任命為塔斯社總社社長，沒有再委派一個繼任；一等公使A·I·葉里沙維金在後來的三年內代表莫斯科任駐北京代辦。文化革命使兩國徹底疏遠了。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不僅使西方無法理解，莫斯科的官僚們看到他們那些中國同僚們的命運也感到不寒而慄：一幅罷官被逐的可怕景象。

當中國在文化革命結束之後，開始在世界上更加深謀遠慮地擴大它的地位時（還在一九六五

年，周恩來在一次非洲旅行期間大部份東道主撤銷了對他的邀請，莫斯科正在準備攤牌。

直到現在還不清楚，究竟是誰於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烏蘇里江邊挑起第一次大的戰鬥的；根據蘇聯對這些事情深思熟慮的安排來判斷，可能就是蘇聯。這次戰鬥不僅有死者，而且還頒發了勳章。莫斯科調動了重點部隊，勃列日涅夫的戰友，尼·格·利亞申科大將在阿拉木圖担任了新設立的中亞軍區司令。

八月七日中國人在哈薩克斯坦、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區進行反擊部署，那裏是一條鐵路線在蘇聯方面的終點，它位於阿拉木圖州的德魯日巴地方。中國人帶來了攝影師。雙方動用了坦克，戰爭一觸即發。

九月三日胡志明在河內逝世。五年來，胡志明的軍隊抗擊着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且並未失敗。胡志明在遺囑中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表示遺憾。儘管周恩來和柯西金在胡志明葬儀時避免相遇；柯西金來的時候，周恩來已經離開，可是兩國在這次大戰門之前還是進行了相互對話的最後一次嘗試。中國人不大客氣地給已經飛回國去的柯西金發出一份電報，說中國人準備和他談判。柯西金從塔吉克的首都杜尚別又折回來。九月十一日，柯西金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家主席米·阿·雅斯諾夫的陪同下，在北京機場餐廳與中國總理談了四個小時。柯西金於九月十二日回國後，政治局召開秘密會議，關起門來進行了十天爭論。這期間，雅斯諾夫的喉舌《蘇維埃俄羅斯報》於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九日向中國發表了一項最後警告。中國領會了這一警告。即使行將組成的談判代表團會耗費很長時間，莫斯科也還是會參加談判的。可是元帥們不準備還等下去。遠東的居民本來每平方公里不到一個人（五百八十八萬九千人住在六百二十一萬五

千九百平方公里土地上，其中百分之七十二住在少數幾座城市裏），現在更有到處流散之勢。倘使中國不願讓步，柯西金就無法控制軍隊，政治局就無法控制這些元帥。勃列日涅夫第二次體會到元帥們的權力。

中國人讓步了——他們宣佈準備同意建立這樣一個談判代表團。在莫斯科，反華宣傳直到年底還在大張旗鼓地進行。而這期間兩國政治家們則又重新舉行會談，雖然彼此難於諒解。莫斯科處理危機的專家，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早在一九五三年也擔任過駐北京大使的瓦·瓦·庫茲涅佐夫，最初領導談判代表團，庫茲涅佐夫也是在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之後出現在布拉格的第一個外交官。當會談顯出沒有希望的時候，赫魯曉夫的那位如今受到排斥的理論家列·費·伊利切夫便接替了這位受不了北京氣候的外交明星，擔任談判代表團團長。莫斯科還建議讓另一個理論家担任大使；黨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長弗·伊·斯捷帕科夫。中國人拒絕了，他們對理論家帕·費·尤金（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駐華大使）和斯·瓦·契爾沃年科（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任駐華大使，其後任駐布拉格大使）還記憶猶新。最後（一九七〇年）中國人同意接受自命不凡的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瓦·謝·托爾斯季科夫任駐華大使，把這個人放在遠離莫斯科的一個毫無希望的崗位上去，對勃列日涅夫來說可真是求之不得。斯捷帕科夫遭到拒絕之後，心臟病發作，病癒後前往貝爾格萊德去當大使。兩大國劍拔弩張。雖然哈薩克斯坦黨中央第二書記，維·尼·季托夫（早先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和黨中央人事部長，因此現在需要在外省經受一下考驗）在中蘇衝突高潮時把哈薩克斯坦邊境居民武裝起來的建議沒有付諸實施，可是烏斯季·卡緬諾哥爾斯基的東哈薩克斯坦州委第一書記A·I·涅克留道夫却於一九六九年九月十日提前退休，由一個

更加樂於戰鬥的同志所接替。在此期間，中國人正全力以赴地修築防空洞。

自一九六九年以來，中國顯然成了勃列日涅夫的第一號問題，一切對外政策的設想和行動都服從於這個問題，再也沒有比這個問題更佔優先地位的了。確定下來的最高原則是，不管什麼時候，要是決心在滿洲對中國進行一次先發制人的戰爭的話，那麼在這之前必須使歐洲的形勢穩定下來，以便能期望歐洲「各」國至少保持一種善意的、為條約所保證的中立。可是，要做到這一步，就必須與歐洲最重要的國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對話。勃列日涅夫不得已打出德國這張牌，湊巧，一九六九年十月一個新政府在波恩上台了。

不顧一切反對：德國這張牌

斯大林死後，沒有一屆蘇聯政府因打出德國這張牌而落得好下場的。貝利亞和德卡諾佐夫被槍決，馬林科夫、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之所以垮台，也多少由於這個原因。沒有任何一屆蘇聯政府在表示願意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對話之前，曾經像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政府那樣等待過這麼長的時間：五年之久。沒有任何一屆蘇聯政府是成功的，只有這屆政府，這個由猶豫不決的官僚們組成的政府得到了成功。爲什麼？

首先，因爲目前時機已經成熟。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表示他們準備和西德對話時，已經進入戰後第二十五個年頭了。仇恨是沒法保存的。許多參加戰爭的人已死去，另一些人都老了二

十五歲，幸虧人類生來便有忘却一生中的壞事，記住一生中的好事的奇妙特性，往事在某些前輩看來都具有一種燦爛奪目的光輝。年輕的一代已經聽厭了父輩們的戰爭故事，就和歐洲各地的青年一樣。到底父親是在斯大林格勒丟掉胳膊的還是在柏林獲得勳章的，兒子都覺得無所謂，孫子則更覺得無所謂了。有些兒子和孫子甚至在想，難道這些德國人在這期間就沒啥變化？固然政府爲了維持對德國人的仇恨和憎惡，爲了一而再地重新樹立起用來嚇唬人的德國鬼子的形象而採取了一切措施，每年都要舉行一次「青年遠征」到舊日的戰地去，由科涅夫元帥領導的這種遠征總以一次戰爭遊戲而結束，但是科涅夫年紀也更老了，這個柏林的另一位征服者，維也納和布拉格的解放者，到一九六九年已經七十三歲了。在各個紀念碑前燃燒着永不熄滅的火燄，到處散亂地停放着舊坦克，然而，往事相隔的時間越長，一切都越發顯得像是博物館裏的古物，而維持仇恨所作的努力也越發顯得死乞白賴。人民已經不再懷有憎惡，在戰爭結束後的第二十五年，只剩下蘇聯政府還沒有採取和解的步驟。

這一步驟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日在莫斯科舉行的東歐集團首腦會議上實現的——烏布利希被特別鄭重地邀請到會——。當時，華沙條約簽署國，領頭的是波蘭人（哥穆爾卡的倡議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就提交給波恩了），羅馬尼亞人和匈牙利人，在蘇聯的鼓勵下，同意接受西德當時的外交部長勃蘭特代表現已下台的大聯合政府[○]提出的關於放棄使用武力的舊倡議。自一九六九年夏天起就爲波蘭的這個倡議進行輿論上的準備了。

○ 指基督教民主聯盟和社會民主黨聯合組成的政府。——譯者

準備與波恩對話的第二個理由在經濟方面。蘇聯在未來可能是最重要的領域，即控制論領域裏遠遠落後。這門過去一直被斥為邪門歪道的嶄新科學一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得到正式承認。其結果是到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蘇聯也許只擁有五千台電子計算機，並不比面積只有蘇聯九十分之一的聯邦共和國多，而美國却擁有七萬五千台電子計算機，有些方面把蘇聯拉下了一代。對美國人期望不大（一個蘇聯談判代表說：「他們只要我們的魚籽、伏特加酒和皮貨」），人們便寄希望於萊茵河畔的這個創造經濟奇蹟的國家。這個國家像一隻從灰燼中飛出來的鳳凰，比比原來更加強大的經濟巨人的姿態挺立了起來。所以，有些蘇聯技術人員、政治家、政論家和科學家痛苦地想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互相合作的那些年代。當時，這兩個窮光蛋和戰爭失利者簽訂了拉巴羅條約^①之後，相互幫助共同向上發展。在勃列日涅夫周圍形成了一個由「日耳曼語言學家」組成的顧問團，他們把賭注押在德國人身上。勃列日涅夫的私人秘書和筆桿子，歌德專家亞歷山德羅夫—阿根托夫，是顧問團裏定調子的人物。再說，莫斯科期望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經濟合作會產生真正的奇蹟。

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理由當然是中國。「日耳曼語言學家」之一，達尼爾·麥利尼科夫教授（其夫人劉德米拉·切爾娜婭是亨利希·標爾^②著作的俄文譯者）於一九七〇年二月，在莫斯科

① 拉巴羅爲意大利城名。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在該城簽訂了蘇聯和德國恢復外交和經濟關係的拉巴羅條約。——譯者
② 亨利希·標爾，西德當代著名作家，一九七三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譯者

和《明鏡周刊》的編輯進行的一次談話中，對該周刊負責東歐問題的編輯弗里特尤夫·邁耶聲稱——當時埃貢·巴爾^①已在莫斯科談判——，與波恩締結的條約將引起與歐洲三十二個國家締結一系列類似的放棄使用武力的條約，這些條約將在一次歐洲安全會議之前、之間或之後談妥。邁耶問道，如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不幹，蘇聯是否還繼續談判。對此麥利尼科夫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主權說了一套衆所周知的花言巧語，之後，他十分明確地回答說：「我們開始了會談，我們也將使會談進行到底。」莫斯科的大人先生們千方百計地迴避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單獨締結一項和平條約達二十年之久，如今他們的答覆可說是清楚不過了。戰後第一次克里姆林宮領導的利益與瓦爾特·烏布利希的利益相左——烏布利希的國家又沒和中國接壤——，這一點，烏布利希不久也覺察到了：十五個月之後，烏布利希僅限於當國務委員會主席，更加馴服的昂納克取而代之，當了黨的首腦。

一九六九年九、十月間波恩政權的更迭對所有這一切起了重大作用，政權更迭對莫斯科的人們可說來得正好。當然，蘇聯也會跟一個基辛格^②商談，甚至也會跟一個斯特勞斯^③進行談判（斯特勞斯當然也會跟蘇聯談判），但是勃蘭特——謝爾政府畢竟使莫斯科人感到更加舒服。聯合

① 埃貢·巴爾當時爲國務秘書，後來爲西德聯邦部長，一九七四年勃蘭特政府辭職後去職。——譯者

② 庫爾特·基辛格，西德前聯邦總理，基督教民主聯盟前主席。——譯者

③ 弗朗茨·斯特勞斯，西德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譯者

內閣的小伙伴早就以各種計劃，以及德勒^①的莫斯科之行對德國問題作出了貢獻。可是最高蘇維埃在一九五六年向波恩德國國會議員們發出的邀請却年復一年地被聯邦議院議長格斯登美爾以時機尚未成熟這一固定不變的公式加以拒絕。現在格斯登美爾早已離職，時機成熟了。

然而，維利·勃蘭特的人格無疑也對蘇聯願意對話起了決定性作用。正是那些十幾年來在國內用來非難第四屆聯邦總理^②的事情以及在競選時用來反對他的那些事情，使勃蘭特在俄國人和波蘭人眼裏（如同在法國人和荷蘭人的眼裏一樣）獲得了最大的好處：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第一次由一個宣稱自己是反法西斯者的人擔任領導人，他不像他的前任^③那樣是個納粹黨徒，在勃蘭特的前廳裏並沒有一個格洛布克^④坐在那兒。

正如前所述，輿論準備早在一九六九年夏季就已開始，至遲是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份哥穆爾卡提出倡議之後開始的。

幾十年來，在無數漫畫中變來變去的西德人的肖像，始終是一個頭戴鋼盔滿臉蠢相的胖子，鋼盔裏還露出兩隻犄角，這一肖像現在看不見了，在這以後，蘇聯的報紙上登載過的唯一的一幅

① 聯合內閣的小伙伴指自由民主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自由民主黨與基督教民主聯盟組成小聯合內閣，從一九六九年起自由民主黨又與社會民主黨組成勃蘭特—謝爾政府。托瑪斯·德勒為自由民主黨議員，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任聯邦議院副議長。——譯者

② 指勃蘭特。——譯者

③ 勃蘭特的前任即庫爾特·基辛格，曾在納粹德國外交部負責對外宣傳工作。——譯者

④ 格洛布克為阿登納的國務秘書，納粹黨徒。——譯者

漫畫是針對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的聯邦國防部部長赫爾姆特·施密特^①的，原因是他爲了購買武器到美國去了一次。但就是這幅漫畫，人們必須很細心地去看，才認得出施密特的特徵。除此之外，只剩下幾張關於阿道爾夫·封·塔登^②的漫畫，直到他在政治舞台上消失爲止。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波恩大選前夕，莫斯科對下一步如何走來看來意見不一。柯西金的政府報紙《消息報》出人意料地讚揚在美茵河畔的法蘭克福演出的一場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勃列日涅夫的《真理報》則誇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演出的一齣戲。出乎意料的選舉結果和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聯合內閣的迅速組成，使得莫斯科一部份小心謹慎、一部份簡直是充滿敵意的批評家們一時噤口。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至三日在莫斯科召開的東歐集團首腦會議提出一項書面的倡議，會談是在一九七〇年二月埃貢·巴爾到達莫斯科之後以一種小心謹慎的試探開始進行的。

一九七〇年，勃列日涅夫也依然留在國內（一九六九和一九七〇年每年出訪東歐集團四次）。葛羅米柯與德國人進行會談，這位蘇聯外交部長將其全部威信都投資到這次會談上，他還從來沒有與一個西方政治家，尤其是與一個級別較低的政治家^③會談過三十六小時之久。面對自己陣營內部進一步的獨立自主和用來嚇人的「德國鬼子」在歐洲的消失，政治局多數成員對這次會談猶豫不決，不知道樣下去是否會有好的結局。有勢力的幹部們一再催促召開行將於一九七〇年到期的第二十四次黨代表大會，而勃列日涅夫又不願兩手空空地出席這次黨代表大會，這一切都要求

① 施密特爲一九七四年五月勃蘭特辭職後的聯邦總理，當時爲聯邦國防部長。——譯者

② 塔登爲新納粹黨國家民主黨的主席，現已退出政治舞台。——譯者

③ 指西德國務秘書埃貢·巴爾。——譯者

勃列日涅夫留在莫斯科。

普遍認為，第二十四次黨代表大會要在列寧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日（四月二十二日）這天舉行。越是臨近這一天，勃列日涅夫的處境就越是困難。沒有取得外交成功他是無論如何也不願意舉行一次黨代表大會的。要不然那只是第二十三次黨代表大會的翻版而已。在第二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上，他既未能把對手攆出政治局，又未能削弱他們的力量。早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慶祝會上，勃列日涅夫這個列寧的不走運的繼承人，就只好作一篇既不提斯大林，也不提赫魯曉夫的演說，不得不把蘇聯四十年的歷史置之不顧。這真是一樁荒謬不過的事情。所以說，在政治局裏也必須明確一下，在紀念列寧的演說中該怎樣提及斯大林。

召開黨代表大會的日期愈是臨近（開幕之前六個星期），黨的總書記愈感到難以過關，再說由「克格勃」上校波杜諾夫領導的對陸軍中尉伊林行刺背景的調查，暴露了陸軍和海軍中廣泛的不滿情緒。勃列日涅夫避到一向忠於黨的路綫的白俄羅斯去參觀大型的「德維那」演習。三月初，演習結束時，勃列日涅夫作為唯一的政治局委員由「塔曼」第三摩托化近衛步兵師護衛，出席了在明斯克舉行的閱兵閉幕式，受到政治局候補委員和蘇聯英雄白俄羅斯黨中央第一書記馬謝羅夫的接待。和過去屢次一樣，戰爭時期的友誼得到了報答。一向負責莫斯科防務，在紅場閱兵時作為前導的「塔曼」師，一九四三年與第十八集團軍一道解放了塔曼半島，打開了進入克里木的通道。從那以後該師便以塔曼半島命名。勃列日涅夫在他貼身衛隊的保護下，他又感到了安全。他聽任應該宣佈四月二十二日召開黨代表大會的最後期限不聲不響地過去。三月二十一日的情况就表明他是多麼正確。在這一天與德國人的會談陷於停頓並且爲了有段「考慮時間」而中斷

了會談。同一天，報界公佈了蘇聯最高法院的通告，兇手伊林是個神經錯亂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已送進醫院。一個正常的蘇聯人根本不可能去行刺黨的首腦，對居民進行解釋的工作取消了。

勃列日涅夫很不情願地於四月一日離開了莫斯科。趁匈牙利「解放」二十五周年之際，也就是說，趁蘇聯部隊征服第三帝國的最後一個盟國匈牙利二十五周年之際，去布達佩斯訪問，就外交禮儀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在四月五日參加檢閱之後，勃列日涅夫立即於當晚倉促離去，四月六日拂曉回到基輔，與謝列斯特商談，然後繼續趕路。極需趕回莫斯科，尤其須要取得基輔黨組織的背後支持，因為國家元首波德戈爾內，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〇年期間一個旗鼓相當的值得認真對待的競爭者，於四月四日星期五撤銷了他原定於下星期二進行的訪問大阪國際博覽會之行。

在勃列日涅夫還停留在布達佩斯的時候，波德戈爾內據說因病一定要留在莫斯科。現在勃列日涅夫也提前及時地出現在莫斯科了。接着，政治局的半數成員都患病了。謝列平進了醫院去做切除胆囊的手術，患慢性肺病的蘇斯洛夫着涼感冒，患有肝病的柯西金從來不怕說自己得了流感，波德戈爾內發燒，而在一九七〇年四月的一周波利揚斯基在什麼地方則不得而知。由於十一名委員當中有五人缺席，政治局無論如何是不能作出決議的。在四月三日出席參加於三月三十一日逝世的鐵木辛哥元帥葬儀的只有沃羅諾夫、基里連科和馬祖羅夫；波德戈爾內在前一天還在元帥的靈柩旁守靈並在晚上出席了科學院的一次一百周年紀念會，他却沒有參加元帥的葬儀。沃羅諾夫的出席是一個警報信號：這個沉默寡言的保守分子前不久在一次講話裏批評了勃列日涅夫的農業政策並且稱讚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農業政策。在與西德人取得諒解的時候，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不得不出犧牲。不論「病人」願意與否，這些「病」使政治局避免作出一項正式決議，

宣佈在不適宜的時間召開黨代表大會。但是反對派獲得了成功，恰恰是在波德戈爾內固有的領地哈爾科夫，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在四月十三日說，黨代表大會還是在「今年」舉行。

勃列日涅夫因此得到一段喘息時間，但是畢竟還是作出了犧牲。在紀念列寧誕生一百周年的演說中——這天沒有召開黨代表大會，正好符合他的心意——沒有重新抬高斯大林的身價，這是通過黨的首腦之口對集體領導的明確的肯定。付出這個代價之後，他才能於四月初把過去的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L·N·葉弗萊莫夫從斯塔夫羅波爾調到莫斯科，擔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去監視委員會副主席、柯西金的女婿格維希阿尼。另一個在赫魯曉夫時代被貶降的黨的幹部吉·伊·索科洛夫從奧廖爾調來擔任國家計委第一副主席。在做了紀念列寧演說之後兩天，勃列日涅夫開始更換那些宣傳他的路線顯得三心兩意的有關部門負責人。蘇聯國家廣播電視委員會主席尼·尼·麥夏采夫被撤職並於五月十九日派到澳大利亞去當大使。蘇聯國家出版委員會主席尼·亞·米哈伊洛夫，勃列日涅夫的同齡人於七月二十三日退休。同月，齊涅夫成了克格勃的副主席。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三日——與德國人的談判行將圓滿結束——勃列日涅夫能够拿出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根據這個決議，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將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召開。他贏得了這次鬥爭並確立了他的成功的外交家的身份。勃列日涅夫這下終於在向着頂峯進軍，他絲毫也不打算退休。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在莫斯科簽署條約時，他擠在勃蘭特和柯西金中間，吸引着衆人的注意，尤其是吸引着攝影師的注意。他是第一個能够成功地與波恩締結一項條約的黨的首腦。現在，將給勃列日涅夫帶來巨大勝利的黨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開始了。

勝利的黨代表大會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四次黨代表大會於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上午十點由國家元首波德戈爾內宣佈開幕，經過十七次會議，於四月九日由再度當選的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宣佈閉幕。這是勃列日涅夫在二十年內參加的第六個黨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明顯地被他那結實的身軀所佔據，甚至被他所控制。他在大會上做的總結報告比在一九六六年「沉默的黨代表大會」上做的報告更長。速記記錄稿共有一百零七頁。這篇馬拉松報告列舉了大量成就，其中最巨大的成就便是與波恩締結的條約。對波蘭危機只用兩句話應付了事：「我們極其滿意地注意到，在兄弟的波蘭發生的困難已被克服。」第二句話稱讚波蘭鞏固了「與工人階級的聯系」。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在但澤和什切青爆發的危機，以哥穆爾卡和西倫凱維茲的倒台和以愛德華·蓋萊克的上台而告終。愛德華·蓋萊克是東歐集團第一個在法國和比利時度過二十年生涯的共產黨首腦（若在斯大林統治下，像他這樣一個「外國」幹部早已被清洗掉了）。這次危機曾給蘇共中央政治局帶來莫大的憂慮，對此勃列日涅夫乾脆略而不提，莫斯科當時對波蘭採取的完全是小心謹慎的觀望的態度。這是第一次一個黨的首腦和一個總理因工人罷工而同時倒台，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哪裏曾經有過這樣的事情？在這期間整個蘇聯報刊只有在十二月十九日的《真理報》上轉載了前一天《人民論壇報》的一篇文章和十二月二十三日刊載了由華沙發來的一篇記者報道。自一九四五年以來，蘇聯

對在鄰國爆發的騷亂所發表的評論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少過，除去駐波蘇軍（北部軍隊集羣）總司令馬哈茂德·坦卡耶夫上將暗示了一下蘇聯戰士都是優秀的有戰鬥準備的戰士（《紅星報》）之外，根本沒有發出過任何警告。人們從過去發生的危機中已經學到了東西，就是勃列日涅夫也通過經驗學乖了，他不再聽從軍人們的挑唆。波蘭人是在與波恩締結條約兩周之後鬧事的，在用來嚇人的「西德鬼子」消失之後，波蘭對蘇聯的依附也就不那麼緊了，一旦消除了來自西方的危險，也就開始從莫斯科那裏求得獨立自主。這一事實固然引起了莫斯科那些小心謹慎的人的注意，可是起義的直接原因物價上漲和食品缺乏加強了勃列日涅夫的決心；通過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富國建立更緊密的聯系來提高本國的生活水平，從而防止在俄國產生類似的情緒。

因此，勃列日涅夫也就沒有到華沙去看一看究竟，因此他也願意於一九七一年三月九日把十年來一直駐在華沙的大使阿里斯托夫召回，此人是斯大林時代舊日的人事部長，與蓋萊克合不來。黨代表大會結束時，阿里斯托夫在當了二十年的黨中央委員之後離開了黨中央委員會。從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起阿里斯托夫到維也納任大使。繼阿里斯托夫在華沙當大使的是比他年輕十九歲的白俄羅斯黨中央書記斯坦尼斯拉夫·皮洛托維奇，可能是波蘭血統。只有駐布拉格大使契爾沃年科沒有得到新的位置，後來打算派他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便使不幸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至少能擺脫掉這個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拒絕接受契爾沃年科，否則顯得它對莫斯科的依賴關係就太刺眼了。契爾沃年科不得不仍舊留在布拉格。

波蘭就只有這樣一帶而過。除去指出灌溉的重要性之外（灌溉現在代替了「被人遺忘」的開荒的位置），講話的最重要部份像通常一樣是在結尾：擴大消費品生產，尤其是爲了維護那些對

「修正計劃」不太熱衷的地方頭頭的基礎，有力地許下諾言：地方黨委第一書記以後差不多都將來自地方上的黨的幹部的行列，「由中央派人到地方上去任第一書記的作法只是一種例外情況」。歡呼喝采聲表明，得到這項保證的地方黨的幹部此後也樂於擁戴這位黨的首腦。勃列日涅夫在幾分鐘之前向大會說「有些同志」建議，今後每五年召開一次黨代表大會，而不要像過去那樣每四年召開一次（這將使他較多的時間），這個建議也博得了掌聲和「正確、正確」的喊聲。在這些場合，我們覺察到楚卡諾夫的巧妙安排，先是延長職權的時間，然後作為報酬，保證地方幹部有就地提升的機會，這樣看起來免得有賄賂之嫌。

當然，勃列日涅夫這次在四千九百四十九名代表（十四人請假缺席，這是一個高得出奇的數字）面前的這次表演，對政治局委員們來說仍然是一次「沉默的黨代表大會」，波德戈爾內在上次大會上就其工作範圍還做了一次比較長的講話，這次只能宣佈一下黨代表大會的開幕。除去柯西金（因職務關係，要談談新的五年計劃）和免不了要發言的基輔的謝列斯特之外，其他政治局委員沒有一個人講話。相反，候補委員們和就要登上政治局委員席位的維·格里申、庫納耶夫和謝爾比茨基——這事早已不是秘密了——却都格外積極。

瓦爾特·烏布利希在三月三十一日晚上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成了他政治生活中的尾聲。他講話時求助於列寧，這個在一大批年輕人面前講大道理的老前輩悲哀地回憶起一九二二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列寧的最後一次演說。「俄國同志也必須按照自己的方式學習」，「列寧這樣說過」（烏布利希語）。這下子蘇聯領導可是忍無可忍了，在五月三日烏布利希就被廢黜掉。就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之前烏布利希最後一次訪蘇時，他只受到第二流幹部的接待，並且被帶去參觀革

命博物館，現在他本人就被安排在一個類似博物館的位置上了。相反，對第二個講話，即對波蘭人蓋萊克的講話給予了更爲巨大的注意。這是理論家蘇斯洛夫——他擔任主席——的巧妙安排，他把這兩個講話排在一前一後。未來清清楚楚地是在實用主義的波蘭人那裏，而不在老向後看的老朽的德國前輩那裏。

但是一直等到組織部長卡皮托諾夫在四月二日第六次會議上做了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報告之後，這才清楚爲什麼勃列日涅夫爲了完全穩住地盤需要用較長時間：百分之七十四點四的代表是第一次參加黨代表大會（一九六六年，同一個卡皮托諾夫明智而周到地沒有指出這點）。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代表的數字，像一九六六年一樣，也未予以公佈，可是卡皮托諾夫却提到，有五百多人代表着西伯利亞、遠東和接近中國邊境地區的一百五十萬共產黨員。

像往常一樣，這是一次幹部的代表大會，幹部佔代表人數的最大部份，在四千九百六十三人中佔二千九百五十八人。這是一次中年一代的代表大會，同時也表明這是勃列日涅夫的一個難題：與會者的最大多數即代表人數的百分之四十一點六是四十一歲至五十歲的人，勃列日涅夫的同齡人，即六十歲以上的人佔百分之五點九，只比年齡在三十歲以下的代表多百分之零點八。在一九二年至一九四〇年入黨的代表，如勃列日涅夫和多數政治局成員，佔六百三十八人，相反，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五年赫魯曉夫時代加入蘇聯共產黨的代表佔一千六百五十七人。這樣，勃列日涅夫的這次勝利的黨代表大會也是一次向新的領導過渡的大會，新的領導至遲於一九七五年將取代舊人。

暫時，總書記的一切想法幾乎全部得以實現。幾乎全部，但並非全部：反對者沃羅諾夫和謝

列斯特仍然沒有受到觸動，這一次，就是這一次勝利的黨代表大會也不可能以趕走對手的辦法來改變政治局。

於是只剩下斯大林在一九五二年、赫魯曉夫在一九五七年使用過的老把戲了：用增加新的黨羽來壓倒反對者。這次領導集團增加了四人，擴大到十五名委員的數目，這麼多人幾乎都沒法再進行工作。就像一九五七年赫魯曉夫的過渡性的黨中央主席團一樣，在那個主席團裏布爾加寧和伏羅希洛夫被置於黨的首腦的一些新的黨羽之中。

三名新吸收的政治局委員是由候補委員提升上來的。他們完全符合總書記的心意：哈薩克黨中央第一書記庫納耶夫，他那永恆的對手別伊謝巴耶夫於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一日退休，年僅六十二歲；烏克蘭總理謝爾比茨基，他現在與他的競爭者謝列斯特地位相等；還有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維·瓦·格里申。

第四個新的政治局委員是一個出乎意料的人選：五十三歲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和黨中央農業部部長費奧多爾·達維多維奇·庫拉科夫，他與政治局裏的少壯派謝列平和謝爾比茨基同年。因為庫拉科夫在黨代表大會上沒有上台講話（與另外三名新委員相反），可以肯定地認為，他是一個妥協的產物，是以這樣的身份進入政治局的，由他取代勃列日涅夫所挑選的另一個人。直到進入政治局之前，他連政治局候補委員都沒當過。他自一九六一年起才成爲黨中央委員。庫拉科夫被吸收進莫斯科掌權者的圈子是依舊還存在着反抗勢力的標誌。他的工作當然限於農業，隨着他當選爲政治局委員，可以說是波德戈爾內的一個人進入了領導集團。吸收庫拉科夫入政治局是自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吸收勃列日涅夫的親信卡圖謝夫進入黨中央書記處以來，蘇聯最高領導中唯

的一個真正的變化。

由勃列日涅夫宣佈的領導人的姓名順序（這個姓名順序在蘇聯報紙上和黨代表大會的記錄中沒有再像一九六六年那樣刊登過）清楚地表明了，在莫斯科誰的地位正在上升，誰的地位正在下降。勃列日涅夫的領導角色現在完全無可爭議了，他甚至能在一九七〇年除夕向他國內的各族人民做了蘇聯歷史上第一個新年賀詞。除了勃列日涅夫之外，姓名的排列如下：

蘇斯洛夫的地位毫無變化，是黨的領導集團中的第四號人物和黨中央書記處裏的第二號人物。

波德戈爾內的地位得到了加強，除去謝列斯特和柯西金之外，只有他在黨代表大會上講了話，甚至宣佈大會開幕（排在第二位）。

柯西金的地位受到削弱，這當然不會是長期的——柯西金早就習慣於這樣的更迭變故，並且人們可以看到，柯西金以此為代價贏得了他那一派勢力在黨中央委員會裏的增強（排在第三位）。

勃列日涅夫最重要的助手基里連科擢升到核心領導集團，在政治局擴充之後，這個核心領導集團現在顯得更為重要了（排在第五位）。

柯西金的兩位繼承人，馬祖羅夫和波利揚斯基地位毫無變化（排在第七和第八位）。

兩個保守分子沃羅諾夫和謝列斯特的地位開始下降（排在第十位和第九位），而毫不足道的佩爾謝（七十三歲）却升到第六位。

還有總書記過去最危險的競爭者謝列平的影響越來越小，一九六六年，謝列平的名字排在蘇斯洛夫之後，基里連科之前，在黨中央書記處排在第三位，現在，一九七一年降到第十一位。

政治局候補委員空餘出三個名額，但是一直沒有補足，因為像這樣的領導是決意不惜一切代價要保持清一色的自己人。在候補委員中，「克格勃」的首腦安德羅波夫升到第一位，這是內政方針上持強硬態度的最明顯的標誌。勃列日涅夫的朋友杰米契夫在候補委員中由第一位退居第二（過去由格里申佔有的席位），在黨中央書記處位列最末一名。這是與某些實際原因有關的，他和過去的伊利切夫一樣，都未能使理論「戰綫」忠於黨的路綫，反對派的勢力仍然很強，並未稍減，馬謝羅夫由最末一名升到候補委員的第四名，是因為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危機期間即在「德維納」演習期間他支持了勃列日涅夫。六十九歲的姆日阿瓦納澤地位的下降是與格魯吉亞的各種弊端有關，而拉希多夫地位的下降是與另一個亞洲人庫納耶夫地位的上升有關。在九名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中，令人觸目的是軍備大亨烏斯季諾夫保持着強有力的地位，甚至還能大大改善他在候補委員中的地位，而受到勃列日涅夫庇護的卡圖謝夫出乎意料地表現不好，再就是索洛緬采夫地位的上升。總而言之，經濟技術大員戰勝了教條主義者。

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即勃列日涅夫幫取得了全面的勝利，這是蘇共第二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的最根本的成果。除去他的久經考驗的助手、同鄉、同學和戰友格魯謝茨基（烏克蘭黨中央黨務委員會主席），伊·特·諾維科夫（副總理），尼·亞·吉洪諾夫（副總理），列·瓦·斯米爾諾夫（副總理），謝洛科夫（內務部長），格列奇科（國防部長），戈爾什科夫（海軍總司令），莫斯卡連科（國防部副部長），葉皮謝夫（總政治部主任），基里連科（政治局委員），謝爾比茨基（政治局委員），庫納耶夫（政治局委員），瓦西里耶夫（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第一副總理），瓦特欽科（勃列日涅夫故鄉的州委第一書記），卡圖謝夫（黨中央書記

處書記），鮑久爾（摩爾達維亞黨中央第一書記），特拉佩茲尼科夫（黨中央部長），尤納克（圖拉州委第一書記）之外，一九七一年，他的最親密的領導班子的成員楚卡諾夫、格·謝·帕夫洛夫和契爾年科都成了黨中央委員。這樣一來，總書記的私人智囊團的成員都被提升為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了。這還是第一次，甚至在斯大林統治下都沒有發生過這樣突出的事例。此外，外交家亞歷山德羅夫——阿根托夫成了黨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同樣，「克格勃」的助手茨維貢、切勃里科夫和齊涅夫也在各個領導機構內取得了席位，前兩人是黨中央候補委員，齊涅夫是黨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自從斯大林逝世以來，秘密警察第一次在黨中央委員會裏有四名代表。其中三人與總書記關係極為密切，甚至於給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市委第一書記伊·列·弗爾斯在黨中央檢查委員會裏也保留了一個席位。這個幫達到了它的階級目的，在各個機構裏進行的漫長征討為這幫來自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人付出了報酬。波德戈爾內和柯西金則滿足於他們的私人秘書列·米·謝夫欽科（一九二一——一九七二年）和阿·庫·戈爾恰科夫以及蘇聯部長會議辦公廳主任米·謝·斯米爾丘科夫進入黨中央檢查委員會——這也是新鮮事。為此，勃列日涅夫的戰友，利亞申科和帕夫洛夫斯基兩位大將，一個是阿拉木圖中亞軍區司令員，另一個是陸軍總司令，也當上了黨中央委員。先前，一個是黨中央候補委員，另一個——布拉克的「征服者」——是黨中央檢查委員。勃列日涅夫的老同學，同齡人和戰友康·斯·格魯謝沃伊上將，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第二書記，是勃列日涅夫的頂頭上司，現在是上將和莫斯科軍區政治部主任，仍然是黨中央候補委員。

可是，這個幫用增加經濟技術大員的代表名額的代價才換取了這次勝利。黨中央委員會裏經

濟技術大員的勢力從來沒有像一九七一年以後那麼強大過。黨中央委員會現在有二百四十一名委員。

把領導的幾個支柱：黨——政府機關——軍人在黨中央委員會所佔的人數與一九五二年（斯大林的最後一個黨中央委員會）以來歷屆黨中央委員會的人數作一比較，便可得出下列這張圖表（按百分比計）：

	一九五二	一九五六	一九六一	一九六六	一九七一
黨	七〇	六七	六五	六〇	四〇·五
政府機關	一七	二一	二〇	二三	三四·四
軍隊	四	五	八	七	八·四
其它	九	七	七	一〇	一六·六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所以，黨的幹部在蘇共中央委員會裏喪失了絕對多數的地位；進行一次表決就可能使黨的幹部居於少數地位。「其它」一類人數進一步的增長表明了階級差別日益擴大的傾向。

儘管如此，年齡太大的領導集團脫離大部份黨員，甚至脫離大多數人民，是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根本問題，雖說在一九七一年把十二名在大清洗年代入黨的黨中央委員踢出了黨中央委員會，但是在新吸收的黨中央委員裏又有十八名是在大清洗年代裏成爲共產黨員的。領導班子的更新是一個過於緩慢的過程，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所代表的機構在頑固地進行抗拒。

勃列日涅夫很快就表明，他完全掌握了游泳技術；他，還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黨代表大會

召開之前，在部長會議的一次會議上做了一次講話，並在同一天參加了由沉默寡言的沃羅諾夫主持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的會議，而在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八日他就把第一副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前州蘇維埃主席，此時的別爾哥羅德州委第一書記，尼·費·瓦西里耶夫安放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第一副總理的職位上。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這類不露痕跡的方式下被架空了的沃羅諾夫被攆了下去；黨代表大會確認沃羅諾夫為政治局委員之後三個月，沃羅諾夫就被撤換了；還在前一天就任命他為蘇聯人民監察委員會主席。沃羅諾夫的繼任一直到五天之後才任命，但是任命的並不是勃列日涅夫的人瓦西里耶夫，而是在黨代表大會上表現得如此之好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索洛緬采夫。像在勃列日涅夫的生涯中時常經歷的情況一樣，這回的勝利也只是平分秋色而已。

沃羅諾夫是在被刷者的名單上了，他現在所佔有的地位並不能使他有權獲得政治局的席位。索洛緬采夫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前，集黨政職務於一身，依然是黨中央書記處書記，隨着索洛緬采夫的提升，使得由於謝爾比茨基升格為政治局委員而出現的問題又變得尖銳起來；烏克蘭的總理是政治局委員，而俄羅斯的總理連政治局候補委員也不是，這可是一個不能持久的狀態。後來，索洛緬采夫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被解除了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的同時，又提升他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但是問題仍然存在。長此以往似乎只有一種解決辦法是可行的：把索洛緬采夫提升為政治局委員或者給謝爾比茨基另一個崗位，但是這個崗位却由棘手的謝列斯特佔據着。因此，當勃列日涅夫在克里米亞與勃蘭特會談，從事他的偉大旅行，並且不顧越南危機於一九七二年五月費力爭取與尼克松會談的時候，謝列斯特就成了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所要解

決的課題了。

權力與活動的頂峯

第二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一結束，依靠政治局和黨中央委員會裏的黨羽，鞏固了自己地位的勃列日涅夫，立即大力開展獨立活動，他幾乎完全擺脫了權力中心裏的反對派的束縛，在一九七一年出國八次進行訪問，其中甚至於還以總書記的身份第一次訪問了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他的法國之行彷彿在顯示他在莫斯科的權力地位和和在國際上日益增長的威望。

旅行熱的高潮顯然是在秋天，九月十六至十八日，勃列日涅夫在奧萊昂達與勃蘭特單獨會談之後，便向盟友們闡述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對歐安會的召開具有的重要性，並且在尼克松的中國之行公佈之後，便迫切需要在莫斯科接待美國總統，勃列日涅夫於是着手準備這項工作。

與勃蘭特的單獨會談最清楚地表明了，這個在七年前根本不是一致選出的軟弱無力的候選人，蘇聯領導班子裏的各個派別互相妥協的一個產物，在一九七一年他的黨代表大會召開之後變得那麼強大。他單獨接待德意志聯邦總理，只有他最親密的顧問楚卡諾夫和亞歷山德羅夫參加會見。他坦率地拉扯着他的私人生活，談到會議很多，批閱公文沒完沒了。可是，他關心的問題却是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以及在反華的共同戰綫中獲得波恩的支持，這個懷有敵意的中國在一個月之後被接納進聯合國，在一九七一年年底獲得六十九個國家的承認。在與德國人的會見中，他懂

得了，只有在德國內部調整了柏林問題之後，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才有可能召開，所以，他催促烏布利希的繼任趕快行動，並要起勁一些，可是即便是昂納克對這個問題表現得也並不起勁。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頭頭們雖然比烏布利希順從，但對於一再讓步還是頗為憂慮。勃列日涅夫便來遷就他們：把那個推翻烏布利希，並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簽署了四國協定的蘇聯大使彼·安·阿勃拉西莫夫，一個白俄羅斯游擊隊員，於九月十五日調往巴黎，而把六十九歲的W·A·佐林從巴黎召回來養老。佐林是參加一九四八年布拉格暴動的老前輩，後來成了難忘的S·A·維諾格拉多夫的繼任為駐巴黎大使，可是在那兒幹得不太成功（就跟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波恩一樣）；在黨代表大會上，佐林就沒有再次進入黨中央委員會。從此以後，他就成了外交部具有特別任務的大使。當時昂納克反對接納布拉格的人侵者契爾沃年科為阿勃拉西莫夫的繼任。受到這種拒絕之後，勃列日涅夫就壓根不派任何人去東柏林當大使。讓這些倔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同志們去生氣吧，命令照樣可以由代辦來傳達。但是，新任「暫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蘇軍總司令到九月二十三日終於由謝·康·庫爾科特金上將擔任（代替被任命為總參謀長的維·格·庫利科夫），庫爾科特金原是外高加索軍區司令，入侵布拉格的「勝利者」之一。駐德蘇軍總司令的地位並未得到提高，庫爾科特金仍然是上將，他的前任庫利科夫是大將，庫利科夫的前任彼·基·科謝沃伊在駐東柏林時期甚至當了蘇聯元帥。庫爾科特金的繼任伊凡諾夫斯基是大將。

勃列日涅夫九月份去南斯拉夫的訪問使巴爾幹的形勢變得比實際情況緩和和一些。毫無疑問，蘇聯領導在一九七一年整個夏季對羅馬尼亞施加了最大的壓力，迫使齊奧塞斯庫至少參加一次共

同的演習。可是，自有主見的羅馬尼亞人找到了盟友，甚至絕對忠誠的保加利亞人看來也不願意參加這次演習。他們不願在夏季驚嚇黑海邊上的西方遊客，不願讓外匯收入受到損失。在保加利亞舉行的軍事演習是在華沙條約國不停頓的夏季演習結束時舉行的，而且只有保加利亞人參加。羅馬尼亞又一次因為情況有利逃脫了這次演習，但是後來齊奧塞斯庫還是作了讓步，同意在黑海進行一次共同的海軍演習。儘管如此，齊奧塞斯庫和民族共產主義的八十歲的老人約瑟普·布羅茲·鐵托還是懷有戒心的，南斯拉夫的國防軍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演習。蘇聯領導決心等待時機，鐵托死後，南斯拉夫由於民族矛盾勢必四分五裂。這點就連西方也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區別只在於，莫斯科正渴望着這種分裂。

在一九七一年秋天，三位蘇聯政治領導人幾乎不斷出國訪問，但是三個人從來也不一起出訪，總是一個呆在家裏，直等到另一個回來，然後自己再登程。

勃列日涅夫對法國的國事訪問，突破了外交禮儀的框框，升格為一次國家元首的訪問，這可說是總書記迄今為止執行對外政策的旅行外交所達到的頂峯。顯然，他很欣賞這次由必不可少的楚卡諾夫和亞歷山德羅夫的陪同下進行的表演，涉及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採取的最近步驟時，有他的最有成就的外交家阿勃拉西莫夫大使作顧問。勃列日涅夫向斯大林學來了隨時隨地都能哭泣的本領，所以，在拜訪列寧在巴黎的故居時，他擠出了幾滴眼淚。由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柏林問題上拒不讓步，勃列日涅夫在法國的旅行將結束時，受到阿勃拉西莫夫的鼓勵，宣佈要去東柏林進行訪問。現在，昂納克不得不急忙忙地接受莫斯科派來的隨便哪個人來担任新任的蘇聯大使。當勃列日涅夫宣佈要去東柏林訪問時，頗為多餘的副總理M·T·葉弗萊莫夫就於十月二十

九日迅速地出發上任。十月三十日他在東柏林遞交了國書，隨後趕到機場去迎接勃列日涅夫。然而，給勃列日涅夫閃電式的訪問投下了陰影的還不僅僅只是這種難堪的、不合禮儀的倉促行事，在送別宴會上昂納克大談「兄弟般的交談」時，勃列日涅夫却明確而生硬地說這是「談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不得不對老大哥作出讓步，柏林會談取得圓滿結束，現在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障礙掃除了。

誠然，一九七一年年末表明，勃列日涅夫也許把弓拉得太緊了。這次由國家元首波德戈爾內做了新年獻詞（一九七二年底是柯西金做的）。一九七二年一年，總書記僅只作了一次國外旅行，十一月份去布達佩斯。比他大三歲的波德戈爾內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顯然也已成了完全旗鼓相當的對手。波德戈爾內於一九七一年十月去越南訪問時，帶着行動果斷、較為年輕（六十六歲）和新近上任的國防部第一副部長謝·列·索科洛夫大將去河內。索科洛夫檢閱了越南的高射炮陣地，並與一名擊落了二十四架美國飛機的上尉談了話。莫斯科加強了對河內的軍備援助。武元甲將軍受到鼓舞於三月二十三日開始了他的決戰攻勢，這使勃列日涅夫陷入極端狼狽的境地。鑒於美國對北越的狂轟濫炸，不可能在克里姆林宮接待任何美國總統，否則將是對共產主義的團結犯下了一種極大的罪孽。然而莫斯科爲了他自身的利益常犯這類深重罪孽。這次也和通常一樣，作出的決定是優先考慮霸權政策，而不是優先考慮意識形態。

儘管如此，勃列日涅夫在這裏積累了一條新的經驗：過去，他借助軍人控制了某些危機，而今這些軍人拒絕服從他的命令。於是一連串的死亡又來幫了忙：七十三歲的扎哈羅夫元帥自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起雖說不再是總參謀長，但還是黨中央委員，死於一月三十一日，戰略火箭

部隊總司令，國防部副部長和黨中央委員，六十八歲的克雷洛夫元帥死於二月九日。這兩位在南方作戰時與勃列日涅夫過往甚密的元帥，由較爲年輕的大將所代替，這兩位較爲年輕的大將現在更能接受這種現代思想，即所謂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避免大戰。扎哈羅夫的繼任庫利科夫比扎哈羅夫年輕二十三歲，克雷洛夫的繼任是烏克蘭人弗·費·托盧勃卡，直到一九六八年還是克雷洛夫的第一副手，從一九六九年起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任遠東軍區司令，他比克雷洛夫年輕十七歲。

托盧勃卡的任命遭到抵制。在政治局裏，對火箭部隊司令一職的任命一直協商到四月底，足商量了一個季度。甚至在諾沃羅西斯克時期的老戰友，海軍總司令戈爾什科夫在越南問題上也轉而成爲反對派；戈爾什科夫得到了華沙條約聯合部隊總司令雅庫鮑夫斯基元帥和陸軍總司令帕夫洛夫斯基大將的積極支持。人們看到，在是否應該接待尼克松或撤銷對尼克松的邀請的問題上，舊日的有益聯系紛紛破裂。

由米·瓦·齊米亞寧（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任駐河內大使，因此了解當地情況）任主編的黨報《真理報》也不肯隨聲附和，在一九七二年四月至五月的幾周內，政府報紙《消息報》却更加強有力地支持了總書記的方針。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的利益犬牙交錯，爲宇宙空間專家、醫學家、經濟學家、原子能專家、農學家、電子計算機專家等等的互訪組成的一條真正的鎖鏈拴在一起，這種緊密的聯系已經得到相當大的發展，以致退出這種合作勢必會在經濟方向和科技方面給蘇聯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這點黨中央委員會裏的「強硬派」是不願意知道的。

沃羅諾夫和謝列斯特在政治局裏首先發難，特別是謝列斯特（他的兒子維塔里是一個傾向於國內反對派一邊的物理學家），只要有可能，就設置障礙，謠傳謝列斯特拒絕在基輔接待美國總

統，因為美國總統的雙手沾滿了越共的鮮血，這個謠言不是完全不可信的。

於是，勃列日涅夫在五月十九日採取了最後的手段：他召集黨中央委員會。這樣一來，總書記就踏上了一條嶄新的、可能非常危險的道路。他讓黨中央委員會事先就他與尼克松的會見問題進行表決。通常黨的領導採取的步驟總是事後由黨中央委員會來批准。黨中央委員會一向也是這樣做的；但是有時形成了一個反對派，因為制度要求，反對派儘管也同意一切，但是終究還是反對黨的首腦，最終甚至於像在赫魯曉夫這個典型事例上所發生的那樣，能把黨的首腦推翻。

爲了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勃列日涅夫事先召集黨中央委員會。他的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沒有發表，但是發言人的名單足以說明問題了：他的最親密的黨羽，阿塞拜疆黨中央第一書記阿利耶夫（「克格勃」的一名少將）和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瓦特欽科帶頭發言。格列奇科元帥充當勃列日涅夫的後盾，反對派沒有發言。這是一九六四年以來第一次謝列斯特沒有出席的黨中央全會的討論會。同一天，謝列斯特被任命爲蘇聯副總理，比馬祖羅夫和波利揚斯基的級別還低，是柯西金的九個副總理之一，六天之後，謝列斯特把他在基輔的職務交給了謝爾比茨基。這樣一來，謝爾比茨基完全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接班人，他以後也就在基輔陪同美國總統訪問。

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任命當時的烏克蘭國家主席亞·帕·利亞什科（此人是科羅特欽科的繼任，科羅特欽科和科爾尼耶茨均於一九六九年春天逝世）爲烏克蘭總理謝爾比茨基的繼任；爲了佔有這個位置爆發了一場爭奪戰。反正，烏克蘭最高蘇維埃沒有就新的國家元首的人選取得一致意見就散場了。一直到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勃列日涅夫才得以貫徹他的意願，他的老同事，

伊·薩·格魯謝茨基成了烏克蘭的國家元首。此人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任烏克蘭黨和國家的監察委員會主席，被謝列斯特打入冷宮，安排在黨務委員會主席這個不起眼的崗位上。這樣一來，烏克蘭的國家機構就緊緊地握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的手裏。

當然，總書記是要了一個花招取勝的：反對者雅庫鮑夫斯基、帕夫洛夫斯基、齊米亞寧，尤其是沃羅諾夫都在國外，他們回到莫斯科的時候，黨中央委員會已經開過了。雅庫鮑夫斯基整整兩周不在莫斯科，據說是在匈牙利。

在同一次會議上，黨的組織部長卡皮托諾夫就第二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宣佈的在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換發黨證問題作了報告，之後，根據蘇斯洛夫的要求——他出了力總要人給予報酬——，把他的最親密的助手，六十六歲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和黨中央國際部部长鮑里斯·波諾馬廖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爲了遏制勃列日涅夫過於自作主張的越軌行動，把黨中央主管社會主義國家事務的聯絡部部长康·維·魯薩科夫（他也是一名黨中央委員）配給勃列日涅夫當第二私人秘書，地位和楚卡諾夫平等。魯薩科夫的經歷與勃列日涅夫的經歷毫無關係，勃列日涅夫也只好作這一讓步。六十三歲的魯薩科夫原先是漁業部長，但是從一九六四年起他就在黨中央機關工作。隨着魯薩科夫當勃列日涅夫的私人秘書，一個異體物侵入了勃列日涅夫的身邊，他成了疑慮重重的政治局官僚們的探聽哨。楚卡諾夫身邊一時變得十分寂靜。他的兒子米哈依爾於一九七二年八月五日在堪培拉（當大使館官員）不幸死於車禍。謝列斯特和沃羅諾夫這時已處在下坡路上，他倆早晚，至遲到一九七五年將離開政治局。

勃列日涅夫這樣加強他的地位之後，就可以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與又轟炸又佈雷的尼

克松進行面對面的會談。由於簽署了各項協定和條約，勃列日涅夫的外交事業取得了成就。五月二十九日尼克松離去，自一九四七年以來控制世界政局的美蘇對峙就此結束，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這是三個世界大國和若干其他大國的時代，日本、歐洲也算在內。在世界形勢發生變化的情況下，薩達特決定把蘇聯顧問驅逐出埃及是必然的結果，由於獲得了與美國共同主宰世界的保證，總書記就能全力以赴着手解決他職責中的最後兩項任務：結成一個聯合陣綫，去反對毛澤東之後的中國，改善國內的狀況。

爲了重新調整因一九七二年的歉收而打亂了的計劃（這年夏季，勃列日涅夫由一個「夏收戰綫」跑到另一個「夏收戰綫」，又完全成了一個發表即興演說的政委），管理蘇聯的二十五個人——從一九六八年起其成員從未有過改變——決心換掉他們中的一個人：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七十歲的格魯吉亞黨中央第一書記姆日阿瓦納澤中將，任職年限最長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因爲不能克服他故鄉的腐敗，成了蘇聯歷史上第一個退休的政治局官員（他的格魯吉亞黨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早在九月份就由「克格勃」的人員愛·阿·謝瓦爾德納澤所接替）。同時，一個來自西伯利亞的極成功的經濟技術大員，四十八歲的弗·伊·多爾基赫被任命爲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和黨中央重工業部部长。此人一九七一年起才當上黨中央委員，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委第一書記的任上，才只做了三年黨的工作。

於是，勃列日涅夫在斯大林誕生九十三周年那天將蘇聯成立五十周年紀念日由十二月三十日提前到十二月二十一日來慶祝。在慶祝會上，他又作了一個長篇演說，可是最重要的一些問題，他都略去不提。

因爲國內的反對派漸漸變得難以讓人忍受了：早在六月二十一日，即尼克松離去後的四個星期，蘇聯領導決定逮捕彼得·亞基爾。蘇聯領導勢必要和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中間階層攤牌，這是無法延宕的。立陶宛的自焚事件、安·季·薩哈羅夫的備忘錄和廣大知識界對薩哈羅夫的支
持，使得這個問題顯得愈來愈迫切。但是克里姆林宮裏的人一直還是希望，最終能以提高生活水
平這一簡單措施來應付這個問題。什麼時候莫斯科才會認識到，解決飽漢的問題比解決餓漢的問
題更爲複雜和更爲困難呢？

列昂尼德·伊利奇·勃列日涅夫簡歷年表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一年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

生於烏克蘭葉卡杰琳諾斯拉夫州（一九三二年起叫第聶伯

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卡門斯考耶（一九三六年起叫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市），父親是冶金工人。

在卡門斯考耶冶金廠（「捷爾任斯基」——第聶伯羅——冶金廠）做工。

共青团團員。

在庫爾斯克「農田耕作與土壤改良中等技術學校」學習。

在白俄羅斯奧爾沙區科哈諾夫斯基鎮任土地丈量員，在庫爾斯克州的一個區任區農業管理局農田耕作組組長，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的比塞特任縣執行委員會農業部長，比塞特縣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任烏拉爾州農業部副部長。

在莫斯科農業大學學習。

加入聯共（布）（一九五二年起稱蘇聯共產黨）。

在卡門斯考耶冶金學院（現叫工業學院）夜校學習，同時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五月

一九三六年五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

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

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四日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四日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四二年四月

一九四二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四月

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

一九四四年秋

一九四五年四月至五月十一日

一九四五年七月至一九四六年八月

一九四六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在冶金廠做工，任冶金學院黨組織組織委員（非專職幹部）。

畢業於冶金學院，得工學士學位。

在卡門斯考耶冶金廠當工程師。

服兵役。

在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冶金廠當工程師，任冶金技術學校校長。

任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市蘇維埃副主席（副市長）。

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部長。

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主管宣傳工作的州委書記。

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負責國防事宜的州委書記，團政委（一九四〇年）。

應徵入伍。

任南方方面軍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團政委，然後任旅政委。

任第十八集團軍政治部主任。

領上校軍銜。

領少將軍銜。

任烏克蘭第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

在倫貝格任喀爾巴阡軍區政治部主任。

任扎波羅熱州委第一書記。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
從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起

一九五〇年六月至七月

一九五〇年七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

自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五日起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六日至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

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至三月十五日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五日至一九五四年二月

一九五三年三月

一九五四年二月至一九五五年八月

一九五五年八月至一九五六年二月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

從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起

一九五八年

一九六〇年五月四日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

從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起

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

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

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在基什尼奧夫任摩爾達維亞黨中央第一書記。

蘇共中央委員。

蘇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兼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任海軍政治部主任。

任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領中將軍銜。

在阿拉木圖担任哈薩克黨中央第二書記。

任哈薩克黨中央第一書記。

任蘇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

任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任蘇共中央主席團（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起改稱政治局）

委員。

任蘇聯共產黨俄羅斯聯邦局副主席。

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任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自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起稱總書

記）。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自一九六五年十月二日起

自一九六七年四月起

一九七六年五月

自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起

勳章和榮譽稱號：

任蘇聯共產黨俄羅斯聯邦局主席。

任蘇聯最高蘇維埃憲法起草委員會主席。

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

任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

領元帥軍銜。

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五枚列寧勳章；

二枚紅旗勳章；

一枚紅星勳章；

一枚二級波格丹·赫米爾尼茨基勳章；

一枚一級偉大衛國戰爭勳章；

一枚波蘭勳章；

一枚蒙古勳章；

蘇聯英雄（一九六六年）；

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一九六一年）；

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英雄（一九七〇年）；

索非亞名譽市民。

人名索引

(人名索引係按第一字的筆畫多少次序排列，人名後的數目字爲頁碼)

四畫

- 尤金，帕·費 Judin, P.F. 一一八，一三八，一六七，三五九
尤納克，伊·哈 Junak, I. ch. 二四一，三七六
尤蘇波夫，伊 Jussupow, I. 二五一
巴別爾，Babel, I.E. 二五三
巴吉羅夫，麥·德 Bagirow, M.D.A. 五二，一五〇
巴格拉米揚，伊·赫 Bagranjan, I. Ch. 四五，八六
巴爾，埃 Bahr, E. 三六三，三六五
巴伊巴科夫，尼·康 Baibakow, N.K. 一八六，二九二，三一四
巴爾科夫斯基，阿·亞 Barkowski, A.A. 三二二，三二五
巴西斯蒂 Bassisty, N. Je. 七四
巴季茨基，帕·費 Batzki, P.F. 三二六，三四八
巴霍莫夫 Pachomow, S. 八二
巴甫連科 Pawlenko, A.S. 一六〇

- 戈利科夫，菲·伊 Golikow, F.I. 二一九，二四一，二四九
 戈留諾夫，德·彼 Gorjunow, D.P. 二八七，三二五
 戈爾什科夫，謝·格 Gorskow, S.G. 四五，七七，八一，一六六，一七八，二〇〇，二〇五，三二二，
 三七五，三八三
 戈爾恰科夫，阿·庫 Gortschakow, A.K. 三七六
 比留佐夫 Birjusow, S.S. 四五，一〇八，二四九，二六三，二七〇，二八一
 比沙林 Bissjarin, W.S. 三二六
 切爾尼克 Černik, O. 三二七，三二八
 切勃里科夫，維·米 Tschebrikow, W.M. 三八，九六，三四二，三七六
 切爾尼亞霍夫斯基 Tschernjachowski, I.D. 七八
 切爾尼亞科夫 Tschernjakow, A.G. 三五一
 切爾娜婭，劉·Tschornaja, L. 三六二
 毛澤東 Mao Tse-tung 一四四，一三九，三五六，三五七，三八六
 什捷緬科，謝·馬 Schtemenko, S.M. 五一，六一，一四四，二九七，三二七，三三二，三三八
 什維爾尼克 Schwernik, N.M. (一八八八—一九七〇年) 一三三，一二五，一三一，一三二，一九一，一九七，
 二二二，二二八，二二九，二二六，二二七，二二八，二二九，二四五，二五〇，二六二，二七五，二九六，
 二九七，三〇〇，三〇一，三〇三，三〇七，三一〇
 扎哈羅夫 Sacharow, M.W. 一〇三，二二五，二四一，二七〇，三三二，三三三
 扎波羅欽科 Saporoschtschenko, I.M. 八一，八四
 日丹諾夫 Schdanow, A.A. 五〇，五五，八七，八八，八九，九二，九八，九九，一〇〇，一一七，一二四，
 一二六，一四一，二六一
 日加林，弗·費 Schigalin, W.F. 二八三

日夫科夫 Schiwkoff, T. 一七八, 二九九

五 畫

丘列涅夫, 伊·Tjulenev, I.W. 六三, 七〇, 七二, 七四, 七六

丘拉耶夫, 維·米 Tschurajew, W.M. 二〇八, 二九六

加里寧 Kalinin, M.I. 三〇, 二二六, 二二七, 二二八

加米涅夫 Kamenev, L.B. 二六, 一四九

加米涅夫 Kamenev, S.S. 一三

加加林 Gagarin, Ju. A. 二三八

加蘭·雅 Galan, Ja. A. 八六, 三四六

加斯蒂洛維奇 Gastilowitsch, A.I. 八二

加夫里洛夫 Gawrilow 三五一

卡斯特羅 Castro, Ruz. F. 二三五, 二六二

卡巴諾夫, 伊·格 Kabanow, I.G. 一一八, 一四七

卡達爾, 亞諾什 Kádár, J. 一八〇, 一八一, 三三四

卡多姆采夫 Kadomzew, A.I. 三五〇

卡岡諾維奇, 尤·Kaganowitsch, Ju. M. 五〇, 五一, 一二二, 一二三, 一二七

卡岡諾維奇, 拉·莫 Kaganowitsch, L.M. 一四, 二七, 二八, 三二,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〇, 五一, 六六,

七一, 七二, 九一, 九二, 一一一, 一二二, 一一八, 一二二, 一二三, 一二六, 一二七, 一二九, 一三〇,

一三二, 一三四, 一三五, 一三七, 一四一, 一四七, 一四八, 一六〇, 一六七, 一六九, 一七〇, 一七二,

一七三, 一七五, 一七六, 一七九, 一八三, 一八六, 一八九, 一九二, 一九三, 一九四, 一九六, 二一一,

二一三, 二三四, 二三七, 二四一, 二六七, 二九二

- 卡岡諾維奇，米·Kaganowitsch, M.M. 四八，四九，五〇，五一，一二二，一二三，一二七
 卡岡諾維奇，蘿莎·Kaganowitsch, Rosa Moissejewna 五〇，五一
 卡拉什尼克，米·哈 Kalaschnik, I. ch. 二〇六
 卡恩別爾津，揚·埃 Kalbersin, Ja. E. 一九八
 卡爾梅科夫 Kalmykow, W.D. 一二三八
 卡皮托諾夫，伊·瓦 Kapitonow, I.W. 一五一，二八六，二九四，三〇九，三七二
 卡普蘭，多拉（方姬）Kaplan, Dora (Fanja?) 三四五
 卡拉漢，列 Karachan, L.M. 三三五
 卡里布夏諾夫 Karibschanow, F.K. 一五二
 卡薩科夫 Kasakow, M.I. 三二七，三三一，三三八
 卡圖科夫 Katukow, M. Je. 八〇
 卡圖謝夫，康·費 Katuschew, K.F. 三二八，三三六，三三七，三三八，三七三，三七五
 古巴累茨 Gubarez, D. 七九
 古德里安 Guderian, H. 六八
 古米爾約夫 Gumiljow, N.S. 一五三
 左琴科 Soschtschenko, M.M. 一五三
 布伯—諾依曼，瑪 Buber-Neumann, M. 一八六
 布哈林 Bucharin, N.I. 一二一，一九二
 布瓊尼 Budjonny, S.M. 四三，四四，四七，六三，六五，六六，六七，七一，七三
 布爾加科夫 Bulgakow, M.A. 一五四
 布爾加寧，尼·亞 Bulganin, N.A. 四三，五〇，六六，六八，一〇一，一二四，一二五，一三三，一三四，
 一四四，一四五，一四七，一四八，一六〇，一六一，一六二，一六三，一六五，一六八，一六九，一七一，

- 一七五，一七六，一七八，一八三，一八六，一八九，一九〇，一九一，一九六，二〇〇，二〇八，二〇九，
 二二〇，二三四，一三七，二六四，二六八，二九二，二九三，三六〇，三七三
 弗爾斯，伊·列 Furs, II. 九五，三七六
 尼杰林，米·伊 Nedelin, M.I. 二三八
 尼赫魯 Nehru, D. 一六五，二二九
 尼古拉二世 Nikolai II. 一三
 尼古拉耶夫 Nikolajew, W.F. (一九一〇—一九六九年) 三二二
 尼克松，理 Nixon, R.M. 一，三七八，三七九，三八三，三八四，三八五，三八六
 本·貝拉 Ben Bella, A. 一三三
 瓦連佐夫，謝·謝 Warenzow, S.S. 三五〇
 瓦西里耶夫，尼·費 Wassiljew, N.F. 九四，九五，三一三，三七五，三七八
 瓦辛科，格·伊 Waschtschenko, G.I. 二九四，三一三
 瓦特欽科，阿·費 Watschenko, A.F. 三八，九四，九五，三七五，三八四
 瓦杜丁，Watutin, N.F. 七五，七八，八〇，二九八
 瓦徹提斯，約 Wazetis, II. 一三，一四
 皮洛托維奇，斯·安 Pilotowitsch, S.A. 三七〇
 皮爾蘇茨基 Pilsudski, J. 三九

六 畫

- 列別杰夫 Lebedew, W.S. 一五五
 列德涅夫，瓦 Lednew, W.W. 二六六
 列寧(烏里揚諾夫) Lenin, W.I. (Uljanow) 四，五，九，一四，九九，一〇九，一七二，一九一，一九八，

- 二一八, 二五九, 二六一, 二七六, 二八〇, 二八八, 二九一, 三〇五, 三一五, 三三〇, 三三一, 三三三,
 三四五, 三四六, 三四七, 三五五, 三五六, 三六六, 三六八, 三七一, 三八一
 列昂諾夫 Leonow, A.G. 三四三
 列謝利澤 Lesselidse, K.N. 五一, 六二,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八〇, 八一
 米哈伊洛夫, 尼·亞 Michailow, N.A. 一一〇, 一一一, 一五一, 一五六, 二一四
 米高揚, 阿· Mikojan, A.I. 五〇, 一〇〇, 一一一, 一二三, 一二八, 一三四, 一四七, 一四八, 一六六,
 一六九, 一七五, 一七六, 一七七, 一七九, 一八〇, 一八三, 一八五, 一九〇, 二一八, 二二二,
 二四四, 二四五, 二六二, 二六四, 二六九, 二七一, 二七二, 二七三, 二七六, 二七七, 二八〇, 二八六,
 二八七, 二八八, 二八九, 二九三, 二九四, 二九七, 二九九, 三〇〇, 三〇一, 三〇七, 三一〇, 三一
 米羅諾夫 Mironow, N.R. 九六, 二一九, 二八一
 伊格納捷夫, 斯·德 Ignatjew, S.D. 一〇一, 一三三, 一三六, 一三八, 二一七
 伊格納托夫, 納·格 Ignatow, N.G. 一一八, 一二〇, 一二一, 一三二, 一四八, 一六七, 一九五, 二〇六,
 二〇七, 二一〇, 二一一, 二一八, 二二二, 二二五, 二三五, 二三六, 二六〇
 伊爾夫, 伊 III, I. (Fejnsberg, I.A.) 一五三
 伊林 Ijin 三四三, 三四四, 三六六, 三六七
 伊利切夫, 列·費 Ilijischow, L.F. 一三七, 二四三, 二四四, 二四六, 二四九, 二五〇, 二五四, 二五九,
 二八六, 二九〇, 三五九, 三七五
 伊什科夫, 亞·阿 Ischkow, A.A. 二九二
 伊頓, 居 Eaton, C. 二二五
 伊凡諾夫 Iwanow, W.G. 三五一
 伊凡諾夫斯基 Iwanowski, Je. F. 三八〇
 伊瓦申科, 奧麗加·伊里伊尼奇娜 Iwaschischenko, Olga Ijinitichna 二七三, 三一一

- 托爾布欣 Tolbuehin, F.I. 六九, 二九八
 托爾斯季科夫, 瓦·謝 Tolstikow, W.S. 三五九
 托爾斯泰, 列 Tolstoj, L.N. 一五三
 托盧別耶夫, 尼·帕 Tolubejew, N.P. 一三三, 九四, 九五, 二四一
 托洛茨基 Trotzki, L.D. (Bronstein) 三三, 一一, 一三, 二四, 二八, 二六一, 三一一, 三二〇
 朱加施維里, 雅 Dschugaschwilli, Ja. I. 六六
 朱可夫 Schukow, G.K. 四四, 四六, 六二, 六三, 六五, 六六, 六八, 七三, 七五, 七九, 八〇, 八三, 八六,
 一〇二, 一二六, 一二七, 一三三, 一六三, 一六八, 一七四, 一九一, 一九二, 一九六, 二〇〇, 二〇二,
 二〇三, 二〇四, 二〇五, 二〇六, 二〇七, 二一〇, 二三四, 二四一, 二四五, 二七〇, 二九八
 安德烈耶夫, 安·安 Andrejew, A.A. 一一三, 一二七, 一三六
 安德里阿諾夫, Andrianow, W.M. 一四, 一四八, 一六九
 安德羅波夫, 尤·弗 Andropow, Ju. W. 一, 一八一, 二五〇, 三〇九, 三一一, 三二二, 三三四, 三四一,
 三四四, 三四七, 三七五
 安東諾夫 Antonow, A.I. 六七, 六八
 安東諾夫 Antonow, I.K. 三五
 伏羅希洛夫 Woroschilow, K. Je. 四三, 四四, 四七, 四九, 五〇, 六四, 六五, 八三, 八六, 一一一,
 一一二, 一一九, 一二二, 一二三, 一二七, 一二八, 一三〇, 一三四, 一三七, 一四〇, 一六八, 一六九,
 一七三, 一七四, 一七八, 一八九, 一九〇, 一九六, 二〇〇, 二〇八, 二二一, 二二四, 二二五, 二二六,
 二二八, 二三七, 二三九, 二四五, 二九七, 二九八, 三三四, 三七三
 伏龍芝 Frunse, M.W. (一八八五—一九二五年) 一一
 西倫凱維茲 Cyrankiewicz, 二六九
 西拉耶夫 Silajew, N.A. 三五一

西佐夫，根·費 Sisow, G.F. 二八四
西索耶娃，劉·Syssojewa, I.A. 三一四
多勃里克，維·費 Dobrik, W.F. 九五
多爾基赫，弗·伊 Dolgich, W.I. 三八六
多列士 Thorez, M. 一三七、一六八
艾森豪威爾 Eisenhower, D.D. 一六八、一八一、二二〇
艾哈德 Erhard, L. 一六七
吉科寧 Kekkonen, U.K. 一四七
吉洪諾夫，尼·亞 Tichonow, N.A. 三八、二四二、二九二、三七五

七 畫

沃爾科夫，亞·彼 Wolkow, A.P. 一七五
沃洛達爾斯基 Wolodarski, W. (Goldstejn, M.M.) 三四六
沃里諾夫 Wolynow, B.W. 三四四
沃羅比堯夫，格·伊 Worobjow, G.I. 二六八
沃羅諾夫，根·伊 Woronow, G.I. 一三五、一三六、二四八、二七五、二九三、三〇〇、三〇六、三〇八、
三三八、三三九、三六七、三七二、三七四、三七八、三八五
沃茲涅先斯基 Wosnessenski, N.A. 五〇、九九、一一四、一一七、一九〇
別伊謝巴耶夫，馬 Bejschabajew, M. 一四三、一七三
別利亞耶夫，尼·伊 Belajew, N.I. (一九〇三—一九六八年) 一五二、一六三、一六四、一六八、一八四、
一八五、一九五、二〇八、二〇九、二一〇、二一一、二一二、二一五、二二一、二二二、二二三、二二五
別涅季克托夫，伊·亞 Benediktow, I.A. 一三五、一四七、一八三

別列戈沃伊, 格·季 Beregowoi, G.T. 三四三, 三四四
 別哥夫, Pegow, N.M. 一一二, 一一三, 一二一, 一三二, 一四〇, 一六七
 別爾烏辛 Perwuchin, M.G. 一一七, 一二五, 一三五, 一四七, 一四八, 一七五, 一八三, 一八六, 一八九,
 一九〇, 一九三, 一九六, 二〇八, 二二三, 二二七
 克列曉夫 Kleschschow, A. Je. 一五七
 克利契 Klitsch, N.A. 六五
 克拉格 Krag, J.O. 一六四, 一九九
 克拉夫楚克, 伊· Krawschuk, I. 七八
 克里格爾 Kriegel, F. 三三八, 三四二
 克魯格洛夫, 謝·尼 Kruglow, S.N. 一七七, 二二四
 克魯格洛夫, 尼·伊 Krylow, N.I. 二〇三, 二四一, 三三三
 貝魯特, 波 Bierut, B. 一七六, 二六八
 貝爾格爾森 Bergelson, D.R. 一二九
 貝利亞, 拉·巴 Berija, L.P. 三六, 四七, 五〇, 五一, 六六, 九二, 一〇〇, 一〇一, 一〇二, 一一一,
 一一八, 一二三, 一二四, 一二八, 一三〇, 一三四, 一三五, 一三七, 一三八, 一三九, 一四一, 一四二,
 一四三, 一四九, 一六〇, 一六八, 一六九, 一七七, 一九三, 二〇三, 二一三, 二二四, 二六一, 二六四,
 二六八, 三二三, 三二四, 三六〇
 沙緬爾采夫, 伊· Samerzew, I.T. 五九, 六〇, 八一
 沙胡林 Schachurin, A.I. 三七, 一四四
 沙夏赫梅托夫 Schajachmetow, Sch. 一五一, 一五二
 沙波什尼科夫 Schaposchnikow, B.M. 四七
 沙塔洛夫 Schatalow, W.A. 三四四

- 杜布切克 Dubček, A. 三一九, 三二七, 三二八, 三三二, 三三五, 三三七, 三三九, 三四一, 三四二
 杜布切克 Dubček, J. 三三五
 杜道羅夫, 恩·潑 Dudorow, N.P. 一七七
 杜勒斯 Dulles, J.F. 一八一
 杜爾, 塞 Touré, S. 二二九
 希姆萊 Himmler, H. 一四〇
 希特勒 Hitler, A. 六九
 希金, 約·瓦 Schikin, I.W. 八八, 八九, 九三
 希基里亞托夫, 馬·費 Schkiriatow, M.F. 一二三, 一三一, 一六〇, 一六九
 李科夫 Rykow, A.I. 一一一, 一四九, 一九二
 李維諾夫, 馬·Litwinow, M.M. 三四七
 李維諾夫, 帕·Litwinow, P.M. 三四七, 三四八
 利別爾曼, 葉·格 Liberman, Je. G. 二八八, 二九三
 利亞申科, 尼·格 Ljascshenko, N.G. 二〇六, 三五八, 三七六
 佐林 Sorin, W.A. 三八〇
 佐托夫, 瓦·波 Sotow, W.P. 一四七, 一九二
 里亞比科夫, 瓦·米·Rjabikow, W.M.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辛雅夫斯基 Sinjowski, A.D. 三〇一, 三〇二
 肖洛霍夫 Scholochow, M.A. 一六, 一五九, 三〇二, 三〇三
 亨德里克 Hendrych, J. 三三四
 邦達爾約夫 Bondarjow, A.L. 八四
 佛朗哥 Franco y Bahamonde, F. 三五七

八 畫

- 波金 Bodin, P.I. 五 1
 波德戈爾內, 尼·維 Podgorny, N.W. 一二六, 一三九, 二〇八, 二一〇, 二一一, 二一二, 二一三, 二二一, 二二五, 二三九, 二四五, 二六二, 二六三, 二六四, 二七一, 二七二, 二七五, 二八一, 二八三, 二八四, 二八五, 二八六, 二八九, 二九三, 二九四, 二九五, 二九六, 二九九, 三〇〇, 三〇六, 三〇八, 三一, 三一二, 三二三, 三一八, 三一九, 三二二, 三二六, 三三一, 三三八, 三三九, 三四〇, 三四八, 三六七, 三六八, 三六九, 三七一, 三七三, 三七四, 三八二
 波利雅科夫, 瓦·伊 Poljakow, W.I. 二四九, 二五〇, 二五三, 二八二
 波利雅諾夫, 尼·Poljanow, N. Je. 二六五
 波利揚斯基, 德·斯 Poljanski D.S. 二一〇, 二二三, 二二一, 二二五, 二二六, 二七五, 二八六, 二八七, 二九二, 二九三, 三〇六, 三〇八, 三二二, 三三七, 三三九, 三六七, 三七四, 三八四
 波諾馬連科, 普·克 Ponomarenko, P.K. 一九, 一〇, 一一, 一四, 一三一, 一五〇, 一五一, 一五二, 一五五, 一五六, 一五七, 一五九, 一六二, 一六九, 一九九
 波諾馬廖夫, 鮑·尼 Ponomarjow, B.N. 二四三, 二五〇, 三〇九, 三二八, 三二九, 三三七, 三三八, 三八五
 波普科夫 Popkow, P.S. 九九
 波普拉夫斯基, 斯·Poplawski, S.G. 一八〇
 波波夫, 格·伊 Popow, G.I. 二八三
 波波夫, 馬·Popow, M.M. 六四, 三四九, 三五〇, 三五一
 波波夫 Popow, N.N. 三〇
 波萊科 Poraiko, W.I. 三〇
 波希達耶夫 Poschidajew, D.P. 三二二, 三二五

- 波斯克列比舍夫, 阿·恩 Poskribyshew, A.N. 一〇一, 一〇四, 一一一, 一三一
 波斯別洛夫, 彼·恩 Pospelow, P.N. 一二九, 一三三, 一三六, 一三八, 一四八, 一八五, 一九五, 二二一,
 二二二, 二二五, 二三五, 二四三, 二四四
 波斯蒂謝夫, Postyschew, P.P. 三〇, 一一一, 一九二
 波將金—塔夫利切斯基 Pojomin-Kawrischeski, G.A. 五, 一五, 二四
 阿梅特—羌 Amet-Chan S. 五七
 阿里斯托夫, 阿·鮑 Aristow, A.B. 一一〇, 一二四, 一三二, 一三三, 一四六, 一五二, 一六三, 一六六,
 一六八, 一六九, 一九五, 二〇七, 二一〇, 二一一, 二二三, 二二七, 二二八, 二二九, 二二二, 二二三,
 二二五, 二三五, 三七〇
 阿魯提諾夫 Artinow, G.A. 五二
 阿爾杰姆耶夫 Artenjew, P.A. 一三二
 阿巴庫莫夫 Abakunow, W.S. 一〇一, 一一一, 一三三, 一四三
 阿勃拉莫夫 Abramow, A.N. 二二三
 阿勃拉西莫夫, 彼·安 Abrassinow, P.A. 三八〇, 三八一
 阿赫瑪托娃 Achmatowa, A.A. 二四三
 阿登納, 康 Adenauer, K. 二六四
 阿朱別伊, 阿·伊 Adschubej, A.I. 二二九, 二三五, 二四九, 二五一, 二六五, 二六七, 二七二, 二八二,
 二八八, 三一八
 阿法納西莫夫, 謝·亞 Afanassjew, S.A. 一三一, 一三二
 阿福寧 Afonin, P.I. 一五二
 阿爾菲羅夫, 帕·尼 Alferow, P.N. 一一, 二二, 三五, 三六, 九四, 二二一
 阿利耶夫, 蓋·阿·爾 Alijew, G.A.R. 三八四

- 阿富汗國王穆罕默德·查希爾·沙阿 Mohammed Sahir Schah von Afghanistan 二二九
 亞歷山德羅夫—阿根托夫，安·米 Alexandrow-Agentow, A.M. 二二八，二六三，二七八，三二三，三一五，
 三六二，三七六，三七九，三八一
 亞歷克塞耶夫 Alexejew, Leutnant 三五二
 亞基爾 Jakir, I.E. 三〇，一四九，三四八
 亞基爾，伊利娜·彼得羅夫娜 Jakir, Irina Petrowna 三四八
 亞基爾，彼·Jakir, P.I. 三〇，三四八，三五二
 帕西基維 Paaskivi, Ju K. 一六五
 帕列夫斯基，加 Palewski, G. 二七三
 帕斯捷爾納克 Pasternak, B.L. 一二七，二五四
 帕托利切夫，尼·謝 Patolitschew, N.S. 一一五，一一八，一六七，一九九
 帕夫洛夫 Pawlow, D.G. 四八，六四
 帕夫洛夫，格·謝 Pawlow, G.S. 二四，九四，二六三，二七八，三〇五，三二三，三七六
 帕夫洛夫斯基，伊·格 Pawlowski, I.G. 二〇六，三二一，三二七，三七六，三八三，三八五
 拉希多夫，夏·拉 Raschidow, Sch. R. 二四二，三〇八，三一，三七五
 拉蘇洛夫，Rassulow, D. 二四一
 拉依克，拉 Rajk, L. 一七八
 拉賓，謝·格 Lapin, S.G. 三五七
 拉里阿諾夫 Larionow, A.N. 二九一
 拉科西 Rákosi, M. 一七六，一八〇
 拉蘇爾基娜 Lasurkina, A.M. 二五九
 彼得羅夫 Petrow, I. Je. 四六，五一，五二，五四，七五，七六，八一，八二，八三

- 彼得羅夫斯基, 格·伊 Petrowski, G.I. 六, 三〇, 三一, 三三
 彼得羅夫斯基 Petrowski, P.G. 三〇
 季米特洛夫 Dimitroff, G. 二六八
 季庫諾夫 Tikunow, W.S. 三二五
 季托夫 Titow, W.N. 二五〇, 二八六, 三五九
 杰米契夫, 彼·尼 Demitschew, P.N. 二五〇, 二八四, 三〇八, 三〇九, 三三七, 三三八, 三七五
 佩爾謝, 阿·雅 Pelsche, A. Ja. 三〇八, 三一, 三一二, 三四〇
 佩特科夫, 尼 Petkoff, N. 三二八
 金斯堡 Ginsburg, A.I. 三五一
 金日成 Kim Il Sung 一四四
 周恩來 Tschou En-lai 一三九, 二八五, 二八六, 三五七, 三五八
 姆日阿瓦納澤 Mschawanadse, W.P. 一三七, 三〇八, 三〇九, 三七五, 三八六
 邱吉爾, 溫·Churchill, W.L.S. 一六, 一七三
 果戈里 Gogol, N.W. (Janowski) 二五三
 武元甲 Giap, Vo Nguyen 三八一
 陀斯托耶夫斯基 Dostojewski, F.M. 一五三
 坦卡耶夫, 馬·坦 Tankajew, M.T. 三七〇
 昂納克 Honecker, E. 三六三

九 畫

- 科布洛夫 Kobulow, B.S. 五十一, 五二
 科爾帕克契 Kolpakschi, W. Ja. 七〇

- 科爾佐夫, 米·科爾佐夫, M. Je. 二五四
- 科馬羅夫, 弗·米·科馬羅夫, W.M. 二六九
- 科涅夫, 伊·斯·科涅夫, I.S. 四三, 四五, 四六, 六六, 八〇, 八三, 八四, 八六, 八七, 二〇二, 二〇四, 二二四, 二二五, 二四九, 二七〇, 二七三, 二九八, 三六一
- 科諾托普, 瓦·伊·科諾托普, W.I. 二八三, 三〇七
- 科爾尼耶茨, Kornijez, L.R.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四八, 五四, 八五, 一四七, 三八四
- 科羅特欽科, 杰·謝·科羅特欽科, D.S.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四九, 五四, 八五, 一二二, 一二四, 一六九, 二〇〇, 二二二, 二四一, 二四二, 三八四
- 科爾謝涅維奇, Korschewitsch, F.K. 八二
- 科熱夫尼科夫, 葉·費·科熱夫尼科夫, Je. F. 二九二
- 科謝沃伊, 彼·基·科謝沃伊, P.K. 二二五, 三四八, 三四九, 三八〇
- 科茲洛夫, 阿·伊·科茲洛夫, A.I. 一三五, 一四八
- 科茲洛夫, 弗·羅·科茲洛夫, F.R. 一四八, 一五二, 一八七, 一九一, 一九五, 二一〇, 二一一, 二一三, 二一九, 二二一, 二二二, 二二三, 二二四, 二二五, 二二六, 二二九, 二三五, 二三八, 二四三, 二四四, 二四五, 二四七, 二五一, 二六〇, 二六一, 二六二, 二八二, 二八三, 三〇四
- 科西奧爾, 斯·科西奧爾, S.W. 二九, 三一, 三六
- 科西奧爾, Kossior, W.W. 二九
- 科西雅欽科, 格·普·科西雅欽科, G.P. 一三五
- 科斯托烏索夫, 安·伊·科斯托烏索夫, A.I. 二一八, 二九二
- 科瓦爾, 尼·格·科瓦爾, N.G. 一〇四

科瓦諾夫, 帕·瓦 Kowanow, P.W. 二九六

勃柳赫爾 Bijucher, W.K. (Gurow) 四七, 五三, 二〇三

勃蘭特, 維 Brandt, W. 三六一, 三六四, 三六八, 三七八, 三七九

勃列日涅夫 Breschnew, D.D. 一六六, 一六七

勃列日涅夫, 伊· Breschnew, I. 一, 二

勃列日涅夫, 尤·列 Breschnew, Ju. L. 二, 二九

契列維欽科 Tschewitschenko, Ja. T. 六七, 七〇, 七二, 七六, 七七

契爾年科, 康·烏 Tschernenko, K.U. 一〇七, 一七〇, 二〇〇, 二二一, 二二二, 二二八, 二六三, 二七八,

二九四, 三〇五, 三三三, 三七六

契斯諾科夫, 德·伊 Tschesnokow, D.I. 一六九

契爾沃年科, 斯·瓦 Tscherwonenko, S.W. 一八一, 三三四, 三二七, 三三五, 三四一, 三五九, 三七〇,

三八〇

契比索夫 Tschibissow, N. Je. 六五

柯西金, 阿·尼 Kossygin, A.N. 一〇, 四一, 六六, 一一六, 一一七, 一一八, 一二四, 一二六, 一二八,

一三五, 一四七, 一四八, 一八三, 一八九, 一九〇, 二〇〇, 二〇一, 二〇五, 二一五, 二一八, 二二一,

二二二, 二二三, 二二六, 二三一, 二三七, 二三八, 二四五, 二五五, 二七四, 二七六, 二七七, 二八三,

二八七, 二八八, 二八九, 二九〇, 二九二, 二九三, 二九五, 二九九, 三〇一, 三〇二, 三〇三, 三〇六,

三〇八, 三一二, 三一九, 三二二, 三二三, 三二四, 三二六, 三三一, 三三七, 三三八, 三三九, 三四〇,

三四五, 三五八, 三五九, 三六五, 三六八, 三七一, 三八二

柯斯托夫, 特· Kostoff, T. 一七七

柯斯基 Koucký, V. 三二八

哈利托諾夫 Charitonow, F.M. 七〇

- 哈爾拉莫夫 Charlamow, M.A. 二七二
 哈塔耶維奇 Chatajewitsch, M.M. 三〇
 哈耶克 Hájek, J. 三二八
 洛加—索文斯基 Loga-sowiński, I. 一七九
 洛馬科，彼·費 Lomako, P.F. 一八九
 洛索夫斯基 Losowski, S.A. (Dridso) 一二九
 封·塔登 v. Thadden, A. 三六五
 封·克萊斯特 V. Kleist, E. 六八
 封·米爾巴哈，伯爵 v. Mirbach, Graf 三四六
 封·埃希荷恩 v. Eichhorn, H. 三四六
 胡志明 Ho Tschí Minh 一四四、一六五、三五八
 胡薩克 Husák, G. 三二八、三三九
 約翰尼斯二十三世 Johannes XXIII. 二七七
 約翰遜 Johnson, L.B. 三二三
 施密特 Schmidt, H. 三六五
 施韋爾克曼 Schwirkmann, H. 二六六
 柴可夫斯基 Tschaikowski, P.I. 三六五
 柳勃欽科，帕·Ljubtschenko, P.P. 三〇
 英德拉 Indra, A. 三二八
 威爾斯，亞 Werth, A. 五七
 保羅六世 Paul VI. 三一八
 俄尼卡 Onika, D.G. 一八九

恰巴年科 Tschabanenko, A.T. 三一四

十 畫

格拉西莫夫, 康·米 Gerassimow, K.M. 一三三二, 一三三三

格拉西莫夫, 米 Gerassimow, M.P. 一五四〇

格羅, 埃 Gerö, E. 一七六, 一七八, 一八〇

格斯登美爾 Gerstenmaier, E. 三六四

格特曼 Getman, A.L. 三四八, 三四九

格拉德基 Gladki, D.S. 一一二, 一二八

格洛布克 Globke, H. 三六四

格萊弗斯 Graves, J. 三三三

格列奇科, 安·安 Grietschko, A.A. 四五, 五四, 五七, 六一, 六二, 六八,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八〇, 八一, 八二, 一三八, 一四五, 一四六, 一六三, 一六六, 一七八, 二〇〇, 二〇五,

二〇八, 二二五, 二四一, 二七八, 三二〇, 三二二, 三二八, 三三二, 三三三, 三四八, 三七五

格列楚哈 Grietschnucha, M.S. (Hrietschnucha) 五四

格里戈連科 Grigorenko, P.G. 三四九, 三五二

格林柯 Grinko, G.F. 三一

格里申, 維·瓦 Grischin, W.W. 一三三, 一三五, 一三六, 三〇八, 三二五, 三二六, 三七二, 三七三

格羅莫夫 Gromow, Je. P. 一六九

格魯謝沃伊, 康·斯 Gruschewoi, K.S. 二二, 二三, 三五, 三六, 九四, 二九六, 三七六

格魯謝茨基, 伊·薩 Grusczeki, I.S. 三四, 三五, 三七, 八五, 八六, 二四一, 三七五

格維希阿尼, 杰·米 Gwischiani, D.M. 一一八, 二八八, 三六八

- 格維希阿尼，劉德米拉·阿列克謝耶夫娜（柯西金娜） Gwischiani, Ljudmila Alexejevna (geb Kossygina) 117
 格維希阿尼 Gwischiani, M.M. 117
 馬雅科夫斯基 Majakowski, W.W. 1153
 馬林科夫，格·馬 Malenkov, G.M. 50, 65, 66, 90, 92, 100, 101, 104, 111,
 112, 115, 116, 119, 123, 124, 125, 130, 134, 135, 136, 137,
 138, 141, 147, 148, 157, 159, 160, 161, 162, 167, 169, 172,
 173, 175, 183,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6, 222, 233,
 215, 234, 237, 241, 264, 268, 292
 馬里寧，姆·斯 Malinin, M.S. 180, 181
 馬利諾夫斯基，羅·雅 Malinowski, R. Ja. 68, 71, 74, 77, 84, 86, 200, 203, 204,
 205, 215, 216, 241, 278, 315, 318, 319, 320
 馬利歇夫，維·阿 Malyschew, W.A. 117, 115, 135, 147, 169, 171, 183, 190,
 234
 馬姆洛夫 Mamulow, M.S. 51, 52
 馬爾亞辛 Mariachin, S.S. (1911—1972年) 326
 馬歇爾，喬 Marshall, G.C. 356
 馬爾托夫 Martow, Ju. O. 四
 馬克思 Marx, K. 1153, 1159
 馬薩里克 Masaryk, Th. G. (Masarik) 333
 馬謝羅夫，彼·米 Mascherow, P.M. 283, 290, 307, 309, 311, 337, 338, 366,
 375
 馬斯連尼科夫，伊·伊 Maslennikow, I.I. 四八, 七二, 七四, 七五

- 馬祖羅夫, 基·特 Masurow, K.T. 四一, 一九八, 一九九, 二一五, 二九〇, 二九一, 二九二, 二九三,
 三〇八, 三二七, 三二八, 三三八, 三三九, 三四〇, 三六七, 三七四, 三八四
 馬茲凱維奇, 弗·弗 Mazkewitsch, W.W. 一八三, 一三六, 三一四
 庫拉科夫 Kulakow, F.D. 三〇〇, 三〇九, 三七三
 庫利克 Kulik, G.I. 四七, 四八, 七一, 七二
 庫利科夫, 維·格 Kulikow, W.G. 三八〇, 三八三
 庫納耶夫, 丁·阿 Kunajew, D.A. 一五九, 二二三, 二四一, 二四二, 二四三, 二五一, 三〇九, 三一,
 三七一, 三七五
 庫爾科特金, 謝·康 Kurkotkin, S.K. 三二六, 三八〇
 庫茲明, 約·約 Kusmin, I.I. 一八九, 二〇一, 二一八
 庫茲涅佐夫 Kusnezow, A.A. 九九, 一一七
 庫茲涅佐夫 Kusnezow, F.I. 六四
 庫茲涅佐夫, 費·費 Kusnezow, F.F. 八七, 八九, 一三三, 一四六, 三五九
 庫茲涅佐夫, 尼·格 Kusnezow, N.G. 五五, 六二, 七五
 庫茲涅佐夫, 瓦·瓦 Kusnezow, W.W. 一二五, 一六九
 庫西寧, 奧·維 Knusinen, O.W. 一三三, 一六九, 一九七, 二〇七, 二二六, 二二一, 二二二, 二二七,
 二四三, 二四五, 二六三, 二六四, 三〇一, 三一一
 索鮑利, 尼·亞 Sobol, N.A. 一九五
 索科爾尼科夫 Sokolnikow, G. Ja. 一五九
 索科洛夫, 謝·列 Sokolow, S.L. 三八二
 索科洛夫, 吉·伊 Sokolow, T.I. 三六八
 索科洛夫斯基 Sokolowski, W.D. 二二四

- 索洛緬采夫，米·謝 Solomenzew, M.S. 三一八, 三七五, 三七八
 索爾仁尼琴 Solchenizyn, A.I. 一〇一, 一二七, 二五四, 二五五, 三〇二, 三五一
 烏達爾佐夫 Udalzew, II. 三二七, 三四一
 烏布利希 Ulbricht, W. 一三八, 一四三, 一四五, 二六八, 二九九, 三三一, 三六一, 三六三, 三七一,
 三八〇
 烏里揚諾夫 Uljanow, A.I. 九
 烏里茨基 Uricki, M.S. 三四六
 烏斯季諾夫，德·費 Ustinow, D.F. 一三五, 一七一, 一七二, 二二三, 二三四, 二三一, 二三三, 二七二,
 二八三, 二八六, 二八九, 二九〇, 二九一, 三〇八, 三〇九, 三二〇, 三七五
 特拉佩茲尼科夫，謝·帕 Trapesnikow, S.P. 一〇七, 一七〇, 二〇〇, 二一二, 二七八, 三二三, 三七六
 特拉佩茲尼科夫 Trapesnikow, W.A. 二八九
 特瓦爾多夫斯基，亞·特 Twardowski, A.T. 一二七, 二四〇, 二五四, 二五六, 三〇三
 茹拉夫廖夫 Schurawjow, Je. P. 八二
 茹林，尼·伊 Schurin, N.I. 一五七, 一五八, 一七〇
 茹可夫斯基，科·Tschukowski, K.I. 三〇二
 茹瓦辛 Tschuwachin, D.S. 三二二, 三二五
 納漢哥娃，馬·Nachangowa, M. 三四七
 納吉，伊 Nagy, I. 一六一, 一七六, 一八〇
 納賽爾 Nasser, G.A. 三三三, 三三三
 夏塔林，納·納 Schatadin, N.N. 一三三, 一三六, 一三八
 夏皮羅 Shapiro, H. 一三三
 夏斯特里 Shastri, L.B. 三〇一

- 哥穆爾卡 Gomułka, W. 一四五、一七六、一七九、一八八、二六八、二九九、三三一、三六一、三六九
 哥特瓦爾德 Gottwald, C. 三五七
 埃里克森 Eriksen, E. 二九九
 埃格納塔施維里 Egnataschwilli 一三八
 高爾基 Gorki, M. (Peschkow, A.M.) 五五、二五三
 涅克留道夫 Nekljudow, A.I. 三五九
 泰別科夫 Taibekow, Je. B. 一五二
 茲維列夫, 阿·格 Swerew, A.G. 一四二
 桑達洛夫 Sandalow, L.M. 八四
 茨維貢 Zwigun, S.K. 三二二、三七六
 恩克魯瑪 Nkrumah, K. 二二九
 海爾特, 約 Heldt, J. 一三〇

十一畫

- 麥赫利斯 Mechlis, I.S. 五二、五三、五四、六九、七一、七二、八一、八二、八七、九三、一三〇
 麥利尼克 Melnik, G.A. 一五二
 麥利尼克 Melnik, K.S. 七七、八三
 麥利尼科夫, 達· Melnikow, D.J. 三六二、三六三
 麥利尼科夫 Melnikow, II. 八一
 麥利尼科夫, 列·格 Melnikow, L.G. 九三、一〇二、一一五、一二二、一二四、一三九、一五〇、一六九
 麥列茨科夫, Merezkow, K.A. 六三
 麥爾庫洛夫 Merkulow, W.N. 一四二、一四三

麥夏采夫, 尼·尼 Messjazew, N.N. 三六八

基里連科, 安·帕 Kirilenko, A.P. 七〇, 八五, 九二, 一九二, 一九三, 一九五, 二〇〇, 二一五, 二四一,

二四三, 二四七, 二四八, 二六四, 二七五, 二九三, 二九五, 三〇八, 三〇九, 三一二, 三三七, 三三九,

三四二, 三六七, 三七四, 三七八

基里欽科, 阿·伊 Kirischenko, A.I. 八五, 九三, 一〇二, 一一六, 一三九, 一四六, 一五〇, 一六三,

一六八, 一六九, 一七八, 一八六, 一九〇, 二〇六, 二〇七, 二〇八, 二一〇, 二二三, 二二五, 二二一,

二二二, 二二三, 二三五, 二六〇, 二六一

基洛夫, Kirov, S.M. 二五, 二七, 八八, 二六一, 三〇六, 三四五

基爾波諾斯, Kirponos, M.P. 六五

基辛格, 庫·喬 Kiesinger, K.G. 三六三

莫洛托夫 Molotov, W.M. (Skriabin) 二七, 四九, 五〇, 六六, 一〇〇, 一一一, 一二二, 一一七, 一二二,

一三三, 一二七, 一三〇, 一三四, 一三五, 一三七, 一四一, 一四五, 一四七, 一四八, 一六七, 一六九,

一七〇, 一七二, 一七五, 一七九, 一八一, 一八二, 一八三, 一八五, 一八六, 一八九—一九六, 二〇〇,

二〇四, 二〇七, 二一一, 二二三, 二二五, 二三七, 二三九, 二四一, 二五七, 二六七, 二九二, 三二二,

三五七

莫斯科連科, 基·謝 Moskalenko, K.S. 四五, 六八, 七八, 八一, 八二, 一六三, 二〇〇, 二〇二, 二〇三,

二四一, 二四八, 二四九, 二七〇, 三四九, 三七五

曼德爾斯塔姆 Mandelstam, O.E. 一五三

曼內斯庫 Manescu, C. 三五二

曼納爾海姆 Mannenheim, K.G.E. 一四七

捷爾任斯基 Derschinski, F.E. 六, 一五, 二六

捷沃西安, 伊·費 Tewossjan, I.F. (T.) 一一八, 一三五, 一四八, 一六七, 二三四

崔可夫, 瓦·伊 Tschukow, W.I. 四五, 四六, 一三八, 一七四, 二〇二, 二二五, 二七〇, 三二一
符拉迪米爾斯基 Wladimirski, I.A. 七六, 八三
陶里亞蒂 Togliatti, P. 一六八, 三二九
康開斯特 Conquest, R. 二六, 二九, 三十

十二畫

斯克利普尼克, 米·Skrypnik, M.A. 一四, 二五, 三一
斯庫拉托夫, 馬 Skuratow, M. 一一三
斯米爾諾夫 Smirnow, Je. I. 三五一
斯米爾諾夫, 列·瓦 Smirnow, L.W. 九六, 二四二, 三七五
斯米爾丘科夫, 米·謝 Smirjukow, M.S. 三七六
斯姆爾科夫斯基, 揚 Smrkowski, J. 三二七, 三二八
斯姆施凱維奇, 雅·Smuschewitsch, Ja. W. 六六
斯皮里多諾夫 Spiridonow, I.W. 九八, 一一五, 一一六, 二二七, 二三五, 二三六, 二三七, 二三九, 二四三,
二四五, 二四七, 二四八, 三〇三
斯大林, 約·維 Stalin, I.W. (Dschugaschwilli) 四, 五, 九, 一六, 一七,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三,
三六, 四三,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〇,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七, 六四,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七一, 七二, 八四, 九九, 一〇〇, 一〇三, 一〇四, 一〇八, 一〇九, 一一〇, 一一一, 一一二, 一一五,
一一六, 一一七, 一一九, 一二三, 一二四, 一二五, 一二六, 一二七, 一三〇, 一三一, 一三二, 一三七—
一四五, 一五六, 一六五, 一六六, 一六八—一七六, 一八一, 一八二, 一八三, 一八四, 一八六, 一九〇—
一九三, 一九八, 二〇九, 二二三, 二二七, 二二八, 二三三, 二三四, 二三六, 二三七, 二三九, 二四三,
二四四, 二五四, 二五五, 二六一, 二六二, 二六七—二七一, 二七六, 二八〇, 二八一, 二八八, 二九七,

- 二九八, 三〇一, 三〇二, 三〇三, 三〇五, 三〇六, 三〇七, 三一〇, 三一七, 三二三, 三二四, 三三〇,
 三三二, 三三三, 三三六, 三三九, 三四一, 三四五, 三四七, 三四九, 三五二, 三五六, 三五七, 三六〇,
 三六六, 三六八, 三六九, 三七〇, 三七三, 三八一, 三八六
 斯捷帕科夫, 弗·伊 Sjepakow, W.I. 三五九
 斯特恩 Stern, G.M. 六六
 斯托伊卡 Stoica, C. 一七九
 斯托雷平 Stolypin, P.A. 四, 五
 斯特勞斯 Straus, F.J. 三六三
 斯特羅加諾夫, 阿 Stroganow, A. 三五四
 斯特盧加爾 Strougal, L. 三二八
 斯特魯耶夫 Strujew, A.S. 三五一
 斯圖琴科 Stutschenko, A.T. 三四八, 三四九
 斯蒂科夫 Stykow, T.F. 一四四
 斯文胡夫吾德 Svinhufvud, P.E. 一四七
 斯沃博達 Svoboda, L. 五五, 八二, 三二七, 三二八, 三四一, 三四二
 斯聶施聶夫斯基 Sneschewski, A.W. 三四四
 雅克斯 Jakes, M. 三二八
 雅科夫列夫, 伊·德 Jakowlew, I.D. 一七〇
 雅庫鮑夫斯基, 伊·伊 Jakubowski, I.I. 二二五, 三二〇, 三三二, 三三三, 三八三, 三八五
 雅斯諾夫, 米·阿 Jasnaw, M.A. 一三一, 三五八
 雅顯斯基, 布· Jasienski, B. 二五四
 普拉姆涅克 Pramnek, E.K. 三一, 三五

普爾赫利克 Prchlik, V. 三三二、三三五
 普卡爾 Pucar, D.S. 一七八
 普扎諾夫, 亞·米 Pusanow, A.M. 一一八, 一六七
 普希金 Puschkin, A.S. 一五三
 費奧克季斯托夫 Feokistow, K.P. 二六九
 費留賓, 尼·帕 Firubin, N.P. 一五一, 一七八
 華西列夫斯基 Wasilewski, A.M. 四七, 八六, 一三二, 一三三, 一四四, 二二四
 揚格利, 米·庫 Jangel, M.K. 三二三, 三二四
 萊蒙托夫 Lermontow, M. Ju. 一五三
 凱賓, 伊·古 Kebin, I.G. 三〇一
 舒伊斯基 Schuiski, G.T. 三二三
 溫德, 亞 Winter, A.W. 二二
 隆哥 Longo, L. 一七八, 三二九
 提瑪舒克, 利迪婭 Timaschschuk, Lidija F. 一三〇, 一三七
 喬洽烏·德治 Gheorghiu-Dj. G. 一七八, 一七九, 二九九

十三畫

葉菲莫夫 Jefmow, P.I. 一〇五
 葉弗萊莫夫 Jefrenow, D.W. 二三八
 葉弗萊莫夫 Jefrenow, L.N. 二八六, 三〇〇, 三六八
 葉弗萊莫夫 Jefrenow, M.T. 二九三, 三八一
 葉戈羅夫 Jegorow, A.I. 四七

- 葉戈羅夫 Jegorow, B.B. 二六九
 葉果里切夫 Jegorytschew, N.G. 三〇五, 三〇七, 三二六
 葉里沙維金 Jelisawetin, A.I. 三五七
 葉里塞葉夫, Jelissejew, A.S. 三四四
 葉紐京, 格·瓦 Jenjuin, G.W. 一九四, 二〇〇, 二一一, 二四一, 二九三
 葉努基澤, 阿·薩 Jenkides, A.S. 二八, 二二七
 葉皮謝夫, 阿·阿 Jepsichew, A.A. 四五, 八一, 二四九, 二八三, 三三三, 三七五
 葉廖緬科, 安·伊 Jerjomenko, A.I. 四五, 四六, 五四, 六五,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一六三, 一六六,
 二〇〇, 二〇五
 葉爾馬克 Jernak Timofejewisch 三五四
 葉若夫, 尼·伊 Jeschow, N.I. 三六, 一四〇, 一五七, 一六〇, 一七三
 葉賽寧 Jessenin, S.A. 一五三
 葉夫圖申科 Jewtuschenko, Je. A. 一五四
 楚卡諾夫, 格·埃 Zukanow, G.E. 一三, 二四, 三八, 九六, 一〇七, 一一一, 一二二, 二二八, 二六三,
 二七八, 三〇五, 三一一, 三七一, 三七六, 三七九, 三八一, 三八五
 楚卡諾夫 Zukanow, M.G. 三八五
 楚爾, 馬 Dzur, M. 三二八
 楚巴爾, 符 Tschubar, W. Ja. 三十一, 三六
 雷依赫, 西奈達 Reich, Sinaida 一五三
 雷曉夫, Ryschow, A.I. (一九〇三—一九六八年) 七五
 達尼哀爾 (筆名: 阿爾夏克) Daniel, Ju. M. (Arschak, N.) 三〇一, 三〇二
 葛羅米柯, 安·安 Gromyko, A.A. 一八七, 一九九, 三二八, 三六五

塔圖 Tatu, M. 三二九, 二六七, 三〇三
愛倫堡 Erenburg, I.G. 一五九
奧哈布, 愛 Ochab, E. 一七六, 一七九

十四畫

赫米爾尼茨基, 波格丹 Chmelizki, S.B.M. 五九
赫魯尼切夫 Chrunitschew, M.W. 一八三
赫魯諾夫 Chrunow, Je. W. 三四四
赫魯曉夫, 尼·謝 Chruschtschow, N.S. 五, 六, 七, 八, 一五, 一六, 一九,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四三, 四五, 四九, 五七, 七八, 七九, 八一, 八八, 八九, 九一, 九二, 一〇一, 一〇二, 一〇三, 一〇四, 一〇八, 一一一, 一二二, 一四四, 一五五, 一六六, 一九九, 二〇〇, 二二二, 二二四, 一二六, 一二八, 一三〇, 一三一, 一三二, 一三三, 一三四, 一三五, 一三六, 一三八, 一四一, 一四六, 一四七, 一四八, 一四九, 一五〇, 一五一, 一五二, 一五五, 一五六, 一五八, 一六一, 一六二, 一六三, 一六五, 一六六, 一六七, 一六九—一九八, 二〇〇—二二六, 二二九—二六〇, 二六二—二七五, 二七七—二八三, 二八五—二八六, 二八八—二九二, 二九四—二九六, 二九八—三〇二, 三〇四—三〇五, 三一一, 三二一, 三二四, 三二六, 三二九, 三三〇, 三四一, 三四五, 三四六, 三四八, 三四九, 三五〇, 三五七, 三六〇, 三六六, 三六八, 三七二, 三七三, 三八四
赫格居斯, 安 Hegedüs, A. 一七八
齊米亞寧, 米·瓦 Simjanin, M.W. 一九八, 三八三, 三八五
齊涅夫, 格·卡 Zinev, G.K. 三八, 九六, 二九三, 三六八, 三七六
齊奧塞斯庫 Ceausescu, N. 二九九, 三一五, 三三九, 三八〇, 三八一
福格爾 Fugger, J. 三五四

福爾采娃，葉·阿 Furzewa, Je. A. 一五二，一五二，一七八，一八五，一九一，二〇六，二〇七，二一〇，
二一五，二二一，二二二，二二五，二三五，二三六，三〇二
維諾格拉多夫 Winogradow, S.A. 三二五，三八〇
維納 Wynne, G. 三五〇
維辛斯基，安·揚 Wyschinski, A. Ja. 一〇〇，一一八，一三一，一六〇，一六七
圖哈切夫斯基 Tuchatschewski, M.N. 三〇，四七，一四九，二〇三
蓋萊克 Gierek, E. 三〇三，三六九，三七〇，三七二

十五畫

德熱拉斯 Džilas, M. 一〇〇
德米特里耶夫 Dmitrijew, A.P. 三五一
德羅茲堅科，瓦·伊 Drosdenko, W.I. 九五
德勒，托 Dehler, Th. 三六四
德卡諾佐夫 Dekanosow, W.G. 一三八，一四二，一四三，三六〇
魯德涅夫 Rudnew, K.N. 二四二
魯達科夫 Rudakow, A.P. 二五〇，三〇〇，三〇九，三一〇，三一〇，三一八
魯薩科夫，康·維 Russakow, K.W. 三八五
魯米揚采夫，阿·馬 Rumjanzew, A.M. 二九五，二九八
潘紐什金，(潘友新)亞·謝 Panjuschkin, A.S. 三五六
潘科夫斯基，奧 Penkowski, O.W. 二六〇，三五〇
潘科夫斯基，瓦 Penkowski, W.A. 三五〇
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五世 Mohammed V. von Marokko 二二九

十六畫

- 諾森科, 伊·伊 Nossenکو, I.I. 二三四
 諾沃提尼 Novotný, A. 二七八, 二九九, 三一九, 三三四, 三三五
 諾維科夫 Nowikow, A.A. 六二, 七五
 諾維科夫, 伊·特 Nowikow, I.T. 二三, 九六, 二四一, 三七五
 諾維科夫, 弗·尼 Nowikow, W.N. 二二三, 二二四, 二三一, 二二三, 二九〇
 穆希金諾夫 Muchidinow, N.A. 一六八, 一九一, 二〇六, 二〇七, 二一〇, 二一一, 二三五, 二三六, 二四三
 盧治 Rudi, G.S. 一一一, 一二八
 盧塔克, 伊·康 Lutak, I.K. 一六八, 二八三
 興登堡 v. Hindenburg, P.v. Benckendorf und 五三
 霍查, 恩維爾 Enver Hodscha 二〇三, 二二九
 鮑久爾, 伊·伊 Bodjul, I.I. 一〇七, 一〇八, 二一一, 二四二, 三二三, 三七六

十七畫

- 謝菲爾 Scheffer, A.P. 一五六
 謝爾 Scheel, W. 三六三
 謝列平, 阿·尼 Schelepin, A.N. 二一〇, 二二四, 二二七, 二二八, 二二九, 二三五, 二三六, 二三七, 二四三, 二四四, 二四九, 二五〇, 二五一, 二六三, 二六四, 二七八, 二八四, 二八七, 二八八, 二九三, 二九四, 二九五, 二九六, 二九七, 三〇三, 三〇六, 三〇八, 三〇九, 三一三, 三二一, 三二二, 三二四, 三二五, 三二六, 三三八, 三三九, 三四〇, 三六七, 三七四
 謝列斯特, 彼·葉 Schelest, P. Je. 二六二, 二六三, 二八四, 三〇六, 三〇八, 三三八, 三三九, 三四〇,

- 三四二, 三六七, 三七二, 三七三, 三七四, 三七八, 三八四, 三八五
- 謝列斯特, 維·彼 Schelest, W.P. 三八五
- 謝爾托夫 Scheltow, A.S. 一〇四
- 謝姆楚希娜 Schentschuschna, P.S. 一三三
- 謝皮洛夫, 德·特 Schepilow, D.T. 一二九, 一四四, 一六三, 一七五, 一八二, 一八五, 一八八, 一九〇, 一九三, 一九四, 一九六, 二〇六, 二二二, 二二七, 二四一, 三三三
- 謝瓦爾德納澤, 愛·阿 Schewardnadse, E.A. 三八六
- 謝夫欽科, 列·米 Schewischenko, L.M. 三七六
- 謝洛科夫, 尼·安 Schtschelokow, N.A. 一, 三七, 三八, 三九, 九四, 一〇七, 二一一, 二七八, 三三三, 三三八, 三四二, 三四七, 三七五
- 謝爾巴科夫 Schtscherbakow, A.S. 五三, 六六, 八七, 八八
- 謝爾比茨基, 弗·瓦 Schtscherbizki, W.W. 三八, 九四, 一一二, 二四二, 二六二, 二六三, 二九五, 三〇九, 三七一, 三七三, 三七五, 三七八, 三八四
- 謝伊納 Sejna, J. 三三六
- 謝米恰斯內, 弗·葉 Semitschastny, W. Je. 一一九, 二四四, 二五四, 二八三, 二八七, 三二一, 三二四
- 謝苗諾夫, 弗·謝 Semjonow, W.S. 一三八
- 謝寧, 伊·謝 Senin, I.S. 一七三, 三三三
- 謝爾久克, 齊·季 Serdjuk, S.T. 一一五, 一三九, 二五〇, 二七三, 二九六, 三三三
- 謝列勃里雅科夫 Serebriakow, A.P. 一五九
- 謝列勃里雅科娃, 嘉 Serebriakowa, G. 一五三, 二五九
- 謝洛夫, 伊·阿 Serow, I.A. 一四九, 一七八, 一八一, 二一〇, 二一四
- 邁耶, 弗 Meyer, F. 三六三

邁耶荷爾德 Meyerhold, W.E. 二五三

十八畫

薩布羅夫, 馬·薩 Saburov, M.S. 一二五, 一三五, 一四七, 一四八, 一七五, 一九〇, 一九三, 一九六,

二二二, 二二七, 三三七, 三三九

薩哈羅夫, 安·季 Sacharov, A.D. 三三六, 三三七, 三五二, 三八七

薩達特 Sadat, A. 三八大

薩迪翁欽科, 謝·鮑 Sadientschenko, S.B. 三六, 三七, 五四, 六〇, 二八七

薩丘科夫, 帕·阿 Sajukow, P.A. 一三七, 一五四, 二七一

薩東斯基 Satonski, W.P. 三〇

薩文亞京 Sawenjamin, A.P. 一〇, 一八九, 二三四

戴高樂 de Gaulle, Ch. 三二五

魏斯約利, 阿 Wessjoly, A. 二五四

十九畫

羅申 Roschschin, N.W. 三五六

羅多斯, 預審官 Rodos, Untersuchungsrichter 三六

羅戈夫, 伊· Rogow, I.W. 八三

羅科索夫斯基 Rokossowski, K.K. 四六, 七四, 七五, 八三, 一八〇, 二〇四, 二〇六, 二〇八, 三三八

羅斯福 Roosevelt, F.D. 一七三, 三五六

二十畫

蘇加諾 Sukarno 一二三五

蘇斯金，維·安 Suskin, W.L. 一二九

蘇斯洛夫，米·安 Suslow, M.A. 五五，五八，六一，一一九，一二二，一二四，一二六，一二九，一三二，一三三，一三六，一三八，一六三，一六六，一七六，一八〇，一八二，一九〇，二〇〇，二二一，二二二，二四三，二四四，二六三，二六四，二七三，二七六，二七七，二八三，二八六，三〇八，三〇九，三一二，三二一，三二二，三二六，三三七，三三八，三三九，三四〇，三六七，三七二，三七四，三八五

蘇沃洛夫 Suworow-Rymniski, A.W. 八二

二十一畫

鐵木辛哥 Timoschenko, S.K. 四三，四四，四七，六四，六五，六六，六七，七一，七六，八六，二二四，二二五，二六七

鐵托，約瑟普·布羅茲 Tito, Josip Broz 九九，一四三，一六二，一六五，一七五，一七六，一七七，一七八，一八二，一九九，二〇三，二二九，三一五，三三七，三三九，三四六，三八一

蘭科維奇， Ranković, A. 一七八，三一五